

谁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空军卷·云海霹雳

本卷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姚卿义

副主编 刘邦成 陈 勇 毛世屏

编 委 吴国柱 谌虹颖 姚丹林 张 迪

序

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姚卿义 少将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5 周年之际，广东经济出版社热忱编辑出版反映我区各领域英模事迹的报告文学集《云海霹雳》一书，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遴选入集的英模代表既有群体又有个人，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我区官兵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在我军群英荟萃的天幕上，他们是璀璨晶莹、明亮耀眼的星群。本书收集的英模群体包括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战中取得 14:0 战绩，创造 3:0 空战范例，被国防部命名为“航空兵英雄中队”的空军某航空兵中队；以“全国十大女杰”岳喜翠为代表的巾帼英雄群体；1998 年长江抗洪抢险中英勇牺牲的空军高炮某团 225 营的 17 勇士等；英模个人有军委授予“抗洪英雄”荣誉称号的高建成；媒体称为“南疆猎鹰”、“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的王少华；部队官兵称为“油罐大王”的林茂光；被评为“全国十佳检察官”后又带领某航空师跨入先进行列的高建一等。上述英模群体和个人的感人事迹，近年来中央媒体都曾进行过公开报道。他们在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有些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现在将英模们的事迹结集成书，既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75 年来的光辉历程，更是迎接党的十六大的一份献礼。

半个世纪前，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对强敌压境的危情，为了保家卫国，未来得及拍落军衣上的弹灰炮屑，便义无反顾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共御强敌。亲历那场战争的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在前线耳闻目睹战士们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后，激情抒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时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跻身人民军队的行列。“最可爱的人”从此成为人民子弟兵的代名词。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过去了。

半个世纪里，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变革的社会中悄悄地发生着嬗变。和平年代的军营似乎不再是社会瞩目的焦点，和平年代的军人似乎不再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和平年代军人奉献的价值有时甚至遭受各种各样的质疑。然而，英模们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回答了人们的疑问：谁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江主席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着眼于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历史任务，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建军75年来，军队始终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队模范实践“三个代表”，始终保持了先进性。选编入集的英模们活生生的感人事迹就是先进性和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三个代表”的最好诠注。阅读报告文学集《云海霹雳》一书，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英模们用生命、鲜血、汗水和智慧在天地间遒劲书写“军人”二字的人格魅力，他们的生动事迹也告诉世界，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支用梭标长矛、小米加步枪创造过无数战争神话的军队，正在努力攀登世界军事革命的制高点，通过一次次艰难而光荣的超越，谱

写出新的华章！

河流九曲，更添其汹涌；风回三峡，益增其怒号。筚路蓝缕，山河铺锦；艰难苦斗，日月同辉。时代呼唤英雄，时代需要英雄。没有英雄出现的时代是可悲的，出现英雄而不知珍惜英雄的时代是可怜的。他们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上，用赤诚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面旗帜下，聚集着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和平年代的中国军人！他们用自身的行动告诉人们：远离战争，不等于军人没有了责任；远离战争的军人，每个岗位都是战场。军人在每个岗位都能唱出惊天动地的英雄浩歌！他们用自身的行动告诉人们：人民子弟兵，这个久远而亲切的称谓，在今天这个没有硝烟的背景里仍具有往昔沉甸甸的含金量！英模的业绩光耀千秋，英模的精神感召后人。愿他们的一切随着本书融进广大官兵和万千读者的心田。

炳 与缉私艇周旋。 睁不

目 录

本卷序	1
云海霹雳	1
天啸	
——记航空兵某师飞行大队长王少华	54
剑梦录	
——记广州空军某部刘鸣高少校	82
铸剑记	
——记广空航空兵某部政委高建一	96
空中女卫士飞过蓝天 50 年	
——人民空军七批女飞行员的历程	108
“金牌”全能飞行员	
——记广空航空兵某部特级飞行员谢凤良	115
使命铸“王牌”	
——记广空航空兵某部机械师陈福宁	121
长江不相信眼泪	133
走近高建成	181
廉政篇	
——记广州空军某部旅党委的一些人和事	231
勇立潮头唱新歌	243
情证今生	
——一个军人妻子的采访笔录	250
爱拼才会赢	269

云 海 霹 雳

广空某团“航空兵英雄中队”，组建于1951年7月。

在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中，曾取得了14:0的战绩，创造了3:0的空战范例，以神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而闻名。1964年9月被空军授予“霹雳中队”荣誉称号；1965年5月23日，被国防部命名为“航空兵英雄中队”。被誉为“威震敌胆的长空铁拳”。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曾多次接见英雄中队代表。

命名以来，他们保持和发扬了航空兵英雄中队的光荣传统，使霹雳雄风代代相传。他们先后10多次参加入桂、入闽、入粤轮战和各种重大军事演习、10多次参加空军和军区空军组织的各种军事对抗演练，均出色完成任务。1次荣立集体一等功；4次荣立集体二等功；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两次

被空军树为基层建设单位标兵；1次被空军树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大队党支部两次被总政治部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现已连续保证空地安全46周年，先后有50多人走上军、师、团领导岗位，涌现了“机智灵活的空中指挥员”赵德安，在极限速度上勇歼RF-101的“空中千里眼”高长吉，“空中虎将”张以林，在极限高度上击落美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铁杆僚机”董小海、“舍己救人的好飞行员”刘业孝和全军学雷锋先进个人、空军优秀飞行员、团中央十三大委员王强等一批先进人物。

近年来，英雄中队认真落实江主席“五句话”总要求，从飞行大队的特点出发，始终提高坚持战斗力这个基层建设的根本标准，按照“八项素质”培养飞行人员，加强大队的全面建设，努力做到“一个坚强、三个过硬”，即：支部坚强，思想、技术、作风过硬，从实战需要出发，苦练精飞，战斗力水平又上新台阶，成为过硬的“拳头大队”。目前，大队所有飞行员都是四种气象教员，四机带队长机。1991年3月18日，江泽民主席视察这支部队，赞扬他们是“有战功的部队，是非常光荣的部队，你们曾打下过敌机，特别是3:0战斗，成绩是任何时候都抹杀不了的。”

引子：找回英雄中队的传统

众所周知的十年“文革”，英雄中队也未能幸免地走过了一段弯路。虽然1975年、1976年连续完成了训练任务，但战斗力成长仍然缓慢，到1976年底，全大队还没有飞完第二提纲。前五六年，连中队外场降落这样的课目都没有飞过。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老同志用血汗培育出来的“霹雳作风”很少提，很少有人知道了；反映大队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的荣誉室被取消了；上级发的各类奖旗和粤、闽两省党政机关、人民团体送的锦旗都散失了，甚至连国防部命名“航空兵英雄中队”的奖状，也被人拿去垫书了……

1977年，全军开展了学习“硬骨头六连”活动。英雄中队对照六连掂掂自己，觉得每项差距都不小。但大家都说，不管任务怎么变，学习六连不能变。六连好比飘扬在同温层上的一面红旗，咱们要打开加力紧追猛赶，一定要把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和损失夺回来！

于是，英雄中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把地面练和空中练结合起来，地面练熟记美制蒋机的战斗性能，练仪表，默写座舱图和飞行区域主要地标，学习战例，研究战术等；飞行练起飞、落地动作和编队、攻击、搜索发现能力。

他们在攻击训练中，抓紧一切时间，利用各种形式，把飞机模型挂在床头、蚊帐杆上，悬在晒衣场上或把飞机模型投影映在墙壁上，从不同角度练习攻击要领。中队长林胜平还坚持写飞行日记，他把自己的体会和别人的优缺

点都详细记下来，像备忘录一样常翻常看，常敲警钟。仅一年，他就写了五十多篇飞行日记，达数万字之多。他们中队夺回了“飞行安全流动红旗”，小组会上，他说：“得了红旗，这只能说明训练中没有发生错忘漏和危及安全的动作，要看到我们的攻击训练成绩还不够理想，我们不能只求训练过得去，而是要像六连那样，把标准定在战场上过得硬。”

有一次，林胜平和新飞行员傅仁保飞“空战”。林胜平担任目标机，他动作勇猛、利落。“空战”一开始，林胜平和傅仁保一前一后紧紧咬住，突然，林胜平先下滑增速，再剧烈地上升减速，然后急转弯，变成“S”形飞行，傅仁保被林胜平这几个多变的动作弄懵了，飞机不由自主地冲到林胜平前面，使自己由主动转为被动。由攻击机变成了靶机。事后，有人对林胜平说：“你不能柔和点吗？这是改装训练又不是真打仗，何必那么猛呢？”林胜平正色地说：“不猛能打胜仗吗？我柔和点可以，打起仗来，敌人可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严格的训练使英雄中队的训练成绩逐月上升。1977年，全大队超额完成年度训练时间指标，首次创造本大队历史最高记录；1978年提前五个月完成年度训练时间指标，全部完成第三提纲；该大队一中队代表师参加轰炸射击校阅，夺得了团体总分广空第二、空军第七名的好成绩。飞行员王德后个人总分名列广空第一、空军第三名。英雄中队狠抓训练的传统又回来了。

1978年岁末，全国人民都关注着西线战事，英雄中队的飞行员们更是盼望着早日上前线，杀敌立功。

那时，一大队正集中搞夜战和复杂空情训练。2月15

日，军委的部署命令到了。一下子，一大队进入临战状态。妻子送郎上战场的传统又一次鼓舞了飞行员的士气。

飞行员们上前线时是抱着视死如归的信念去的，他们的想法就是要再打击英雄中队的英雄气概。那天走得太急，各家都有一大堆事来不及处理。

——刘革新给妻子打电话道：“我借了团长三尺六寸布票没还，还有我们结婚的时候，独立大队小梁送给我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张藤椅，万一我回不来，你要记得把布票还了，小梁结婚时，你也要买礼相送……”妻子哽咽着强笑着用地道的飞行术语答道：“明白……”

——王金山的爱人婚后第一次来队，借用了不少家具，他匆匆开了一张“清单”给妻子，妻子接过来一看，眼红了，却仍笑着说：“金山，你放心走吧，我会把家具还给公家的。我等着你凯旋归来……”

——大队长方殿荣只给妻子钟新林打了个电话：“……保姆走了，你就多辛苦了。还有张子忱的爱人身体不好，孩子又才4个月；林副大队长家的保姆也走了，孩子没人带，王德后的父母亲要来队；肖记正的小孩在生病……你呀，都要抽空照顾一下……还有，你是老红军的女儿，应该明白战争总是有伤亡的，万一我……”钟新林说：“别说了，殿荣，你们放心走吧，家里的事我和姐妹们能行，你们在前线要勇敢作战，也要多保重，我们娘儿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你等等，爸爸要跟你说几句。”方殿荣只听当过红军的老岳父说：“殿荣啊，我们那时打仗最恨的就是敌人的飞机在空中拉屎拉尿，那会儿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支自己的空军教训那些狗崽子啊，现在我们有了，你是一名飞行员，一定要争口气，狠狠揍那些不知

天高地厚的小狗崽子，为陆军作战夺取制空权……”“明白！”方殿荣毫不含糊地回答。

——林胜平则赶到卫生队让妻子给打了两针，妻子说：“胜平，你都发烧 39 度多，还瞒着领导，我明白你的心情，我也帮你瞒着，但你到了前线，一定要记得服药，啊？”林胜平为了让妻子放心，笑着用飞行术语回答：“明白！”又正色地说：“为了参战，大家早就豁出来了，你知道吗，生病的可不只我一个，朱建堂、李建设、王享文、张学忱他们几个也都感冒了，朱建堂背痛得直不起腰来，拔了好几次火罐，袁万喜牙痛得连饭都不能吃，觉也睡不了，但都不吭声，这是一大队的传统啊，在这关键时刻，谁愿当孬种？”

——最激动的要数于海勤了。他是刚飞完三提纲的新同志，歼 - 6 飞机才飞了 100 多小时，但这次他不仅参加了重点四机组，还是团长的僚机。他兴奋地在决心书上写道：“……我一定要像英雄中队老同志那样英勇杀敌，当好团长的僚机，不但要坚决完成战斗任务，还要拼命保护好团长的安全……”他又给自己的女朋友写了封信，告诉她，自己要上前线了，一定不会当孬种，如果光荣牺牲了，要她好好生活下去……

——李建设给父亲写信说：我是您的儿子，我更是祖国的儿子。我是一名军人，一名飞行员，此次上前线，已做好了随时牺牲自己，献身祖国的准备，母亲身体不好，先不要告诉她，自古忠孝难两全，请您理解儿子……

这样，从传达军委的作战命令到战斗动员、转场的人员准备、协同，先后才用了 1 小时 20 分钟。一大队飞行员全部空转，第二天中午 11 时就全部顺利安全地到达了

前方机场，17日正式开始战斗值班，并执行战斗巡逻任务。

2月17日清晨6时25分，我边防部队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斗打响了。团里组织了三个重点使用4机，一大队就占了两个：方殿荣、王德后、肖永正、王享文4机和林胜平、蒋长友、袁万喜、朱建堂4机，随时准备执行特殊任务。尤其是方殿荣4机，是尖刀排头兵。这一天上午，他们按照上级的命令，多批次战斗出动，压得敌人不敢动，下午，上级又指示一大队准备空战，晚上收班回来，还没来得及放下东西，指挥所又下达了次日的战斗任务。下达完任务已是9点多钟了，回到宿舍，方殿荣和林胜平两位带队长机顾不上上一天的紧张疲劳，不约而同地聚到了一起，做技术准备，一直到午夜一点……

2月29日，敌人企图用携带空地导弹的武装直升机袭击我地面部队。指挥所气氛一派紧张。鲁玉昆副司令亲自向方殿荣、王德后、肖永正和朱建堂4机下达任务：深入前线去打武装直升机。

鲁玉昆副司令面容严峻地说：“大家都知道，敌武装直升机具有速度小、可以超低空、钻山涧、任意悬停等特点，又是靠近敌机场，有米格-21和地面火力掩护，因此，任务相当艰巨，你们有信心没有？”

大队长方玉满虎目炯炯，高声回答：“请首长放心！就算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我们也一定要坚决地把敌机打掉，打出国威军威来！”当天，接受任务后的方殿荣四机一连跑了四次“一等”，均未起飞。后来情况变化，这项任务临时取消了。但他们高昂的斗志和英勇无畏有我无敌的精神却正体现了英雄中队的传统作风，亮出了英雄中队

“蓝天新状元”的故事：不平坦的“登天路”

历经了悠悠岁月，踏过了漫漫征程，英雄中队终于成长为一个闻名遐迩的战斗集体，成为一代代新飞行员景仰和向往的英雄部队。

“接力棒”传下来了，前辈的精神和风骨传下来了，传到了这批生龙活虎、带着如日初升般的憧憬与骄傲的年轻人手中，在蒸腾的中华大地上奔涌着改革开放大潮的今天，在蔚蓝的天空自由翱翔着和平鸽的今天，等待他们的仅仅是这个挂满奖状锦旗的荣誉室吗？迎接他们的仅仅是一本闪着光环的厚厚的历史功劳簿吗？他们将以怎样全新的风采展示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与超越呢？

这是一个和平年代。近30年来，共和国的领空没有响起过枪炮声，他们是否真可以在前辈的大树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呢？

在一大队今天的荣誉室里，有一位很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有很多的荣誉和头衔：全军学雷锋标兵、空军优秀飞行员、共青团十三大委员、“蓝天新状元”……似乎可以这样说，他就是英雄中队今天的代表人物——王强，现任师领航主任。

当笔者来到飞行教室时，王强正在讲高科技课：“……空中力量的威慑功能，已成为和平时期体现国家意志的最佳军事手段，现代威慑的重要支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老战略，虽然经历了千百年的大浪淘沙和无数次的风雨冲击，如今仍然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现在，在核威

慑效应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常规威慑的作用日益突显出来，许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运用高、新、尖技术，武装常规兵器，下面我将介绍几种高新技术武器及应用……”

他从理论到战例，从国内形势到国际大气候，侃侃而谈，显示出新一代飞行员开阔的视野和着眼于未来的超前意识。课后，记者请他介绍一下自己是怎样努力，成为“蓝天新状元”的，谁知王强却笑一笑，讲起了自己不平坦的成长过程——

16岁招飞，身体为甲等，再政审，祖辈三代清一色的贫农，绝对苗红根正。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离开了父母，告别家乡。望着蓝莹莹的天，心里说不出的昂扬，这天啊，这么抒情的天空，就要成为我今生今世的伴侣了。我第一次产生了写诗的冲动，可所有的言辞都让我觉得苍白，诗没写成，我就把头顶这片蓝天昵称为“我的美丽新娘”。那真是发自肺腑啊！

一到二预校保定，就进入了想象不到的紧张训练，400米、800米、1500米……超负荷的运动，还赶上“802”演习训练队列，保定的风沙特大，沙子把脚都埋住了，沙子刮进眼睛里，泪水哗哗地淌……诗人的浪漫就被保定的狂沙走石刮得无影无踪了，随之而来的是压力和危机感。不仅仅是我，可以说每一个学员都有危机感。飞行员淘汰率太吓人了。每年有大批人被淘汰。预校有检验飞行，一次探家回来，学员就淘汰了

40%。到了初级训练团还要淘汰 60% ~ 70% ; 到了高教团将淘汰 10% , 最终能放飞的顶多 20%。我有点灰心,想到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有 40 多人考上大学,以自己的成绩考个地方大学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捧个“铁饭碗”多省心。可我却当了飞行员,我有把握飞出来吗?吃苦我不怕,就怕没结果。因为我个子小,体重只有 49 公斤,长跑跑得都吐黄胆水了还是跑不合格,就当仁不让地被“请”进了专为体能训练过不了关开小灶的“攻关队”。

当时我只好不断地安慰自己: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有了这样一份信念虽苦犹甜。在我看来,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停飞,都意味着淘汰,意味着你不够优秀。说白了,你是孬种。在这种压力之下,我铆足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加强锻炼,如仰卧起坐、滚轮等,别人做 100 个,我就做 200、300……就这样,我终于闯过了“第一关”,到初教团后,淘汰率更高了,70%。我一如既往地刻苦,又让自己豁出来了想:停飞就停飞,也不只我一个人,10 个学员里淘汰 7 个,不也有 6 个人陪着我吗?这样一想反倒没有包袱了,当了全优学员。到了高教团,我就想,我不能成为这 10 个人中被淘汰的那一个。眼看就要成功了,不安的心情愈来愈激烈,我太紧张了,就如骑自行车的人,眼看要撞到树上了,急得乱叫,却不知道刹车,同样,我的心理紧张也影响了我飞行时水平的正常

发挥，教员一个劲地开导我：放松，放松……但我就是做不到。当时已经放了3批单飞了，还没我份。我觉得恨呀，恨自己没出息，躲在被子里直哭，还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实在没招了，我就骂自己：王强，你也太小家子气了，应该潇洒一点嘛……就这样，我总算在第4批放了单飞。我苦苦追求和向往的蓝天终于任我驰骋了，在云海雾浪间，我深深感到了蓝天的诱惑和震撼：要做一个合格的飞行员，首先就要有蓝天一样宽广的胸襟，不能患得患失，小家子气。我心中重又充满自信，觉得自己长大了，成熟了，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飞机上下来，我兴奋得脸上红扑扑的……

1986年5月，我从航校到了训练基地。在这里我经受了第二次波折。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一个飞行日，那天我是下午飞。我刚进场，坐在凉棚里，眼看着那位飞行员起飞，飞最后一个架次。可是过了50多分钟还没回来……后来老百姓打来电话：你们一架飞机摔在这儿了。我们一听全傻了。飞行员立即退场，坐值班车回宿舍。这几分钟的路程一下子变得十分漫长，车上的气氛沉重得令人窒息。我心里乱七八糟的，想到自己是独生子，到现在离家都5年多了，可惜还不给回家去看看。跟我一起招飞的一个同学，停飞后又考入了一所军校，每年寒暑假都回家，我父母看到他一次就要想起我，就要流一次泪。我那位同学王静来信说：“……不是我不够哥们儿，

我实在是不忍心到你家去了，你父母看到我就哭……”事故发生后，全团开会，分析总结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和教训。我无意中看到师长包里有残骸照片，我很好奇，休息时我趁师长离开了就偷偷地翻看了飞行员尸体支离破碎的现场照片。座椅弹出后，手臂还留在座舱里，尸体碎成几块，只有头盔完好无损……这些照片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和伤痛，师长在上面讲话，我一句也没听见，我一直在座位上偷偷流泪……开完会，政委看出我情绪不对，就找我谈话。他说：“飞行的确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但党和人民对飞行员是十分爱护和关心的。比如这一次事故，当地的老百姓都自动地维护秩序，保护现场，又买来白布覆盖在飞行员的遗体上，像哭自己的亲人似的痛哭，你知道那是一个很穷的地方，老百姓是恨不得一个子儿掰成两半用的，但他们对飞行员就像是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啊……”政委朴素的叙述让我怦然心动，我为人民群众这种善良淳朴的感情深深感动，我由此感到了荣誉，感到了责任。是的，这次事故的确启发了我的另一个领域——责任。我又一次流泪了，我觉得这是生命中的第一次流泪，是一种思想灵魂的升华……

王强说：“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想说明一个飞行员的成长道路绝对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国家要培养出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不管怎

么说，我从预校到航校到训练基地，整个过程中，我都没离开过一个‘我’字。真正让我心胸开阔起来的，让我真正读懂了飞行是一门艺术，蓝天的艺术，这确实是到了英雄中队以后。刚到英雄中队时，我很不习惯。觉得管得太严了，但正是在这种不能有片刻放松的压力之下，自己的意志磨练得更加坚韧了。这让我在后来的飞行中都受益匪浅。”

到英雄中队之后的王强的确是亲历了许多他以为不是个“事儿”的“事”，他笑着说了两个小故事——

故事一：

在一大队的几年时间里，我曾哭过两次。

第一次是刚到大队不久时，我哭得好委屈。那是一个星期天，刚刚二十出头的我，没有请假就和几个外单位的战友到10公里外的市里去转了一圈，回来后，先是大队长、教导员找我谈话，批评十分严厉；接着是小组会帮助，挖根源，谈危害；然后支部大会点名批评做检查，讲教训；最后还得写出书面检讨，最叫我委屈的是取消原定交给我的外出飞行任务，在航校一直是全优学员的我几时见过这阵势，支部大会一结束，我回到宿舍就哭了：不就没请假上了一趟街吗，这算什么大事？我又不是3岁小孩，又不是新兵连战士，值得这样小题大做？我感到好委屈。

调出一大队到三大队担任大队长时，我哭了，哭得好伤心。这时候，我已是一身荣誉，多

次在空军比武中获得第一名，被誉为“蓝天状元”，荣立二等功，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但我深深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离别时我说：“没有一大队，便没有今天的王强；没有一大队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今天的荣誉。”离开一个这样锻炼和培养人的英雄集体，我真是恋恋难舍啊！

故事二：

新空勤灶没建成之前，从一大队的宿舍到饭堂，要经过一条近400米长的弯曲狭窄的田间小路。就是这条一不靠机关，二不算营区的小路，却被一大队当成了“作风养成路”。我们一日三餐去饭堂时，都要像出操那样，喊着口令，步调一致地行进，谁要是踢腿不够高，摆臂不到位，还要停下来纠正一番。

一天中午，刚下过雨。大队集合去饭堂，走在队尾的我一眼瞥见两个鱼塘之间的水沟里有条鱼在游动，我一时忘情，一个箭步跑到水沟边，双手一捞就把鱼抓到了。“鱼！鱼！”我高兴地叫了起来。大伙回头看见我孩子气的神情，都不由得笑了。

带队的副大队长孙毅斌加重语气喊了声“王强，还不快上来！”我这才猛然醒悟自己忘了队列纪律，我把鱼一扔，赶紧跑回队伍。事后，我在支部大会上做了检讨。

这种严格不仅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一大队

的干部认为，培养作风，不仅靠训练场上严格要求，还要靠平时点滴养成。大队有几名家属随军在部队的飞行员，尽管本人不飞行时，饭后可以骑自行车回家休息，但他们都自觉地把自行车先放在大队，每次集合去饭堂都和大家一起排队走路，统一行动，饭后再回大队骑自行车回家。

的确，王强就是在这点点滴滴的“较真”中成长起来的。1989年元月，王强担任了团里的飞行理论教员。

第一课，王强真有点紧张。题目是：《关于飞行错觉产生的原因及处置方法》。这一课的难度在于，这是飞行员都讲烂了的内容。什么是飞行错觉？就是飞行人员在飞行中对飞机状态或者飞机位置的一种错误知觉。原因嘛，闭着眼都能说得出一二三条，无外乎没休息好；紧张、技术基础不牢；没有正确把握入云出云的关口……

怎样才能讲得活泼、生动、有新意呢？王强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新角度：过去都是从感觉上讲，他从自己平时喜欢看的心理学书籍中得到了启示。

站在讲台上，在战友们友善而鼓励的目光中王强开讲了：“什么是错觉呢？比如用气枪打鱼，因为水的折射原因，总是打不中。这就是对鱼位置的错觉。我们在生活中还获得过很多的经验。比如坐车，车向左拐，右臂受压，就获得了‘左拐经验’，这和在空中，飞行员着伞，老觉得一边松一边紧的错觉相类似。还有，在空中飞行时，往下看云海很平坦，其实云有的是倾斜的，这也易产生错觉；另外，阈值，即人的听觉界限。人只能听到声音，而蝙蝠能感受超声波、海豚则能感受次声波；地球在转动，

人却感觉不到，是因为人的感觉高于地球运转速度。因此，动作太粗，超出了人的阈值能力，或者太柔和，大大低于人的阈值能力都极易产生错觉……”

王强的第一课获得了好评。副大队长孙毅斌说：“王强，你的课真的把什么是错觉讲透了。”

李云华说：“王强，我听你的课就像听评书一样。”

1989年7月，广空两个大检查考试，一个庞大的检查组到了英雄中队。既有领航组，又有理论教员，飞行的、政工的、后勤的……考试的内容有飞行原理、发动机、飞机构造、特设无线电、空中领航、大纲条令；考试形式有：地面练、口试、笔试、默画、操作。

一时间，英雄中队进入“临战状态”。

这一天，进行地面练考试。轮到王强了。

王强沉着而流利地回答了一个个关于特情处理的问题，教员露出满意的神情，又问道：“飞机开加力的时间是多少？”

“6秒。”

教员愣了一下，纠正道：“是9秒。”

王强肯定地答：“那是以前教材上的。现在《飞行手册》有新规定，是6秒。”

教员查证之后，欣然给王强打了满分：5分。

座舱考试，主要是蒙上眼睛摸仪表刻度。王强更是拿手好戏。液压表高度300、M数1.5，考官指哪摸哪，一摸即准。考官问：“M数1.5时飞机有什么反应？”

王强流利地答道：“调节椎伸出。”

“有什么感觉？”

“椎位指示器指示：调节椎伸出信号灯亮；飞机有增速感觉；液压表指示工作正常；油门杆自动上锁；当拉杆超过 $1/2$ 行程或关断加力时，放气门应当打开；电台散热舱门应当打开。”

考官又问：“左主起落架折断怎么办？”

“反舵反杆，减缓飞机偏转；放伞、关车以减速；关闭总电门、打开座舱盖、尽快脱离飞机。”王强一边回答，一边在5秒钟之内干脆利落地完成了这一套动作。

考官满意地点点头，再次给了一个5分。

这次考试，王强的成绩是：笔试第二名；口试第一名；默画第一名；操作第一名；地图作业第一名。总共六个项目，三项第一，两项第二，一项第三，总评成绩95分，第一名。

为了这个好成绩，王强真是拿出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勤奋刻苦精神。

王强在一大队以聪明好学，思维敏捷著称，在师、团组织的航理知识考核中多次夺得第一名，参加空军歼击机部队航理知识竞赛，又一举夺魁，被誉为“蓝天新状元”。但航理好并不等于飞行技术自然就好。所以这才有这个状元拜师的故事——

一次，曾任一大队大队长的徐副团长检查王强的仪表飞行技术。飞了一个起落后，王强自我感觉不错，没想到副团长却劈头盖脸地说：“作为一大队飞行员，你的仪表技术还欠火候，指针不停地颤动，动作偏粗。”

王强感到震惊。人们一直称赞他的仪表技术不错，他为此还发表过一篇仪表飞行的体会文章呢。

徐副团长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说了句“你看我

的”，就跨进了座舱。

王强仔细看着副团长的飞机，果然动作准确、利落、娴熟，几个仪表上的指针纹丝不动。王强服了。暗暗告诫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满。他从此谦虚地拜徐副团长为师，一有空就钻进练习器，反复进行模拟训练。终于克服了难关，取得了仪表技术考核5分的好成绩，而且在实际飞行中也交出了优秀答卷。

一次团里组织夜航训练，王强起飞不久，天气突然变坏。指挥员命令他返航。在这么复杂的气象条件下着陆，必须有过硬的仪表技术。王强按照指挥员的提醒，准确地保持数据，合理分配注意力，飞机在茫茫黑夜中下降，通过远距导航台，高度不到800米了，仍然看不见机场跑道的灯光。王强根据仪表指示，判断飞机是在跑道的延长线上，便毅然下降高度，放下襟翼。很快，正前方出现了一排红色的跑道引导灯，飞机轻盈地降落在跑道上……

1989年10月，英雄中队在湖南飞战斗特技。这是一个危险性极高难度极大的科目。

大队长王春海对飞行员们说：“为什么要飞这个科目？就是为了极大地发挥飞机的战斗性能，就是发挥飞机的最大战斗极限。这个科目目前最适用，战斗中就看这一套。它的特点是：速度变化范围大；大载荷时间长；要求飞行员操纵飞机的准确性极高，因为飞机在性能的极限边缘，要掌握好飞机的负荷，大了就导致黑视，小了又容易损失高度，危及安全，再就是容易进入螺旋。而且，我们是歼教六带飞，而单飞就要上歼七，跨机种了……下面我就着重讲讲怎么飞好大速度半滚倒转、小速度筋斗和下滑横滚……”

开始王强心里有点打鼓。因为牺牲的那名飞行员就是飞战斗特技出的事。所以他首先在理论上准备得格外充分，又不停地向老飞行员请教，和大家一起反复研究大负荷下如何做速度旋转等问题。终于，教员带飞两次后，他单飞了四次，仅用一个星期就顺利飞完了这个科目。

有一次，团里奉命帮另外一个航空兵师到成都接飞机。但临出发前，飞行员张铁军的耳朵被压坏了，这时王强刚参加正常训练飞行，完成了当天飞行计划，领导通知王强代替张铁军送飞机。送飞机是大机群编队，王强是第一次去那个师，情况不了解。接令后，他立即收拾飞行装具，抄好数据，简单了解了一下目标机场的位置细则、信号和备降机场情况，就登机起程了。其时，已近黄昏，四机一拨儿，成斜队形，王强是二号机，他飞得非常娴熟漂亮，落地后，那个师的领导赞不绝口，带队的副团长陈良鹏笑呵呵地指着王强说：“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飞行员是我临时抓来的。”

又是一个星期天，部队正常休息。

一大队的飞行员除在外场担任战备值班的外，有的在球场打球，有的在俱乐部下棋、打牌，有的在宿舍看书、写信、洗衣服……洋溢着轻松欢乐的假日气氛。

突然，电话铃声急骤响起。正在看书的飞行员王强去抓起话筒。电话里传来指挥所的命令：临时抽调你们增加一对双机三等转进，20分钟到外场。

王强和正在边上的飞行员谢晓明没有多想，把身上的外套、皮鞋一脱，换上飞行服，蹬上飞行靴，抓起装备包就奔出宿舍，冲上值班车。赶到几公里外的外场值班室，只用了13分钟，比规定时间整整提前了7分钟。

像这种临时抽调的战备转进，对一大队飞行员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只要有什么急、难、险、重任务，上级领导首先想到的是派一大队去，而一大队飞行员则以“首战我上”的信念时刻准备着。久而久之，人们便给一大队起了个战备转进“专业户”的雅号。

除了一个“严”字，一大队还十分注意突出一个“快”字，要求大家进入一等战备快；战斗起飞快；搜索发现快；接敌攻击快；返航落地快。比如一等战备，从室内听到电铃到座舱里做好一切起飞准备，不得超过1分30秒。“蓝天状元”王强，竟在厕所里经历了这样的考核。

那回，王强正在上厕所，突然响起了一等战备的铃声，和他一起值班的另一名飞行员急忙喊了一声“一等”，抓起王强的抗荷衣就往外跑，斜刺里撞上从厕所冲出来的王强，便把抗荷衣朝他一扔。王强边穿抗荷衣边朝40米外的飞机跑，人到飞机前，抗荷衣也穿好了。蹬梯子、进座舱、扣伞带等到做好一切准备，竟然没有超过一分半钟。飞行员们开玩笑说：“王强在厕所里考了个状元。”

宣宁生的故事：“开后门”办的结婚证；险些停飞的射击主任

现任师射击主任宣宁生一直为自己没能当上英雄中队所在的54团团团长而感到非常遗憾：“那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感情，真的，可以说从英雄中队成长起来的飞行员都会有这样一种情结。”

这不难理解。1979 年入飞行学院的宣宁生从航校毕业后先是分到 53 团改装歼 - 5，然后到 52 团改装歼 - 6，1984 年就到英雄中队改装歼 - 7。成绩一路都是“呱呱叫”的，对飞行的痴迷更是有目共睹。1985 年底，有一次开会讨论在即将到来的新年里怎样继承前辈的作风技术，把工作做得更好时，锐气很盛的宣宁生冷不丁放了一“炮”：“我认为到了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最重要的是要继承老一辈飞行员敢打敢拼的霹雳作风，在飞行技术上要远远超越他们，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大队是‘花架子’，无非站队集合快一点，面子活多一点，腰挺得直一点，说话有礼貌一点……狗屎！最重要的是要看飞行技术嘛！我要是当了教员我就什么示范动作都敢做，我要是做不了就自动不当教员。”

结果有个别人脸上不好看了，指着他鼻子说：“你别吹这个牛！”

宣宁生没有吹牛，他在后来的飞行中的确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86 年《解放军报》、《空军报》都专版登载了一大队的事迹，其中就有宣宁生的。一个老飞行员的儿子整天就爱挂在嘴上说他的“宣宁生叔叔最棒！”看见报纸上有宣宁生，就仔仔细细剪下来压在自己的玻璃板底下。他妈说：“我儿子的偶像不是四大天王，是宣宁生。”

1995 年要选一批飞行员改装第三代新型战机，宣宁生查出脑电图有异常，慢波出现癫痫波，按医学专业的说法，就是患有癫痫病。这一下可是让天不怕地不怕的宣宁生脸都灰了，他不是怕别的，是怕从此要告别飞行了。果然，空军总院准备下结论，建议宣宁生停飞。宣宁生失眠了，他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也得出了结论，他的结论是：

绝不能放弃飞行！

他找到了空勤科主任，他自信自己当了多年飞行教导员，有着良好的口才，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意见。

他说，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要花上百万。

科主任冷静地看着他，说，这我知道。

他说，我是英雄中队成长起来的飞行员，我现在是长机，是教员，是教导员。

科主任说，这我也知道。

宣宁生急了，说，我天生就是个飞行员，我的成绩总是最突出的，我只有飞行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我和我爱人闹别扭，只要一飞行，所有的气都烟消云散，从飞机上下来我就想着回去哄她，让她分享我海阔天空的心情……我现在是飞行顶峰时期，你让我停飞，我精神上非常非常痛苦，我的生命里不能放弃飞行……这些，你都知道吗？

科主任感动了，摇摇头说，现在有人巴不得停飞，难得你还这么执著……

说起英雄中队，宣宁生和王强一样，对自己的作风养成和今天的飞行成绩都归功于一大队的严格，他也深有感触地说了自己的两个小故事——

故事一：

那是一次全团集会，大队都统一坐在小马扎上，会开了3个小时，由于时间较长，坐在马扎上比较累，我和另外两名飞行员便无意识地把手托住下巴支在膝盖上。这期间，坐在前面的大队长几次回头来看我，我都没觉察到是什么问题。会议结束后到饭堂吃饭，二大队进去了，三大队

进去了，一大队却在饭堂门前训话了。

“像话吗？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哪有一大队飞行员的样子？懒懒散散能飞行好吗？松松垮垮能打好仗吗？……”大队长毫不留情的批评道，一直训到其他两个大队都吃完饭出来了才罢休。

故事二：

1987年4月，我女朋友黄瑛当时在广西南宁，她好不容易请了4天假来办理结婚手续。她来的那天，我下午飞行，把饭菜做好给热在电饭煲里就进场了，由于天气原因，接下来两天都是进场待命飞行，第4天，她买好了下午的火车票要归队了，我们上午匆匆忙忙赶到大托铺乡办结婚证，不巧，乡里那一天是不办结婚证的，没办法，我们又跑到附近的另一个南托乡。黄瑛妈妈病逝前是南托乡卫生院的医生，想去找个熟人开后门。乡政府没碰到熟人，人家公事公办地说我们应该归大托铺乡管，我们反复说明情况，一个劲地求情，正在这时，还真来了一个熟人，就帮着说，飞行员不容易，就破例一次吧。结果我们就“开后门”拿了结婚证，俩人都觉得真是“不容易”，为了这“不容易”，俩人中午在老家做了一顿“团圆饭”吃，她下午就踏上了南归的火车，而我却挨了一顿批：“中午为什么没在空勤灶吃饭？”

美国西点军校一向以治学严格、将才辈出享誉全世界。在航空兵某师，很多人则把一大队誉之为师里的“西点军校”。

这个说法是有他们的根由的。这不仅反应在一大队历来“严”字当头，战斗作风迅猛凌厉、神速顽强，也不仅表现在一大队荣誉室逐年增加的锦旗奖状，还体现在一大队培养锻炼出来的飞行干部坚定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领导才能。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大队出来先后走上军、师、团领导岗位的就有 60 多人。

英雄中队：《国际歌》声永不落

在国防部命名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子里，许多新闻媒体都涌来了，与其说他们是慕名而来，不如说他们是要来证实一下这个有“长空霹雳”美誉的英雄集体仍旧“货真价实”吗？

记者们惊讶地看到，尽管英雄中队的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而党支部蓬勃向上，团结战斗的锐气却代代相传，它始终把飞行员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形成一条心——党指向哪里，就飞向哪里，打向哪里。每逢称号纪念日、执行重大任务前、新飞行员补充入队时，都要组织参观荣誉室，请有战功的老英雄回队忆传统、讲战例，经常开展“学队史、唱队歌、讲队事”和“我为大队添光彩”等活动。这不是为了细数昔日的功绩，不是为了炫耀过去的光荣，英雄中队始终把昨天的辉煌当成崭新的起跑线，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冲刺。

过去战争年代，我军指战员常说：“枪听我的话，我

听党的话，手握枪，心向党，党叫干啥就干啥。”今天，英雄中队的飞行员们同样坚定地说：“战鹰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身在蓝天心向党，党叫干啥就干啥！”

一个夜晚，笔者在灯火通明的大队学习室里看到飞行了整整一天的飞行员们，没有来得及卸下紧张而辛苦训练后的风尘与疲惫，却双目炯炯，站得笔直地在党旗下宣誓。他们并不是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这是英雄中队开展的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这些有着不同党龄的老党员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再一次庄重地举起自己的右手，再一次举起自己神圣的血铸的信仰。

这不是做给人看的。三十年来，不论飞行训练有多忙，任务多重，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按规定过党日，飞行和战斗值班占用了党日时间，就用业余和休息时间补回来。飞行员们自觉养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在探亲、疗养、出差前都要主动听取党小组、党支部的意见和要求，中途还主动写信向组织汇报思想。

他们时刻记得自己是一名普通党员。深深理解，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不是桂冠，不是封爵，是先烈踩着荆棘和泥泞用征战、欢呼、失落和斗争溶铸的旗。正是在这面旗帜下，一个外国老人——欧仁·鲍狄埃举着那支渗着血汗，闪着电火的鹅毛笔写下了全世界共产党员都会唱的歌——《国际歌》。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只要一大队的会议室一响起《国际歌》，干部战士们都知道：一大队又在开支部大会了。

一大队的严格管理远近闻名。在别的大队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一大队就是严重问题，而且一有问题就要小组帮

助、大会批评、书面检讨“过三关”。中队长方玉满头天晚上拿了两本书来看，由于大队规定：“哨音落灯灭”，便顺手放在了桌子上。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又“哨音响后3分钟，必须整理好内务到外面集合完毕”，被子要叠得像新兵连那样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因此，桌子上的书便没及时放回去。却不料为这两本书方玉满不仅挨了批评，还让全大队为他唱了一次《国际歌》。

说起唱《国际歌》，飞行员陈新堂可是感触最深。

那是陈新堂刚到一大队，就违反了部队规定，必须小组帮助、大会批评、书面检讨“过三关”。这都能接受，谁叫自己犯了错呢？可是一开支部大会却把他吓了一跳，随着教导员一声“起立”，飞行员齐刷刷地站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唱！”立即，房子里炸响了雄壮的《国际歌》声。陈新堂的脑袋“轰”地一声炸开了，心里直敲小鼓：妈呀，怎么这么严肃？！后来他才知道，大队开支部大会，必唱《国际歌》。

陈新堂说，每次开支部大会唱《国际歌》，确实有一种潜移默化教育作用，它时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要始终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更好地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

《国际歌》声中，一大队先后击落、击伤、迫降敌机14架，自己无一伤亡，创造了14:0的辉煌战绩，被空军授予“霹雳中队”的称号，被国防部命名为“航空英雄中队”，成为国土防空作战中惟一被国防部命名的飞行大队。也正是在这高亢滚烫的《国际歌》声中，党支部一班人敢于喊响“跟我来”“看我的”，成为英雄中队稳健的“长机”。

大队长王春海，是当时大队惟一的一名一级飞行员，在训练中，他总是走在全队前面。天气复杂、课目难度大时，他总是第一个试飞。仅1988年，他就完成高难试飞任务达40多次。

有一次，大队进行夜航训练。王春海爱人患牙痛，粒米不能进，女儿发高烧摄氏39度多，虽然大队离他家仅有500米不到，女儿在憔悴的母亲怀里喃喃呓语喊“爸爸，爸爸”，但王春海一连七天顾不上病中的妻女，直到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才带着一身风尘和满心歉疚跨进家门……

他对飞行员的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多年后，飞行员们怀着深深的敬意说起他严格要求的一桩桩往事，其中林荣军说了他自己的一段小插曲——

机场上，战鹰列阵，一架接一架呼啸着滑跑起飞，直插蓝天。林荣军，这位来自滨海之城大连的小伙子，飞行技术在同批飞行员中是靠前的。今天他头两个架次飞得顺利，感到很轻松。

又要起飞了。他一边操纵飞机滑行，一边隔着座舱玻璃向外扫视。忽然，他看见大队长王春海站在停机坪上，正注视着他。他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正握油门的左手，五指伸直，向大队长做了个潇洒而俏皮的敬礼动作。

在飞机上敬礼，飞吻，外国电影上比比皆是，谁也不会认为犯了什么大忌。林荣军也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么一个动作，飞行讲评时，大队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说他飞行稀里马哈的，太随便，并要他在支部大会上做出检讨。林荣军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想不通：不就是招了招手吗？飞行又没出什么问题，干嘛看得这么严重？未免太小题大

做了。

大队长王春海当天晚上来找他谈心，从大队传统谈到训练作风的重要性，说出了一番道理：飞行是件严肃的工作，一举一动都应该规范化，飞行时不能做无关的动作，一个小动作也不能马马虎虎，飞行的随意性造成过血的教训……林荣军听了，心悦诚服地在支部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这件事虽然非常小，但对我触动非常大。”林荣军感慨地说：“让我懂得了——一个真正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一丝一毫上都绝不能放纵自己！”

新飞行员到一大队，都会遇到一些原先不认为是难题的难题。

罗卫宁怎么也没想到，他到大队的第一个飞行日，竟是练上梯子。开飞时，他蹭蹭地刚跨进座舱，原大队长王春海就皱起了眉头。飞行结束后，王大队长掐着秒表叫罗卫宁再次来到飞机跟前，命令他：“上飞机！”罗卫宁三步两步爬进座舱，接过表一看：52秒。王大队长叫他下来，自己示范了一遍。他四步一跨，一共5个动作，就稳稳地坐进了座舱里，一看表：25秒。罗卫宁红着脸瞪大了眼。怎么办？

练！再练！

罗卫宁按照大队长教的方法，爬上又爬下，爬下又爬上，整整练了两个小时，29秒钟能完成座舱动作了，王大队长才下令停止。不过又追加了一道命令：“以后每天先练半小时，磨磨蹭蹭怎么打仗？”

……1989年，与王春海同年入伍的三名战友分别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上级也打算将他送学。就在这时，大队

接到了要轮战的命令，便取消了他的调学计划。在个人利益需要作出让步的时候，王春海二话没说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

当时，教导员康圣海也面临着去留问题——在全师飞行大队教导员中年龄最大，兵龄最老，任职时间最长。作为独占“三最”的他并没有考虑自己的进退去留问题，他一心扑在大队的工作上，还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中国近代史》、《领导科学》、《军队管理学》、《带兵心理学》等书籍和大量的训练政治工作经验资料，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并积极撰写研究文章，荣获了军区空军组织的训练政治工作论文比赛二等奖，还在师组织的训练政治工作岗位练兵竞赛中一举夺魁。

他的这种敬业精神让见习教导员温祖湘非常钦佩，他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当一个像样的教导员。

说到自己的“拍档”教导员温祖湘，王春海总是会动情地说起那个令他终身难忘的小故事。

1989年11月，湖北某机场外训接近尾声，副大队长孙毅斌中午和兄弟大队的同志到外场赛球，由于派车不落实，到上班时间仍未见到车，他身为一大队副大队长，深知迟到是绝不允许的，第十五任大队长因为闹钟故障迟到10分钟，在军人大会上作检讨；中队长尹大海因为迟到20分钟，被责令立即作检查……孙毅斌心急如焚，二话没说就跑步从外场回到了大队。

越怕过不了关越难躲，刚跑到大队门口，就见大队长王春海板着面孔在等他。

孙毅斌顾不得擦一把直往下淌的热汗，解释道：“我们……没搞到车，我在大队会上作检查……”

王春海得理不饶人：“你身为一大队副大队长，把一大队的规矩都忘了吗？”

孙毅斌本来就一肚子委屈，见其他飞行员都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脸上真是挂不住了，气冲冲地顶了大队长一句：“我不是说了迟到是有原因的，你还想怎么样？处分我？”

王大队长一怔，仍不客气地说：“在一大队，犯了错就没有任何原因可以开脱……”

教导员温祖湘一看这架式，连忙制止两人再争执下去。当天下班前，孙毅斌在军人大会上作了检查，王春海认为，自己抓得对，又在会上狠批了孙毅斌，孙毅斌心里并不服气。

事后，团里有关领导找到温祖湘，说这件事是孙毅斌不对，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行就团里出面。温祖湘冷静地表示自己不同的看法，说请团里放心，一大队党支部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

第二天，支部书记温祖湘召开支委会。

支委会一开始，温祖湘首先批评了王春海。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出乎王春海和孙毅斌的意料。温祖湘说：“现代领导科学认为，值得尊重的上级只需要有合法的强制权、法定权、奖励权等就够了，而值得钦佩和信赖的上级，则还需要上级具有突出的专长权和个人影响权。王大队长忽略了后面这两种权力，在公开场合下批评自己的副手不注意方法，措辞让人难以接受，这种管理方法是不对的……”

王春海此时也心平气和了，一听教导员的话很在理，当即作了自我批评，并向孙毅斌道歉。孙毅斌也赶忙检讨

了自己的问题……

这次支委会后，一大队又专门研究了今后的工作方法，支委们也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启发。

英雄中队叫响了新“三首两极限”

“长机”的接力棒传到孙毅斌的手中已经是第十七任了，他接过了前任堪称一流的思想作风，飞行技术，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脑子里想的、心里装的全都是如何才能“刷新”前任的纪录，把“长机”的接力棒漂漂亮亮地传下去。

“跟我来，看我的！”他毫不含糊地喊响了这六个字。个人利益和家庭困难他悄没声息地压下了，家成了“旅馆”，大队成了“家”。不过，这位器宇轩昂、皮鞋锃亮，言谈举止英气勃勃的“领头雁”也有一个被“围攻”的小故事——

那是在孙大队长到职不久的一次班务会上，他召集大家讨论如何发扬“神速、勇猛、顽强”的霹雳作风，把大队的工作做得更好，谁知却引火烧身，飞行员们组成一对对“长僚机”，对他实施“直线攻击”。这个说：大队长穿便衣时，常常不扣最上面的扣子；那个说：皮鞋没有一点光泽，走路的样子也不精神……总而言之，“英雄中队”的领头雁应该器宇轩昂，英俊潇洒，举手抬足都与众不同。孙大队长目前的某些举止习惯不够“帅”，有损“英雄中队”的形象，不是“英雄中队”的传统。

结果，这个飞行时神速勇猛，叱咤风云，从没输过的蓝天骄子，在班务会上因穿着仪表问题却被自己的部属攻

击得面红耳赤。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因为他通过这件事认识到一大队飞行员们在点点滴滴上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再小的个人行为也应该纳入“英雄中队”这个大集体中。从此，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衣着总是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锃亮。精神风貌焕然一新。真正做到了小到仪表着装，举手抬足，都为飞行员树起了一面“旗帜”，一看就知道，他正是英雄中队的“头号英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的誓言中，英雄中队的练兵热潮始终不减。他们叫响了一个口号：“严字底下出强兵”。

——严在条令大纲、规章制度上；严在地面准备、飞行质量上；严在标准、要求上：严在干部身上。

细在平时的航理技术准备上；细在训练四个阶段的每一个环节上；细在安全预想上；细在检查落实上。

可别小看这平平常常的“四严”、“四细”，真正落到实处就不仅仅只是一朝一夕、一身汗一身泥的功夫了。

一批新飞行员入队后，开始在作风上比较随意，有的报告词说得含混，有气无力，大队长就抓住这件小事不放，要求新飞行员报告的声音洪亮，表达准确。

大队长说：“报告词要体现前辈那种让敌人一听到我机无线电发出的声音就打哆嗦的英雄气概，要牢记我军‘巩固国防，抵御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职能没有变，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边境内地，随时都要应付突发事件，我们不是供人欣赏的‘和平鸽’，而是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的长空铁拳！因此，我们不能‘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而是要经常想一想‘我这样飞，能不能打胜仗？’每一次训练都要按

实战找差距，找教训……一个国家和民族，若丧失了竞争意识，解除了精神武装，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支丧失警惕的军队，就会误国误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要想化剑为犁，就得有人随时箭在弦剑出鞘！”

昨天，他们是“霹雳雄鹰”；今天，他们是“长空铁拳”。老一代飞行员的战斗经验是“三首两极限”，即：首战用我、首攻命中、首战必胜；敢飞极限高度、敢飞极限速度。

今天新一代的英雄中队飞行员仍然叫响了这“三首两极限”，不过，“两极限”的内容已换成了“把飞机的性能发挥到极限、把人的智慧和刻苦发挥到极限。”他们深知现代战争要有勇更要有谋，只有这样，才能以劣势的装备实现明天的“3:0”！

1989年2月，年近三十的大龄青年张铁军因训练等原因已两年未休假，他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回去相亲，恰在起程之际，英雄中队进入低气象训练，机会不可错过，领导考虑再三，想把他留下，又担心他一时半会想不通，怎么办呢？没料到知道消息后的张铁军主动找上门来了，爽爽快快地说：“不能因我一个人拖了训练后腿，我这就去退票，放心吧，大丈夫何患无妻。”

独生子林荣军，父亲患直肠癌，母亲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说他无牵无挂，无忧无虑那是假的，但他把这份对双亲的挂念和无法尽到的孝心深深地藏了起来，用加倍的力，甩加倍的汗投入训练，苦练精飞。

有段时间他一吃完饭就匆匆忙忙进房间，把门关上，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的。他在搞什么名堂？战友们都觉得

纳闷。一天，飞行员们晚饭后准备打打扑克，三缺一就想到了林荣军，便一起来找他。走到门口，大家悄悄地“嘘”了一声，想看看他到底为啥这么神神秘秘的，就猛然一下推开了门，林荣军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条裤子样的东西，拉开架式穿上又脱下，脱下又穿上，原来正在练习穿抗荷衣。

抗荷衣是高空飞行时必备的装具，由于密不透气，平时不能穿在身上，只能临上飞机前穿。但由于穿着比较麻烦，往往影响战斗出航速度，所以训练大纲规定：抗荷衣必须在30秒钟内穿着完毕。可林荣军觉得，在未来现代战争中，30秒钟也太慢了，抢先1秒钟就多一分胜利的希望，便暗自下开了功夫。他琢磨着穿抗荷衣三条拉链先拉哪一条、怎样防止拉链被卡住、快速登机的四步一跨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叮铃……”随着一阵急促地一等战备铃声，林荣军像触电似的从椅子上跃起，左脚一抬一伸，右手“刷”一声拉上拉链，再右脚一抬，左手“刷”地一声，然后右手往后至一捞，左手往腰间啪啪一按，抗荷衣穿好了，前后只有17秒钟，比训练大纲规定缩短了将近一半时间。目前，全大队飞行员穿抗荷衣最慢的也只需20秒。

1990年8月，是林荣军花好月圆的日子，但就在成为新郎官的前一天，他还在参加战前练兵，新婚第三天他又驾驶战鹰飞上了高高的蓝天，就这样，12天蜜月还让新娘子守了两天空房，之后，林荣军就把新娘子打发回娘家了。

几个月之后，林荣军被挑选上参加改装第三代战机的任务，又将有整整两年要和妻子牛郎织女不能鹊桥相会，

但他没一句多话，倒是临走时，这位硬汉子红了眼眶，动情地说：“我真舍不得离开一大队这个家呀！大伙放心吧，我是从英雄中队走出去的，到任何地方我都会像个英雄中队的飞行员！”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就是当代中国军人的胸怀。谁能比他们的爱更深？谁能比他们的情更浓？在国家和小家，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他们心中装的始终是大河滔滔，五岳葱葱，装的是亿万父老兄弟，装的是更神圣的责任更博大的爱！

1990年9月至1991年6月，一大队奉命驻西南某机场担负防空作战任务。在“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传统佳节里，轮战的指战员们镇守祖国的西南大门，毫不麻痹松懈，在“三视”与“三个一定”——即蔑视、鄙视、仇视敌人；敌人一定会来、我们一定要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把敌机击落——教育活动中，大家丝毫不提个人困难，无论飞行、作战值班还是平时工作，出勤率均为100%。

涂亚雄家庭经济状况很差，但他一直瞒着大家，春节前的一天，涂亚雄像往常一样从外场值班回到营区，没想到又是一个坏消息在等着他——母亲脑溢血摔倒在地，全身瘫痪，昏迷不醒。这消息让这个坚强的蓝天骄子惊呆了，没几天就是春节了，家里可怎么过啊？领导也很理解他的特殊困难，征求他自己的意见，他毅然决然地表示：“我是在保卫祖国的南大门，我不能为了小家舍了大家，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值好班，保证飞行安全，完成任务！”

5月初，军指挥部组织实兵演习，一大队每天有7名

飞行员在外场值班，连续十多天，天气十分炎热，人也十分疲劳。14日，实兵演习进入尾声。中队长王强、飞行员涂亚雄担任拦截机，在指挥所引导下，首次目标搜索达到22公里，受到军指表扬。晚上，大家正想放松一下，指挥部又下达了反电子和照相侦察任务。一大队连夜进行作战动员，又与指挥所进行协同，开展战术研究，一直到深夜零点以后，各项准备工作就绪才休息。

1993年8月28日，飞行员蒋仕葆早上起来就接到邻居的电话：“你的孩子快要出生了，你爱人盼你能够回来一趟。”蒋仕葆家离营区只有10来公里，团领导得知情况后，征求他自己的意见，如果确实需要回去就赶快走，课目以后再补。蒋仕葆咬咬牙说：“我不回去了。”

其实，蒋仕葆何尝不想回去？妻子早早地就对他说了，我一生就一次生孩子，到时希望你无论如何也要守候在我身边。当时，蒋仕葆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妻子这个合理的要求，可不巧的是，他的夜航训练还有一个课目没有完成，今晚又是全年的最后一个夜航训练日，如果不飞，不但拖了全大队的后腿，按大纲规定还不能担任全天候战斗值班任务。要是补训，全团就将专门为他一个人组织一个夜航飞行日。他反复权衡，毅然放弃了回家。他给邻居、亲友打了几个电话，托他们帮助照顾妻子，然后一头扎进飞行准备工作之中……

晚霞满天，标志夜航训练开始的绿色信号弹缓缓升起。随着蒋仕葆的战鹰冲上蓝天，他的儿子也呱呱坠地。医生护士抱去一称，巧了，胖小子8斤8两。蒋仕葆的飞机轻盈地着陆了，飞行员们欢呼着向他报喜：“蒋仕葆，恭喜你！你和你儿子都是‘888’骄子！”正在舷梯上的

蒋仕葆喜泪哗哗地淌……

像蒋仕葆这种情况，在一大队比比皆是。一大队原副大队，现是副师长的徐欣，当年也是妻子这边进产房，他那边跨进座舱外出执行特殊任务，等一年后回来，儿子已经会甜甜地叫“爸爸”了。一大队狗年又添了4条“小狗”，却没有一个飞行员影响过一次飞行。

英雄中队“土政策”：及格标准比优秀还高

人们往往赞叹“英雄中队”“神速、勇猛、顽强”的“霹雳作风”，却不一定知道为这个“神速”，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

三伏天，外场跑道上的温度高达摄氏50~60度，飞行员们在大队长的带领下，身穿抗荷衣，在跑道上练“四步一跨”。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跑上跑下，一遍又一遍地躺倒、翻滚在泥土地上，身上一层土，脸上满脸汗，有的裆里捂出了湿疹，疼痛难忍，但仍一声不吭，悄悄擦点紫药水，继续苦练。

他们深知，酷暑无情，战争更无情。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兵可千日不用，但不可一日不练。和平虽然赢来了，危机依然存在，战争将以新的样式出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竞争的大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军队。是军人，就要自觉肩负起国家和民族希望的重担，弘扬民族的尚武传统。

“梅花香自苦寒来。”大队每年都开展“安全起落”、

“优质起落”等小指标竞赛，把飞行设备的工作原理、各种特情处置和飞行条令大纲的内容制成小卡片，采用“日练一题”、“点将台”等形式开展岗位练兵活动。科学加苦练，英雄中队年年100%完成战备训练任务，飞行员个个达到“全天候”水平。他们明白，“根底浅，腹中空”是航空兵的大忌，因此，他们把打牢训练基础作为起点：他们也深知，要在特殊情况、特殊条件下完成各项作战任务就更要有高超的技艺和过硬的本领，他们说：“是不是优秀，不能只在比武中跟兄弟部队比，还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跟未来战争中的对手比，战场上没有亚军！”

歼七改装训练时，英雄中队党支部提出“与兄弟部队比着干，为英雄中队争光”，“航理学习不达95分，不能改装新机种”的口号。

大家伙谁都不甘当孬种，谁都想磨练出一双雄鹰的翅膀。一个多月的航理学习，大队没有一个人休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有的常常凌晨四点起床背数据，细读重点，用勤奋读书的身影朝迎旭日，晚伴夕阳。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们取得了四门课平均96.5分、六个同期改装单位第一名，创造了航校和军区空军改装训练理论考核的最好成绩。

进入改装后，他们再接再厉，在进行低气象、超低空、战斗特技、夜复、双机落地、双密穿云等高难科目训练时，消灭了事故征候和严重差错——

1993年8月的一天，团里组织夜复训练。

飞行员旷辉无线电故障，着陆时，地面三台灯都没有亮，可他又从没飞过标志灯落地这个科目，面对双重特

情，他沉着应战，凭着平日练就的过硬技术，正常着陆了……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自1985年改装歼七飞机以来，英雄中队先后遇到了空中调节锥自动伸出、起飞时加力熄火、飞机撞鸟等较大特情数十起，一般特情数十起，由于飞行员技术娴熟，沉着冷静，处置得当，都是化险为夷，有惊无险，保证了飞行安全。

“其实，像空中的特情险情是经常会发生的，谁也不能预料老天爷什么时候来点‘恶作剧’，我们是与天斗嘛。要保证‘人定胜天’靠什么？只有一条——就靠平时高标准严要求地苦练呗”……赖明忠很平静地道出了英雄中队安全飞行的秘诀。

初夏的一天，天高云淡。机场四周，远山如黛。一大队正在进行训练。飞行员赖明忠跨进座舱，熟练地打开电门，检查仪表指示状态，一切正常。

“07，可以起飞。”送话器传来塔台指挥员清晰的声音。赖明忠平稳地滑上跑道。中油门、转速正常。一阵雷鸣般的轰鸣，飞机像离弦之箭，呼啸而出，时速100、150、200、250……”赖明忠两眼注视前方，手握油门，飞机抬起前轮，机头上翘，在两点滑跑，眼看就要升空离陆了。突然，赖明忠发现上前方几个细小黑点迎面射来，只听飞机“嘣”地一声巨响，尾部喷出一团黑烟，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整个过程只有一眨眼的功夫，赖明忠却已敏捷地判断出飞机撞鸟，发动机受损的情况，要“中断起飞”，他沉着镇定准确地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收油门、刹车、放伞。飞机像一头狂怒的野马，既飞不起来，又停不下来，咆哮着向跑道尽头冲击。300米、200

米、100米、50米……眼看着就要冲出跑道了，赖明忠稳稳地操纵着飞机，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终于，飞机在跑道边缘10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

一起特情成功处置，化险为夷了。在场的官兵一抹头上的冷汗，不禁由衷地折服赖明忠过硬的心理和技术素质。他们知道，一个月前，赖明忠已正确处置了一起起飞过程中轮胎爆裂的特殊险情。

近几年，一大队飞行员参加过不少歼轰合练，协同作战，实兵对抗等，和许多同机种同型号的部队在一个机场训练。人们发现：一大队飞机的座舱盖总是关得比其他部队快，从开车启动到可以滑出起飞的时间，只有其他部队的一半。

按训练教程，这种歼击机起，飞前的操作程序是开车、升压、检查仪表、关座舱盖，整个过程要3分钟。就是说，从飞机开车到可以起飞，必须等3分钟。眼睛始终盯着现代战争的一大队飞行员们，觉得3分钟太长太长了，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一过程呢？飞行员经过反复试验发现，这3分钟的延误，实际上是由于机械的反应过程造成的，中间有两个阶段飞行员除了等待以外，没有什么事干。于是，他们主动修改了教程，一开车就关座舱盖，座舱盖开始动作的同时调整发动机、检查仪表、使升压、关座舱盖、检查仪表在时间同步进行。这样他们当然每次都比别人快。

这不是当年的“3：0”战斗，但从他们神速勇猛、雷厉风行的作风中，仍不难看出当年“霹雳雄风”的精髓。

从拉响一等战备警报到飞行员做好一切准备开车为止，整个过程不得超过3分钟，但这是条令大纲的规定，英雄中队却硬是从这短短的3分钟中又抠出了90秒。这不是普通的90秒，歼七最大速度是每秒350米，也就是意味着在同类飞机空战中，他们争取的这90秒可以首先将敌机远远地甩下31500米！

一大队的训练目标，始终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他们检验训练成果，及格标准比上级规定的优秀还高。

训练大纲规定：目视搜索发现距离15公里为优秀，一大队的规定是：20公里以上才及格；上级规定首攻命中目标即为优秀，一大队则规定首攻命中加平均命中率达到一定标准才算优秀。结果，不少飞行员的目视搜索发现距离都达到了30公里，最远的还达到了40公里。

战场上没有亚军。本着跟未来战争中的对手比的思想，一大队坚持从难从严，方寸之间，分秒必争。一次，两名飞行员返航落地的时间，跟预定时间出现了25秒的误差，飞行员没当回事，团领导也没有计较，大队却紧紧抓住不放，硬是同两名飞行员一起，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回忆，一段一段航线地查找，整整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到了出现误差的原因，制订了改进方法。

高标准带来了训练的高质量。一大队出去实兵对抗，都是凯旋而归。1993年实兵演练时，蓝军第一次失败后，专题研究了3天，5次改变战法，结果还是败在了一大队手下。

“实出强，虚出弱”。这是一大队多年来坚持求真务实锤炼霹雳作风的重要经验。

有一次，一大队奉命参加某军组织的歼击航空兵对抗战比武。对手是由两名副团长、两名大队长等技术尖子组成的“校官军团”。面对强手，一大队毫不示弱，一连几天同对手在空中格斗了几个场次。在判读胶卷时，对方命中率高达90%，而一大队攻击命中率只有77.4%。有人提出，要不要将似中非中都算作命中率？一大队上下一致认为，训练场上实事求是，宁可输给对手，也不要那种虚假的成绩。训练场上输掉的只是面子，战场上输掉的却是生命。

后来，上级有关部门复核双方攻击成绩时，发现那个“校官军团”命中率只有69%。为此，军区空军领导在总结表彰大会上高度赞扬了一大队讲战术、敢拼搏，求实的好作风。

让“神速、勇猛、顽强”的霹雳作风在新一代飞行员身上发扬光大，平时当战时，首战先用我。这是一大队每一任大队干部都为之努力的目标，为此，一大队还制定了许多“土政策”。如他们的“作风养成十问”，“飞行现场十要”，“军容风纪十不准”，都为培养作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飞行员都有一个飞行包，里面装着头盔、抗荷衣、小图板等飞行装具。一大队飞行员却每人都有两个包，飞行员第一包是除了上面说的这些东西外，还有计风仪、向量尺、射击登记本、飞行记录本等，掂一掂，比其他飞行员足足重1公斤。另一个小包，则每时每刻装着内衣内裤、牙膏牙刷等足够维持一周的生活用品。每月一次紧急集合，大家必须一样不少地带上这些东西，3分钟内集合好。

新飞行员吕思辉刚到大队时，觉得没有必要这样认真，飞行包里只装着够训练用的装具。紧急集合回来后，大队党支部立即让他“过三关”。大队长孙毅斌在支部大会上批评他说：一个歼击机飞行员，一个祖国的蓝天卫士，工作时间不可能像平常人那样有规律，必须随时执行作战任务。我们的上下班时间，要由侵略者来定。

由于打牢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一大队的东西都摆放得特别有讲究，都是有是看上去整齐，拿起来顺手，发生突然情况时可以有最快的速度拿到手，不用做任何准备，随时跨省跨区机动执行任务。一天下午5点多钟，飞行员体育锻炼后正在洗澡，突然接到10分钟后坐飞机到成都接8架新飞机的任务，身上的肥皂沫还没擦干净就出发了，前来带队的上级领导以为他们“一定没有带够生活用品，谁知飞机在落地后检查，工作、生活用品一样也不缺。”

她们：英雄中队的“铁杆僚机”

夜。一轮明月高悬中天。有人坐在机场不远处，用口琴吹奏着《我爱祖国的蓝天》轻柔的旋律。

一双颤抖的手拿着几份内容相同的电报，电报内容：“奶奶病故，速归！！”

这是谢晓明。从小一口粥一口水把他养大的奶奶去世了，家里连续多封电报催归，可是，当时正值改装训练的紧张阶段，谢晓明走不开呀！

他悄悄揣起了电报，拭去了眼泪，将悲恸化为力量，拼命地训练，终于在火箭地靶训练中夺得了全团第一名。

奶奶已长眠黄泉，再也不能亲耳听到谢晓明的报喜

了，月光悠悠，热泪从他眼角洒出来，他仿佛又看见奶奶写满岁月沧桑的树皮般的皱纹，如霜的白发；他仿佛又躺在奶奶温暖的怀抱，听着奶奶唱那些朴素而难忘的歌谣童话……

都说战车能碾碎人性，都说军旅会湮灭深情，然而，中国军人作为民族的精英，在血与火的熔炉中铸造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钢筋铁骨，培养了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更养成了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的浩然正气。

一大队每年都要举办一个特殊的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上，学员都是清一色的女将，有的还带着孩子。

一大队十分注重光荣传统教育，注重“英雄团队”的队史教育，董小海、高长吉、赵德安……一大队国土防空作战史上的那些功臣，以及他们的战斗故事，飞行员们都能脱口而出，倒背如流。可是大队党支部觉得，要把大队的工作做好，让飞行员的心扑在飞行事业上，不能忘了“军功章的另一半”。他们每年安排教育计划，都有“家属队史教育”这一项，请飞行员们的家属参观大队荣誉室，请干休所的老功臣给她们讲队史，请她们在留言簿上签名，使她们感到：当一大队的飞行员光荣，当一大队飞行员的家属光荣。尽心尽力支持丈夫飞行。

特殊学习班给一大队的飞行员们产生了特殊的动力，带来了特殊的效果。这几年，一大队飞行员参加轮战、演习、接送飞机特别多，平均飞行时间比团其他飞行员多三分之一，可家属们毫无怨言，默默地承担了全部家务。部队官兵说，一大队飞行员家庭思想负担最少，家务事最少，就是因为他们的家属都特别能吃苦。

有一首歌在军营非常流行，那是因为这歌能唱得铁汉

子们心发颤眼发酸：“……说句心里话，我也有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句心里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梦中的她……。”

你只要听听这些蓝天骄子在唠叨起“我那口子”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怀着怎样的深情和歉疚。

——李明全对记者说：

……她两年没来探亲了，可刚到第二天，我就送飞机走了四天，接着又飞了三个飞行日，然后去芜湖跳伞，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天，整一个月我只在临时家属房住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她的假期就满了，便一个人回了老家。

她怀孕之后，一边忍着剧烈的妊娠反应，一边上班，还要伺候已七十多岁高龄、患有白内障的母亲和严重肺气肿的父亲，但她从来不向我诉苦。到了临产，我因训练没完成，还是不能回家。过了几天，我接到了她拍来的电报：“一切顺利，母子平安。”我心里高兴得什么似的，训练一结束我欢欢喜喜回到家中，见她气色苍白，身体非常虚弱，就追问起来。家里人这才透露真相——原来，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胎儿发生了脐带缠颈，如果不马上剖腹产就会窒息死亡。但这是风险很大的手术，一定要亲属签字。可是，当时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流着泪说：“我自己签。让我自己签吧！”医生摇摇头：“不行，不符合规定！你丈夫呢？他想要孩子想不想当爹的？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她低声说：“他是飞行员。”医生沉默了，想了一会才果断

地决定：“好吧，我们破例了……”

我知道真实情况后，心里真是非常难过，满腹的歉疚一句也说不出来。我只有拼命干家务，尽最大的爱心照顾她和孩子。但这又怎么能还得清我欠她的感情债呀？而且，假没休完，部队来了电报：歼轰合练开始了，催我提前归队。我无言地望着病妻，真不忍心把老父老母和嗷嗷待哺的幼儿这一沉重的担子就这么扔给纤弱的她，但她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走吧。”……

——罗卫宁这样说：

她在辽宁锦洲棉纺厂下属的一个分厂，是集体单位，经济效益非常差。我父亲去世早，七十多岁的老母就和她住在一间9平米的陋室里，煮饭炒菜烧水就靠惟一的一只电饭煲。她怀孕的时候也是这么过。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我年迈的母亲。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刚好我去参加轮战，去了一年多，她来信从不说一个怨字……

——孙毅斌说：

我那口子本来是四川川化医院工作的，是个大医院，工资比较高，但为了支持我，她就决定随军过来，办了四年总算办成了，现在到我们师幼儿园当保健护士，效益当然差了很多，工作条件也没法比，不过她想得通，工作责任心很强。有一次幼儿园孩子发高烧，半夜打电话叫她去，我是经常不在家的，当时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正发着高烧，她就拿张毯子把孩子一裹赶到幼儿园，然后把孩子往小床上一放就去忙乎别的孩子了。

她这个人特别好强，干什么都争个先，家里我顾不上，她没二话，工作也不含糊。这不，连续三年都被评为长沙市南区优教系统的先进个人呢……

其实，在我们英雄中队，家属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啊。我从内心里感激她们，敬佩她们，没有她们这些“铁杆僚机”，哪有英雄中队这些年的成绩？这军功章呀，真是有她们一大半呢！

的确，她们才是他们的“铁杆僚机”。飞行员的妻子们，绝对是以待、坚韧而著称的出色的女人。坚强的她们自然也有软弱的时候，当黄昏温柔得像歌，风絮语，一对对情侣的头发在树荫间拂动……这时，她们会突然流泪，但她们会很快擦去这些泪的，因为，她们懂得怎样去爱，她们会拼命工作，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加班，流汗，一口气翻半垄地，喂奶和煮饭。服侍年老的公婆就寝，然后关紧门，窗是不能关的，因为要聆听从那白云深处传来的只有她们才能听见的爱的呼唤……她们无私地默默地支撑着飞行员们身后那一片温馨的天地，在她们海一样博大、山一般执著的深情里，英雄中队一双双雄鹰的翅膀经受住了寒冬的冰雪、酷暑的烈日、疯狂的骤雨、凶猛的飓风……他们在祖国的万里蓝天铸刻了坚定的信念、爱和一个大写的人！

大演习：天高任鸟飞

1995年4月20日，《空军报》的“以劣胜优”讨论笔谈征文发了一组一大队飞行员的认识体会，他们一致认

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

大队长孙毅斌、副大队长方玉满认为——

光有先进武器没有熟练掌握手中武器的人，是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翻开我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劣胜优的历史。

目前，从武器装备上看我们是相对落后一些，并将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得到彻底改善。因此，我们要从“人”的方面下功夫，以提高人员素质来弥补武器装备性能的不足。要加强军事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摸索现代战争的规律与特点，研究出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新战法，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训练，不断提高官兵的实战本领和生存能力；狠抓作风培养，养成严谨顽强的战斗作风。只要我们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就绝不是一个神话。

中队长李明全、王少华认为——

如何正视高科技航空兵器的长处和短处，立足我空军航空兵的现有装备，研究出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的战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比如，在空战中如何利用太阳、云层、地形等自然条件扬长避短，设法歼敌；如何利用敌雷达盲区巧妙接敌；如何进行综合机动，对敌实施神速攻击，力争达到首攻歼敌，尽快夺得优势反击等，都大有文章可做。关键在于有没有扬长避短克敌制胜的信心。信心足，办法多。只要我们吃透敌我双方各自的“长”与“短”，并科学地驾驭

它，以劣胜优就必将成为现实。

飞行员吕思辉、陈新堂、蒋仕葆认为——

空战的优势包括三个方面：精神优势、装备优势、战术优势。

现代空战，不仅是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较量，同时也是军事思想和飞行员战斗精神的较量。空战中态势瞬息万变，飞行员没有必胜的信心，没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要取得空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以劣胜优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面对数量质量上都优于我们的美国空军，我们只飞过几十个小时的飞行员，英勇顽强，奋力作战，开创了以螺旋桨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放牛娃”击落“王牌飞行员”的光辉战例。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信念。

现在，我们虽然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只要我们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树立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信心，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飞行员旷辉、罗卫宁、崔武松认为——

武器装备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

首先，先进武器装备并不能代替人心向背，战争最终结局，仍然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

其次，先进的武器装备并不能代替正确的战争指导。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影响着战争的进程。许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成功战例，就是由于正确的战争指导弥补了武器装备的不足，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骄傲地看到，我军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科学的军事理论知识，涌现出了一代代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我们的党和军队最善于听取群众意见，集思广益，从而能够对未来战争作出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挫败敌人的进攻。

1995年9月，英雄中队突然接到命令：去粤西某地打低空高速小目标。工厂加班加点改装好了能高速低飞的小目标靶，这时一个很刺激的消息在私底下传着——要有大行动了！

英雄中队平时对国际国内形势都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听到这一消息都比较理智，认为真的大打不可能，但局部小冲突是不能排除的。他们平时就是按打仗的要求来的，每次飞行都面临着许多挑战，以练为战，在他们心目中并不因为临战而恐慌，所以思想上的跨度不大。觉得也就是执行任务呗，和平时执行的若干任务没多大区别。但兴奋是难免的，至少可以检验一下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别让人以为和平年代英雄中队都躺在荣誉室里睡大觉呢。

其时，由于天气原因，飞行间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为了恢复技术，英雄中队根据团里的计划，多次准备，抓住可飞天气，飞行员恢复了单机训练，为参加演练争取了主动。

1996年初，战斗预先号令下达了。誓师大会。雪片一样的决心书。参加战演人员向军旗宣誓。

英雄中队的飞行员们在决心书上写道：……中国军人一贯恪守积极防御的自卫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酷爱和平，向往和平，但也随时准备投入战争，制止侵略和野心。我们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决不承诺放弃武力，也随时准备用战争来粉碎西方某些大国和台独分子分裂我们祖国的图谋！

1996年2月，英雄中队奉命参加一次大型作战演习并担任演习期间粤东地区防卫作战任务。飞行员一下飞机就听情况介绍，机务人员将行李堆放在外场就去准备飞机，按规定需100分钟，而他们仅用了38分钟就准备好了八机二等战斗值班，而后指挥所一声令下，八机又迅速完成了等级转进一等。

当时的粤东机场可谓是气势恢宏，100多架战鹰昂首待命。有运输机、强击机、歼击机等各种机型……先是各部队分练，然后再合练，机场只听见“哗——哗”的轰鸣声，不停地有飞机起降，无线电更是非常繁忙，想在空中插一句话是非常困难的。塔台上每个部队派一个指挥员，将军就有好几十个，和普通士兵一样蹲在地上吃盒饭……

这种临战的气氛更加让英雄中队的飞行员们热血沸腾，已任三大队教导员的宣宁生兴奋地对大队长王强说：“哪个小子要是闹停飞，把他拎来看看这阵势，保准他哭着求着要参加飞行！”

王强点头同意：“那是！”

宣宁生又说：“我带了关于F51和其他一些飞行资

料，已经让团里复印发给大家了，有备无患呐。”

王强说：“对。还有一大队双机同时打低空高速小目标，没有教材，也没有试飞先例和飞行经验，走，老宣，我们到一大队去看看他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两位英雄中队出来的老飞行员来到一大队，只见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张副司令正在和一大队大队长方玉满等人搞技术研究。

在这个早春时节张将军的额头竟还微微沁着热汗，双眸炯炯有神，完全看不出已连日紧张劳累的迹象，这就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在临战时的一种状态。他正在用很规范而潇洒的飞行手势言简意赅地向飞行员们讲怎么样起飞集合、准时到达、搜索发现、占领有利位置、不丢失……将军说：“这一次演习的特点是机种机群活动频繁，指挥调配余地小，空中无线电干扰多，新机场区域生疏，天气复杂，所以一定要深入开展战术技术研究和安全预想。像你们已经制订的‘防过中心线、防误伤我机、防迷航、防遗忘和冲偏掉，防丢失相撞，空中巡逻应注意的问题’，这‘五防一注意’措施就不错嘛……”

这时，作战参谋进来报告：“海军张司令来了。”

张将军头也不抬：“他来他的嘛，我搞我的，互不干扰。”

张司令一脚跨进门：“老张，你这话有问题嘛，我们是协同作战啊！”

张将军笑了：“不要断章取义嘛。我不是那个意思。海军老大哥来了‘神鹰团’，我们来了‘英雄中队’，这可是硬碰硬，我们要好好向你们学两招呐！”

在演习和战斗值班中，英雄中队任务最重，参加等级

转进和战斗起飞次数最多，他们每次都是动作最快的展示了他们良好的作风养成和强烈的临战意识。他们成立了安全预想、岗位练兵和战术研究小组，每天都组织战术和战法研究。

模拟空战实弹攻击的方玉满、陈新堂在双机同时打低空高速小目标无教材、无试飞先例、无飞行经验的情况下，两次发射共4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

参加校阅的方玉满、王其东、陈新堂、崔武松四机，8次通过观礼台，次次都做到了准时、准确、队形好。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英雄中队的天之骄子们没有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高枕无忧，他们展示了属于自己的辉煌与超越。听啊，万里长空回荡着他们报告祖国、报告蓝天的豪迈誓言：“我们是所向披靡的霹雳雄鹰，我们是保卫祖国的长空铁拳！”

（谌虹颖 撰文）

天 啸

——记空军某部飞行大队长王少华

—

五十年前的美国是不可一世的，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现代化的空军、海军和陆军，有着令人恐怖的核武器。

五十年前的中国，除了陆军，几乎没有海军和空军。当熊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时，我们没有害怕，依靠着中华民族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善战的精神，用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打败了他们。

五十年后的美国还是不可一世的，仍然有着当今世界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五十年后的中国，我们也有了海军，有了空军，也有了核武器。过去我们没有怕过，我们现在更有敢打必胜的信心。

我们爱好和平，并不意味着我们惧怕战争；
我们相对落后，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软弱可欺。

中国不是伊拉克，中国也不是南联盟和阿富汗。

——摘自王少华手记

停机坪上整齐地停放着一排排新型战机，它静静地，姿态高贵而优雅。

新型战机威武、凶悍、挺拔、健美又透着睿智和灵气，不，准确地说，是目空一切的王者之气。

本文的主人公王少华就是这先进战机的驾驭者。

王少华，在南疆航空兵部队飞行员中，可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 35 岁就成长为某新型战机特级飞行员、四机长机、全天候教员、飞行大队长，先后 30 多次参加重大军事行动和演习任务，首破歼击机雨天飞行难关，首创驾歼击机击落超低空高速飞行小目标先例，首开新型战机下半夜大机群远程奔袭和单人单机最大航程的飞行纪录。他刻苦钻研军事高科技，最大限度地挖掘新机潜能，填补了某新型战机作战使用的 7 项空白。先后被空军、广州军区空军评为“科技练兵之星”、“优秀基层主官”，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 4 次，两次受到军委首长的亲切接见。今年 4 月，王少华被评为第三届“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当选为“空军十大杰出青年”。

第一次见到王少华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小伙子英气勃勃，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自信和智慧。用一句时尚的话说，王少华很酷。

这种“酷”来自于他对蓝天事业的追求和热爱，来

自于他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和傲骨血性。

在经历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之后，国际政治秩序正经历一次新的震荡。从北约东扩到科索沃战争，从美国“9·11”事件到阿富汗反恐，种种迹象昭示着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时期。

战争与和平就像运动状态下的翘翘板，此起彼伏。现代战争形态已完全跳出原有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框架。人们不得不从超越传统的战争主体、战争手段、战争时空，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来重新审视未来战争。

十年前那场海湾战争，引发了人们对新军事革命的高度关注。在这场战争中，空中打击成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手段，这给传统战争理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毋庸置疑，从海湾战争中的第一角色到科索沃战争中独领风骚，空中打击已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空军作为独立的兵种，其担负的作战任务将越来越复杂和艰巨，需要全天候、全地域、全时空、高强度的作战能力。王少华想，作为当代飞行员，谁都无法回避这严峻的挑战。

二

我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喜悦与恐慌，熟悉与陌生，落伍与追赶，羞愧与自豪的心情来听课的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作战思想作战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今天，作为一名军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应该处于怎样的“感觉”之中？

——摘自王少华手记

人类社会由低至高的发展，有着张弛变化的规律。从“青铜时代”到“蒸汽时代”，我们的祖先摸索了数千年；从“蒸汽时代”完成“信息时代”的跨越，却缩短至数百年；信息时代才刚刚开启十多年间，“基因时代”、“纳米时代”已经又呼之欲出。

而历史同样也在一个螺旋轨迹上前进着。作为跨世纪的一族，作为泱泱大国的天之骄子，王少华对世界处在变化之中的感受，更甚于前人和常人。这种深刻的变化，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当然也包括国家安全。从20世纪末叶开始，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传统地域概念的堤坝，对主权国家的作用和安全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几年前，美国兰德公司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空军》研究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空军目前主要力量仅限于防空；空中突击力量少；构不成进攻性威胁；进攻作战保障能力差；缺少精确制导弹药；飞机使用理论落后；缺乏支援海军作战的能力。”王少华谈起看到这份报告的感受时，说：明知山姆大叔从骨子里小瞧咱，多少国人为之懊恼、沉闷、心焦而又多少有点无可奈何，但是今天，我们也拥有了世界上先进的新型战机，总算可以稍微舒一口气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沿着空军发展战略走下去，再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向霸权主义大声说“不！”平实的言语中，不难听出王少华胸中的凌云壮志。

新型战机是牵动全局、上下关注的世界一流战机，是军委直接掌握的“撒手锏”。

我们的飞行员能飞上这样的飞机当然如虎添翼，中国

空军有了这样的飞机才能称得上“攻防兼备”，才能真正履行全领空积极防御的使命。

当我们问王少华刚接到改装新型战机命令时的心情时，王少华的回答是坦然而真实的：说实话，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能飞先进机种是所有飞行员的向往。在航校本来是要我留教的，可我没同意，那时年轻，想到一辈子只飞类似二战时期的螺旋桨飞机，成天戴个大皮帽，多难看，将来找对象都没面子……

说到这儿王少华为自己年少时的小小虚荣心笑了起来。接着说，改装新型战机之前，我在闻名全军的“霹雳中队”，在我们同批的飞行员中，我第一个完成改装任务，第一个成为教员，第一个当上长机，又是第一个提升为中队长，战友们说，我团第三代领导人产生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不过，我心里也难免打起了小九九：去改装就意味着要舍弃已有的良好基础，告别熟悉的战友和领导，一切从零开始，而新型战机科技含量高，要驾驭它，难度不言而喻……当然，这种私心杂念应该说一闪而过，能飞上这么好的飞机，更多的是自豪……

质朴、诚实，像蓝天一样坦荡。这就是一名优秀飞行员的胸襟。

就这样，既有抑制不住的狂喜和兴奋，又有责任和压力，还有对自己老部队，闻名遐迩的“航空兵英雄中队”的深深眷恋，他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一步步脚踏实地地走近新型战机。

在教室，他聆听着理论教员分专业讲解的理论知识，以至于还没有摸到新型战机，就已被其先进的高作战性能所震撼。看着面前一堆堆学习资料，这一座座高科技知识

宝库，王少华要钻进去一件件整理熟悉，真正让它们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改装一开始，外语就成了他学习的最大障碍。新型战机的机载设备、屏显标识、语音提示和大部分随机资料都是外文，闯不过语言关，在新型战机面前，你就是“瞎子”、“聋子”，哪谈得上去驾驭。

为清除这只“拦路虎”，他一有空就学字母、背单词，还专门买来复读机，反复听对话练发音，在较短的时间内，硬是背下了所有设备和屏显上的外文单词。

为搞懂弄通新型战机的基本原理和机载设备的使用方法，在空军学院理论改装期间，他每天学习都在14小时以上，短短的3个月，整理出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结业时，取得了平均98.4分的好成绩。

为了尽快熟悉飞机座舱数百个电门、按钮的位置和使用程序，他动手制作了1:1的座舱挂图，分别贴在墙上、床头和卫生间里，一有空就对着比划、反复练习。每次座舱实习，他都要闭上眼睛把所有电门、按钮摸上几遍，定位置，找感觉。

记得一个星期天上午，他上卫生间，看着挂图就入了神，一蹲就是一个多小时，直到两腿麻木站不起来才如梦方醒。就是凭着这股“痴迷”的劲头，很快就达到电门、按钮“一摸准”，功能、程序“一口清”，终于圆满完成了新机改装任务。

理论改装、座舱实习……在课堂里，在座舱内，在蓝天上，王少华这位天之骄子开始了他生命中新的跨越。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王少华置身在新型战机宽大的水滴式座舱里，他按程序依次进行着：通电—启动发动机

—关闭座舱盖—检查座舱设备—滑出—进入跑道。

“××请求起飞。”他把飞机端正地停在跑道头，刹住车，做完起飞前的再次检查后用无线电请示塔台。

“××可以起飞。”指挥员的命令干脆利落。

“明白！”

右手松开驾驶杆上的刹车，左手前推发动机两个油门杆，再提起“加力”卡销，飞机开始滑跑增速、抬起前轮、离开地面。

飞机掠地而起，宁静的天空被它们拉破了，站在地面听这声音是一阵阵沉闷和锐利的混响。这声音的能量是动人心魄的。好像只需在一瞬间，它就能在什么都还是原来模样的状态下，完全彻底从内到外地改变被冲击物质的结构和秩序。在这样的声音的作用下，你的心得收紧了，本能的。否则，你会觉得自己很容易被它击穿……

王少华的感觉却是别样的。新型战机快捷的加速性、巨大的上升角，以至于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就像坐在火箭上一样，被迅猛地推上了天空。

按照顺序，先飞了半个小时的“仪表”课目，又飞了半个小时的“特技”来体验飞机的基本性能。操纵起来棒极了，灵敏，安定，“随心所欲”……

从未有过的、巨大的主宰欲涌上王少华的心头。那一刻，他真想对着蓝天白云抒发自己胸中满腔的诗意和豪情——我是风，我是雷，我是闪电！我是枪，我是炮，我是导弹！——我就是我，我就是实实在在的新型战机！——我激奋，我欢唱，我与飞机融为一体。这片天空是我的！

蓝天如碧。王少华从空域飞回机场，切向“大航线”三转弯点，自动压坡度进入着陆航线，对正跑道，下降，

直到距离跑道半公里，抬头一看宽阔平坦的跑道就在眼前，不偏不倚，在高度 60 米时他接过驾驶杆做目测着陆。

两轮轻擦地面，“漂亮！”指挥员兴奋的声音。

有句俗话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新型战机是一个集现代高科技于一体的空中作战平台。要想学懂弄通、熟练操作十分困难。为练就驾驭新机的过硬本领，每次飞行王少华都精心准备、严训细抠；每个飞行日结束后，都要研读“飞参”，查找偏差；每飞完一个新课目，都要认真总结，撰写体会。经过两年多严格的基础训练，在同批改装的飞行员中，他第一个成为带队长机、飞行教员。

三

剑侠的最高境界是人剑合一，我们追求的则是人机合一。新型战机就是我，我就是新型战机。如果把新型战机比作一辆性能优越的赛车，那么，一个拖拉机手是无法驾驶它在赛场上争第一的。如果说新型战机是有灵性的钢铁巨鸟，那么，飞行员就是把这钢铁巨鸟的生命潜能发掘到极致的人，只有我们的智慧和飞机的完美结合，才能在蓝天上演绎出一段又一段动人传奇。为了具备这种高素质，我决心挑战自我，向极限冲击。

——摘自王少华手记

一切谋打赢，这不是一句空话。

改装训练结束后，王少华所在的部队没有满足于一般

意义上的训练。面对新型战机的先进性能，他们想的是战机潜能的更高层次的开发。

在全年训练的安排上，低空、超低空、大速度地靶、实弹轰炸、夜间编队、小航线着陆、跨昼夜飞行等高难课目，几乎占了部队训练内容的大半。

当然重要的不仅是计划而是实施。

每一个环节都是扣人心弦的。比如对云底高和能见度的突破，从云底高 300 米飞到 200 米，又从 200 米降到 100 米，直到 $\times \times$ 米，能见度从 3000 米、2000 米降到 $\times \times$ 米，连外国专家都不相信他们能飞这样复杂的天气。

惊险始终伴随着他们。他们在惊险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王少华明白：现代空战不分昼夜阴晴，谁练就了全天候作战的本领，谁就掌握了制敌先机。为练就全天候作战的真功夫，他积极向世界一流飞行员看齐，把好天当做低气象来飞。

只要是飞双座机，每次下滑着陆他都要拉下座舱暗舱罩，练习完全靠仪表对准跑道着陆的技术，低气象突破后，他又和战友们一道向雨天飞行发起冲击。

雨天飞行能见度低，只能朦朦胧胧地看到舱外的地标和跑道，特别是双机起飞时，前机在跑道上犁出重重水幕，后机的视线几乎被完全挡住，稍有不慎，就会偏离跑道，酿成事故。

基于安全原因，我军歼强机部队雨天从不组织飞行。但他想：未来战争必须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这样才能把基础夯实，关键时刻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和精心准备，王少华和战友们从毛毛细

雨开始飞，逐步加大难度，直到中雨能够飞行，大雨也能紧急升空。

当把雨天飞行甚至是大雨天飞行列为自己的训练课时，王少华完全能够感觉死神狰狞面目。但是，神圣的责任感在随时激励着他。倾盆大雨之中，一架架战机冒雨起飞……

这一重大突破，结束了我军航空兵“靠天吃饭”的历史，标志着完全具备了全天候作战能力。

在某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时，一场不期而至的倾盆大雨，与上级下达任务的命令同时抵达机场。王少华和战友奉命转场。作为长机的王少华和战友们看着窗外毫无止意的大雨，看着布满浓积云和雷雨符号的战区气象图，一甩手，拎起飞行头盔跑向停机坪，大雨瞬间就湿透了飞行服，雨水灌进了飞行靴……

飞机的轰鸣声骤然加大，4架新型战机接通加力，滑跑起飞。滑行灯灯光穿透雨帘，飞转的飞机轮胎犁开跑道上的积水，战机如舰艇般在惊涛骇浪中飞逝，消失在铅色的天空。

至今回忆起这次艰难的起飞，王少华还记忆犹新：“当时，跑道上的积水像河流涌动，大雨密集地砸在挡风玻璃上，只能依稀辨别舱外的景物和地标，我们凭借平时各种气象飞行训练的经验驾驶飞机强行起飞。”

强气流、积雨云、雷区……飞往战区的航线险恶得如同通往地狱之门。经过4次绕云，5次调整飞行高度后，机群准时飞抵同样浓云密布的战区。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打响了——天边的雷声成了为他们祝捷的礼炮。

当他们准时准点到达指定空域时，正在观礼台上的军

委张万年副主席高兴地向他们挥手致意，并在事后欣然题词：“南疆雄师，长空利剑。”

1999年8月，王少华和战友们到某基地执行战法演练任务，在一次返航途中，突遇沙尘暴，跑道的着陆线黄沙弥漫，空中看不清跑道，地面看不到飞机，指挥员无法目视指挥引导。

当时他心想：要是改降其他机场，备降场没有新型战机随行保障设备，肯定会影响战法演练任务的完成；在空中盘旋等待，天气可能越来越复杂。紧要关头，他隐约看到起飞线一头还没完全被黄沙盖住，于是当机立断，报告指挥员后，凭着平时练就的仪表飞行技术，小航线反向安全着陆，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重大飞行事故。

“假如空战这一刻打响，我们这一刻就能起飞！”这是王少华的一句口头禅，为了这一目标，他挑战自我，向极限冲击。

特技飞行，一般要求飞5到6个载荷，也就是身体承受自身体重5到6倍的压力。为充分发挥新型战机优越的机动性能，在自身条件和大纲允许的范围内，王少华有意飞到8~9个载荷，达到人体承受的最大极限，脸被离心力拉变了形，眼睛接近灰视。

特技飞行多了，王少华手臂因毛细血管破裂淤下块块血斑。特别是超低空大速度飞行，飞行高度只有100米，时速却超过1000公里，由于气流不稳，操纵难度极大，再加上精神高度集中，体能消耗大，一个架次飞下来，手脚麻木，腰酸背疼，浑身汗透，全身像是散了架，但他喝口水，活动活动筋骨，接着又飞第二个架次。

现代空战多在夜间进行，要求飞行员在24小时里能

随时升空、连续作战。为此，王少华积极建议，打破人的生理节律，全团实施 24 小时大强度滚动式飞行训练，和战友们一起为航空兵组训方法的改革趟出了新路子。

机场的夜是美丽的，各种固定的和流动的色彩，战机的轰鸣，共同构筑一种另类的神秘和热烈。凉之风徐徐吹来，令人陶醉其中。但是这种创作的美，其实是由许多飞行员和所有的值班人员整整一天创造的，从早上 6 点再到第二天清晨，谁都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谁都没有离开过机场。

晚上十点半，寻常人家该安睡了。但是机场没有半点的懈怠。飞机一架架地从天而降，又一架架地平地而起。飞机尾翼的喷火由蓝到红，不可遏制的颜色点燃着夜空。美丽、精彩而神秘所构成的，只是王少华平常而又平凡的一个训练日。

2000 年 11 月，王少华参加全团下半夜 16 机编队跨区机动训练，横跨数个省，奉命遂行赋有支援某战区作战背景的远程实兵奔袭演练。

那也是夜深人静。深夜零点，他们长途奔袭数千公里，穿越大半个中国，准时准点到达异地陌生机场。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全队飞机完成加油、载弹之类的准备，尔后继续升空执行战区巡逻，完成预定的拦截与模拟空战。之后，于凌晨四点长距离编队返回本场。

这次夜间飞行，首开了我空军部队下半夜大机群远程奔袭的先河。

与夜色有关的还有那次“特情”。那是 2000 年 3 月 20 日，飞夜航。气象条件很差，王少华像平常夜航一样在空域进行训练飞行，飞到 2~3 分钟时，飞机左侧发动

机突然停车。熟悉飞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白天，碰上这样的特情都难以处理，何况是黑咕隆咚的夜晚。在他向塔台报告特情的同时，在耳机里传来了大队战友卢文庆驾驶的另一架飞机空中着火更为严重的“特情”。紧要关头，地面指挥员沉着下达了“空中飞机不要调整油量，准备备降！”的口令。

王少华透过舷窗，隐隐约约看到战友的飞机拖着红红的火光准备着陆。他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此刻，他想得更多的是战友安危，着火的战鹰！

为了让失火的战机有更多的时间着陆，他在空域一边盘旋，一边开始默诵备降场的有关数据，准备飞往备降场。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提醒：“×号，你再看看本场跑道能不能落地。”

王少华又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失火飞机已停在跑道一半，还有半拉跑道空着，这时他迅速权衡了一下利弊：如果在本场着陆，跑道上有很多人和车正在救火，必须保持好飞机方向，而且只许一次着陆成功，着陆时万一出现偏差，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单发飞往备降场，航程远，机场陌生，加之天气又很差，难度会更大。他拿定主意，清晰地报告塔台：“×号请求着陆，×号请求着陆。”

由于左发停车，飞机像一辆一个轮子破了的汽车，把握方向十分困难。进入着陆航线，王少华一边修正航向、速度、高度，一边应急放下起落架。飞机接地后，由于左侧发动机停车，液压系统无法正常工作，飞机前轮转弯系统失效，再加上只有半边跑道可供利用，稍有不慎，飞机不是窜出跑道，就是撞上失火飞机。王少华沉着冷静，凭着平时练就的过硬技术，硬是把桀骜不驯的战机稳稳地停

住了。

不爱动感情的团长跑上来与刚下舷梯的王少华紧紧拥抱，只说了一句“谢谢你，少华！”

旁边的人问他：“少华，今天够玄的，你紧不紧张？”他咧嘴一笑说：“哪顾得上啊？我最担心的是着火的飞机，一听说他们安全着陆了，我的心就定下来了！”

同年12月，他和战友驾机转场，创造了我军新型战机单机双人最大航程的飞行纪录。

今年2月，他又单独驾机，连续飞行近4小时，创造了我军新型战机单机单人最大航程的飞行纪录。

这样的磨砺和摔打，让王少华拥有了一种荣辱不惊的平和心态。

四

未来空战将是高强度对抗，要克敌制胜，夺取制空权，就必须增强“打赢”能力，紧贴实战，勇于创新，积极研练以强制强的有效战法。

——摘自王少华手记

由于国家间的军事戒备，外国在电子设备和火控系统使用等关键技术上对我进行封锁。这些禁锢不冲破，新机作战效能将大打折扣。

王少华想：外国保密的，我们要抓紧攻关，尽快破译，国外没有掌握的，我们也要敢闯敢试，努力开发。训练中，他发现编队飞行时火控雷达同时搜索会互相干扰，严重影响了编队整体作战能力。

新型战机雷达系统复杂，科技含量高，就是专业技术人员也很难搞透。为了攻下这个难关，王少华钻研了有关技术知识，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仔细研究雷达各系统的工作原理和交联关系，经过 10 个月艰苦研试，终于和机务的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协同作战中雷达互扰的难题。

就是凭着这股钻劲，王少华还配合机务人员一起攻克了新型战机 20 多个技术难点，填补了新型战机作战训练使用的 7 项空白。

新型战机机载电子干扰、吊舱，是当今世界先进的电子干扰装置，对敌机载和地面雷达均能实施有效干扰，在未来高技术空战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敌第三代战机作战时，如果电子干扰吊舱发挥不了作用，就很容易丧失空中生存能力，成为敌机的“靶子”。但如何使用它，外方没有提供任何技术资料。

看到这么好的设备成了“聋子的耳朵”，王少华心急如焚。1998 年 6 月，王少华主动请战，与几个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一起组成电子干扰吊舱联合开发试飞小组，对机务人员研究的上万种数据进行试飞检验。在近两年攻关中，他们白天在空中采集数据，晚上配合机务人员进行分析研究，终于开发了电子干扰吊舱。

空军工程大学的一位雷达专家深有感慨地说：“飞行员把新型战机复杂的雷达系统研究得这么深透，解决了如此深奥的难题，在作战部队是第一次见到。”

1999 年 10 月，王少华奉命去西部执行某战法演练，他想，这可是一个验证干扰吊舱效能的大好时机。经过一番准备和研练后，他们开始和某先进的地空导弹对抗。王少华满怀信心地驾机升空，从高空到中空，从中空到低

空，从低空到超低空……可地空导弹没受到丝毫干扰，王少华看至U机舱里自己被截获的闪烁报警，明白自己已被截获并被雷达稳定跟踪了。他垂头丧气地下来了，这下人家可是牛啊，说：看看你们，忙乎半天连个毛毛雨都不下，吹啥吹呀？

王少华不服气，下来就和战友们一起找原因。后来他们琢磨出来了：干扰吊舱没装上地空导弹的相关参数。于是，把参数拿来装上，再试。这回王少华可是扬眉吐气了，成功模拟了未来作战自卫干扰的电磁环境。先进的地空导弹被有效干扰，只见雷达屏幕上一片雪花，接近瘫痪。这回他们服气了。这一成果，有效地提高了新型战机的自我防卫能力。

为了维护祖国统一，真正担负起保卫领空的神圣职责，王少华立足强敌练战法，把敌第三代先进战机作为我航空兵的主要作战对象。针对敌机电子火控系统先进，具有多目标攻击能力，中远距作战性能优于我机的实际，王少华和战友们认真研究敌我战机性能特点，利用测传、码传、电子干扰等先进手段，对新型战机超视距、近距空战的优势性能进行深入挖掘和科学组合，经过4个多月的探索，研练出8套战法，其中他独立研练的6套战法目前已在空军部队推广普训。

此外，王少华撰写的有关新型战机作战使用的10多篇体会文章被军区空军、军编入军事理论 research 文集，有4篇战法研究文章被空军《航空杂志》等军事学术刊物刊用。

五

蓝军分队的灵魂是“像敌人那样思考和作战”。

——摘自王少华手记

没装备新型战机前，中国空军蓝军分队最大的困惑是如何用没有超视距空战能力的飞机去模拟我们的对手。没有旗鼓相当的飞机怎能把敌人扮得更逼真？

蓝白相间的天空迷彩，绣着新型飞机图案的盾形肩徽——这便是我国空军第一支“蓝军”的标志。盛夏，这支由新型战机组成“蓝军”与一支支“红军”在蓝天上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角逐。

这是我国空军首次组织的大规模“红”“蓝”军对抗战术演练，旨在检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部队战法创新的成果。

侦察与反侦察，干扰与反干扰，攻击与拦截；从超视距空战打到近距格斗，双方或迎头截击，或尾随攻击，或特技摆脱……实战演练高潮迭起，仿真战场硝烟弥漫……

担任“蓝军”的王少华和战友们在外面显得十分放松，但一回到指挥所脸就绷了起来——“红军”都是兄弟单位的尖子部队，“向‘蓝军’学习”的口号在他眼里不啻是露骨的挑战。虽然，作为扮演外军的“蓝军”，他由衷地希望代表我方的“红军”能在对抗中显出压倒的优势，但是，作为空军第一支参加对抗演练的“蓝军”骨干飞行员，他同样希望这支“蓝军”能赢——为了这

支“蓝军”，全师上下费了多少心血！他们研究新的作战理论和战术动作，研究新型战机的性能特点，琢磨空战新的思路……

在莽莽云海中，在硝烟弥漫的长空上，王少华和“蓝军分队”的小伙子们用他们灵活娴熟的技战术，迅猛而刁顽的攻击力，一次次把“红军”置于窘境。“红军”的每一个胜利，都令王少华感到由衷的欣喜，同时也令他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只有训练出更强的“蓝军”，只有逼着“红军”在受挫中找差距，在失利中求振作，在近似实战的对抗中提高战斗力，我国空军才能更好地肩负起捍卫祖国领空的神圣使命。

而这，正是王少华和他的“蓝军”在殚精竭虑的对抗中深深期待的。

今天，一场从难从严从实践出发的战术训练正在空军部队轰轰烈烈地展开。王少华和战友们所创造的许多新战法正在被全空军的飞行员搬上长空，带入演兵场——一个团为全空军贡献如此多的战法，创造如此多的技术和战术突破，在过去和今天都是十分罕见的。

成为第三代战机的驾驭者绝非易事。翻阅数百本新机资料，对百余项座舱设备进行研究分析和空中试飞验证，一本《新型飞机机载设备使用》带着王少华和全团飞行员的心血面世，为我军新型战机的改装训练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紧接着，6本《新型飞机战术战法研究论文集》汇编出版，上百篇思考体会和论文在《航空杂志》等专业期刊上向全军传播……30多项作战使用的关键技术被攻克；不同条件下使用的最佳性能被摸清；从远距攻击到近距格斗的战术形成系列；全疆域升空、全领空到

达、全天候作战的一流作战水平。这一个个骄人的成果标志着这些蓝天尖兵的作战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王少华的眼中，研究新战法的过程，也是充满挑战的过程。几年来，他和战友们忘了休假、忘了业余爱好，甚至几乎忘了几百米外的家。

六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超低空高速小目标打下来！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是脱皮掉肉也要把它打下来！

——摘自王少华手记

超低空高速小目标飞行高度低，不易被雷达发现，用超音速战斗机来打，在世界空军史上尚没有先例。

2000年3月，王少华所在的大队领受了打超低空高速小目标的研练攻关任务。当时，空军首长问王少华：“小王，有没有把握？”他坚定地回答：“首长，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是脱皮掉肉也要把它打下来！”

我们采访王少华时，他平静地告诉我们：话是说出去了，可当时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说起来都可笑，当时我对超低空高速小目标的全部认识，就是知道它像一根电线杆子一样的怪物，以接近音速贴着地皮飕飕地飞掠而过……说真的，在一无资料二无靶弹的情况下，怎样打下这个东西，真无异于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啊。当时，我内心里是既想把任务接过来又怕接过来。有一天我

被叫去向空军训练部部长汇报打超低空高速小目标的战法，说了半天，部长点点头说：“小王啊，你知道吗，要是你们能打下它，不仅创中国空军第一次，就是世界空军也是你们第一次了！”弦外之音我听懂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样一想，我心理负担也轻了一些。

心理负担轻了，但行动上可不敢丝毫懈怠。没有资料，王少华和战法攻关小组的同志就从各种报刊、杂志上收集相关的点滴信息，找来新型战机火控系统的技术资料，寻找理论依据，开始了蚂蚁啃骨头式的学习研究。经过无数次理论论证、图上推演，攻克了新型战机截获低空、超低空小反射面积目标等 10 多个技术难点，成功摸索出 5 套打法。但这些毕竟是纸上的东西，能否管用，还要到空中去检验。谁知试飞验证又没有靶标，怎么办？

他们先是用新型战机扮目标，后又用 × 型歼击机当靶机，但飞机目标大，不够逼真。有一天飞行后，王少华照例要仔细分析各种性能数据。码传、高度、速度……突然，王少华盯住了一个数据：固体发动机燃料尾焰：50 万烛光。他眼一亮，50 万烛光究竟有多大能量呢？王少华突发奇想：能否在地面点火把当靶标？试验的结果还真不错！随后我们反反复复苦练用光电雷达和头盔瞄准具发现并截获目标的超低空飞行技术。

三四月份，南方正处于梅雨季节，天气复杂多变，100 ~ 200 米超低空大速度飞行，气流极不稳定，碰上云团或气漩，飞机颠簸得如同风浪中的一叶小舟。加上设备使用多，动作量大，战法尚不成熟，稍有不慎，撞地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但王少华一门心思都扑在打低空高速小

目标上。有一次，王少华在做一个超低空战术动作时，突然遇上了强气流，飞机猛地一沉，头“嘭”的一下撞到座舱盖上，顿时眼冒金星，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全神贯注地按要求做完所有课目。

试飞中真是难题一个接一个，打超低空高速飞行小目标要低空、超低空搜索靶标，由于受地表杂波的影响机载雷达搜索截获性能极不稳定，容易产生假目标，而打的超低空高速小目标飞行距离又短，从截获、跟踪到攻击目标，前后只有短短的几十秒，战机稍纵即逝，确实很难打。

在那些日子里，王少华白天试飞，晚上判飞参、算数据、查资料、写体会。只要第二天不飞行，常常忙到深夜两三点，有时通宵达旦，一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一天傍晚，王少华和妻子难得在营区散散步，走着走着，他突然来了灵感，脑子里闪出一个战法动作的雏形，于是站在那里不由自主地比划起来，抛下妻子一个人跑步回了大队。周围的人看到后笑着说：“看，王少华搞战法真是搞疯了。”

2000年6月，空军在某基地组织实弹打靶，王少华被确定为主攻手。实弹打靶前，他和战友最后一次协同时，他沉着地说：明天我们惟一的目标就是把超低空高速小目标打下来，尤其是时间，要以毫秒来计算；我要是打不了，就立马喊：我退出！你们听到我这个口令就当机立断一个猛子扎下去接着打，千万别考虑别的，也别管我，构成发射条件就干掉它！

王少华虽然志在必得，心中充满自信，但他清楚地知道，要打下超低空高速小目标，就必须以零秒零米的准确

到达指定拦截起始点。若误差在 2 秒以上，就会造成攻击失败。要是第一次占位不准，即使再立即调整，但这瞬间靶弹已飞得相当远了，根本不可能有第二次攻击机会。

6 月 18 日，凌晨五点多他就起床了，戈壁滩还黑漆漆地一片寂静。他一遍又一遍地细致作好准备，将战法牢记心中。

到外场时，东方发白。

机前指示时，地平线上有一抹红色。

接收飞机时，太阳正在冉冉升起。王少华格外仔细地检查飞机的外部情况，挂架上的导弹插销、导引头等等，进座舱后，又反复检查武器设备的工作状况。边检查边背诵构成导弹发射条件的口诀。

6 时 25 分，王少华和太阳一同出航。

7 时许，靶弹放飞，王少华准时到达指定空域，在距靶弹 $\times \times$ 公里处发现目标，超低空高速小目标像剑一样贴着地面飕飕疾飞，他随即降低高度，增大速度，此时，他耳朵里全是巨大的轰鸣声，飞机颠簸得人七荤八素，耳机里不断地传出告警声：极限速度！极限迎角！极限速度！极限迎角！五个告警信号灯不停地闪烁。懂行的人都知道，最危险的特情才会有这样的显示！

王少华镇静自若，在 1.5 公里处使用头盔瞄准具截获目标，稳定跟踪。1 秒，2 秒，3 秒……9 秒，10 秒……王少华轻轻将手指扣在扳机位置，朗声报告：“准备攻击！”

指挥员下达口令：“可以攻击！”

说时迟那时快，王少华麻利地将手指重重一扣，“咚，咚，”两枚红外近距格斗导弹刹那间飞了出去，与

此同时，王少华将飞机往上拉起，导弹拖着长长的轻烟朝着超低空高速小目标直扑过去，瞬间靶弹凌空爆炸，双双命中。开创了空军史上用歼击机击落低空高速小目标的先例。

精彩瞬间，王少华向世人诠释了壮丽与辉煌！

通场。从观礼台超低空向首长致意。但见台上一片狂欢，帽子、各种物品扔得满天飞。王少华至今想起来，眼神还忍不住有些晶莹，问他当时的心情，他说，那种心情真是很难形容，就像当年看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一样，印象太深刻了！

其实要说功劳，的确不能忘了机务的弟兄们。他们真辛苦！一听说打下靶弹了，他们真是喜疯了，觉得平时再苦再累也值了，当时再内向的人也忍不住拿着帽子呀什么东西往天上扔，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当晚，空军吴副司令从酒泉打来电话，说：问问小伙子们累不累，愿不愿意过来吃顿饭？首长把话说到这份上，那还有啥说的，王少华他们飞完最后一架次下来把抗荷服一脱，头盔往车上一放，连房间都没回，就一身臭汗直奔酒泉了，晚上九点来钟才赶到。吴副司令一直在等着呢，见了王少华非常高兴，说：“打得精彩呀，真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有这样优秀的飞行员，全国人民还能不放心吗？快，把我从北京带来的五粮液拿出来，今晚要给小伙子们庆祝一下！”

三大碗酒喝下去，将军情绪更加激动了，话语也尤为动情，他反复说：“我老了，不能飞了，但看到你们成长起来了，心里真是高兴啊！你们动作真叫麻利呀，像老鹰抓小鸡一样！”

怕首长喝多了，随从人员将酒用水悄悄掉了包，他一喝就火了：“跟我们的飞行员喝还能喝水？瞎扯！倒满！敬老鹰！”

“老鹰”们也不知自己喝了多少，夜深了，才一路歌声往回走。这些“老鹰”们真是为年轻一代的英雄飞行员取得这样的战果而由衷地高兴啊。在2000年空军科技练兵成果展示会上作展示这一重要成果时，王少华去作现场介绍，军委张副主席、迟副主席等首长观看这一成果后，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称赞道：“小伙子，打得好！打得好啊！”

2000年9月10日，王少华参加了某防空演习，这次任务航程远，地形复杂，海边丘陵地带，成群的海鸥从飞机旁飞速掠过，在时速1000多公里下，一只鸟如果撞上来就无异于一发重型炮弹，当时气象条件也不好，云雾缭绕的，但王少华靠平时练就的过硬技术和战友一起再次打下了3枚低空高速小目标，成功率100%。

通场时，他们放起落架，放油，漂亮得很！后来地面部队的说：你们牛啊，喷我们一脸煤油呢！话是这么说，看到中国空军这么威风，心里还是照样高兴！在场的军委、总部首长非常兴奋，军委张副主席高兴地说：“非常好、非常管用、非常及时。”

当他们驾机低空通过观礼台时，江主席高兴地从座席上站起来，向他们挥手致意。

七

一想到组织上把这么过硬的大队交给我，我

感觉到的不光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作为大队长，只有带出一个思想、作风和技术全面过硬的战斗集体，才能不辜负组织培养和信任，才能不愧对二大队的英模前辈。

——摘自王少华手记

在某航空兵师的机场，高墙上刷着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标语。在这里，王少华和他的大队正严阵以待，他们将用行动把这口号变得真实而具体。

新机部队在未来作战中“首当其冲，全程使用”，要成为威震南疆的空中“猎鹰”，就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打赢”重任，凝成“铁拳”，敢打必胜，努力锻造高素质的精兵群体。

王少华所在的大队，是一个有着辉煌战绩和历史荣誉的英雄集体，经历了抗美援朝、华东防空、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等战火的洗礼，先后击落击伤敌机3架，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成长出了7名共和国的将军。组建51年来，一直保证飞行安全。

为了让这个英雄的集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新的飞跃，一幕幕惊险的锤打与锻炼，在浓云密雨的白天，在月黑风高的暗夜，在沙尘弥漫的戈壁，在高寒缺氧的世界屋脊展开了。

24小时不停的滚动训练，每天长达6小时的超强度飞行，从技术训练向战术训练的跨越……

以往每年只飞一两次的夜间标志灯着陆、小航线着陆、双机着陆，今天成了家常便饭；低空超低空大速度地靶射击、实弹轰炸、电子对抗条件下的空战等高难课目，

被他们一一攻克。

从“蓝军”到“红军”，从战法演练到实弹演习，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王少华和战友们南征北战，飞遍了祖国的领空，先后在30余项重大军事行动的功劳簿上签下他们部队英雄的番号——前辈飞行员们留下的辉煌，正在被一笔笔地续写：在高原试飞中，他们突破新型战机高原起飞性能极限；在高难课目练兵中，他们实弹射击百发百中；在联合演练中，他们首次实现与其他机种大机群混合编队

1997年7月1日，大队奉命执行护送驻港部队进驻香港的巡逻任务。这不仅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更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政治任务。

当时，美军“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和英军军舰就在附近公海游弋，大队改装新机刚半年，战技术基础比较薄弱，但全体飞行员踊跃请战，不顾异常恶劣的天气条件，按时升空，准点到达指定空域巡逻待战，圆满完成了空中掩护任务，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空军忠诚祖国、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和坚强决心。

王少华深深感到，一个人技术过硬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瞄准强敌，苦练精兵，使全大队飞行员人人成为南疆“猎鹰”，才能担当起“打赢”重任。他在大队叫响了“保持就是落后”、“起飞就是升空作战，质量就是安全基础”的口号，确定了“战胜强敌，突破自我，争当尖兵”的练兵目标，大胆突破传统练兵模式，练就了全天候、全时空、全疆域升空作战的过硬本领。

1999年7月，王少华所在的某团奉命执行紧急战巡任务。一次在执行任务时，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整个

机场被雨雾笼罩。指挥员一声令下，我四架新型战机冒着暴雨起飞升空，空中4次穿云破雾，绕过高达14000米、宽达40公里的浓积云，准时到达。面对敌机双倍于我、空战一触即发的严峻态势，王少华与其他飞行员密切配合，沉着应战，先敌发现、先敌锁定，迫使敌机退出。

目前，王少华所在的大队人人都是全天候飞行员，都是机群带队长机、教员，都会使用微机检测训练质量，都发表过学术理论文章，都执行过重大任务。

过硬的作风出人才、出质量、出战斗力。走上大队长岗位后，王少华并没有因为大队基础好、人员素质高而在管理上放松要求，始终坚持严字当头。在抓好日常养成的同时，在飞行训练上要求大家做到“六个一样”：飞双座机、单座机一样认真；飞新课目、老课目一样重视；飞一般气象、复杂气象一样严谨；飞的架次多、架次少一样准备；飞行计划靠前、靠后一样对待。同时，他注意严格自律，用自己的模范行为为大家作表率，坚持疑难问题带头钻，高难科目带头飞，重大任务带头上。大队逐步形成了严谨细致、雷厉风行、勇猛顽强的好作风。

近年来，大队多次奉命赴甘肃、新疆等地执行重大任务，许多同志因气候不适、水土不服，嘴唇干裂，鼻子出血，但没有一人叫苦叫累，就是凭着这样一种顽强作风，出色完成了演习和新大纲试训等30多项重大任务。大队先后被四总部评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被空军和军区空军评为“科技练兵先进单位”、“基层建设标兵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3次、三等功1次。涌现出了空军“十佳飞行员标兵”诸根元、驾着火飞机安全着陆的一等功臣卢文庆等10多名

先进典型，有 18 人次荣立二等功，55 人次受到军以上机关的表彰奖励。2001 年 12 月，广空党委作出了向他所在的大队学习的决定。

这是一条登天的路。天地之间，一个无极的高度，王少华与战鹰紧紧地站在一起，伟岸挺拔，站成一个大写的人，以精神的力量和金属的光泽显示出生命的光辉与意义。他是一只鹰，共和国上空的雄鹰，他丰满的羽翼里写满了飞行的艰辛，他一颗赤子之心支撑了一方蔚蓝的天空，也赢得了一缕属于自己的光环。仰望蓝天，军魂在这里铸造，生命在这里闪光，事业在这里辉煌——当那枚军功章般的太阳挂上天空，王少华又要出航了……

（湛虹颖 郑捷 撰文）

云

海

露

雳

剑 梦 录

——记广州空军某部刘鸣高少校

他，十年前的一个计算机本科毕业生，走进被称为护国之剑的空军某地对空导弹部队的军营……

他喜欢读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但他不可能“醉里挑灯看剑”，也不可能“梦回吹角连营”，因为那时他还是个莘莘学子。

只是那把剑那日夜悬挂于心，其锋芒如生命之火，青春之光，光芒四射；其声韵如撞金碰玉，撕锦裂冰，不绝于耳。正因这把剑，这个梦，梦魂牵绕，剑鸣剑舞，才为我们留下一串串如醉如痴的故事。

1. 这个简单得像普通公理的一点“省悟”，却曾遇到一种“说法”的挑战，应战者中，就有这位本科生出身的青年军官

这些年，我们热衷、执著于这样一种省悟：要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必须要有现代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智能的

人来带兵。

谁知道，这个简单得像普通公理，类似大白话的一点省悟，却曾经遇到一种“说法”的挑战！

拿本篇主人翁刘鸣高少校的话说：“前几年，军营里曾经一度流行这样的说法，院校生长的军官不会带兵，本科生不如大专生，大专生不如中专生，中专生不如战士直接提干。”

反向逆转，梯次倒退！

既有挑战，就有应战。应战者中，就有这位刘鸣金。这位广州中山大学物理系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生出身的年轻军官，以其不可辩驳的亲身经历，论证了我们这一“省悟”没错。

军界新闻报道说：他不但带兵，而且很会带兵。当排长是个好排长，当技师是个好技师，当副连长、连长都是好样的，直到今天的少校副营长，一路走来，从嘉奖到三等功、到一等功，一个劲地立，以至被旅、军区空军、军委空军授予“空军优秀基层主官”、“标兵连长”、“优秀带兵干部标兵”、“空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标兵”等等光荣称号……

关于他的事情，去年春天我已耳有所闻，虽有意为之著文以记，但又怕他仅仅是个“老黄牛”式的人物，犹豫再三，迟迟未动笔。直至年底，对他的传闻日盛，我才决计一访。

部队刚送走复员的老兵，被离情别绪激动之后的军营，显出少有的含几分失落感的瞬间平静。但平静并不等于闲适，年终将至，忙。然而，忙而不乱，紧张有序，我不能因采访而乱了这个“序”，也不能因忙而减免了对他

的挑剔，只能见缝插针地“挑出”刘少校。

壮实魁梧身材，1米70身材，75公斤体重。

一身上绿下蓝的校官服十分妥帖，高挺的胸脯将襟摆绷得紧紧的。

敦厚的面庞，青春旺盛的胡子刮出一抹铁青，刚毅英气之中隐隐透出热情友好的笑意。眉骨有些高，眼窝就是显得有些深，嵌在深处的眸子就显得十分灵动，但不是滴溜溜地乱转乱动。

我想从他脸上找出白面书生的遗迹。

没有。

我想从他身上找出胜利者的矜持、骄纵，或者讨好、乖巧、虚浮的俗气、媚气……

没有。

望着他，你会很自然地想到勇，想到猛，想到智谋和阳刚。

我们握手。他的手指骨节坚硬有力，掌肉厚实而富有弹性。

这就是刘鸣高少校。

2. 并非人人“做梦都想发财”。刘鸣高并非犯了神经病，也非心血来潮，胡潮、乱潮，实乃从军梦使然

中国商品经济涌起的大潮首先冲击珠江三角洲。这块本来就生命力极强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土地，几经潮起潮落的淘洗、积淀，似乎成了盛产富翁富婆的产床和乐土。几乎每天都会有计划无计划地产下富贵的幸运儿，令一些

淘金者们把艳美的眼珠子弹出老远，“做梦都想发财”似乎已不再是令人耻笑的戏谑之言；“君子何必曰利”的祖训也似乎已不足为训。似乎一切法规、原则都被简单地粗鄙地直截了当地归纳为“金钱”两字。似乎我们原有的一些信仰、道德、情感都被这商潮冲击得唏哩哗啦支离破碎了。

然而，就在这浪潮裹涌拍击的广州中山大学校园里，却爆出一则与浪潮极不合拍的新闻：物理系计算机专业本科专业生刘鸣高要参军！刘鸣高心血来潮，发神经了！

这是1985年之夏，广州中山大学物理系计算机专业仅有的16名本科生面临毕业分配。当时，各种与本专业有关的高科技产业勃兴，急需此类人材，许多待遇优厚的职业都在向他们招手，他们尽可优中选优，进行最合心意的最佳选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惟独刘鸣高悄悄背过脸去，从怀里掏出两份申请书，一份递交学校；“我要参军！”一份寄给空军导弹学院，申请“特招从军”！

在珠江三角洲，谁人不知目前军营是最贫穷的绿色部落，刘鸣高这个极具发财、发达条件的人却痴痴呆呆往军营里钻，其不是一时冲动，发了神经，心血来潮，胡潮、乱潮，别有它哉！

刘鸣高说：“我出生在教师之家，从小就受父母热爱祖国、崇尚民族英雄的教育。假日里，我到珠江三角洲考察，在虎门古炮台上，在三元里抗英纪念碑下，在黄埔军校纪念馆里……我仿佛读了一页页民族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看了一幅幅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悲壮画卷，心灵受到强烈地震撼。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深感祖国的现代化，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

这就是刘鸣高的“神经”所发之因，心血所“潮”之向，言语道断，文章写绝，惟“我要参军”四字。

军校的学习，使他在现代化军事科学领域实现了计算机专业和导弹指挥专业的有机结合，结业时，他谢绝了军校领导劝其留校任教的好意，如愿以偿被分到广州空军某地空导弹部队，当一名排长。

刘鸣高的从军梦终于实现了，然而，这梦并不那么浪漫，并不都是脍炙人口的诗词和美丽的童话，起码要他先脱一层皮。

3. 不搽面奶的奶油小生。郑板桥山水画意。

离导弹发射只有十八分钟……刘鸣高初弄风流

排长，在中国军队编制序列里是最小的官，所谓的“兵头将尾”是也。

既是兵头，就得带头，可是现在的兵并不那么好带，何况对于院校出身的刘鸣高来说，当时军营里已经有了前面提到的那种“说法”。

那种“说法”当然没人对着刘鸣高说，但另一种说法却是直接说给刘鸣高听的，一个战士半开玩笑地问刘鸣高：“你的皮肤是全营最白的，是不是天天搽面奶？”

一半开玩笑，那一半呢？刘鸣高说：“我算知道我在战士心目中的形象了，不过是一个白面书生。”

“宁当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的刘鸣高下决心先要撕掉身上这层皮。他从头顶开刀，将一头长发剃个净光，光溜溜地顶着南方盛夏烈日。他正课时间和战士一样在晒得发烫的导弹发射架上操练，课余时间有意多参加体力劳

动，和战士一起光着膀子翻地种菜，挑水抬粪……他的皮肤由白变红了，由红变黑了，干裂、起皱了，而后白花花脱了一层皮，又脱了一层……一层层浮皮脱去，露出战士紫里透红的真本色。

战士又和他开玩笑说：“你像影星杨再葆，不过人家是‘奴隶到将军’，你是从大学生到排长。”这也是玩笑，但却是战士对他的肯定，赞赏和爱戴。

刘鸣高像战士了，是战士了，但还不能仅仅是战士。没多久他被一道命令调到制导连代理副连长兼团支部书记。这时部队正搞营区改造，制导连该怎么搞？当过农民的战士想到农家小院，村头小庙……从城市入伍的战士想到街心花坛、宾馆店堂……而刘鸣高在带战士上山背石，下河挖沙，野外取草的同时，却想到了郑板桥的一幅山水画。一个月下来，闹出个郑板桥山水画意的“战士乐园”。

旅长看后，召集全旅基层主官来到现场，大加赞赏地说：“我们部队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战士们对文化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作为连队带兵人，就要像刘鸣高这样，用高格调的军营文化陶冶战士情操！”

这是刘鸣高被作为“带兵人”第一次受到的赞誉和张扬。

但作为带兵人，只有和战士一样的外表形象，能和战士一样流汗，再加上点“诗情画意”是不够的。

1987年，刘鸣高所在的营有导弹实弹发射任务，他被调到3号车任引导技师。3号车又叫指挥车，是地空导弹整个制导发射系统的神经中枢，所谓的“全营一杆枪”。引导技师则是这个中枢的主要操作者，一杆枪的扳

机击发者。

这年8月，部队经千里机动演习到达地处大西北的发射基地，进行实弹发射。谁知，就在离导弹发射只有18分钟的时候，3号车的关键部位出现“高低角函数电压零值超差”的故障。“敌机”就要临近上空，全体官兵无不捏一把冷汗。

刘鸣高却捏着一个“冷静”。他迅速判断出这是电路中的一个部位出了毛病，果断地打开那个部位，一眼便盯上了一个小小的电子管。拆下！换上！参数即刻恢复正常，“敌机”正好进入发射区，营长一声令下，刘鸣高轻轻按下红色按钮，导弹腾空而起，“敌机”凌空爆炸。

实弹发射结束后，营长赞扬刘鸣高说：“头一次参加实弹发射，就能处变不惊，真有点大将风度！”

这点“风度”使刘鸣高暂出风头，初弄风流。但对于一个现代军队的带兵人来说，这点风度、风流仍然是远远不够用的。

4. 急了动刀子的“大哥大”说：“谁跟我过不去，就要他好看。”不可救药的“老江湖”原是个穆斯林

三四年的军旅生涯，使刘鸣高在排长、技师、副连长、连长的岗位上反复摔打磨练，不但自己立功受奖，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而且一次次把连队带进“先进行列”。正当他感到工作顺手之时，忽然命令调他另一个营的制导连担任连长。开始他还不知领导是何意图，及至走马上任，方知领导“用心”。

上任第一天晚点名，集合哨吹过 10 分钟人还没到齐，再看那军容；不穿军装的，穿军装不戴帽的，光脚趿拉着拖鞋的……刘鸣高想大发雷霆，但又不知发向何处。只好按照花名册呼点一遍解散。到营区看看，仅有的几分菜地荒着，好大一个猪圈只有三只瘦瘦的小猪拖着比阿 Q 的辫子还干枯的小尾巴。问问食堂生活怎样，伙食费账面超支 5000 多元……一个当年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曾击落敌高空侦察机，有辉煌战绩，作风一贯英勇顽强的英雄连队，曾几何时竟变成这个样子！

改革开放浪潮之迅猛往往使人始料不及，这个原处广州市郊的连队，似乎一夜间被裹进了繁华的闹市，周围合资企业的高楼大厦林立，商场、酒楼、舞厅、发廊比比皆是，“直线加方块”陷入“红灯酒绿”的声色包围之中，由于连队的工作没能及时跟上这种变化，便出现如此“滑坡”。

其实这也无须大惊小怪，当年南京路上好八连不是也曾出现过童阿男、陈喜下馆子、丢袜子的现象吗？只要政治思想、行政管理工作及时跟上去，便能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刘鸣高带领支部一班人这样做了，连队的各项工作很快有了起色，走上了正轨。

做整体工作并不难，难就难在被称为“刺头兵”的几个战士身上。

一个急了敢动刀子，人送外号“大哥大”的战士，曾因违犯军纪关系，打架闹事受过处分。刘鸣高上任时，他胳膊上还有一道 10 多公分长的伤口没有拆线。就这样子，还偷着骑自行车往外溜。连队干部找他谈话没用，他父亲来队劝说他也被气得伤心而去。一天晚上 11 点多钟

刘鸣高查铺查哨时发现他蚊帐放得好好的，床下还放着一双鞋子，人却不在床上。结果在外面大排档找到他时，正脸红脖子粗地与打工的老乡喝酒。连里还没研究对如何处理，他却扬言“谁跟我过不去，我就要他好看”。

一名排长私下劝刘鸣高：“急了他会动刀子的，反正他快退伍了，糊弄到他走算了。”

刘鸣高说：“带兵靠糊弄不行，不但对他本人不负责任，对其他战士也无法管带了。对这样的战士必须请出条令这把尚方宝剑。”

“条令补训！”根据刘鸣高提议，连队支部作出决定，由一名排长负责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条令补训，从走队列单个教练开始，从头到尾逐条学习条令。在这期间，刘鸣高多次与他谈心，重温入伍誓词，讲解古今中外的严明军纪，回想他父亲对他的期望和失望……

这个战士受到很大震动，条令补训结束后，像换了个人似的。一天中午，他慌慌张张向刘鸣高报告“一个情况”，问该怎么办？原来他的一个老乡和一个打工仔为女朋友的事打架吃了亏，请他出面报“一箭之仇”。他听从刘鸣高不能参与的劝告，迅速劝走了老乡。像这样的事情，在过去他不但不听劝告，连报告也不报告的。当天晚点名时，刘鸣高特意表扬了他。事后他动情地对刘鸣高说：“你要是早两年当我们连长，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带兵靠条令，更要靠真情。条令是硬的，情是柔的，刚柔相济，金石为开。

类似“大哥大”这样的战士，连里还有一位，人称不可救药的“老江湖”，“大哥大”手臂上那道伤口就是

他的“杰作”。

究其原因：说是“我当兵吃了大亏，生活不习惯，不干了，我要提前退伍。”

查其根，原来是位穆斯林（回族），入伍前曾和一些“二流子”混在一起，父母无策，才送来当兵。入伍后被分配到农场种了一年甘蔗，调到连队当一名油机员。看到别的战士立功、受奖、学开车，自己一无所获，吃了亏，不干了，不让提前退伍就闹腾。

刘鸣高分析，所谓的“老江湖”并非不可救药，而是没有对症下药；盼荣誉、想学技术，说明他强烈的上进心没能得到肯定和鼓励；生活不习惯，连队大锅炒的菜他都吃了要呕吐，说明他的民族风俗习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于是，刘鸣高开出两剂药方，以“真情”作药引，认真煎熬，两剂并服。

一是把自己家属来队探亲时买的小锅拿到炊事班，为他单开小灶，而且保证每天能让他吃上牛肉和鸡蛋；二是安排一名技术过硬的技师对他进行传帮带。其结果是，不但疗效显著，而且大病痊愈，小灶不开了，不但成了技术尖子，当了班长，还入了党。消息传到家里后，怎么说他父亲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个曾经吹哨十分钟才集合起来的连队，当年就打了翻身仗，以后年年被评为贯彻条令和后勤建设的先进单位，连续三年都是达标先进连。

5. 知识与战斗力不能直接划等号。军队现代化，要从细胞化起。连续发射导弹三枚，高、中、低空连中三元

带兵治军，对刘鸣高来说，条令可说是尚方宝剑，真情是灵丹妙药，而知识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追杀拦截“飞毛腿”……海湾战争，正在向全世界关注中东命运的人们，表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现代高科技的搏斗厮杀……

此刻，有一名年轻的中国空军军官正坐在遥远千里万里之外的电视机前冷眼观看。他也感到惊心动魄，但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刘鸣高。

他早就从《世界军事》、《当代兵器》等杂志上收集到许多现代兵器装备的资料，且烂熟于心，并对其进行冥想、联想、设想。但当真正看到诸如卫星情报系统、全球测定系统，精确制导技术，如此活灵活现地运用于眼前这场实战时，他才真正强烈感受到现代战争的复杂、凶险和残酷。

虽是冷眼观看，却是火烧火燎地焦灼难耐。

一次刘鸣高出差几天归来，被几个技师马上围住，说是3号车有个故障疑点一直排除不了。刘鸣高到兵器车一检查，原来是一个电阻元件因受高温影响而老化，兼有了电容的特性，换个新电阻元件疑点即刻消除。

全连人数三分之一的干部和士官都是经过专业知识系统训练的院校毕业生，连这么个小的疑点都消除不掉，一旦发生现代战争怎么得了？可见知识与战斗力之间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再好的兵器，再好的人，若不能使两者最佳结合，有知识也不能转化成战斗力。

为了尽快实现这种结合和转化，刘鸣高组织专题研究，并制定出强化干部在职训练，实行目标管理的措施，

要求每个干部必须成为本专业的技术尖子，指挥干部要精通兵器技术，技术干部要懂得指挥。与此同时，刘鸣高还针对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战士进行文化补习、理论辅导和手把手的操作教练。

刘鸣高说：“军队现代化，要从细胞化起。否则，这‘化’那‘化’将成为空话。”

经刘鸣高如此这般的抓下去，连队的军事素质呈直线上升状。自他调到这个连队以来，在每年参加旅组织的专业技术比武竞赛中，不但自己屡夺金牌，而且从副连长到排长、技师，都获得过本专业的第一名。一位指令技师、军士长还被空军评为一级技术能手。这些同志中已有三名现在走上连队主官的岗位。连一位入伍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战士也在刘鸣高的辅导下达到了中专技术水平，在旅组织的专业大比武中一举夺魁。

刘鸣高对自己这样带出的连队，这样的官兵和这样的官兵操纵的兵器，是充分信任的。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得心应手的护国之剑。

1993年7月，刘鸣高就带着这样的连队奉命赴西北导弹发射基地，长空舞剑，沙场秋点兵。

千里戈壁，沙飞石走，随着“发射”一声令下，导弹呼啸升空，迎击突袭的“敌机”。眼看就要击中目标，却一声巨响，导弹提前爆炸。整个发射场被这突发情况震惊了：什么原因！？怎么回事？！

营长向刘鸣高走来，旅长向刘鸣高走来，技术部的领导、发射基地的领导，甚至空军有关部门也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迅速查明原因。

“我们的制导系统绝对没问题！”刘鸣高拍着自己的

胸脯说：“如果有问题，我敢从基地办公楼上跳下去！”他不但如此拍了胸脯，而且说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果不其然，经联合调查组模拟试验，与刘鸣高的分析判断完全一致：的确是外界出现的意外干扰信号，窜至导弹指令系统，导致起爆信号提前发出。

问题原因既已查清，领导问刘鸣高今天还打不打？“打！”刘鸣高说，“现代战争瞬间万变，实战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所难免，应该继续打！”

结果，连续发射导弹三枚，高、中、低空发发命中，“敌机”空中开花，连中三元。

刘鸣高敢拍胸脯，敢跳楼，过去还曾有过用脑袋担保的事，决不是儿戏。这不仅因为他“心中有数”，不可能跳楼，提头来见，即使是真的需要掉脑袋玩命时，他也在所不惜，他从事的就是提着脑袋干的事业。护国之剑，是要靠血与火冶炼的。

6. 梦境之事无论何等清晰真切，一旦说出来，就难免走样，圆梦就更为困难

刘鸣高从军八年，无疑，这是他生命岁月里最珍贵的一段青春年华。

在这八年里，当有人抛离人生本意，在名利场上疲于奔命；有人失去奋起抗争之勇，像皮囊玩偶一样，优雅潇洒玩世之时，刘鸣高却在为民族可能面临的危机燃烧青春之火，锻冶护国之剑。

八年，他立过不少功，受过不少奖，但作为军人，那不过是飘浮在血海、火海之上的一缕过眼烟云，倒是提醒

他应该重新估量一下自己的勇气、智慧、意志和欲求，以及最终企盼的目标。

八年，不过是刘鸣高从军梦中的一段青春而已，但梦境之事，无论何等清晰真切，一旦说出来就难免走样，圆梦就更难。

这里我套用梭洛引用老卡托的一段话说给刘鸣高以结束此文：“当你想要买下一个田园的时候，你可以在脑中多多地想着它，可决不要贪得无厌地买下它，也别以为绕着它兜一个圈子就够了。如果这是一个好田园，你去的次数越多你就越喜欢它。”梭洛接着说：“我想我是不会贪得无厌地购买它的，我活多久，就去兜多久的圈子，死了以后，也要葬在那里。这样才能终于更加喜欢它。”

（张雅歌 撰文）

云

海

露

雳

铸 剑 记

——记广空航空兵某师政委高建一

改革开放的祖国，最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最需要一个和平宁静的天空；和平宁静的天空，最需要坚不可摧的空中钢铁长城和所向披靡的长空利剑，更需要它的熔铸者、锻造者。

广空航空兵某师政委高建一，无疑是这些辛勤熔铸者、锻造者中的佼佼者。

昔日仗剑惩凶除恶，今日蓝天再续风流

炮轰击！空靶洞穿燃烧，纷纷坠落，灰飞烟灭……

导弹发射！海天拦截成功，战法创新……

俯冲轰炸，万顷波涛之上，个个目标命中，排排水火烟柱冲天……

漂亮！精彩！无与伦比！

高难课目训练、电子对抗演习、创新战法检验考核……2001年，广空某航空兵师在不同时间，不同空域，不同战区，捷报频传、佳音迭至。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5月某日的南国某沿海机场：一架架国产新式战机相继呼啸着陆，他们圆满完成了为期半年的轮战任务，而今载誉荣归。广空首长和战友为他们接风洗尘的庆功宴席已经摆开，酒杯已经斟满，但飞行员们仍聚集在停机坪上，等候着专程前往迎接他们归来而在最后一架飞机上压阵的政委高建一。

“回来啦！”飞行员们蜂拥而上，嗷嗷叫着把高建一抱住，抬起来抛向空中，有的飞行员甚至流下眼泪喊他“高大哥”。他们既是为这次圆满完成任务而雀跃欢呼，更是为有这么一位好带头人而激动不已。

拿飞行员的话说：“没有这么好的政委，没有这么好的领导班子，我们师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形势。”

拿师长王铁翼的话说：“我王铁翼何德何能，能有这么个好搭档，我非常荣幸，非常感激。”

拿一位在该师生活过的老作家的话说：“高建一、王铁翼，是一个铁搭档，一对铁兄弟、铁哥儿们，一双铁翅膀带出了一个铁班子，铁臂联手，锻造利剑，可谓铁翼托日云散去，剑光照空天自碧。”

对于高建一，我们并不陌生，1996年11月，他曾作为全国先进集体一等功的代表、广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二等功荣立者、全军惟一的一位“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出现在北京的授奖台上，他那山东泰安男儿刚毅勇健的气质和英武伟岸的身影，曾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他的名子也曾伴随着“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大义凛然”、“仗剑惩凶”等字眼，被新华社的电波和各种媒体传遍军内外。

五年过去了，他在两个航空兵师政委的工作岗位上，

忠实践行“三个代表”思想，为锻造“长空利剑”屡创佳绩，带出一支又一支威震长天的碧空雄师。继以往的殊荣，1997年他又被评为空军优秀党员，1998年所在师党委被评为空军先进党委，2000年被评为空军从严治官先进个人，2001年7月被评为空军优秀党员，年底个人荣立三等功。

当年，铁肩担道义，仗剑惩凶除恶；今天，铁翼托红日，剑光照碧空，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青春与生命的奇光异彩，万里蓝天，再续风流。

不辱使命，披肝沥胆，锻造长空利剑

1997年4月，组织决定调高建一到地处粤东地区的某航空兵师当政委。当时，该师已连续几年没完成飞行训练任务，全师竟没有一个甲类战斗团，为此，师领导还在空军训练会议上根据空军要求做了检查。部队的战斗力低下，而事故却接连不断发生。面对这种落后局面，高建一上任后，首先把工作的着眼点和重点放在基层，到基层查实情、办实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扎下身子，真抓实干，盯着问题做工作，件件落到实处，并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自身的良好形象影响官兵。为了抓工作落实，他往往晚上跟班飞行，白天坚持工作，常常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这些年，他从来没有休过完整的双休日和节假日，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在特别紧张和过于疲劳的情况下，往往出现高血压和脑血管痉挛。1999年5月，他摔伤左腿，韧带撕裂，在长达7个半月的时间里，拄着双

拐坚持工作，坚持在飞行第一线，在这期间，拐杖头都磨坏了三个。由于正处南方夏天的高温季节，飞行员们看见他拄着双拐，大汗淋漓，在塔台吃力地上上下下，都赶上来搀扶他，有的飞行员眼里含着泪劝他说：“政委，你放心回去休息吧，我们一定认真地飞好，你不能再这样硬撑了！”

在党委和全体官兵共同努力下，该师部队建设终于出现了士气高、风气正、作风硬，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全师几十个基层单位没有一个后进单位。师党委被空军评为先进党委，连续两年超额完成飞行训练任务，组织实施了大纲规定的所有高难课目，飞行团都达到甲类战斗团水平，机务大队被空军评为优质机务大队，所属场站都被评为后勤系统先进单位，其他各项工作也都进入空军先进行列，并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基层干部和领导骨干，有些还输送到机关和友邻部队被提拔重用。

铁翼托日云散去，剑光照空天自碧

2000年5月，组织上又决定调高建一到他现在任职的航空兵师当政委。该师是一支有着光荣战斗历史的部队，但因种种原因，近年来，一直处于低谷徘徊状态。特别是1997年发生了几起事故，部队建设严重受挫，一度思想涣散，纪律松懈，生活秩序混乱，官兵士气低落，有些正常工作都难以开展。

高建一非常明白，这次调动虽非“受命于危难之中”，但却责任重大。他和同时上任的师长王铁翼清醒地认识到，部队的生产力就是战斗力，只有把师党委一班人

的心集中在“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上；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才能真正改变落后的被动局面。他们统一认识，分工协作，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在王铁翼集中精力抓飞行训练的同时，高建一立即到相距数百公里之遥的三个机场看望部队，调查研究，在头五个月，六下惠州、两赴韶关，与各类人员，包括家属和退休职工谈心，征求意见，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盯着问题做工作，下大力解决影响和制约部队建设的突出问题。在这期间前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虽然部队驻地距他广州的家只有20多公里，交通又方便，但他一次也没回去过。当时适逢他的孩子参加高考，他也没有顾及，等他回家探望时，高考已经结束。部队的各级干部见他牢牢坚守岗位，紧紧盯着部队，无形之中都把精力更集中地投入到部队建设上来。

到该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高建一找干部、战士，飞行员等谈话240多人次，跟班飞行103个场次，走遍了所有的基层单位和远离机关的直属分散小单位，对部队情况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与此同时，还和师长王铁翼一起，作为正副书记组织师党委集体听取了有关部队全面建设的八项专题工作汇报和研讨，就“抓什么，怎么抓”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共收集整理各种意见和建议36条，有20条被党委采纳，责令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梳理，逐一落实。对群众反映较大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95个问题，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限时解决。特别是对官兵反映比较突出的8个问题首先解决。

说解决容易，真解决难。

如下属营房秩序混乱的住房问题，这个营区就在师部

机关的眼皮子底下，年年清理，年年混乱依旧，以至成了“老大难”。领导干部有意见，基层干部意见更大，它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情绪、士气和战斗力。

必须下决心彻底清理！高建一这么说，王铁翼也这么说。但高建一又对王铁翼说：“麻烦的事，难办的事，得罪人的事，我来办，让他们冲我来，你自己还要飞，要腾出更多的精力放在抓飞行训练上。”（采访中，王铁翼不胜感慨地说：“类似这样的事多了，像批评人，我批了，他批得比我还凶，把矛盾往自己身上引，就怕我分心，老高用心良苦啊！”）

清理住房的消息一经传出，说情的电话接连不断：这个情况特殊要关照，那个家庭困难要照顾……

高建一说：“按政策，按规定，按条件，机关摸底排队打分拿方案，不搞特殊关照，也不搞个别照顾，迁就一个，就会迁就一串，结果会伤害一片，所谓清理，就会一如既往地落空。”

结果清理了 160 户不符合条件的各类人员违规超占住房，狠刹了私人交易和抢占住房的歪风。

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须从严治军，从严治官。在这方面高建一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更不做表面文章，他和师长王铁翼率先垂范，动真格的，而且颇有建树：

“治官先严己”——领导干部首先带好头：带头奉献，带头廉政，带头务实；

“治官先严上”——严党委、严机关、严主官，以增强从严治官的说服力与感召力；

“治官先有度”——要严之有理，有力、有度，有规章可循，奖惩严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在整顿过程

中，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先后越职提升、提前晋升、免职、诫勉、扣发岗位津贴和等级补助、纪律处分等，触及了 310 名干部。

在“严”的同时，做到“治官先爱官”——关心他们的疾苦，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为此，他们狠抓“兵心工程”建设，自筹和争取空军与军区空军的支持，投资 1000 多万元，针对营区生活设施不完备的问题，新建了 19 项工程，为部队办了 147 件实事。大到整个营区的规范化建设、绿化和美化；具体到机关干部灶和连队食堂的修建和装修，以及生活服务中心和临时来队家属区的改建；小到闭路电视、空勤家庭程控电话的安装和增开双休日进城班车……凡属到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只要能解决的，都尽快得到了解决。甚至随军家属和转业干部的工作都尽心尽力为之做到较为妥善的安置。一系列的“兵心工程”突出了一个“爱”字，产生了巨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对于“治官先爱官”，高建一还有话说：“从严治官，严是一种手段，实际是更深的爱，有时看起来好像严酷无情，像霹雳雷霆，威仪不可侵犯，但内心里应有菩萨的心肠，像西医动手术，中医下猛药，是真心为他们好。”

年初时师党委确定某场站政委转业，但该同志考虑自己在地方“没关系，没门路”，又远离所要进的城市，工作安置必定困难；加之适逢孩子要考军校，担心人一走必受影响，便以自己年龄偏大为由，想在部队拖几年退休算了。“不想走，也得走啊”，高建一对他本人和在党委会上都这么说，论工作能力和德才表现该同志都是好的，但正因为年龄偏大，在部队发展无望，如果再拖下去，不但

压制了年轻同志的发展和部队建设，而且对他本人也不好。到地方工作，不但会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且也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至于工作安置和孩子考学问题，组织上出面帮助联系，尽心尽力，解除他的后顾之忧。高建一要求所有常委，坚决维护集体决议，谁也不能松口，并作为纪律执行。

该同志似乎已无话可说，但他爱人却大为光火，不依不饶，在部队几十年，现在就这样撵我们走，人一走茶就凉，说得好听，谁有那份好心……

高建一就有这份好心！

2001年7月；高建一会驱车数百公里向地方政府和有关领导介绍该同志的情况，他的真诚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对方深受感动，一再表示“请政委放心，我们一定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妥善安排”。后来的结果比该同志本人想象的还要满意，孩子也拿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他和爱人专程来到师机关向组织表示感激之情和愧疚之意，“没想到高政委是这么一位有心人，好心人，真心为我们好，我们全家感激不尽……”

2000年，飞行团副参谋长因飞行训练中的责任原因受到严厉批评和处分，一度情绪低落，高建一怕他就此消沉下去，培养一个飞行干部不易，他们是人才、精英，不能因工作中的某个闪失拉下，那对国家和他个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于是他像亲兄长一样和他交心谈心，鼓励他振作精神迎头奋起。使这个同志很快放下思想包袱，苦练精飞，多次出色完成任务。2001年调整团领导班子时，被提升为团参谋长。

高建一胸怀坦荡，心底无私善良，乐于助人的美德在

官兵中有口皆碑。他在某团修理厂蹲点时，得知一名干部家属下岗，小孩又因患病面临双目失明的危险，他立即掏出 1000 元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某团机务大队质控室一位助理身患白血病，他首先捐款 1000 元，在他的带动和倡议下，全师官兵踊跃捐款达 6 万多元，为该同志治病。在担任两个师政委这 4 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从工资里拿出 2 万多元，资助了 16 名特困干部、战士、职工和飞行员。就他那点工资，即使是一分钱不花，对于扶贫解困也是杯水车薪，但他总是看到别人有难处就想帮一把，让别人过得更好些。他常说：“一个领导干部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是一棵草，就要护一寸土；是一棵树，就要净化一片空气，洒下一片绿荫；是一个党员，在群众中就要温暖一片人心；是一个领导干部，就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与之朝夕相处的师长王铁翼对此感触更深，他的评价更为直接和真实：“高建一在同志们的心目中是位信得过靠得住的人，他批评人也直截了当，当面讲事实，不虚伪，不遮掩，甚至批得越凶，同志们还越喜欢他，感到亲近，像兄长，因为你不用担心他会抓小辫子，不用提防他会背后搞什么，他不是小心眼的人。他为你好，首先是关心你的成长进步，同时也很关心你的家庭和个人的一些问题，而且做得自然，不显山露水，不表面，不张扬，滴水穿石，细雨润物。”

严和爱的最终目的是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所以要“治官先严训”——严密组织作战系统整顿，严密组织飞行训练，严密组织科技练兵，用战备训练任务的完成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情况来检验从严治官的成果。

2000年6月10日，高建一刚到该师上任不久，早晨，师指挥所准时交接班，其他负责人员已经到齐，惟独一名师副参谋长尚未到位，5分钟后才若无其事地姗姗而来。高建一非常重视这件事，作为一名指挥员，战斗值班迟到5分钟，这意味着什么，很可能意味着失去一次战机，或者一场空中搏杀，甚至一场空战已经结束。在当天的办公会上，高建一指名道姓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就此举一反三，在机关进了为期10天的作风纪律整顿，请基层官兵对机关的工作进行检查评议，并根据查出的问题情况，分别对10名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3名干部作了检查，将2名干部调离了机关。

“飞机一响，政委到场”，只要高建一在营区，飞行日他总要跟班飞行，不但到场，而且总是提前进场，哪怕是炎夏烈日机场水泥跑道上40多度高温，他照样一身军装，一身汗水，和飞行、机务及各类保障人员裹在一起，泡在一起。因为飞行实施阶段是严不严格训练的最集中体现，也是最容易暴露问题的时刻。他到外场不当晃悠悠的甩手掌柜，不但“身入”、而且“心入”，眼尖心细，总能发现问题。飞行训练是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哪个环节都马虎不得，但他发现：指挥员已经下达了命令，有些老飞行员却懒懒散散迈着四方步，有的还要吸支烟再上飞机。高建一感到吃惊：这是罕见的，不能容忍的。但有人说，这已习也为常。在休息室竟然有准备上飞机的飞行员在打瞌睡，说是头天晚上打扑克，睡晚了。为什么不按时作息？一问，也属司空见惯。

一个飞行员驾机返场时，竟不按指挥员的命令操作，勉强下滑着陆，差点出问题，指挥员批评，他还不服，一

问，说这样的事过去多了，谁挨过批；8点钟过了，机务人员的早餐还没送到，他们早晨四五点钟进场，到现在还吃不上早餐，怎么让他们保持饱满的情绪，一问，说是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高建一发现拉飞机的牵引车速度太慢，按规定，时速应控制在5~15公里，他让人拿秒表计时，一查仅仅5公里，有关负责人告诉他：“属正常范围。”高建一说：“10~15公里也属正常范围，你那个正常不正常，为什么就低不就高？什么叫高标准严要求？”

“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啊！”高建一为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大为不安，说起来似乎是些小事，但它直接影响飞行训练的质量和战斗力的提高。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再急也没用，枪头不快，弄断枪杆。他们都在第一线，是刀锋剑刃，古人说“墙之坏也于隙；剑之折，必有啮”。这些看起来不大的小事，都是导致墙倒的裂缝和剑折的缺口。必须下大力气解决，机关要整顿，部队也要整顿，而且还要根据工作性质和专业的不同，进行定向和专题整顿。

在这期间，高建一亲自率领政工和各项业务专家组成的工作组蹲到机务大队，帮他们查问题，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整改措施。

锻造长空利剑，既需要高温的冶炼，重锤的敲打，也需要恰到好处火候的淬火和精心细致的磨砺，这是个艰辛、劳累而又繁杂的系统工程。同是好男儿、好钢铁，看在谁的手里怎么样锻造。高建一无疑是位既充满智慧又能扑下身子胼手胝足、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铸剑大师。

高建一到该师仅一年多时间，为把部队的全面建设搞上去，他紧密团结师党委一班人，有时大刀阔斧，强力推

进，有时滴水穿石，细雨润物，经过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同声相应，同明相照，同气相求，共同努力，艰苦磨练，使该师终于重振雄风，再现辉煌。

在他上任仅半年的 2000 年底，全师就超额完成了年度飞行训练指标，并由原来的全区倒数第一跨入全区前列；2001 年初，该师被中央军委列编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在为时半年的东南沿海轮战期间，圆满完成任务，并被评为最好的轮战部队之一；同年 8 月，参加全空军创新战法检验考核和协同部队一起取得最佳成绩，他们研究的五套战法、八种态势被全空军推广；2001 年提前一个多月完成全年训练任务，并被报请为总部一级训练单位；年底他个人荣立三等功……

而今，你走进该师的营区，通过巍峨的大门，展现在你眼前的再也不是一年前那种杂乱无章，空气沉闷的景象，而是树木葱茏茂盛掩映着整齐营房，花草葳蕤吐香衬托着大道曲径池塘；路边的哨兵精神饱满威武雄壮，过往的官兵职工家属礼仪祥和喜气洋洋……置身营区，有人说像到了旅游度假村；走进飞行员公寓，有人说像进了星级宾馆；漫步整个营区，有人甚至说这里的空气都养人……

我们的鹰群真的飞起来了！一架架战鹰呼啸着直插云端，如依天之剑，他们组成强大的机群，构成坚不可摧的空中钢铁长城。铁翼托日云散去，剑光照空天自碧。他们背负蓝天，鸟瞰大地，在万里长空忠诚实践“三个代表”思想，捍卫着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

（张雅歌 撰文）

空中女卫士飞过蓝天 50 年

——人民空军七批女飞行员的历程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也是中国首批女飞行员飞上蓝天50周年的日子。今天上午，北京西郊机场，空军司令员刘顺尧、政委乔清晨和当年在此间首飞的第一批女飞行员，第二至第七批女飞行员代表，举行了“女飞行员飞过蓝天50周年”座谈会，畅谈她们成长的历程和走过的风风雨雨……

据悉，半个世纪以来，空军共培养了7批、343名女飞行员，其中8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代表，2人荣获“功勋飞行人员金质奖章”，3人荣立一等功，6人走上军师、团领导岗位。

她们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

第一批：

天安门上接受检阅

1953年3月8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一天，朱德总司令、邓颖超大姐等中央领导同志和

首都各界妇女代表 7000 多人，50 多个驻华使节和大使夫人及中外记者来到北京西郊机场，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

她们共有 55 人，是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于 1951 年初从中南军区空军、华东军政大学等地选调的，当年 4 月进入牡丹江第七航校学习，1951 年底毕业后全部编入现在的广空某航空兵师，进行实际的飞行训练。

上午 11 时 45 分，庄严神圣的时刻来到了。随着 3 颗绿色信号弹的腾空而起，6 名女飞行员迅速走进机舱，6 架“K-2”型飞机同时开车，以整齐的跟进队形，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中国姑娘飞上去啦！”机场上人们欢呼跳跃……

飞机稳健地飞过天安门上空。这时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主席急步走出办公室，兴致勃勃地观看这些细妹子的蓝天飞行。看着看着，毛泽东主席满意地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正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了。”

3 月 24 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这些翱翔在蓝天的姑娘们。

握着女飞行员的手，毛主席详细询问姑娘们的训练情况。谈笑间，毛主席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她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回答说：“都成器了。”毛主席听后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要把她们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

共和国领袖的这句话，成为历代女飞行员始终铭记的行为准则。

第二批：

“飞不出来不能恋爱”

1956年7月，徐州市西北郊的花园村，一所名不见经传的空军预备学校，因为一群如花似玉的姑娘而引起了世界的瞩目：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空军要在这里培训140名女飞行员。一次培养这么多女飞行员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空前的。

这140名姑娘，可以说是当年应届高中生毕业女生的精英，算得上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仅党员就有好几名，有不少是已经接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材生，甚至还有几名是留苏预备生。

从一个女学生到一名人民空军的预校学员，这个转变真像蝉蜕一样。就像一名女飞行员在回忆录中写的：预校不是天堂，而是“炼狱”。这些从学校温室里走出来的女学生，进入预校这所“炼狱”、痛苦地磨炼身体和心灵上的污垢，才能成为一名合格地飞行员预备生，进入航校学习飞行。

1957年2月，从徐州北上赴长春航校学习的女飞行员们，途经北京时受到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接见，刘司令员说：“新中国已培养出了第一批女飞行员，都成器了，你们要很好地向她们学习，争取早日成器。为此，我代表空军党委要求你们，5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刘司令员的讲话，对这些像花儿一般的姑娘来说：无疑是一根无情棒，但为了能进航校飞行，没有一个姑娘为了爱情而退出女飞行员的队伍。

1958年12月，一次次艰难的淘汰，剩下的44名女

飞行员全部通过了毕业考试，顺利地分到了广空某航空兵运输部队。这是我们国家困难的时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空军党委不仅在生活上给予了她们特殊照顾，同时空军首长也没有忘记她们的感情生活。1961年秋季的一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西郊机场的候机室接见第一、二批女飞行员时，特别对第二批女飞行员说：“你们现在都飞出来了，都成器了，我现在代表空军党委宣布，你们可以恋爱结婚了。”

第三批： 成长出一名副军职干部

1965年，第三批女飞行员走进了人民空军的行列。

两年后，有50名女飞行员编入广空某航空兵师。在这批女飞行员行列中，成长了一名迄今为止惟一的一名副军职干部，现在的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岳喜翠。她在1995年全国妇联组织的“中国十大女杰”评选活动中，荣登榜首。有人说，岳喜翠理应摘取这个桂冠，因为她是 中国女飞行员中飞行时间最长的，并在我国航空史上填补了人工降雪和人工消雨两项空白。作为女飞行员的突出代表，她还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92年底，她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97年再次当选为十五届党代表，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她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并荣获功勋飞行员荣誉称号。

当然，第三批女飞行员英雄辈出，有以刘晓连为代表的成功处置空中险情后被空军党委授予“忠于职守勇于

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荣誉称号的刘晓连机组；有战胜淋巴瘤重返蓝天飞行，并被称为“优秀飞行人员标兵”的洪连珍；有不仅飞行技术好、雕塑作品受到邓颖超老大姐盛赞的邢淑华；还有惟一的少数民族女飞行员赵春芝等等。

第四批：

甘当无人知道的小草

广空运输航空兵某师素有“中国女飞行员成长摇篮”美誉。迄今，先后有6批共180多名女飞行员从这里飞上蓝天。

她们中既有功勋卓著闻名全国全军的先进个人。更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今年已49岁的邓永珍，跨入我国第四批女飞行员行列时才16岁，翱翔蓝天几十年，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至今默默无闻。

1995年“三八”前夕，该部女飞行员被空军荣记集体一等功，被评为全国三八先进集体。那天晚上，师里举行庆功晚会，邓永珍带领姐妹们集体出了个节目：女声合唱——《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株无人知道的小草……”歌声优美动人，因为它是从女飞行员的心里滚动出来的。

第五批：

具有大专学历的女飞行员

80年代初春，一群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花季少女带

着对飞行员生活的神秘感和对翱翔蓝天的憧憬，来到美丽的北国春城长春，在空军长春飞行学院里开始了她们的飞行生活。这是我人民空军培养的第五批女飞行员，也是空军首批自己培养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女飞行员。

姑娘们深深懂得，驾驶着飞机在那变幻无穷的空中飞行既要靠胆量，更要靠熟练的技术。为此，她们从严从难要求自己，一丝不苟地攻克技术难关。

程晓健是这批飞行员的突出代表之一，她因接受能力强、飞行技术好、大胆泼辣而备受教员喜爱，成为第五批女飞行员中第一个单独驾驶战鹰飞上蓝天的闯将。1990年3月，她被评为“全军妇女先进个人”，当选为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受到江主席的接见。

第六批： 首批大学学历的女飞行员

1989年1月1日，刚刚闯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预科班的第三批女飞行员经历了一生中的第一个不平凡——与1000多名新学员，身着新军装、头戴大沿帽，举起握拳的右手庄严地在“八一”军旗下宣誓。洪亮而清脆的誓言使她们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第一次有了使命感。

她们都谈到一种感受：驾战鹰飞翔在蓝天白云间是那般的心旷神怡；在天上鸟瞰大地，顿悟崇高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境……与战鹰一同搏击长空，禁不住想大喊一声：“好伟大”。

在这批女飞行员中，最伟大的是宣告了“母女”飞行员的诞生。这恐怕也是世界上都绝无仅有的。但在中

国，却有一对：母亲叫董锁箴，是第二批女飞行员；女儿刘宇环，是第6批飞行员。董锁箴对记者说：我对飞行事业很热爱，所以我也愿意让女儿从事这个事业。刘宇环很幸福。在她母亲53岁的时候，跨入了中国女飞行员行列，而且是首批具有大学学历的女飞行员。

第七批：

1997年7月，正值炎热的夏天，人民空军第七批女航空员在长春飞行学院开始了升场飞行训练。从此，女学员们的生活和心理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磨练。

这些年轻娇美的女飞行员们走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身体被汗水浸透着，为了保持自己原本白嫩的脸庞，每次进场前都要擦一点护肤品。飞行训练使她们的心理压力陡然增加，烈日下她们脸上的化妆品随着汗水流成了一条“小河”，飞行后，汗碱在她们的衣服上绘满了蓝图。

不知经过了多少这样的白天，她们终于盼来了第一个放飞的飞行日。1999年9月17日，她们毕业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在毕业论文答辩时，全部用英语完成。

如今，她们中的18名飞行员已分到广空某航空兵师，和她们交谈，女飞行员记得最牢的就是：“绝不做空中‘花瓶’，要做坚强的空中卫士”。谈得最多的就是“要飞得更高更远……”

(郭凯 曾宝瑜 丁艳丽 沈玲 撰文)

“金牌”全能飞行员

——记广空航空兵某部特级飞行员谢凤良

驾驭我国新型战机的广空航空兵某部副团长谢凤良，被战友们一致公认为“金牌”全能飞行员。

谢凤良入伍 18 年来，在他飞行 1700 多小时的飞行生涯中，先后飞过 7 种机型，两次荣立二等功，四次荣立三等功。他凭着娴熟的飞行技术，扎实的理论基本功，正确处置过因天气突变、飞机故障等造成的空中特情十余次，次次化险为夷。多次被空军、军区空军评为一级驾驶技术能手。他次次飞行技术考核夺第一，空中打靶发发命中，是一名名副其实的任何气象条件下能飞、能打、能回的“金牌”全能飞行员。

对于谢凤良来说，飞行的最高境界是在不断完善自己充实自己的过程中达到人与飞机的和谐统一。

学习新知识，是谢凤良最大的爱好。只要有时间，他会不顾一切见缝插针挤时间学习，为自己加油充电。他不

仅精通本行业航空理论知识，还自费参加了大学本科函授，获得本科文凭后，目前，又在地方研究生系列占了一席之地。

通过不断学习，他用高科技知识理论武装自己，完善自己，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为他打牢了扎实的理论根基。连续几年，不论是空军、军区空军、还是本部队组织的航理考试，他次次考5分得第一，成为战友眼中的理论权威。对于手下一帮好学“好斗”的部下，航空理论学习中，他经常处于被挑战一方，几经拼杀交锋，谢凤良往往是赢家。因此，他又得名“问不倒”。

熟悉掌握自己驾驭的新型战机，追求人机一体化，最大限度地发挥新装备的最佳效能，早已成为谢凤良训练中的理想。

5年前，还是飞行大队长的谢凤良，刚刚收拾好行装，准备前往空军指挥学院参加中级培训，他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提高的机会。但是，这时候部队接到准备参加改装国产新型战机的命令。上级考虑到谢凤良的飞行技术全面、理论功底扎实，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希望他能留下来带领部队参加改装。谢凤良知道后，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带领全大队按时完成改装任务。

面对高新科技知识于一身的新型战机，他如饥似渴地全情投入在学习中，不仅每天学到深夜，用心背记各系统的功用、数据，为了牢记座舱设备，他可以在高温40度以上的飞机座舱里一坐就是半天；为了练习背记的熟练程度，他蒙上眼睛默记设备，由于长时间地坐在机舱里过于全神贯注，以至于下飞机时，腿脚都不听使唤，浸透飞行服的汗水顺着裤腿往下流，使得他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

脱鞋，倒汗水。

他反反复复练习实用程序，默画出上百张座舱图，不仅把图纸贴在飞行工作区，连宿舍，家里的墙上床头柜上都挂满了飞行装备图，妻子也经他的熏陶，成了他严格的提问考核官。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每次驾机升空，他都是第一个飞。每个场次下来，立即将飞行中的体验进行总结，与战友们进一步探讨，一时找不到结论的难题，晚上回到宿舍翻箱倒柜查资料，挑灯夜战也要找出理论依据。第二个飞行日一到，他带着解答在空中进行验证，经验成果一出炉，立刻带教，迅速推广，大大地提高了全大队改装进度，由他组织收集整理出的《各种练习实施方法》、《×××飞机设备使用方法》、《×××飞机有关数据》等几十万字的改装训练资料及有关安全措施等资料，被装订成册，成为后续改装部队的宝贵参考资料。在他的带领下，全大队不仅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改装任务。同时，还为全团顺利改装摸索了经验，趟好了路子。

这个团自改装国产新型战机以来，谢凤良从全团第一批改装的飞行大队大队长，成长为团参谋长、副团长，他驾驭的飞机也由新型战机发展演变为跻身当今世界空中力量前卫的具有受油能力的新一代战机。

二

自从1999年5月17日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举国愤慨，在声讨之余，人们不禁回眸，中国空军的力量怎样？飞行员又怎么样？

国庆首都大阅兵回答了人们的疑虑。谢凤良和战友们也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向国人作了回答。

那天，阅兵村通往北京某空域的上空，聚集了我国最精良的空中战斗力量。空中加受油机、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等各类战机都集合在空中同一条航线上。在这座密密麻麻地一层又一层飞机中，当时担任广空航空某团参谋长的谢凤良，作为“空中加受油机”梯队的一员，也在其中。

谢凤良是“空中加受油机”第二梯队的受油机带队长机。那天，当那架大大的加油机拖着两根长长的加油管在前，他带领一架受油机紧紧贴着加油机尾翼飞行，与加油机始终保持距离 20×20 米、上下高度 5×5 米的间隔，在云上成品字楔子队形，一秒一米不拉地跟进，像一张动感极强的 $\triangle$ 角箭头，从人们目光前稳稳飞过。该队形一出现，所有华夏儿女为之欢呼雀跃。它不光预示着人民空军飞上国前的“空中加受油机”梦想变为现实。同时，作战部队的空中战略性对接成功，还预示着随着作战半径的提高，中国空中力量发生了战略性的飞跃。

“空中加受油机”是空军战机系列中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谁拥有了该项技术，谁就拥有空中制空权和发言权，其战略意义深远。目前，中国是继俄、美、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我国加受油机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软管式加油技术，科技含量高，对飞行技术要求极为严格。部队刚改装加受油机，资料不全，又没实际经验，给飞行增添了无形难度。谢凤良拿出军人的执著、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憋足了劲，一定要飞出中国空军一流的风采，让全世界看看中国军人具有战胜一切强敌

的能力。为了这个目标，他四下里到处收集资料，通过写信打电话给工厂技术人员、工人师傅，了解飞机的性能、结构、特点；通过上科研单位和试飞基地走访，向科研人员和试飞人员取经，短时间内，他就基本掌握了受油机与空中加油机在空中的占位、进入、编队、对接、加油时如何保持飞行状态、飞机受油后如何脱离等一系列操作要领，并写出了《浅谈“空中加受油机”》的学术论文，被上级机关推荐到《空军军事学术》。为了确保受油机与加油机在空中保持平稳队形，他与战友一起冒着烈日高温的煎熬，在烈日下，把加受油机拉到机场跑道上，按照空中编队的队形式样，用皮尺一寸一寸量，用笔一点一点勾画出标志线，使飞机在空中编队中有了目视点，减少了飞行编队误差率。为了克服飞机从两个不同机场异地起飞空中会合的难题，他主动找加油机的领航员一同研究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两地机场起飞，如何在云中保持队形，如何利用GPS（定位仪）、定向仪解决在云中会合的难题。他付出的勤劳被现实验证了。国庆节当天，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大雨清洗显得格外洁净，但天空却依然云层凝重，云底高不足800米。谢凤良边飞边保持飞行状态，他将平日里练就的遇到复杂气象条件下特情处置方法使用上了。只见他驾机稳稳地紧贴加油机身后，突然从云上钻入云层，又从云中钻出云下，飞临天安门上空时，不仅米秒不差，间隔更是一秒一米纹丝不拉。飞机返航后，地面指挥部发来成绩表，谢凤良又跟平时训练一样，成绩为5分。

谢凤良在深入广泛阅读了大量外军现代高科技理论后，结合现代装备发展以及现代局部战争范例展开了思考。他认为，只有加大训练难度，适应高强度，创精品，才能使飞行员整体素质上层次，战斗力水平上台阶。

去年，他所在的团进行歼击机地靶实弹射击，由于机载设备的限制，机载火器的发射要求不一致，为了练就精确命中率，经过反复琢磨，他在扳机上做文章。为了掌握好击发动作，控制好每次扣扳机的击发时间和节奏，他在座舱里反复练习手指的击发动作，一直练到一触即发的最佳状态。要想打出好成绩，谢凤良动了不少老脑筋，他在纸板上画出靶标，用透明胶片做成屏显火炮攻击画面，安装在小飞机模型上，反复对着靶标练习进入、瞄准、射击等动作要领，琢磨目标标记与靶标的相对运动轨迹，最终炼成了高速度捕捉、瞄准目标、高速发射的硬功夫。去年底，该团组织空中打靶，谢凤良第一架飞机升空，第一个打靶，一次扣扳击5发炮弹出膛，仅用了0.15秒时间，发发命中目标。一天实弹打靶训练下来，他5次打靶次次命中靶标，21发炮弹又为谢凤良争回了一个实弹打靶第一名。

(武艾丽 谈礼军 撰文)

使命铸“王牌”

——记广空航空兵某部机械师陈福宁

云海霹雳

一个夏秋的夜晚，一项紧急战斗动员令让广空航空兵某团机务大队官兵迅速从床上爬起来冲进了外场。我国第三代新型战机将在几个小时后升空执行重大军事任务。刚刚还在揉眼睛的官兵们，顿时热血沸腾，群情激昂。

飞机被一架一架拉上机场中心停机坪，各机组人员在机械师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给飞机做最后的精心检查和维护。外场保障车辆来回穿梭在飞机间，一枚枚导弹被装挂上飞机，如箭上弦。在上百盏灯光照射下，锃亮的机体更显得威严不可侵犯。

部队首长巡视在轰鸣忙碌的外场，他们走到××号飞机前，不由地停下脚步。部队长叫道，“陈福宁，飞机怎样？”1米70出头的身影从飞机起落架下弹起来，一张国字脸上布满汗渍，“报告首长，飞机准备好了。”政委武飞拍着他肩头说：“看你的了，小伙子！天一亮，部队长要驾驶你维护的飞机第一个出征。”小伙子感到领导肩上重担和自己身负的双重责任，神情严肃地说：“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决不给部队丢脸。”

这个小伙子叫陈福宁，是广空航空兵团机务中队机械师。

等待出征的战机被排列在机场跑道上，严阵以待。黎明前的机场一片寂静，同志们已回去休息了，而陈福宁自己要求留下来守候飞机。他脱下汗水湿透的工作衣铺在机场的草坪上，一双熬得通红的双眼，期待的望着黎明升起的朝阳。

军事任务准备执行。这天，陈福宁维护的战机冒着机场上空突降的大雨第一个升空。由此，中国空军空中战略防御实现了 50 年来历史性的突破。

挫折——是铸造“王牌”的起点

陈福宁是部队官兵们公认的“王牌机械师”。

在新机部队高学历人才汇集的机务队伍里，陈福宁只有中专文化程度，为什么他这个最不具备条件的机械师能脱颖而出，成为驯服第三代新型战机的“王牌机械师”呢？他又是在怎样的环境和背影下将自己铸造成为一个“王牌”的呢？

陈福宁告诉笔者，是部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促使我成长进步，成为一个合格的机械师。至于是不是王牌，他谦虚地说，那要到战场上才能见分晓，但我对自己有信心，对我们部队更有信心。

参加改装新型战机之初，陈福宁遭遇到不小的挫折。挫折来自自身知识的匮乏。

只有中专学历的陈福宁，作为第一批改装的机械师，能与一批本科生、研究生一同进院校学习改装理论，一开

始，他着实得意了一把。但随之而来的困难接踵而来，令他简直无一点招架之功。

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改装学习中。但是热情不能代替科学，新型战机的技术进步幅度大，一步跨越30年，它由过去简单的机械式操纵变为电脑程序控制的机电一体化操纵；机务排故也由原来的听、看、闻、摸等经验型判别，发展为现在的用科学仪器，通过数据进行识别判读故障。对于常年在户外担负维护工作的人来说，一下子进入鼠标键盘的现代化维护时代，无疑是一大技术进步。可是手、脚和脑子不听使唤，故障发现不了，又如何保障飞行训练？陈福宁陷入了技术转型带来的苦恼中。

航空机务维护理论知识，原来曾经是陈福宁感到得意地强项，现实又一次无情地撕破了他的自尊。一摞一摞的学习资料里，一半以上是外文，连外文字母都认不全的他，仿佛在看天书。教员讲的原理构造，本科生听着都感到吃力，更别说他这个中专生了。他使出吃奶的劲，学习仍然跟不上。他感到痛苦，感到自己落伍了。

就在他的信心丧失，产生退出改装队伍的念头的时候。军委向全军吹响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为实现“打得赢”，大力加强科技练兵的战斗号角。它唤醒了陈福宁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感和任命感。他想到，党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拿出这么一大笔资金，加强部队现代化建设步伐，自己有幸成为开拓者和实现者，怎能遇到一点点挫折就退缩呢。他看到身边一同改装的飞行员，那个不是眼睛熬红人瘦几圈，快50岁的师领导与他们这些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清早起来捧着书本还学外语，一丝不苟。他为自己的退缩感到汗颜。为此，他下定决心，一定

要完成改装任务，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党和人民。

在团领导和教员及战友们的鼓励帮助下，他改进了学习方法。对听不懂、搞不清的，就先记下，课后请教教员和同学，一块块地啃，一点点地消化。利用休息日，一趟一趟地跑到教员家里请教。在改装学习的两个月里，为掌握新装备的基本理论和构造，他连走路吃饭都在琢磨学习难题，没逛过一次街，没去过一个风景名胜，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改装理论考试。

改装训练后，跟班实习。只要飞机一有故障，他就往上粘。递递工具，打打下手，虚心当徒弟，一边观察，一边竖起耳朵，听他们分析故障，学一条记一条。退场后，对照书本，慢慢琢磨，琢磨不透的地方，就再请教。通过刻苦学习，不足两个月，陈福宁就独立担负飞机维护，还能熟练地操作计算机，通过计算机直接分析飞参数据，判读排除飞机故障。有一次，开车检查，他发现发动机转速到93%后再也上不去。为了掌握新机维护性能，积累经验，他没有把困难上交中队，自己试着排查。他蹲在机翼下，一边是摊开的飞机维护手册，一边放着他积累的经验笔记本，手里拿着飞参数据，一口气分析出导致这种故障现象有4种原因。为了找准原因，他又跑到飞参室进一步核查飞参，发现低压导向器角度调节参数 $\times\times$ 飞参显示为0，他判断是进气通道不调节或者传感器故障。在电气人员的配合下，传感器故障被证实，更换后试车良好。

随着一次次排除故障，经验不断增加，陈福宁也积累下上百万字的机务维护经验体会。

敬业——是铸造“王牌”基础

今年7月，陈福宁所在部队执行一项军事任务，又一个跨区机动，飞机全部一次性启动成功，当飞行员一个接一个做完小航线落地下来时，兄弟部队的老机务们看着崭新的机容机貌直咋舌，“乖乖，都改装几年了，飞机怎么维护得跟新的一样”。

他们那里知道，这里面溶入了陈福宁和战友们多少心血和汗水。

陈福宁对新装备的研究，可以说到了痴迷地程度。女儿快3岁了，从出生到成长，他说不清生长过程，但新型战机从头到脚每一块构造、每一处特征、每一个脾性，他都了如指掌。

在工作中，他告诫机组同志，也常提醒自己，要想把飞机维护好，就要敬业爱岗，没有别的捷径可走。机务维护不仅要有好技术，还要有好作风。

他注意从不起眼的小事抓维护作风的养成，每次挂飞行梯，他都有意识地把梯子抱上去，再抱下来，尽量避免划伤飞机蒙皮；机械员每次爬进气道，他都亲自检查他们身上有无多余物，进气道有无遗漏物，哪怕是一颗细沙也不放过。他要求自己不论什么天气和季节、不论在本场还是异地执行任务、不论是飞什么科目飞什么时间，不管任务有多重、条件多苦、困难多大，维护工作坚持做到严格按照大纲执行操作规程，工作时该脱鞋的就得脱鞋，该铺垫布就得铺好垫布，大到排除故障，小到涂一次润滑油，换一个保险，卸一个螺钉。

陈福宁认为机务维护工作无小事，遇到有人进座舱未经机械师同意或忘了脱鞋进座舱等事情，他严肃批评不讲情面，甚至连领导也不例外。为此，他没少跟同志们红过脸。但值得欣慰的是，飞行员都愿意飞他维护的飞机，一致反映，他维护的飞机座舱干净，油门杆舵柔和，飞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

他善于摸索总结。几年来，在日常维护中，结合维护工作，他总结出维护工作必须坚持和发扬“六种精神”：一是面对维护第三代战机的艰巨任务，要有敢于迎难而上，勇挑重担的精神；二是积极学习高技术，全面系统掌握新装备的刻苦钻研精神；三是精心维修，爱护新装备就像爱护生命一样的高度负责精神；四是严守规章，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做好第一手工作的科学求实精神；五是主动协调，注重效率，千方百计保证飞机完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六是针对任务和环境特点，不断摸索改进维修方法的创新精神。

去年11月底的一个黄昏。当最后一架飞机伴着黄昏的余晖，稳稳地降落在机场的跑道上，陈福宁带领机组成员，迅速对飞机作最后的检查和维护。

机组提前40分钟完成了检查工作，大家见陈福宁没有下令退场的意思，依然在检查飞机，都知道他的维护习惯，自觉地跟着他对飞机再次进行扩大范围检查。

保养完好的飞机，每一个机件发着锃亮的光泽，发动机欢畅的运转声，告诉陈福宁一切正常。陈福宁紧绷了一天的脸部变得松弛有了笑意。要退场了，飞机准备入库。突然，陈福宁发现停机位上有一个亮点一闪而过。他用手电来回察看，发现是一滴新鲜的油迹，在昏暗的地面上诡

秘地狞笑。他蹲下身用手沾沾，一看一闻，没错，是刚刚滴在地上的。他脑子里飞快地回忆两次检查飞机的全过程，立刻排除从漏油管漏油可能。那油迹会从何而来呢？他立刻警觉起来，下令飞机推迟退场。

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终于在他打开飞机垂尾左边液压系统包皮，检查液压系统时，发现液压导管卡箍上有一滴液压油。按道理这个地方不应该有油。他怀疑是飞机改装过的卡箍磨擦导管出现了砂眼，经请示中队长后，他迅速拆开卡箍检查，并没有发现磨损。他仍然不放过疑点。夜深了，他在手电的照射下，顺着液压导管一寸一寸地检查，凡是能看到，能摸到的地方都检查了，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有的同志怀疑是飞机上导管或接头连接处出现渗漏，留下细小的油迹在所难免。但他说，不行，不能让飞机带疑点过夜。液压系统至关重要，找不到疑点飞机绝不能入库。他又开车检查，故障终于被发现。就在发动机启动 10 分钟，离油迹不远的第一液压系统高压导管接头处突然高速喷出一股油丝，他拆开高压接头检查，发现喇叭口处有一条 3 毫米裂纹，令在场人大吃一惊，同时也松了一口气。由于陈福宁对工作有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排除了这个细如发丝的重大隐患，才避免了一起重大空中故障的发生。事后，师政委武飞告诉笔者，如果不是陈福宁及时发现隐患，第二天飞机带故障升空后，在液压系统数百个压力下，液压油很快会漏光，后果将不堪设想。

正因为陈福宁对本职工作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实现他最初当机械师给自己定下的奋斗目标：在维护工作上尽心，让飞行员飞得顺心，让上级首长放心。所以，在他

的维护工作中，才会拥有一连串的辉煌数字。

他当兵 15 年，先后 5 次被师、团评为“机务岗位先进个人”，6 次荣立三等功，8 次受嘉奖。他当机械师 10 年，先后负责维护过 7 种机型，在已完成的 1400 余架次，1336 小时的飞行维护纪录中，先后发现重大故障隐患 6 起。他维护过的飞机，没有出现过一起人为差错或维护责任影响飞行训练。他维护的飞机，出勤率最高，飞的最多，多次被师、军、军区空军评为“样板机”、“优质机”和“标准机”。

今年 8 月，空军某军机关和航空兵某师党委分别作出“向陈福宁学习活动”的决定，部队顿时掀起了向他学习的热潮。

创新——使“王牌”走向成熟

高技术武器在未来作战的主角地位已不可动摇。

改装几年来，他们通过对新型战机的掌握和了解，感到新型战机的内在技术潜能尚未被完全开发。要在祖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疆域升空、全领空到达、全天候作战还有一段距离。为了完成军委、空军所赋予他们的“首战用我，首当其冲”的历史使命，陈福宁所在部队加快了对新型战机技战术性能开发的纵深研究。

为此，陈福宁与战友们经历了向雪域高原、沙漠戈壁，台风席卷的恶劣战场和飞机维护极限要技术成果、要战斗力的艰难跋涉过程。

挺进大漠。陈福宁维护的飞机成为“领头雁”。

戈壁盛夏，酷暑难当，中午机场停机坪道面温度高达70摄氏度，鸡蛋埋在沙子里，几分钟就熟了，更不要说人与钢铁在烈日下同时煎烤。

大自然是残酷无情的，遭遇风暴，人的生命瞬间变得渺小脆弱，但，即使在这危急时刻，陈福宁与战友们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血肉之躯，紧紧地与战鹰融为一体。他们有的用身体压住飞机的罩布、有的顶住飞机轮挡以固定飞机，任凭沙暴在四周咆哮，沙石重重地打在身上，灌进耳朵、嘴巴、鼻子里，他们没有一人退缩。

为了积累新型战机在戈壁滩维护的第一手资料，陈福宁每天都要在酷暑中爬上爬下飞机数十次，为的是将发动机在不同状态下的飞行参数记录下来。他常利用休息时间，向兄弟部队的同志讨教取经，夜深人静时分，他打开手电趴在自己的床板上，将白天收集下的参数汇总排序，进行分析整理，经过40多天反复收集论证，他终于摸索总结出飞机在沙漠地区外部检查方法和发动机启动参数调整等经验做法，汇编成战地使用维护手册，并把经验迅速在小分队中推广应用，使飞机维护质量直线上升，飞机出勤率、完好率、一次启动成功率达到100%，确保了小分队的任务顺利完成。

挑战高原。昭示着祖国每一寸领土都将在中国空军的翼下获得安宁，昭示着全领空到达，全疆域升空，全时空作战不再是一句口号。

陈福宁又一次作为精英被列为首选之一。

每天他伴着高原的晨曦进场准备，伴着迟暮的落日在机场忙碌。因是小分队外出执行任务，人手少，一人要干平时几个人干的活。有时要调试飞机发动机，陈福宁爬上

爬下，光开车就达十几次。他告诫自己一定要顶住，最终，他还是累倒了。

躺在行军床上的陈福宁，感到双腿胀疼，头痛心慌，吃啥吐啥，浑身一点劲都没有。此刻，他身体消耗已达到极限。

在高原刺骨的夜里，他梦到帐篷外战鹰在向他呼唤。同时，也感受到自己从未有过的虚弱。

第二天，更多的同志因高原反应趴下了。

他鼓励自己：我的飞机是要在高原首飞的，这是为空军填补一项空白。我不能躺倒，我是战鹰的一部分，与其说战鹰挑战高原极限，不如说是人在向极限挑战。在这个关头，我陈福宁只要还能走，发动机就一定能转。

他凭着顽强的意志，硬是扶着墙站起来。倒下去，他就再撑起来，终于硬撑着爬上了汽车。

飞机启动，机械师必须对发动机进行卸压，他每爬一次梯子进座舱就像爬了一栋高楼，实在爬不动了，他就一步分作三步走。最艰苦的要数换主轮，每次换完一个主轮，人都瘫在地上，脸色铁青，如同跑完5公里武装越野。那一刻，他真渴望能躺下，哪怕只歇息片刻。可是，他不能。飞机得不到正常维护，将不能按时参训，整个计划进度将被延误。责任感、使命感促使他咬紧牙关，一分一秒地挺过来了。当新型战机飞跃高原的那一刻，陈福宁和战友们在高原机场流着激动的泪水狂呼，是啊，全疆域升空作战的梦想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实现了。

事后，他将在高原摸索出来的数十万字的机务维护宝贵经验，经过加工整理，汇编成一套完整的新型战机在高原维护经验手册，向部队推广应用。令陈福宁和战友值得

骄傲的是通过高原训练，新型战机6项设计极限被突破，为空军航空事业填补了多项空白。

鏖战高寒。去年底，陈福宁被上级指定到兄弟部队进行技术交流兼当教员。出发时他穿着衬衣，飞机落地，机场白茫茫一片，零下二十多度，冻得他只打寒战。

每天他们要在早晨的5点钟进场，满脸的汗，冻成冰疙瘩，像带着一道冰面具。随行的一些南方小伙，冻得悄悄地哭鼻子。而他仍然跟在老部队一样，作风不松，标准不降，边维护边带教。同时，对飞机在高寒地带遇到的新问题，展开了研究。一次飞行训练中，一架飞机完成训练第一批返场，准备第二次出动，突然发动机起动信号灯亮了。陈福宁立即将燃气涡轮启动机风门打开，但发动机就是启动不了。这种故障现象在南方从未见过。他迅速将发动机启动流程在脑中过了一遍，立刻判断出是发动机启动箱故障。他采用空调车加热，发动机立刻恢复正常。故障从发现到排除，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没有延误飞行训练一分钟。他过硬的技术，令在场的兄弟部队空地勤人员无不佩服。

近年来，陈福宁带领机组先后创新机务维护方法数十项。他维护的飞机从祖国南海辽阔的海空到雪域高原，从风起云涌的海峡到大漠戈壁，飞遍祖国山山水水。战法创新、新“三打三防”，实弹攻击，多军、兵种联合演习，在20多次重大任务中，他维护的飞机次次作为“一号机”出击，次次出色完成任务。

陈福宁，一个平凡的名字，他不图名利，忠实于自己的岗位，认真履行着一个机械师应尽的职责。

陈福宁，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事迹激励着所在部队

广大官兵，立足本职岗位，献身国防事业，献身空军建设。部队自从开展“向陈福宁学习”活动以来，飞机维护水平和部队战斗力成长又迈上了新台阶。

（武艾丽 撰文）

长江不相信眼泪

谁说没有战争，军人就缺少了生死考验和血色辉煌？
谁说没有战争，军人身上就缺少了惊心动魄的故事和重重叠叠的奖章？谁说没有战争，父老乡亲就淡漠了失去家园的凄惶和前仆后继的悲壮？

当风暴滚过温柔的水湄，雷霆碾碎了安逸与宁静，在本该打起鼓敲起锣的收获季节，灾难降临了，汹涌的长江如一头暴怒的猛兽，挟着狂风携着冷雨裹着雷霆扑过来了，咆哮的洪峰张开贪婪的大口吞噬了一座座富饶的村庄肥壮的牛羊和金黄的稻谷……

浊浪滔天。人类和洪峰没有谈判桌，只有刹那间逼近的殊死搏斗；只有真正的勇士在涛里浪里直起腰杆，在风里雨里挺起脊梁，在雷霆里亮起意志。倒下去了，一个大山的儿子，但一个又一个的子民被他托上生命的彼岸，他们又筑成一座座新的大山；倒下去的，是一个肉体，在洪峰中矗立的，是一座永生的丰碑！

高建成，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一位平凡的空军上尉，用他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和平年代的中国军人形象。他

告诉人们，远离战争，不等于军人没有了责任；远离战争的军人，每个岗位都是战场，每个岗位都能唱出惊天动地的英雄浩歌！他告诉人们，人民子弟兵，这个久远而亲切的称谓在今天这个没有硝烟的背景里仍具有往昔沉甸甸的荣光和含金量！

1998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1周年纪念日。

这天晚上8时，担负长江堤坝抗洪抢险应急机动战斗任务的广空某高炮团前线指挥部正和往常一样，召集营连主官在一栋两层楼的房间里布置工作。这时，突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

湖北省防总指挥部命令：嘉鱼麟洲湾地段发生强烈管涌，部队立即出动！

麟洲湾位于武汉的西南方向约20公里处，紧靠长江，属湖北咸宁地区嘉鱼县管辖。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由长江主干堤和护堤形成面积约15万亩的围堰，中间是人口约5万的麟洲镇。麟洲湾地段抗洪抢险总指挥、高炮团副政委张晓柏一声令下：“紧急集合！”

参加会议的营连主官们来不及从楼梯下去，纷纷从二楼的窗户跳下，奔向各自的连队。几乎同时，紧急集合的哨音和脚步声顿时响成一片，已在麟洲湾大堤边连续作战数日，身体极度疲劳的二二五营官兵迅速从床上爬起，拿锹，下楼。168名官兵在短短三分钟内集合完毕，分乘五台大型牵引车，火速向出事地点开进。

其时无星无月。天地一片漆黑。只有汽车的引擎声。

官兵们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同时在想：今

晚可能要面临一场恶战！但此时，他们还未意识到，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就在眼前！而他们当中的十七位好兄弟再也未能回来……

汽车灯光下的路面已有约 30 公分深的水，汽车行驶如行舟一般。15 分钟后，车队距出险民垵仅数百米远，这时，指导员高建成和连长黄顺华同时发现前方路面流来了黑水，他们的心猛地“咯噔”了一下。

“不好，险情严重！”

军车涉水前行。

群众们如临大敌般向部队进发的相反方向拼命奔跑。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牵着牛，有的肩上扛着口袋，手里拎着大包，还有的拖着小孩，拉着老人，神情一律是那种人在极度恐慌和绝望才会出现的凄惶失措……

军车仍涉水前行。

5 分钟后，路面上的水已有 60 厘米深，友邻部队一辆东风卡车抛锚挡了路，而二二五营使用的是重达 8 吨的重型延安牵引车，为参加抗洪抢险，他们还特意将排气管加高到 1 米 2 高。

他们的五台车绕过抛锚车辆在水中摸索前进。这时，还在第四台车的高建成当机立断做起了战前动员：

“同志们，军委领导号召我们严防死守长江干堤，我们要敢立军令状，勇扛生死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军委领导放心！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鲁蓓不是一个多愁善感而经常把自己弄得一惊一乍的女孩，她对“宿命”这个词汇也感到很陌生，但在 1998

年8月1日这个夜里，她真真切切听到有人喊她：

“蓓蓓，小蓓！我走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早已浸入她魂灵的熟悉的声音！她“咚”的一声坐起：

“建成！”

没人应。四周一片漆黑。她定了定神，发觉自己额头惊出了一层冷汗，拧亮台灯，只有4岁女儿洁缘天使般地酣睡着。她笑了，轻轻嘀咕一句：“神经过敏。”

鲁蓓是个很容易宽心的女子。但在这个夜晚她却再也无法入眠。那一声喊分明是那么清晰、那么入心入肺，真的只是自己神经过敏？在喊之前自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她想，再想，却都是一片空白。是根本没有梦，抑或是那一声喊太刺激太强音而盖过了所有的记忆？那末，喊她的那个人又在哪里？今天是“八一”，这个对他们的小家也是非常特别的节日，那个细心的人怎么连电话也没来一个呢？

鲁蓓的思绪在这个夜晚异常活跃，和高建成相识相知的日子一个个走回来，走得那么近那么近，她甚至听到了它们就在她的枕边发出疲惫后的喘息。是的，和她的建成一样，睡觉总是睡得很沉很沉。粗粗地呼吸着，他是太忙、太累了。

八年了，八年的时光恍若昨天——

走入90年代，全国都在务实，姑娘们的爱情天平也从崇高的理想倾向了物质的现实。作为生长在大城市武汉的鲁蓓，有一个不错的家境，父亲是湖北省电机厂的副总工程师，哥哥在“绿三园”饮料公司，嫂子在妇幼保健

医院，自己获得了工业会计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在厂里当统计员，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殷实，安逸。

1990年，邻居的军嫂说，“鲁蓓，你不是老说你喜欢军人吗？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鲁蓓记得那一天恰好是“八一”建军节，正值豆蔻年华的鲁蓓心跳了跳，两颊闪过一片胭脂色，问了句：

“人怎么样？”

军嫂说：“嗨呀，人是百里挑一的好！除了人好他还真没什么特别。”

鲁蓓就这样认识了高建成。

这事儿在她的姐妹中“炸”开了。精明得有些势利的女伴们点醒她：

“鲁蓓，你好苕^①！这是90年代了，找个当兵的，穷死！”

“你么样条件？要找么样的找不到莎？‘鲜花送英雄’，当得饭吃？现在是既要爱情也要面包，鲁蓓，你好苕哟！”

说得鲁蓓心里有点乱乱的。她想，我真的好苕吗？电话来了，高建成约鲁蓓第二次见面，鲁蓓去了。两人没有第二次握手，只是点点头，心里乱乱的鲁蓓觉得眼前这位军人除了有点憨确实没什么特别。回到家，又想起姐妹的话，咬咬牙想，算了吧，别苕了。

可是第三次再约，鲁蓓又鬼使神差地答应了。那个除了有点憨再没什么特别的军人，好像心里总有点什么让她

① 苕：红薯，此处方言指傻瓜。

放不下，是什么呢？她也说不清，反正她去了。

这一次，是在长江边。太阳落下去了，留下那片泥金般的回光使天空变成了玫瑰色，风平浪静的长江还在薄暮里漾着光明，像是一片经过打磨而且渺无边际的金属。这是一个长江边的情调柔和的寂静黄昏，这是一个让人感到人生幸福的安逸的黄昏，甜咪咪的江风无力地薰撩着鲁蓓，她看见高建成从远处向她走来，他还是白衬衫扎在军裤里，迈着军人的步子，向她走来——那一瞬间，鲁蓓的内心突然产生了一股从没有过的感动……

这一次，高建成就把自己的“老底”全兜给了她——高建成的家在湖南湘阴一个偏远的乡村，家有老父老母需奉养，父亲长年瘫痪在床，兄弟姐妹七人，除他之外都在农村。

“我们家很穷的，你好好考虑一下。”高建成坦然地说，没有自卑。只是道出一份实情。

鲁蓓看着那双明澈的眼睛，心被什么重重地拨弄了一下，心想，说这些也不怕把我吓回去？人家都说我死心眼，这人怎么比我还实在？实在得就像一座大山。这就是我可以依靠的大山啊！苔就苔一把吧，我愿意！

水越来越大。车队快速通过一个小村庄，已进入通往堤坝的简易公路。

张晓柏拧紧了眉峰，下令：“往后传话：车辆保持距离。遇有紧急情况，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按紧急预案实施！”

这时，等候在这里的省防总嘉鱼地段副总指挥，年过半百的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戴应忠少将和咸宁军分区曾

繁铭政委分别跨上二二五营第二、第三辆延安车：

“同志们，情况万分危急！早冲上去一分钟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

高建成心急如焚，催促道：“快，要快！我们早一分钟赶到出事地点，排除险情，老百姓就少一分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高建成心里想的还是冲上去，为了武汉人民的安全，一定要冲上去！

数天后，记者在采访中吐出心中的疑团：“明明知道水就要掀翻军车，为什么还要把车开进滚滚的洪水？”

连长黄顺华沉默了片刻，眼神变得炽热，他朴朴实实地说：“我们部队7月27日到麟洲镇后，当地老百姓对我们太好了。有给我们送油的，有送鸡蛋的，还有的送来半边猪，连名字都不留。7月31号，镇里本来停水，凌晨我们的战士抢险归来，自来水竟来了。第二天，水厂一位老师傅悄悄告诉我们，那是两名工人潜到2米深的污水中，修好设备，专门为抢险归来的战士们送的水。有这么好的老百姓，我们在危险时刻怎么能退缩呢？当时，虽然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但我们想的是赶到现场，竭尽全力把大堤保住。我们当时抱着一线希望，想着实在不行就把车开到口子里去，战士站在车上组成人墙挡水。没想到根本就过不去了……”

可以肯定，高建成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8时30分，当车队开进到离洲湾堤坝只有短短的150米左右时，但见一排白练仿佛从天而降，排山倒海向重型牵引车席卷而来——

“决口了！”这念头闪电似地耀亮在高建成脑海，他站在已经摇晃的重型延安车上当机立断喊道：

“快！全体人员立即脱掉迷彩服，结衣成绳，拉掉篷布，砸碎玻璃，爬上车顶！”

“不要怕！有我和连长在，一定带大家活着冲出去！”

高建成心里非常清楚，现在面临的是怎样脱险。

他的一个连 66 名官兵只有 15 件救生衣。出发前发给了 15 名突击队员。他的身上被黄顺华硬套上了一件。他本来是不穿的，但黄顺华说：“你这几天发高烧，天天打吊瓶，还在大堤上死顶着，你不穿谁穿？再说了，这玩意儿只是应急时候才有用的，你就先穿上吧……”

最后一句话让高建成不再拒绝。他和黄顺华一个心思：也许情况并没有那么危急吧。而现在，他们面临的情况竟比想象的险峻一百倍！也就是说，他们的双脚已踏在了“鬼门关”上，这时刻，谁能得到一件救生衣就意味着得到一条生命！

高建成率先脱下救生衣，强行套在了已瑟瑟发抖的新兵赵文渊身上，并动员道：“会游泳的同志把救生衣让出来，给不会游泳的同志。我们分组结对子，实行互救自救。水性好的要照顾水性差的；干部党员要照顾战士群众；老兵要照顾好新兵！”

高建成看见了车近旁的两棵白杨树，眼一亮，叫道：“连长，这两棵树不能让它闲着！”

黄顺华答道：“对！赶快把背包带结成绳，拴上去！先把不会游泳的新兵转移上去！”

背包带一头牢牢系在车框上，一头系在战士腰里，万一被水冲了，上不了树，还可以拉回车上来，准备就绪，高建成喊道：“我说几句！”

班长骨干们立即帮着招呼：“不要吵，大家听指导员

说！”

高建成说：“等一会下水你们一定要记住。水有点凉，容易抽筋，下水时一定要绷紧全身神经，一定要憋住第一口气。记住，不论沉下去多深都不能喘气！坚持一下就会浮出水面的，千万不要慌！”

高建成这一席话教会了大家一个常识，救了许多战士。

黄顺华说了句：“我先下水。”就要往水里跳时，班长小范一把拉住了他：

“连长，你是连队指挥员，万一有个闪失，全连怎么办？”

说罢，抢过背包带就一头扎入水中。新兵杨勇心慌意乱，游不过急流，高建成要跳下去帮他，被黄顺华抢先一步：“我身体比你好，我去！你指挥！”

黄顺华将杨勇托着游了进去，树滑水急，杨勇上不了树，黄顺华手托肩扛，将他顶到了树上。

树上还可以上最后一个人，高建成再三恳请咸宁军分区曾政委上树，他连说了五遍，曾政委坚决不同意，要与官兵同生共死，高建成动情地说：

“首长同志，你不要感到不好意思。保护好你是我们的责任啊！你要指挥全局，不能牺牲！”

曾政委说：“我的命是命，你们的命也是命，我就和你们在一起！”

高建成和黄顺华无奈，只好安排五名水性强的官兵死死护着曾政委，并不断地朝树上的新兵喊：“抱紧树干！一定要坚持！”

黄顺华看着脸色蜡黄的高建成，狠着声音喊：“指导

员，你身体顶不住了，你上树！我是连长，听我指挥！”

高建成了甩了一把脸上的水：“我是党支部书记，我怎么能在这时候爬上去？！连长你啥也别说了，田排长，我命令你爬到树上去！”

刚刚从院校分来 16 天的代理排长田华断然回绝：“指导员，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啊！我不能上！”

正在这时，高建成隐约看见洪水中有两个老人，一位 60 多岁的老大爷一手牵着一个老太太，一手扶着肩上的包袱，惊慌逃生，他急忙喊道：“快把群众救上车！”几个人把两位老人拉上车，高建成把最后一件救生衣给了那位老大爷，并把老太太转移到树上，交给战士照看。

一切布置就绪，高建成将手往空中一扬：

“战友们，我们来这里是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即使牺牲了，也值得。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活着冲出去，咱们回连见！现在我命令，各小组开始行动！”

官兵们依依不舍：“连长！指导员！咱们一起走吧！”

高建成深情地望着战友们，声音里透着兄长般的爱：“你们先走。我和连长送完大家后再走。同志们，大家各自保重啊！咱们回一连再见！”

浊浪滔天。官兵们慷慨惜别——

“连长，我们第一小组走了。”

“出发——”

这不是风靡全世界的《泰坦尼克号》中的场景。它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却有亲如兄弟的战友情，深厚的鱼水情；有当代中国军人金子般的精神和人格魅力！它真实、悲壮，足以感天动地泣鬼神！

瑰丽源于本色。

这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历史的部队。前身是东北野战军高炮独立大队，于 1947 年组建，是我军组建最早的高炮部队，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和 1979 年自卫反击战。高建成所在的一连曾保卫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参加过开国大典：在西苑机场受到毛主席的检阅。1985 年整编为高炮二二五营，所在团是军委 1990 年确定的首批重点建设部队。

近年来，二二五营出色完成了多次重大演习等军事任务。1996 年因参加演习完成任务出色，荣立集体二等功。1996 年被武汉市授予“战胜 96 年度特大洪水立功单位”。可以说，二二五营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集体。

今年这支英雄的部队又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抗洪的第一线。在抢险的关键时刻，扛沙袋、搬大石的有他们；当群众被淹的紧急关头，划着橡皮艇前去营救百姓的有他们；当大堤崩决，穿着救生衣，以血肉之躯筑起人墙阻挡滔滔洪水的也有他们。他们在大堤上发出了“立军令状、铸生死牌”的豪迈誓言，他们也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这句誓言。

7 月 27 日，凌晨 1 点 35 分。

省防洪总指挥部一道紧急命令：二二五营立即赴咸宁地区抢险！

团政委杨兴山和教导员万双林带着 200 多官兵急行军 4 小时 10 分钟，于凌晨 6：30 分到达临时指定的嘉鱼丘家湾，立即投入抢险行动。一直奋战到下午 2：30，靠运送土方筑起一个数百米围堰，控制了管涌险情。

仅仅两小时后，他们又根据抗洪总指挥部的命令，迅

速转到麟洲湾突击抢险。直至次日凌晨 2:40 再次排除险情。

在这个行列中，就有白天才中暑晕倒，连续数日发高烧打吊瓶的一连指导员高建成。

副指导员劝阻他：“你都病成这样，大堤上晕倒好几次了，你就在家留守吧！”

高建成说：“连长在驻训，我是连队主官，不去怎么行？！漂亮话不能只说在口头上嘛！对了，连长家乡遭水灾顾不上，又刚从山坡驻训回来就赶到大堤干了一整天活，你尽快整个材料向团里报一下。”

副指导员说：“指导员，你湖南老家不也遭受了重大水灾吗？”

高建成怔了一下，喃喃道：“我最对不起的是我母亲，也不知她老人家怎么样了……”说完就拿起铁锹钻进驾驶室，随车上了大堤。

一连的官兵太了解他们指导员了。他朴实得没有绚烂的风采，他不像一个指导员，倒更像一个憨厚的兄长。在一连这个大家庭里只看见他忙忙叨叨的身影。新兵看见他，不想家了，写信对父母亲友说，我们指导员啊，比大哥对我们还细心，还关心，连队就是个温暖的家呀，有爱、有亲情……

高建成也收到了一大摞大摞的战士家长给他的信。今年 6 月，黄孝圣的家里写了这样一封——

高指导员：您好！

首先，我以黄孝圣大哥的身份，代表全家向您表示感谢！

孝圣这次回来，谈到他今后的理想、抱负时，我们听了都十分高兴。他这种“以连为家、立志部队、献身国防”的精神，确实是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风范，我们全家决定做他的后盾。希望指导员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上继续做他的引路人，使他逐步成为一个对国家、对部队有用的人，此中恩情，我们永志不忘。

黄孝圣的大哥：孝龙

1998年6月7日

……就在那个惊心动魄的“八一”之夜，一连官兵与洪水英勇搏斗的危急时刻，身为班长的黄孝圣见班里6名同志只有4件救生衣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作为突击队员用的救生衣脱给新战士刘军伟，自己却凭体力与洪水搏斗，因消耗过大，带着班里几名战士漂流150米时身体开始下沉。新兵马志文想凭救生圈的浮力拉他一起漂流，被他拒绝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不会游泳，如果带上我，咱俩全完了，你快走……”说完，又用尽全力将马志文向前推去，自己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我们虽然已无法直接了解高建成是怎样帮助教育黄孝圣的，但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高建成对黄孝圣的影响，他的确是年轻战士人生道路上的“导航灯”。

公私之分，义利之辩，一直是中华民族道德规范的核心。中国人讲群体意识，讲先人后己，其积极意义都是鼓励人们摆正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为大多数人着想，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使我们的祖先不像古希腊人那

样，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首要的位置，而是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作为思索的中心，便是所谓的伦理道德至上。古人说过，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最伟大的，是那些以自己的高尚品德为社会为他人建立楷模的人。

仔细看看金甲文中的“公”和“私”吧——古人云：苍颉之造字，自环之为私，背私之为公。这是对公与私直观而有趣的解释……

而高建成正是用一种平凡与不懈铸就了他博大的精神世界和崇高的人生价值内涵，正是这种不起眼的点点滴滴折射出他生命的光辉。一连的官兵们知道，他们指导员的人格力量都融入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之中——

故事一：八班长徐华，1997年入伍，军事训练成绩特棒，第二年就破格当了班长。

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新兵蔡园吃完晚饭。感到肚子特别痛，在床上打滚，起初，作为班长徐华没怎么在意，过了一会，小蔡捂着肚子又哭又叫，徐班长这才慌了神，束手无策，没了主意。只得赶紧向连里汇报。高建成快步跑到班里，一边问病情，一边迅速向营里要车，急忙送小蔡火速到空军医院，并亲自背上背下，挂号就诊，医生立即实施了手术治疗。手术结束后，医生握着高建成的手说：“幸亏你们送得及时，要是再晚一步，阑尾就要穿孔了，那样可就有生命危险了。”小蔡住院期间，高建成坚持每周两次去医院探望，每次去总要给小蔡买些水果营养品什么的。

从医院回到连队后，高建成与徐华有过一次长谈，他

苦口婆心地教育小徐，作为班长，不仅要军事训练过硬，还要学会带兵，关于观察战士的一言一行，切实掌握战士的思想脉搏。除了严格要求他们外，还应有兄长情、父母心，处处关心爱护部队真正做到体贴入微，战士才能对你敞开心扉，才能从心底里钦佩你。从此后，徐华成了全连拔尖的班长，八班工作样样走在前。

今年5月，小蔡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兄弟连队，走时，这次轻易不掉泪的小伙子，抱着指导员高建成痛哭失声。

故事二：连日来虚弱的高建成照样与大家一样抗洪抢险。7月30日晚上11点，高建成突然大汗淋漓、呕吐不止，卫生员韩峰忙给他打了一针，之后一边给他擦着汗一边劝指导员休息。第二天，营部捎来战士信件。新兵杨勇得知奶奶去世，大哭一场，茶饭不思，高建成拖着病弱的身体一直陪着，并轻声劝道：“晚上，我们还要扛沙包，筑大堤，不吃饭，身体怎么挺得住。”

夜晚，高建成把杨勇叫到自己的帐篷里，对他进行了一番耐心开导。杨勇是个牛脾气，还是粒米不进。见此情景，他不吃，高建成也不吃。望着一脸真诚的指导员，杨勇心颤了：“指导员，你病得厉害，别伤着身体。”高建成见时机成熟，给小杨讲了很多道理，终于使他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于是，高指导员让炊事班给弄来一碗鸡蛋面条，看着他吃下去了，才走去战士宿舍。

故事三：侦察班长张云，父亲肾坏死做移植手术，双腿几乎瘫痪，欠债9万多元。5月的一天，张云收到家里来信，知道了这一情况，一度闷闷不乐。不几天，张云的

父亲又亲自打来电话给指导中高建成：“能不能让张云回来，让我们父子见上一面。”高建成听到这些话，非常着急，并劝老人想开些。放下电话，他找到张云让他马上写封信回家。同时，主动将这一情况向上级反映，并让张云先回家稳定老人情绪。行前，高建成还以支部名义又给张云家里、街道和其父的工厂分别去了信，并亲自把张云送到车上。临别，又悄悄地往小张挎包里塞了300元钱，张云回家后才发现。

这之后，高建成又多次打电话慰问老人，并通过其他渠道为老人解决了部分医疗费，返回连队的张云告诉指导员，父亲情绪好多了，他也像换了个人似的，训练场上似小老虎一般。

当张云的父亲得知高建成牺牲后，打电话给儿子张云：“高指导员待你像兄长，送他走的时候，代我这个做父亲的给他嗑三个响头。”

故事四：炊事班的同志忘不了，今年3月份新兵下连不久，高建成发现泔水桶里一连几天都倒有不少剩饭菜。有人对他说：“一定要把败家子查出来，好好整治整治！”高建成紧锁眉头没吭声。他在骨干会上说：“别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我把情况弄清楚再说。”

高建成花了几天气找新战士聊天拉家常，终于弄清了原因。原来，炊事班的同志考虑到今年补入连队的新兵中，来自湖南、陕西的占多数，炒菜时就有意将每道菜都加些辣椒。可炊事班同志的这番好意却苦了河南、广东等地入伍的新兵，他们不吃辣椒又不敢提意见，实在辣得受不了，就把饭菜倒进了泔水桶。

情况弄清楚后，高建成不仅没有批评那些新兵，还在全连大会上向不吃辣椒的新战士道歉，并要求炊事班，今后做菜要照顾到各地入伍战士的不同饮食习惯，每顿起码要有一两道菜不放辣椒。打那以后，泔水桶里再也看不见饭菜了。

故事五：1998 年入伍的新兵武向阳，自转入专业训练后，成绩一直掉队。这位生性内向、少言寡语的陕西小伙子精神压力很大，在班里越来越自卑。高建成了解情况后，找他一起散步、拉家常。

高建成像兄长一样和蔼地问：“你自己觉得训练成绩为什么上不来？”

武向阳想了想说：“我心理素质不好。每次一训练就心发慌、手发抖，紧张得很……”

高建成听了，心里有数了。他对症下了三剂“药”：第一剂，他叮嘱武向阳的班长，每周的班务会，都安排武向阳第一个发言；第二剂，上政治教育课时，他经常把武向阳叫起来回答问题；第三剂，训练时，他有意识地站在武向阳身边盯着他看。刚开始，武向阳发现指导员站在他身后就紧张得脑子里一片空白，高建成也不批评他，只是一次次地走到他身边去看，渐渐地，武向阳的心理承受力大大增强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终于在一次专业考试中一举夺魁，武向阳那个高兴呀！他得到的奖品是一包白糖。

“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甜的糖。是指导员给我的！”武向阳逢人就说。

官兵陆续跳入洪水之中。

车顶上只剩下连长黄顺华、指导员高建成、咸宁军分区曾政委和技师朱盛堂、卫生员韩峰等8名官兵。

洪水已涨到胸际。

转移到树上的战友急得大叫：“指导员！连长！太危险了！走不了了！你们也到树上来吧！”

高建成镇静地答道：“树上承受不了这么多人，没事的，你们放心！”

黄顺华也大声说：“如果我们牺牲了，有时间到我们家去看一眼！”

话音刚落，一排巨浪打进来，黄顺华翻身入水，但他腰里捆了一根背包带，没冲多远他一转身正好抱住了树，他往上一挣，冒出了半个头，听见战友们急切地呼唤着他：

“连长！连长！”

他挣扎着想回答，想抓着背包带再爬回车上，这时又一个巨浪盖头而来，等他再次抬头时，车上几个人全不见了踪影，再回车上已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一手扯掉背包带，一手抓着车框顺流而下。

洪水将他冲到一棵树边，他筋疲力尽地一把抱住，只听见前面传来一个战士的喊叫声：“我是一连的……我不行了……”黄顺华一惊，决然弃树向前漂去，一看是本连新兵林庆中，他一把托住小林：“别慌，我是连长！”好不容易将小林带游到一棵树旁，小林两腿抽筋，黄顺华让他抱着树，自己给他揉腿。

安顿好小林，他又游到旁边一棵树了：“有一连的吗？我是连长！”

“连长！”附近几棵树上的4名战士听到连长的声音顿时哭成一片。黄顺华一边安慰战士，一边鼓励大家坚持到天明。

起风了，阵阵寒意袭来。黄顺华便不时将挂在脖子上的口哨吹一吹：

“笛——全连集合！”

“笛——全连开始点名！林庆中！”

“到！”

“王玉峰！”

“到！”

“……‘团结就是力量’预备唱——”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力量！……”

浊浪滔天。高建成被巨浪打入水中，浮出水面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好咸宁军分区政委的安全。他看曾政委还有战士董少华和罗辉和自己冲到了一起，而不远处，新兵刘楠正在水中一沉一浮地挣扎，马上命令道：

“小董小罗，赶快把曾政委送树上，你们一定要负责他的安全！我去救刘楠！”

高建成奋力游到刘楠身边，一把将刘楠推到一棵树边。脱离了死神威胁的刘楠看到高建成体力渐渐不支，着急地喊：

“指导员，你也上来吧！”

“不行……我要去找找……其他同志……”话没说完，一个浪又狠狠地卷来了。

“指导员——我安全了——不需要救生衣了——你穿上。”刘楠在树上脱下救生衣用力扔给了正漂向远处的高建成。

洪水越来越大，风浪越来越高。

战士何董华被冲入水中后，漂了两三公里，被漩涡卷入水中，呛了好几口水。他感觉浑身软得像一片棉花。脑子里一片空白。求生的本能让他绝望地：呼喊着：

“我是一连的……救救我……我不行了……”

正在这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不要慌，沉……沉……沉住气！”

他的心一下子热了：“指、指导员！”

高建成没再说话，用仅剩的体力把何董华向上托着往下漂，发现右前方约5米处有一棵树，他托着小何拼命向树游去，他在心里说：高建成，挺住！抓到树就胜利了，小何还只有18岁，他必须活下去！你一定要抓到树……水，水，你停一停，不，别再推我……我一定要把小何送到树上……到了……就到了……

高建成感到自己正被卷入一个虚无，水中的高压线一根根倒下，变压器在水中爆炸，击起耀眼的火花……他倔犟地用最后一丝气力，把何董华往树边一推，看着小何紧紧地抓住了树，他咧了咧嘴：“洪水，我赢了……”

洪水狰狞地吞噬了含笑的高建成……

“那个‘八一’之夜，他们是在滚滚洪流中铸生死牌呀！”

营长万双林红着眼唏嘘不已。

8月1日，万双林受团里委托带队去向在另一大堤一线抗洪抢险的团长和战友们进行节日慰问，返回到嘉鱼县时，找了一个小饭馆准备填填肚子，这时，急促的警报在全城拉响，广播中说潞洲湾大堤突然溃口，情势万分危

急！

麟洲湾！万双林的心像被猛地揪了一把，他一推桌子叫道：“快，上车！”

他带着吉普车就往麟洲湾赶，路上，救灾车队堵塞了收费站口，车子过不去，他狠着声音吼：

“逆行！冲过去！”

冲到麟洲湾，早已是汪洋一片，四周黑黢黢的，只有呜呜的风声从溃口处灌进来。

吉普车顾不上刹车，万双林就跳了下来，扯着嗓子喊：

“高建成！黄顺华！二二五营的！有人吗？”

回答他的只有从溃口处灌过来的的风声……

晚上十点来钟，舟桥旅带着冲锋舟来了。

万双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硬闯上了一条冲锋舟。要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谁不是在为自己水中遇险的战友揪心揪肺的，一条冲锋舟能救出多少战友啊！但，是军人就是兄弟，五湖四海都是战友，所以，当万双林闯上了冲锋舟后，友邻部队也不再多余话，而是慷慨地一挥手：“好，这条冲锋舟就归你调配了，你指向哪打向哪！”

万双林顾不上道谢，就准备开舟救人。这时，有两个记者不知从哪里来，非要跟着冲锋舟走，万双林黑着脸说：

“老子今天看谁敢上？我一百多号人在水中不知是死是活，有什么大过人命吗？”

也不知是万双林的横劲儿吓住了人，还是人们都理解了他救战友的心，反正再没有争吵，他带舟向洪水深处驶去……

泱泱大水中，万双林边喊边把一些围困在水中的群众救上冲锋舟，但他的二二五营官兵踪影全无……

一路都是障碍。倒下的电线杆子，漂浮的杂物，淹死的牲口……冲锋舟一加油门就撞上了，一小时过去了，他们才往前走了几公里，万双林恨得没办法。

他打着手电，嘶哑着嗓子喊：

“徐春山！高建成！沈凯成！”

没有回答。

“二二五营的！你们在哪？我是教导员！”

“树上有人吗？”

还是没人回答。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万双林嗓子喊出了血，他仍执拗而不停歇地喊：

“二二五营的，回答我！”

“……教导员！”

突然从不远处的白杨树上传来一个微弱而惊喜的声音，万双林却听得不啻如一声春雷。这个一直黑着脸的硬汉子此时再也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我的娘！你们还活着！我，谢谢你们了！”

滑溜溜的白杨树上爬满了二二五营的官兵，见到教导员都喜极而泣：“教导员，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呀！……”

然而，他们凭着超常的意志终于闯过了“鬼门关”哪！

在经历了数小时超负荷的生死劫难之后，有的战士精神一松弛，体力再也支撑不住，扑通扑通掉落在洪水中，万双林急忙带着人员扑入水中，将他们救上冲锋舟……

早上七八点钟，二二五营官兵总算归拢到大堤上了。
点名。

万双林刚舒展的脸又黑了：他出动了 168 名官兵，现在怎么数，怎么点，还是只有 151 人。

整整少了 17 人！

再点名。

一遍，两遍……五遍……终于，万双林“咣”地一屁股坐在大堤上，布满血丝的眼里变得空洞了。

死寂样的沉默。

大堤上坐着一群凝固了的人。他们脸色极度疲惫虚弱，一身伤痕，连衣服都没穿，但，没有一个人提出要返回休整。

怎么能回去呢？还有冲散的战友，他们也许就快游回来了。出发时是 168 人，当然要等齐了才能回去呀！

太阳出来了，烈日炙烤着官兵的头顶，有人晕倒了。但他们还在等着，耐心地，执拗地等着……

下午一点多，回来了一个。是老百姓送回来的。

黄顺华一看，两眼一黑，脑子嗡地一片空白——

他无法相信，那是他的好搭档、好兄弟，一连指导员高建成！

但，他无法不相信，那确实是高建成。他竟然在与洪魔的抗争中付出了一切，就这么赤条条地回到了大堤上，他右手向前托着，左手向上高举着又回到了大堤！

只是，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大堤上，除了战友的恸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万双林脱下自己身上的迷彩服颤抖着盖在了高建成布满伤痕的身上，悲恸的哭声从嘶哑的喉咙里嚎出，锥心泣血，

从另一处大堤赶来的团长也脱下了迷彩服，轻轻盖在他的指导员身上……

面对高建成的遗体，二二五营幸存的官兵们才真正开始面对牺牲，面对死亡……

激流滚滚。三连八班副林杰成被冲到了玉米地里，遇见了张晓柏副政委。张晓柏赶紧把周围的战士集结起来，一点数共9个人。他带着战士们穿过玉米地，向下漂行，终于抱住了树，张晓柏看见紧张加疲劳的战士在水中瑟瑟发抖，就说：

“同志们啊！坚持住，保持体力，团结互助，泡在水里冷了就向树上爬，一定要保持好体力，千万不要睡觉！坚持到天亮就有希望了！”

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水中的官兵们意志的严峻考验，受不了了，真的承受不了了！而咆哮的洪水越来越肆虐，张晓柏又喊：

“同志们！你们听着！不管谁活着回去，一定向团首长报告，8月1日晚上8点10分接到防汛指挥部的命令，我们乘坐五台车赶往决口处，遇到抢险的故障车受阻，水流过猛，车辆冲倒，人员遇难，我们下水约9点多钟……同志们啊！坚持住，不能打瞌睡啊！一定要活着回去！……”

话音刚落，一股巨浪席卷而来，把他们都冲散了……

……三连三班长柳健重新浮出水面时，见周围还有四名战友：黄勇、覃建国、陈云海和宋成璋，五个人互相帮

助着向附近树林漂去，漂着漂着，他们听到有咳嗽声，扭头发现右侧方约2米处一个人在水中一沉一浮，时隐时现，他们不由分说便同时向此人游近，看清了是和他们同乘一辆车的将军，他们立即同心协力，用推拉托等方法把他送到50余米远的一棵树旁，并合力将他托上树杈……

将军上树后，对救了他的战士说：“你们快一起上来吧，水里太危险了。”但柳建他们一看树太小，若再上人就会将树杈压垮，危及将军安全，就坚持不上去。他们手扶着树浸泡在水中，围成一个圈，死死护卫着将军……

夜，越来越深了，饥饿和寒冷折磨着官兵们，黄勇突然记起自己口袋里装着两袋锅巴，腾出一只手一摸：还在。他高兴地叫了起来。他把一袋递到将军手中，另一袋和战友们分吃了，将军在树上不断地和这些可爱的战士们说话，鼓励他们树立信心，与洪水、与黑暗搏斗，和他们一起点名、唱歌来抵御瞌睡和寒冷……

姚守国从一个漩涡中卷出，顺着水势漂到了一棵树旁，筋疲力尽的他，好不容易攀上树杈，刚一坐稳，树杈上爬下一条粗壮的毒蛇，在城市长大从没见过蛇也最怕蛇的他“哇！”地惊叫了一声浑身一软又“扑通”一声掉进了湍急的洪水中，本来就水性很差的姚守国连呛几口洪水，灌了满嘴的泥沙，头晕目眩，浑身再无一丝气力，看着一泻千里的洪水，他绝望地想：我怕是不能再活着回去了……

这时，排长孙培斌一把将姚守国托起，拽着他猛地向一棵小树游去，孙排长把他推上了小树，说：“小树太小了……不能承受两个人，我走了……小，姚，你要，坚

持，坚，持，就，是，胜利……”

孙排长被浪冲向远方，姚守国叫了一声“排长——”就“哇”地一声哭泣起来……他望望头顶的马蜂窝，脚下的毒蛇，想起不知去向的战友，再想想，记起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父母亲们此时一定正聚在电视机旁轻轻松松看晚会，他们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宝贝儿子正挂在这茫茫洪水中的小树上生死难料啊！我的那些哥儿们也许正在哪家情调浪漫的酒吧里潇洒快活，身边说不定还带着女朋友呢……

夜，越来越深了，大毒蚁和蚂蚁成坨成坨地往姚守国身上爬，他身上只有一条湿裤衩，树很小，他只能蹲着……

寒冷和饥饿一步步逼近了他意志的极限，他真想睡一觉啊……

他的眼皮凶狠地打着架，他强令自己：不行，千万不能打瞌睡，孙排长不是让我一定要坚持吗……哦，排长，你安全了吗？过去看到电影中英雄人物一到关键时候说“我是共产党员，让我上！”就觉得好笑，心想生命是那么的宝贵，世上哪有抢着去送死那么傻的人？可今天我信了，在这样性命攸关的时刻，党员干部们个个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可不是平时光在嘴上说漂亮话……什么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啊，今天我可是真的懂了……我也是一名革命军人了，怎么能当软蛋呢？

姚守国鼓励着自己，但还是瞌睡得受不了，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唱歌。

一场悲壮而特别的“个人演唱会”开始了——从新兵学的第一支歌《打靶归来》唱起：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咪
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风在吼，马在叫，长江在咆哮长江在咆哮……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一棵呀小白杨落在水中央，风儿刮，水儿急，我
在树梢上……

这是最新版本的《小白杨》。

汪明辉被冲到了一个树杈上，他双手紧抱树，成马步
蹲着，接着，三连长沈凯成、营长徐春山也先后游到了汪
明辉所蹲的这棵树上。

在饥饿和寒冷的煎熬中，汪明辉浑身打了一个激灵，
感到小腹胀痛，想“方便”一下，他张嘴就喊：“连长，
我……”

他看了看自己脚下的连长和营长，就生生地把后半句
话咽了回去：“没，没事……”

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树下的洪水依然汹涌着，汪明
辉实在憋不住了，就喊：“连长，我，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要尿了……”

沈凯成火冒冒地吼：“尿尿还请示连长，你几岁了？”
他抬头往上一看，明白汪明辉的难处了——汪明辉双手紧
抱树，这“方便”起来可是真不方便。沈凯成坚决而严
厉地说：“汪明辉，我命令你，你双手不能动，别脱裤子
也别管会不会淋到我们头上，就这么尿，千万别松手！你
尿吧！”

汪明辉鼻子酸了，叫“连长……”，尿再也控制不住，透过裤衩把沈凯成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又淋到营长徐春山的头上，沈凯成笑骂道：“你个狗日的打炮打得准，这尿也准得很了……”

三连七班长朱志洪在救了一个战友上树后，自己也好不容易上了树，正想稍稍喘口气，恢复一下体力，却听见浪涛中有人在一沉一浮地叫“救……命……”他就一只脚把树一蹬又纵身跳入水中，并迅速把那人紧紧拉住，在湍急的洪流中拼命向有树的方向游过去，总算靠拢了一棵树，朱志伟用肩把那人顶到了树上，一看是个年过半百的老百姓，由于极度恐慌惊吓和在洪水中挣扎时几乎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老百姓已支撑不住，朱志伟没办法，只好用右手抱住他，左手则死死搂住滑溜溜的树干……

1个小时，2个小时，……5个小时……8个小时，这漫长的黑夜啊！朱志伟咬紧牙关还是忍不住发出了呻吟，但他的两只手丝毫没有松开……整整9个多小时之后，救援的冲锋舟来了，朱志伟的右臂早已血肉模糊，而左臂像木头似的没了感觉……这是怎样令人触目惊心而感人肺腑的一幕啊！

被救的老百姓嚎啕痛哭：“我的亲人啊！你就是把我扔到水里不管我也不会怪你呀，那么黑的夜晚，那么急的洪水，自身都难保，要是我们俩就这么死了，谁也看不见，连苍天都闭着眼哪，你冤不冤了……”

鲁蓓在8月1日夜里被那一声喊惊醒之后，再也未能入眠。

第二天，她昏昏沉沉地上班了。工作向来勤快、扎实的她一整天恍恍惚惚的，好像丢了魂……

晚上，嫂子打了个电话来：“蓓蓓，听人议论麟洲湾抢险牺牲了一个空军的指导员，和高建成的情况蛮相似，你赶紧打听一下。”

鲁蓓心猛地往下一沉，又安慰自己：不，不会的。要是高建成，部队早来报信了。今天不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肯定是嫂子听差了……”

8月3号，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的鲁蓓再也沉不住气了。她心惊肉跳地上了半小时班，就打了个电话给同厂的父亲：“爸爸，你给我50元钱好吗？我去一下建成部队。”

鲁蓓坐上公共汽车，想往那个熟悉的连队走，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终究没去。

到家里，部队首长，还有厂里的书记，工会主席都来了。一刹那间，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接着很长一段时间，她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家里来了很多的人，不断地来，她从没见过的，有北京的，广州的，有将军、有记者，有录音的，有摄像的……

他们都流泪了，告诉她：高建成是个英雄。

鲁蓓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更糊涂了：她的建成……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7月26日，是个星期六，已半个多月没回家的高建成回来了。看见正在擦着玻璃的岳母，忙说：“我来，我来，妈，你血压高，别爬那么高。”

高建成擦完玻璃，刷了厕所，这些都是他承包的活儿。干完了这些，又顺手将一个蚊香夹子修好。岳母说：“建成，你别修了，就5毛钱一个，买个新的就是了。”

高建成只是憨憨地一笑：“还能用的。还有过道的路灯坏了，我一会就去修。”

他足足忙了两小时，看看表，对女儿洁缘说：“缘缘，爸爸走了。”

缘缘不干了：“嗯，不嘛。爸爸，我要跟你去连队。”

女儿是心头肉。高建成不忍了。说：“好好，你问妈妈要不要带你去？”

鲁蓓就这么带着女儿跟高建成到了连队。就是在这个夜晚，鲁蓓懂得了什么是军人，什么是战争——

午夜两点不到，鲁蓓被一阵紧急集合的哨音惊醒。爬起来一看，丈夫高建成没在身边，她披衣下床，推开房门一看，官兵们没一个人说话，但动作迅速、敏捷，忙而不乱，不一会功夫，队伍齐刷刷地集合好了。

鲁蓓清楚地听见，高建成在昏暗的灯光中做简短动员。他说，党员干部要带头，全体人员一定要听从指挥，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高建成大手一挥，“出发！”

官兵们快速地跳上了车。这时鲁蓓看清了身穿迷彩服的高建成已经在前面大牵引车的踏板上指挥着。不知怎的，她突然嘶哑着声音冲动地喊了一声：

“建成！”

高建成猛一回头，看见了鲁蓓，他挥了挥手。

这一瞬间，鲁蓓觉得她的建成潇洒极了。从不爱流泪的她，眼里忽地涌出了泪花……

五天之后，也就是7月31号，鲁蓓接到了高建成的电话：“蓓蓓，明天是‘八一’，我不能回来了。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身体很好。你放心。还有，8月3号是妈妈生日，你去订一个好一点的蛋糕，说不定我也能赶回来一下呢。”

8月3号，就是这一天，鲁家得知了女婿壮烈牺牲的确切消息。

岳母这位善良而爽直的武汉妇女捶胸顿足：

“建成走了？老天爷你瞎了眼把他带走了。他对我们比亲儿子还好，叫我怎么丢得开呀……老天爷我愿意替他去，你把建成还给我们吧……建成，你是个大骗子，你欺骗了我们的感情……你救了别人却要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还答应回来为妈妈过生日的呢……”

母亲的哭诉让很多人都心碎了。而更令人心碎的时刻是在8月5号这一天。

在领导们的陪同下，一家人来到了嘉鱼县殡仪馆，高建成的遗体就存放在这里。

鲁蓓脚踩浮云般走向遗体存放室，她听见自己的心剧烈地敲击着，震得她周身都有痛仿佛停滞了一般，分明只有短短的路程，她却觉得走了一万年那么久……

她的建成，她的建成就在里面呀！室内温度很低，她打了个寒噤，心疼地想：

建成，你冷吗？

当她终于看见了高建成时，心在瞬间踏实了——那是

她的建成。他穿着一身簇新的军装、新皮鞋，面容安详、纯净。

他睡着了。鲁蓓安慰地想。是的，建成睡着了就是这样子。沉沉的、无忧无虑的，孩子似的。

“爸爸！爸爸！”，四岁的女儿天真地扑上去叫道。

“妈妈，爸爸睡着了，怎么这么多的人也吵不醒他呀？”

鲁蓓一把紧紧地搂住了女儿：“缘缘乖，别吵爸爸，他太累！太累了……”

鲁蓓听见了四周的恸哭声，她多想说，走吧，你们都请离开吧，让我好好陪陪建成……

但接下来的日子，鲁蓓再也抽不出时间来陪丈夫了，她被安排各种采访，录音、录像，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赈灾晚会：武汉、广州、北京、长沙……她的行程被排得满满的。

她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全国人民关注的公众人物，成了“焦点中的焦点”，成了“明星中的明星”。大型赈灾晚会上，群星璀璨，但她是主角，许多她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大腕”明星都是为她歌唱，为她流泪……不，不，是为她的建成！

……鲁蓓累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鲁蓓独自面对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悲恸，哽咽着呼唤：建成！建成你回来！

她知道，今天这一切的一切原本不是属于她的，她没有做过明星梦，她只想过平平常常的日子，就像和建成在一起，平常、平凡，但真实、温馨……

这些天，那么多热心肠的人为她和女儿捐款，她一一接受了，但又在另一个场合捐出去了。她本不是一个把钱

看得很重的女子，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捐给了更需要帮助的灾区人民，“建成要是还在，他一定会这么做的。我自己有一双手，我要用自己的能力把女儿养大成人，成为她爸爸那样的人。”

还是不断地有人向伸出温暖的手——深圳万德莱公司派人专程赶到武汉送去慰问金，还告知她，公司已决定无条件接收她为公司员工，为她的女儿解决入深户口，并把女儿抚养到18岁；旭日集团为她的女儿一次性购买了35万元的保险，还给女儿提供了丰厚的教育基金，保证女儿能读完博士学位；还有……

洪水涤荡着一切，也涤荡着无数冰封的心灵；洪水可以卷走一切，卷不走的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和道德大厦！洪水无情人有情，面对这一双双真挚的手，这一颗颗浓浓的爱心，鲁蓓感动了，她收下了，收下这一片片暖心暖肺的人间真情！建成啊，是你用自己的生命搭起了一座爱之桥，沟通了我和那么多人……建成啊，我懂了，崇高是压抑不住的，美德是摧毁不了的！

建成，就在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在你与洪魔搏斗的同时，长江，还留下了多少勇士的镜头阿——

镜头一：二二五营一连实习排长 田华——

……洪水即将掀翻车辆，田华看到卫生员韩峰盯着洪水，两眼发直，神情非常紧张，大声说：“大家不要慌！我们一定能脱险的！小韩，你会不会游泳？”

见韩峰摇摇头，马上脱下身上的救生衣套在韩峰身上，并对他说：“有我在，不要紧张，抱紧旁边的大树！”他自己则背对着洪水，双手抱紧韩峰，保护着他。

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巨浪一个接一个，韩峰紧抱着的大树开始摇晃起来，过了一会，猛然倒下，眼看湍急的洪流就要吞噬他们的生命，田华立即将韩峰往左边的一棵大树猛推了一把，把自己却被洪水往相反的方向冲走……战士们惊喊道：“田排长！田排长！”田华从水中冒出头答应道：“你们要保护好自己，我没事的……”

在随波漂流的过程中，田华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阵时断时续的“救命”声，只见一个老百姓在水中靠一块小木板托着，随着波浪一沉一浮，在水中拚命挣扎……田华迅速向前游去，一把拉住小木板，托着老百姓往左前方的树林游去，快接近树边时，与洪水搏斗了几个小时的田华用最后的气力把老百姓往树上推了一把，自己却精疲力竭，一下子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田华，这位年仅 24 岁的农家子弟，从院校毕业分到连队当实习排长才仅仅 16 天！田华在《献身国防志愿书》中这样写道：“我热爱国防事业，热爱伟大的人民军队……从我穿上军装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听从祖国的召唤，随时准备奔赴战场，为祖国而献身。”如今，他壮志未酬身先去，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实现了这一壮丽的诺言，在滔滔长江中矗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镜头二：二二五营一连火炮技师 朱盛堂

7 月以来，朱盛堂同志的湖南老家也遭受着洪水的侵害，刚刚结婚 5 个多月的他多么想回家看一看年迈的父母和已经怀孕 4 个月的妻子，尽一份儿子、丈夫的责任啊！而此时，部队正处于抗洪救灾的临战状态，随时可能紧急出动，他怎么能离开呢？

7月27日凌晨，当紧急集合的哨音刺破夜空，朱盛堂像出鞘的利箭一样翻身从床上跃起加入了连队将急行军开赴咸宁抢险的行列。

连党支部考虑到他老家被淹和实际困难，决定让他留守，一贯服从听指挥的朱盛堂这回却“抗命”了，他大声说：“父母、妻子是我的亲人，但人民群众也是我的亲人，我是一名老兵、一名共产党员，对着党旗军旗宣过誓，表过决心，现在人民财产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就这样他“赖”着到了大堤上，扛沙包、探水情、堵漏洞，他样样冲在前……

8月1日，当洪水越来越大时，他沉着地协助连队干部稳定军心，组织官兵分组脱险。这时候，他看见咸宁军分区政委曾繁铭大校还在车上，而且没有救生器具，他想，曾政委是防总的指挥首长，抗洪抢险不能少了他，于是，水性并不好的朱盛堂毅然将自己的救生圈强行塞给了曾政委，他自己却在下水之后，被滚滚洪流冲得无影无踪……

曾政委含着泪将这惟一的救生圈又给了一个水中挣扎的新战士，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士兵救大校，大校救士兵”的尊干爱兵之歌。曾政委在后来一再说：“没有你们高炮五团这支部队，没有你们二二五营一连这些官兵，特别是没有你们一连黄连长、高指导员，今天我不可能坐在这里和你们说话，我非常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这支部队……防汛结束后，我一定去连队看望这些战士……”

……当他得知连队党支部没有安排他参加抗洪抢险突击队时，他立即找到连队干部主动请缨，以一名老党员的名义强烈要求参加突击队。当洪水淹到车厢时，连长调整了一件救生衣给不会游泳的易志勇，小易拒绝道：“我是一个老同志，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是我接受党和人民考验的时候，救生衣对我来说很重要，但其他同志比我更需要。”说完，把救生衣让给了身边一位新战士，他自己却被汹涌而来的洪峰无情地卷走了……

镜头四：二二五营三连十三班四炮手 吴德顺

7月27日凌晨，连队紧急出动，身单力薄的吴德顺是留守人员，凭他三番五次软磨硬泡也没同意他去，他急了，粗着脖子说：“我是一名党员，一名志愿兵，一名老同志，自己的经验比新同志多一些，为什么让我留守不让我去一线？”连长笑笑说：“留守也是任务。”吴德顺没办法，悄悄打好背包，等到连长的车一开动，他二话没说就冲了上去，拦也拦不住，他就这样到了抗洪一线。

连续超负荷的劳动，他发起了高烧，但他不吭气，坚持参加8月1日的麟洲湾抢险任务，在路上，他提醒大家站稳站好，注意安全，大堤溃口后，全连被冲散了，他在生死关头将自己身上的救生衣脱给了不会游泳的战友周元清，一个浪头打过来，他被激流冲走了，战友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镜头五：二二五营汽车连驾驶员 杨德胜

8月1日晚，专业军士杨德胜驾驶第一台车往前开进，当水淹过驾驶室时，他顺手拿起驾驶室的木座垫和战

友们一起转移到了车顶，他看见身边的新战士康建乐很慌乱，便安慰鼓励康建乐不要怕，这时一个大浪打来，杨德胜、康建乐和照看康建乐的班长郑长明一起被冲入水中，杨德胜双手抓住木座垫，郑长明托着康建乐，三人一起往下游漂去，这时一个大浪把郑长明冲开五六米远，由于浪大水急，三人渐感体力不支。这时又一个浪打来，康建乐的头淹没在水中，双手在水面划着，情况十分危急，杨德胜见状，马上游过去，把木座垫推给康建乐，此时，不会水的杨德胜体力已经不支，身子慢慢地往下沉，就在赶过来的郑长明伸手拉他的一瞬间，舍己救人的英雄杨德胜被一个巨浪卷走了……

镜头六：二二五营汽车连六班副班长 周俊明

作为团抢险突击队员的周俊明在洪水冲过来的危急时刻，挤到没有救生器材的邓永田身边，问：“邓永田，你会游泳吗？”见邓永田摇摇头就说：“正好，我游泳很棒的，你穿上我的救生衣。”他一边为小邓系好救生衣带子，一边教小邓一些如何在水中自救的方法和常识，突然一个大浪把站在车顶的周俊明、邓永田和其他四名战友一起打入水中，周俊明、邓永田被困在一个漩涡之中，游不出来，在这生死关头，周俊明不顾个人安危，用尽全力将邓永田猛推一把，小邓脱险了，而曾经横渡过长江的周俊明却被卷进漩涡再也没有出来……

镜头七：二二五营汽车连驾驶员 徐献伟

徐献伟和战友们被围困在车厢顶上，当水没到车厢时，他看见站在身边的战友赵富行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全

身发抖，他马上挽着赵富行的胳膊镇静地说：“你知道我的水性也不太好，但心中并不害怕，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冷静，不要慌，你有救生衣，一定不会有事的。等我们完成任务回到连里，要好好庆祝一下我们的胜利……”

洪水在不停地上涨，很快就淹没了车顶……

当水涨到齐腰深时，一个浪头把站在车顶的官兵全都打下了水……

赵富行从水底漂浮起来后，由于不识水性，身体失去平衡，接连呛了几口带有强烈柴油味的江水，在水中猛烈挣扎，并不住地咳嗽起来，徐献伟看到后，迅速朝赵富行游了过来，在背后用力推了赵富行一把，使他很快稳住身体脱离险境，随后，两人结伴顺水向下游方向漂去……

当快要接近一排树时，赵富行发现徐献伟越游越慢，渐渐向水中沉去，立即伸手去拉他：“快抓紧住我的手，我有救生衣，我带你一起游……”

徐献伟推开小赵的手，吃力地说：“救生衣承受不住两三个人的重量，你不要管我，快往前边的树上靠，要爬上……”话未说完，一个滔天大浪盖过来，赵富行浮出水面后含泪大声呼喊战友：“徐献伟！献伟……”

回答他的只有呼号的夜风和肆虐的洪水……

徐献伟原名叫徐志恒，我们已无法得知他为什么要改名叫献伟，但他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诠释——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

镜头八：二二五营三连十三班战士 岳福勇

当汽车很快就要被洪水淹没时，岳福勇第一个拿锹爬

上摇摇晃晃的车顶，冒着从车顶摔下的危险，把篷布和伪装网捅破，和战友们一起掀翻覆盖整个车厢的篷布和伪装网。

之后，他在汹涌的洪水中漂流，游泳技术并不高的他遇见一位 60 多岁的老大娘在树边露出惊恐的目光，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救生背心脱给她，大娘得救了，岳福勇却英勇牺牲了……

镜头九：二二五营一连新战士 惠伟为

7 月 27 日，部队接到命令后开赴抗洪一线，刚到嘉鱼县邱家湾顾不上吃口饭就投入了加高围堤的任务中去，指导员高建成安排严重晕车，呕吐不止的惠伟为在树荫下稍稍休息，但他说：“我们是上来抢险的，不是来休息的，指导员，你不也在发高烧吗？我没事！”就扛起了沙包，沉重的沙包压得身体虚弱的他步履踉跄，但他咬着牙坚持着，骄阳似火，他中暑了，一头晕倒在大堤上……

8 月 1 日夜，大堤溃口，惠伟为和战友们一起把被困在一辆熄火车辆上的友邻部队 20 多名战友和一位大娘转移到自己所在的车上来，水还在涨，惠伟为又把大娘转移到车顶，他一直死死地保护着这位大娘，直到他自己被滔天巨浪卷走……

镜头十：……

还有主动把救生衣脱给群众，自己却英勇牺牲的三连十三班战士曹军平、三连十二班战士王彦平；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丁云丰、梁力、廖国栋……

黄顺华的二哥黄锦华在公共汽车上无意中看见贴在窗玻璃上的8月10日的《长江日报》，在头版头条赫然登着“驻汉空军某部麟洲湾英勇抢险——6人牺牲 11人失踪”他一看正文，果然是说自己的小弟黄顺华连队的事，他大吃一惊，对司机说，能把这张报纸卖给我吗？司机说你拿去吧。黄锦华拿着报纸火急火燎地赶回家中，一家人这才知道已近一个月音讯杳无的黄顺华是一直在忙着抗洪抢险呢！当晚，一家人又从中央台的“焦点访谈”中看到了详细报道，他们熟悉的指导员高建成牺牲的消息让他们潸然泪下……

在鄂洲葛电中学当教师的黄锦华和表弟魏斌华来到一连的时候，连长黄顺华正在集合全连点名——

“田华！”

“到！”全连官兵齐声高喊。

“朱盛堂！”

“到！”全连官兵齐声高喊。

“……”

“高建成！”

“到！”全连官兵齐声高喊。

回答声似惊雷，如战鼓，黄锦华和魏斌华再也忍不住热泪横流……

他们看见，官兵们已将勇士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被子叠放得整整齐齐，仿佛勇士们明天就会从抗洪前线归来，勇士们没有走，他们永远和战友们在一起……

“他们怎么会走呢？！”刘志浩哭着说，“马裴和好几个人讲了遇到险情怎样处置，他把救生圈让给我的时候对

我说我比你个头大，你不必担心，我是很有福气的，关键时刻，我会飞起来的，不然我为什么叫马裴（飞）呢……还有梁力，在车上我问他：‘我死了你会不会哭？’他反问我：‘那我死了你会不会哭？’我说我会的，可他说‘我不会哭的，哥儿们，长江不相信眼泪。不过我会每年清明带着孩子去给你烧香的……’他问我要一口矿泉水喝我都没舍得给，我，我怎么就这么小气呢？等他回来我要向他道歉……”

黄顺华执拗地说，指导员不会就这么走了的，你们看，建成留给我的“三件宝”还好好地陪着我呢：

——加宽的床。今年夏天，黄顺华妻子带孩子来队探亲，三口人挤在一张只有90厘米宽的床上，妻子、小孩都嫌挤。高建成听说后，找来几块木板，锯成与床同长，钉上支架，拼在床边。黄顺华训练回来看到加宽的床，心里热乎乎的。

——一张凉席。天气渐渐热了，黄顺华床上还没铺凉席。高建成利用外出办事的机会，悄悄给黄顺华买了一张凉席铺在床上。

——一个座垫。冬天，高建成让岳母给连长做了一个厚厚的棉座垫，悄悄为黄顺华绑在椅子上。

黄顺华不能相信，这三件东西竟成了高建成留给他的永久纪念。

黄锦华了解小弟的战友情深，“高指导员人太好了！”他对记者说，他们也利用暑假去参加防汛了，顺华是军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还是多宣传高指导员和那些牺牲的烈士吧，我们会告诉学生，长江中的十七座丰碑就是他

……鲁蓓在湖南的赈灾晚会上，见到了婆婆。这位78岁的老人也被接到了晚会现场。她以为见到老人，自己会悲恸得承受不住，那是含辛茹苦把建成拉扯大的妈妈呀！她多想扑在老人的怀里结结实实地哭一场啊！可是她哭不出来，晚会的灯光太眩目，气势太宏大，人太多，音响也太热闹……鲜花、掌声、军礼、捐款，她几乎无所适从了。宋祖英亲热地搂住她，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她没听清也糊里糊涂地答应着，湖南省给了她4万元慰问金，她一分不动地交到了婆婆手中，妈妈呀，这是你的建成孝敬您老的！

妈妈，你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赶来参加晚会，带来的不是眼泪，而是一个包裹了又包裹的纸包，里面是您没舍得花的建成给你的800元零用钱，你把它和你最疼爱的满崽（湘阴土话：最小的儿子）都献给了灾区人民！你无声告诉我，什么是坚强，什么是品格！

妈妈您的坚强让善良的人们痛断肝肠啊！妈妈，您哭吧！

妈妈，您的好儿子建成他是英雄啊！

哑河。还是那条条清清亮亮的哑河。湖南赈灾晚会之后，鲁蓓携女儿回到了哑河边，一幢清贫的老屋里，这就是高建成生长的故土，是高建成的家。

就是这条哑河养育了建成。

老母亲低缓的述说让岁月流成了一条河。鲁蓓搀着婆婆慢慢地走在河边，踩着高建成留下的足印——

五毛仞。村里的人都这么叫建成。

老师的评语是高建成不是学习上最拔尖的学生，但思想品德却是年年特优。

同学们回忆说，建成呀，他啥都会就有一样不会——从小就不会替自己想。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建成的同学成安平等人在一条水渠边玩游戏，结果一个恶作剧把“旱鸭子”成安平、成年平拉到水渠里，正在这时闸门开闸了，强大的水流把他俩冲到水泥管道口，情况万分危急！

小伙伴们惊慌地呼喊“救命！”高建成来了，想都没想就跳入水中，堵在管道口叫：“快拉紧我的手！”几个小伙伴忙一个拉一个，组成了一条“人链”，但管道的吸力很大，靠最里面的高建成感到自己正被一点点地往里吸……

幸亏老师及时赶到，才把他们拉上水渠。老师厉声批评：多危险！高建成，你是班长，怎么能带同学玩这种危险的游戏？

高建成一句都没解释，主动承担了责任，向老师做了检讨……

——上初中的时候，物理课老师讲了一点电学知识，方卫武、高丽安等三个同学见到一根掉在地上的电线，也不知有没有电，记起老师说橡胶皮是绝缘体，他们正好穿着胶鞋，就一时好奇，懵然无中心伸手去试一试，都被粘在了电线上。高建成来了。急忙抓起旁边一根木棍，把电线断开，让三位同学脱离险境……

——有一次玩游戏，一队孩子扮“美国”，一队孩子

扮“中国”，结果“美国”队赢了，就喊“打倒中国”，高建成听见了，脸涨得通红：“不许这么喊！不许这么喊！”

——1984年9月，高建成怀着对蓝天的憧憬从哑河出发，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飞行员。他驰骋蓝天200多小时后，因身体原因不得不放弃驾驶杆，来某高炮团改做技术工作。一天，高建成突然接到让他到空军政治学院学习的通知。这意味着他将改行做政治工作。这时，他妻子鲁蓓分娩不久，需要人照顾，希望他留下来。他对妻子说，这次组织上派我去学习，意味着我将由技术工作改做政治工作，很有意义。

1995年，高建成以全优的学习成绩，满怀信心地回到连队任副指导员，他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连队工作中，在副指导员的岗位上干得很出色。一年后，团里提升他到气象站任指导员。

气象站是团直属的一个小单位，人数不多，问题却不少。高建成到任后，与新站长一起和官兵广泛谈心，找到气象站问题的症结。两个星期后，他针对党支部堡垒作用不强等问题，依据《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提出要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思想骨干的带头作用的要求，确定气象站“一年打基础，二年上台阶、三年创先进”的奋斗目标。他还在站里带头倡导“五种风气”——以站为家的风气、恪尽职守的风气、埋头苦干的风气，争先创优的风气、尊干爱兵的风气。

目标凝聚官兵心，标杆感召官兵行，经全站同志的共同努力，气象站的风气正了，作风纪律严了，站里的各项工作经常受到团里的表扬。

团党委看到了气象站一年多来可喜的变化，决定把高建成调到承担新兵基础训练任务的一连任指导员。高建成上任时，当时的团政委杨丙森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一连已经两年先进了，又荣立过二等功，把这样的先进连队带好，你和连长的担子不轻啊！高建成当即表示：“请团首长放心，我和连长一定要好好配合，决不让连队掉下来！”

高建成从1997年10月任一连指导员到牺牲，以出色的工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记者到一连采访时，看到高建成生前所写的20多本党的十五大精神专题教育、时事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等讲课提纲，足有20多万字。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位热爱政治工作的优秀党员干部对事业的不懈追求。

高建成就是这样热爱和坚信政治工作，他每到一个个单位，那里的政治工作就做得有声有色，充满活力。

高建成就是这样，时时处处替战士们着想。盛夏，他看到战士们训练体力消耗过大，精心调制加盐开水送到训练场；隆冬，他打着手电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为战士掖被子，给哨位战士送去棉大衣，就连战士被马蜂蜇了，他都急着跑前跑后找药水……一桩桩，一件件，无不体现着高建成对战士的一片爱心。

那还是高建成刚到气象站工作时，他发现战士们洗被套、床单等大件衣物时在脸盆里揉不开洗不净，费时费力，就把自己结婚时买的一台洗衣机抬到站里给战士们用。如今，尽管这台洗衣机已经用坏了，但战士们一直舍不得扔掉，他们说，看见它，就好像看见了指导员。

司务长常春对高建成的热心肠感受更深。大个子常春

长相不错，人也厚道，只是不爱说话，见了几个对象都吹了。高建成为常春找对象费了不少心。他了解到，常春每次去看对象时，屁股还没坐稳，常春就说“我没房子”、“工资也不高”等，结果吓得姑娘一面就没了影。高建成一方面教他与对象见面应该怎样说话，另一方面教他在见面的方式上做些“技术处理”。高建成还让妻子鲁蓓向女方详细介绍常春的人品和在连里的表现。在高建成和鲁蓓的帮助下，一位姑娘终于把“绣球”抛给了常春。可是，高建成这个热心的“红娘”却还没来得及参加常春的婚礼就走了。常春谈起这些就悲痛万分。

……太多太多的细节融入了哑河，无声地流淌在父老乡亲的心中，高建成，他们的好儿子，好兄弟，他们生生死死的骄傲和光荣啊！

要走了。汽车开动了。老人眼看着孙女缘缘从自己的手中挣脱出去，缘缘和五毛佗小时候长得多像啊！汽车的引擎声好像让老人刹那间崩溃了，她的灵，她的魂仿佛一下子被抽空了。

五毛佗呢？她的五毛佗怎么不见回来？她知道他是个孝顺崽，就在前不久，他还那么欢天喜地地给她打电话，说：妈妈，岳父分了新居室，把旧房让给我们了，我要好好搞一搞，等我抗洪回来，就接您老人家来武汉住。让您老享几天清福！

老人知道这是五毛佗一直以来的心愿，她答应了。还急急忙忙腌了一坛他最喜欢吃的辣椒萝卜，要馋得他流口水呢！

可是，他怎么不回来呀！

老人望着开走的汽车，软软地坐在高建成的灵牌旁，仿佛溃口的大堤般嚎啕恸哭！老人的哭声像是从深深的枯井里抽剥出来的，丝丝缕缕都带着血痕，直抵内心深处最疼痛的部分！

那么多的人都跟着哭了，但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劝劝老人，就让她哭一回吧！

……擦干了眼泪，这位坚强的母亲把三儿子高建民唤到跟前，说：

“你去吧，建成跟你最亲，洪水不退，你就不要回来！”

三儿子高建民太理解五弟，也太理解母亲了，他一句多话没有，只深深地朝母亲鞠了个躬，就义无反顾地上了湘阴的抗洪大堤……

8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签发命令，授予在抗洪抢险中为救群众和战友英勇牺牲的空军某高炮团二二五营指导员高建成“抗洪英雄”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军官兵向他学习。

8月13日上午，当长江第五次洪峰向湖北荆江逼近的关键时刻，江主席来到了长江大堤，来到了抗洪军民中间。江主席深情地提到高建成，高度赞扬高建成在危难时刻和生死关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的利益抛于脑后，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高尚精神和可贵品格，称赞高建成和他的战友是真正的英雄，是新的历史时期最可爱的人！

……笔墨记不完这一个又一个舍己救人舍生忘死感天

高炮二二五营一连指导员高建成，33岁；
高炮二二五营一连实习排长田华，24岁；
高炮二二五营一连火炮技师朱盛堂，28岁；
高炮二二五营一连火炮技师易志勇，24岁；
高炮二二五营三连十三班专业军士吴德顺，26岁
高炮二二五营汽车连驾驶员杨德胜，24岁；
高炮二二五营汽车连六班副班长周俊明，23岁；
高炮二二五营汽车连驾驶员徐献伟，22岁；
高炮二二五营一连八班长黄孝圣，21岁；
高炮二二五营三连十三班战士岳福勇，19岁；
高炮二二五营一连新战士马裴，20岁；
高炮二二五营一连新战士惠伟为，18岁；
高炮二二五营一连战士丁云丰，19岁；
高炮二二五营一连战士廖国栋，19岁；
高炮二二五营新战士梁力，18岁；
高炮二二五营三连十三班战士曹军平，18岁；
高炮二二五营三连十二班战士王彦平，17岁。

(谌虹颖 撰文)

走近高建成

去年年底，我儿子朱墨刚入伍那段时间里，每个星期总要往家打一次电话。想家么。

在电话中，儿子除了向我和他母亲汇报自己在连队的表现、当兵的感受以及与战友之间相处的情况之外，必定还要提到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名字：高建成。

高建成是空军高炮某团二二五营一连的指导员，也是我儿子的指导员。

每每讲到高建成，儿子总是很动情，说起来没完没了，一再向我们介绍他的指导员是如何如何的好，对他是如何如何的关心，还说几乎每天夜里指导员都要到班里来查铺，替他掖被子，为他盖大衣；说他刚到连队时老是叠不好被子，内务老是不符合要求，连长、排长和班长都熊过他，但指导员却从来不熊人，总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不厌其烦地帮他、教他；说自己在家没洗过衣服，身上的衣服脏了也不知道脱下洗洗，搞得像个卖油条的，是指导员硬逼着他把衣服脱下来，告诉他应该往盆子里兑多少水、放多少洗衣粉，然后手把手地教他衣领应该怎么

搓、大襟应该怎么洗，洗好了怎么涮，涮好了怎么拧，拧干了怎么晒……总而言之，在儿子眼里，指导员高建成简直就像个和蔼可亲的“老大妈”。

儿子在电话中还不止一次地讲到，说高建成太老实，一不会拍，二不会吹，从早到晚就知道闷头干活，入伍都14年了，至今还是个上尉。儿子并向我提出一个请求，说爸呀，您在机关认识人多，方便的时候一定替我们指导员说说话，帮指导员活动活动，可别总让老实人吃亏啊……

可是，无论儿子多么敬佩和赞赏高建成，多么关心和爱戴他的指导员，但我对高建成却始终没有多深的印象。因为我们从未见过面，脑子里不可能对这位听起来很不错的指导员留下太深的印象。我只是想，如果有空，不妨到儿子的连队转转，结识一下高建成，结识一下儿子的领导和战友。但那仅仅是个一闪即逝的念头，并未打算马上去行动。后来由于事情太多工作太忙，我也就渐渐把这件事情淡忘了。

直到今年8月中旬，我奉命到抗洪抢险一线部队采访，从洞庭湖区辗转到了武汉，这才带着任务怀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感情下到儿子的连队。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我走进位于武昌九峰山下一连驻地时，前来迎接我的只有连长黄顺华，却没能见到指导员高建成。那位备受儿子敬重的老大妈似的基层连队的指导员，于8月1日在湖北省嘉鱼县境内的麟子湾抗洪抢险中为救战友而壮烈牺牲，献出了他那刚过33岁的年轻生命。与高建成一起牺牲的还有见习排长田华和另外十多位年轻战士。

我为自己未能早几个月来连队而后悔，为失去了走近高建成、结识高建成、了解和感受高建成的机会而深深自责。

8月1日晚，麟洲湾发生溃口，空军高炮某团二二五营的官兵们奋力抗击洪魔勇救省军区、军分区首长和遇险群众的情况，第二天上午便电传到军区空军机关，我是到办公楼开会时知道事发经过和高建成等十多名官兵牺牲消息的。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已离开连队在外地集训的儿子。

听到指导员牺牲的消息，儿子怎么也不相信，说不可能，简直不可能。说爸呀，您一定是搞错了，我们指导员肯定不会出事，指导员水性好，再大的洪水也应付得了，他怎么可能被水淹死，怎么可能牺牲呢？

于是我把部队在麟洲湾抢险时的英雄壮举向儿子讲了一遍，并告诉他，高建成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把身上的救生衣让给了别人，在急流中拼尽最后的力气将不会游泳的新战士何董华托到树上后，被一个巨浪卷入了漩涡而壮烈牺牲的。

听我讲完事情经过，儿子不能不信了。他在电话中泣不成声，说为什么？为什么是指导员牺牲了？为什么好人却如此短命？这太不公平，指导员命苦啊，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怎么就这样走了呢？儿子还告诉我，不久前的一个星期日，他曾请假从集训队坐了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跑回连队，专程回去看望指导员。他说他本想用积攒下来的津贴费请指导员到附近的馆子里“搞”两杯，再点上几个好菜，给平常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指导员改善改善生活。谁知指导员非常“原则”，不仅不领他的情，反而把

他狠狠批评了一顿，很严肃地训斥他，说你这新兵少跟我来这个，从哪学的这一套？年轻轻的怎么也变得这么世故？

儿子说他那次回连队，最大的收获是没把带在身上的钱花出去，就只跟指导员高建成照了张合影。当时他站着，指导员坐着，显得很自然。照片是战友苟峰帮着照的，他一直没时间回连队去取。在通话结束时，儿子向我提出一个请求，让我把手头上正在写的长篇先放放，尽快赶到一连，写写一连，写写他的指导员高建成。

我答应了儿子的这个请求。

可是，当我从洞庭湖抗洪抢险第一线一路采访来到江城武汉，来到位于武昌九峰山下的一连时，距高建成等十多名官兵牺牲已经 20 多天了。此时，高建成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高建成的事迹已经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全国军民心目中的英雄，连江泽民主席都被高建成的伟大壮举所感动。在到湖北视察长江抗洪抢险工作时，江主席多次提到高建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广州空军高炮某团二二五营一连的高建成同志，在抢险地段堤坝突然决口的危急关头，把救生衣让给了不会游泳的新战士，在洪流中继续指挥被洪水冲散的战士自救互救，在连续把几名战士推上一棵大树后，自己却被急浪卷走了。在危难时刻和生死关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利益置于脑后，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是一种非常高尚的精神，非常可贵的品格。”江主席还亲自签署命令，授予高建成“抗洪英雄”的光荣称号，号召沿江两岸军民以高建成为榜样，严防死守，夺取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

我觉得，高建成是一位舍生忘死的英雄，其事迹可歌可泣，其品德无比高尚，他的英勇行为和伟大壮举确实值得我大书特书。

为了解高建成，写出真实可信的高建成，我在儿子的连队住了下来。

空军高射炮兵某团二二五营一连，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从打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有了高射炮兵这个兵种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这个战斗的集体。连队曾长期驻守西柏坡，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的安全；曾参加了建国之初的那次大阅兵，在北京西苑机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检阅；曾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中表现突出，立下过不朽的战功。改革开放以来，一连在支援地方社会主义建设和完成抗洪救灾等重大任务中也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多次被评为先进，特别是近几年，连队建设更是一部一个台阶，始终保持在全团先进连队的行列中。

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的人渐渐忽视了一连的光荣历史，对一连所取得的成绩也不怎么在意。直到8月1日晚上，株洲湾民堤决口，一连官兵与洪魔进行了殊死搏斗，高建成等十多名同志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献身之后，人们的目光才再次转向一连，重新审视和关注这个英雄的连队。尽管我住在部队里，但一连的官兵却很难抽出整块的时间坐下来与我交谈，因为来访者太多，工作组和记者一批接着一批，直碰脸儿，而且所要的情况和材料一个比一个急。无奈，我只好给他们让路。

虽然在我来连队之前就已经立了秋，但江城武汉的气温却依旧居高不下，如同长江那来势凶猛的洪峰，一浪高

过一浪，不停顿地撞击着人们那已经紧绷了整整一个夏天的神经。白天出太阳天热，夜晚出月亮天更热，连蚊子都被热浪烘烤得没了精神，一个个紧贴在天花板上不愿飞动。

在这种酷热难当的夜晚，人是很难入睡的，即便你躺在床上不动，也会大汗淋漓，身下的凉席很快就被汗水浸透，人的后背和四肢便会非常清晰地印在凉席上。

一连新上任的指导员方宁，看上去像个演员，既年轻又英俊，还不满 26 岁，连对象都还没找。高建成牺牲后的第七天，方宁就从团机关下到一连，接过了老指导员高建成肩上的重担，带领连队官兵沿着高建成没走完的路开始了新的征程。这位表面显得很稚嫩的新指导员其实心很细，也挺体贴人，他见我怕热睡不着觉，就让文书叶开平一遍又一遍地往地上泼洒凉水，反反复复擦拭凉席，直到屋子里有了些许的凉意，这才请我和连长黄顺华进屋躺下。

尽管指导员高建成、排长田华等 17 名指战员牺牲已经一个月了，连队的一日生活秩序也早已步入了正轨，但我看得出，官兵们心情依然很沉重，大家仍沉浸在不尽的思念和无比的悲痛之中。特别是连长黄顺华，吃不香睡不安，一天比一天消瘦。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会情不自禁地对我讲起麟洲湾抢险那惊心动魄的一夜，讲起那些在麟洲湾抢险中英勇献身的战友们。讲到动情处，他总是哽咽不止，泪如泉涌。

说起见习排长田华，黄顺华会不断地重复“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句话。他说小伙子才刚刚 24 岁，不光人长得精干，字也写得相当漂亮，写出的文章也颇见功

力，绝对是当机关干部的好材料，从军校毕业分到连队才16天，就碰上麟洲湾抢险，在洪水漫过车顶篷，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田华果断地脱下救生衣，穿在了不会游泳的卫生员韩峰的身上。韩峰得救了，田排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黄孝圣是黄顺华最喜欢、最为器重的班长。这位来自大别山区的农家子弟，为人忠厚，办事干练，其人品在连队有口皆碑，平时最注重礼节礼貌，对谁都彬彬有礼，即使在被洪水围困，黄顺华下令让其带领全班下水突围时，他也显得那么的镇定，那么的彬彬有礼，说了声连长您多保重，我们先走了，这才下水。谁能料到他居然一去不回来了呢？

还有新战士惠伟为，也是黄顺华最可亲的一个新兵。这个从大西北的甘肃平原走来的英俊少年，身高体健，浓眉大眼，几乎把北方人所有优点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了，谁见了都会喜欢。他人长得英俊，军姿也好，既是战友们的标杆，也是连队的“门面”，每次有上级机关工作组来连队检查工作，站在连队大门口哨位上的必定是他。惠伟为虽然在8月1日的抢险中被洪水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但他的英姿却永远的印在了全连官兵的脑海中。

在麟洲湾抢险中牺牲的17名官兵中，梁力的年纪最轻，只有17岁，还是孩子。他是独生子，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前就他这么一个“宝贝疙瘩”，母亲在生他之前曾三次怀孕，但都不幸流产了，母亲吃了许多保胎药，好不容易才把他保住生出来。他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命根子，是家中的小皇帝，从小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事都不用干，甚至连作业也要在家长的帮助下

才能完成。父亲担心儿子长大了会变成个废物，不惜花重金开后门，将梁力的年龄改为 19 岁，送到部队摔打锻炼。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梁力的生活自理能力一天比一天强，学会了扫地、挑水、洗衣服，也懂得了关心别人。如果不是在麟洲湾抢险中为救战友牺牲，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

当然，黄顺华跟我讲得最多的还是指导员高建成，从高建成的为人处事讲到高建成的婚姻家庭，从高建成的性情脾气讲到高建成的内心世界。

黄顺华说，尽管高建成是连队的指导员，也是连队的最高首长，但平时却和一般士兵没多大差别，不显山不露水。上级每次来连队检查工作，对他工作上的评价也很简单，既没有突出的优点，也没有明显的缺点。他整天混在战士们中间，大家干什么他就跟着干什么，让人感觉到有这么个人和没这么个人都无所谓。可是，当高建成在麟洲湾牺牲之后，全连官兵知道指导员年轻的生命在洪水中化作了壮烈的永恒，大家这才意识到，没有了高建成的一连，猛然间像塌下了半个天。

讲起高建成在连队的工作，黄顺华更是滔滔不绝。他说高建成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是真正实践扎根基层、连队为家的好干部，无论上级领导什么时候来检查，高建成什么时候都在位。平常时候高建成是很少回家的，即使是节假日也是能不回就不回了。这倒不是因为自己在武汉没房子，借住在岳父母家里总觉得有些不大方便，也不是因为回到岳父母家里所干的家务活比在连队干的活还要多还要累，而是心里实在放不下连队，放不下那些远离家乡的战士们。无奈，高建成的妻子鲁蓓只好经常带着女儿缘缘

大老远地跑到连队来与丈夫团聚。

黄顺华告诉我说，别看指导员平时在战士们面前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其实心里很苦。高建成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总希望自己的亲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然而，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高建成却始终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亲人们极其贫困的生活现状。女儿缘缘还不满五岁，吃穿要钱，上幼儿园要钱，靠妻子鲁蓓每月 200 多元的工资根本无法招架。

为使女儿和妻子的日子能够好过一些，高建成每月领了工资，自己只留下不足百元的零花钱，其余都如数交给岳母，请岳母安排妻女的生活。可是，顾了这一头却又顾不上那一头。在老家湖南湘阴的农村里，已经 76 岁的老母亲至今还住在一间破旧低矮的草房里，四位兄长两个姐妹妹妹也是家贫如洗，日子过得一个比一个艰难，兄弟姐妹们能够不让老娘挨饿就已经不错了，哪还有力量给母亲盖房子？高建成是很想给母亲盖间新房，让老娘过个幸福的晚年的，可这个愿望却像水中捞月般的难以实现，他所能做的就是从每月从工资中留下的那不足百元的零用钱中省下一些，凑个整数给母亲寄回去买些油盐。

黄顺华说，讲出来可能没人相信，指导员办私事从来不打“的”，连几块钱的“麻木”（电动三轮摩托车）也舍不得坐，路近就走着去，路远就骑自行车去，能坐公共汽车的决不坐招手就停的小巴。平常时候，指导员衣袋里一般是装两种香烟，一种是五块钱左右的“红梅”烟，一种是两块钱左右的“长城”烟，来了比较贵重的客人，就从右边衣袋掏出“红梅”递上去，再从左边衣袋掏出

“长城”自己抽，向来如此。

许多战友和同乡见高建成过得那么艰难，都纷纷为他出点子、想办法，劝他腾出一部分精力搞搞“市场经济”，改善一下家庭的经济状况。黄顺华说，指导员并非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冷血动物，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思想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小小的波动。就在今年的上半年，高建成还提到想让妻子鲁蓓辞掉工作，租个门面房做生意，卖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增加些收入，以补贴家用，可讲完之后就再也不见动静了。后来一问才知道，高建成只是那么随便想想而已，并没打算付诸行动，说鲁蓓不是做生意的料，要她买个东西都买不好，何况让她去卖东西呢？说生意如果真做起来，是很需要人手的，连队训练这么紧张，自己也没空帮忙，靠鲁蓓一个人既要顾生意又要管孩子，那还不要了她的命哪，身为一名指导员，自己总不能放下连队的工作去搞家里的事情吧？那样不是全乱套了吗？高建成还说，一连是个先进连队，决不能在自己的手上把先进的牌子给砸了。

在交谈中，黄顺华并不回避他与高建成之间曾有发生过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说那些不愉快的事问题都在他当连长的身上，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每件不愉快的事才刚刚发生就已经被高建成化解了。他说自己个性较强，有时太过主观，总觉得连队工作就那么些个事，没什么复杂的，因此安排工作、组织训练不大愿与人多商量，这让其他几位连队干部很不好想，弄得前几任指导员都对他有些想法，时间长了难免要闹些小别扭。他说自己在一连当了两年多的连长，中间换了三位指导员，跟前边两位都多少发生过一些小摩擦，惟独跟高建成摩擦不起来。因为高建

成从不与人计较什么，哪怕他这个当连长的有时当着班排长们像数落一般战士似的把指导员“搞”一通，高建成也只是笑笑，根本不往心里去。两人搭档在连队干了将近一年，从未发现高建成大声对连队其他干部发过脾气，也没见他板着面孔训斥战士，更没见他脸红脖子粗地跟谁争个什么高低……

几乎每个夜晚，我和黄顺华都是这样度过的，他说我听，直到深夜。

在与黄顺华的接触中，我渐渐走近了高建成，逐步认识了儿子的指导员，认识了一位极平凡、极普通的英雄。

高建成等十多位烈士的英雄壮举不仅感动了部队机关和广大指战员，也感动了全国人民群众，有的从自己微薄的薪水抽出一部分，寄给烈士的亲属，有的将地里产的青菜萝卜装上手扶拖拉机，大老远的从大西北来到武汉，慰问高建成生前所在连的官兵。南京美术学院一位叫李广玉的青年教师，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高建成的事迹之后，不禁心潮起伏，彻夜难眠。他怀着对英雄无比崇敬的心情，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并制成一尊高建成的半身雕像。

8月29日，这位青年艺术家不顾连日的疲劳，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亲自将雕像护送到武汉，于当天下午赶到一连。

全连官兵将指导员的雕像迎进了连队，安放在连队的荣誉室内。

雕像是玻璃钢制成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逼真，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功底非常的深厚，创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件艺术精品。

雕像安放好了以后，黄顺华在雕像前来来去去走了好几趟，久久不愿离去。他左瞧瞧右看看，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像高建成，但碍于面子，他又不好当着作者的面讲出来，便站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抽烟。

不光连长觉得不像，全连官兵都说不怎么像。我知道，官兵们实在太熟悉高建成了，一尊不会讲话不能走动的雕像，即使雕琢得再成功再怎么接近真人，又如何能跟欢蹦乱跳的高建成相提并论呢？他们的指导员可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啊。

按计划连队下午是安排训练，由于来的工作组和记者太多，训练不时被打断。送走李广玉老师之后，黄顺华便立即集合部队，将官兵们带上了阵地，打算把耽误掉的训练时间尽可能的补回来。

高炮部队的炮连，战斗力体现在整体协同能力上，一门炮就是一个整体，一炮手负责方位瞄准，二炮手负责高低瞄准，三炮手负责装定距离，四炮手负责装定航路，五炮手负责装填炮弹，六炮手和七炮手负责协同供弹，班长则是一门炮的最高指挥。在这个整体当中，缺了谁都不行，若想取得战斗的胜利，仅靠一门炮配合熟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靠全连协同，要动全动，数炮齐发，打出去的炮弹在空中形成强大的火网，才能把敌机击落。因此，炮连的训练最怕中途走人，一门炮上如果少了一个人，训练就很难往下进行。

非常不巧的是，黄顺华把部队带上阵地，指挥全连各就各位，刚刚下完“向洞两号方向搜捕目标”、“接电”、“连动”的口令，还没来得及下“短点射，放！”的口令，

文书叶开平就气喘吁吁地跑上阵地，大声报告说：

“连长，又有工作组来了。”

听到文书的报告，黄顺华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沉默片刻向文书问道：

“是哪一级机关的工作组？”

“不大清楚，我没敢问。”叶开平回答说，“是团里政治处的郭予峰主任领着来的。郭主任请您马上下去。”

黄顺华看了看我，两手一摊，长叹一口气说：

“真没办法，又搞不成了。”当我和黄顺华一起从阵地走下来时，这才发现郭主任领来的并不是上级工作组，而是电视台的一名导演和几位演员。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写了一部反映高建成事迹的电视剧本，已经成立了剧组，准备马上开机拍摄。剧本他们也带来了，想在开机拍摄前再征求一下连队同志的意见，请黄连长给把把关。

既然客人们那么诚恳，黄顺华便认认真真地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处理了。他让客人们先在会议室坐着，拿过剧本把自己关到隔壁的房间里整整待了半个小时，然后才满脸沉思地返转回来。当客人们征询他看了剧本之后有什么感想时，他淡淡地一笑说：

“挺，挺感人的。”

艺术家们都松了口气，接着又问：

“你觉得剧中的高建成像不像你所熟悉的高建成？”

“这我就不大好讲了，老实说，除了与洪水搏斗那一块比较像之外，其他地方都不怎么像。我们指导员是个老实人，并不像剧本描写的那么浪漫，他哪会像你们写的那样去谈情说爱呢？”黄顺华看了看艺术家们的表情，忙笑着说，“艺术么，是需要加工的。不过，我倒想提个建

议，剧中的指导员最好不要叫高建成，随便改个什么名字都行。要不然将来播放出来，我们连指战员们肯定不大好接受。”

艺术家们连连点头，一再表示认真考虑黄连长的意见，回去之后再好好的琢磨琢磨。

这一天，黄顺华从早晨一睁眼就开始忙，接待了不下20位来访者，整整一天都在不停地说，喉咙都说的有些沙哑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只劝我多吃一些，自己却不动筷子。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讲他太累，吃不下，说明天如果还有那么多的人来折腾他，他可就装病躲到医院去了。

话是这么讲，黄顺华并没那么做，第二天上午，当第一批来访者到来时，他又精神焕发地出现在来访者的面前，满怀深情地向人们讲起了指导员高建成，讲起了那些在麟洲湾抢险中英勇牺牲的官兵，讲着讲着他就忍不住要哭，声泪俱下。

其实我觉得，黄顺华流下的并不仅仅是眼泪，而是一个连长对牺牲的战友和士兵的深厚感情啊。

麟洲湾民堤的决口很大，足有800多米长。

沉没于洪水中的麟洲湾是嘉鱼县的一个行政乡，叫做合镇乡。这里原是长江干堤内侧的一个民垸，为长江上游最大的一片江心绿洲。长江流经这里时水流受阻，绕了个“几”字形的大弯，水流变缓了，从上游下来的泥沙却逐渐沉淀下来，日积月累，在江心堆积出一个马蹄状的半岛。半岛东西约40公里，南北长90公里。垸子里土地肥沃，遍地是宝，很久以前人们便在垸子周围筑起堤坝，拓荒种粮，过起了自给自足的日子。改革开放以后，这里的

经济发展速度比县里的任何乡镇都要快，工农业总产值连年翻番，占嘉鱼县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成为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这里的人民生活富裕，市场繁荣，被人称之为“小武汉”、“小香港”，令垵子外边的人羡慕不已。遗憾的是，一场大洪水将这里的一切冲了个净光，连一间房一棵树也没剩下。

我是在垵堤一个多月之后赶到麟洲湾的。此时，垵堤时从长江涌进垵子里的洪水已经变得很绿，也变得非常温顺了。树木和一些楼房还淹没在水中，成排的水泥电线杆只有很小一部分露出水面，像鱼网上的渔漂儿。水面上到处漂浮着矿泉水瓶、塑料饭盒和一些动物的尸体，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当地的老乡告诉说，那些葬身于洪水之中的动物，全是些没灵性的牲畜。堤坝决口之后的两三天里，麟洲湾的树上、房子上满处是蛇和老鼠，老远就能听到吱吱哇哇的叫声。可是没隔多久，蛇和老鼠便纷纷游上了岸。老乡还讲了一件怪事，说就在前几天，一只老母猪领着一群小猪崽不知从水中的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老母猪在前领路，小猪崽随后紧跟，后面的小猪一个跟着一个地把两个前腿搭在前面一只猪的身体上，腾出后腿很整齐很有节奏的划水，像一串长在一根藤上的大冬瓜，情景煞是好看，引来许多人围观。据说，那群猪上岸后跑到灾民安置区，并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主人。

听着这个传奇故事，我便情不自禁地胡思乱想起来，心想如果在麟洲湾失踪的那十多位官兵里，能有几个忽然从水中的什么地方冒出来游上岸，再返回自己的连队，那该多好啊。

垵子里的水很深。老乡说，最深的地方有 27 米，最浅的地方也有 13 米。这么大的水突然从长江涌进垵子，而垵子里的四五万群众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撤离，在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紧急关头，竟都跑了出来，整个麟洲湾只有 25 名群众罹难，加上牺牲的 19 名部队官兵，一共才损失了 44 人，这不能不说是个人间奇迹。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准确了解部队官兵在溃堤时与洪魔搏斗的情景，我雇了一只装有发动机的小渔船，准备沿着部队当时的开进路线走一趟。船主是个 40 出头的中年农民，姓沈。他听说我跟高建成是一个部队的，便死活不肯收我的钱，说收钱就太不够意思了，那是对高建成和那十多位解放军指战员的不恭敬，是六亲不认的勾当。

无风无浪，水面很静，小船沿着没有航标的麟洲湾缓缓而行，突突作响的发动机的声音显得尤为震耳。每往前行走一段，船主就告诉我水下原来是什么位置：哪儿是公路、哪儿是村庄，哪儿是稻田、哪儿是鱼塘。

船到了离决口处还有 300 多米的地方，船主减慢了船速，向我介绍这里曾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说垮堤的前两天县里和乡里的干部就发现堤内出现了管涌，于是请来好几位专家研究解决方法，组织民工进行治理。可是堵住这个管涌又出现另一个管涌，越堵管涌越多。到了 8 月 1 日晚上 7 点多钟，堤内侧竟一下子冒出了大大小小 20 多个管涌。县防汛指挥部一看情况不妙，这才决定调部队前来增援。可惜的是这个决定作出的太迟了，没等部队指战员赶到，堤坝就已经决口。

小船行驶到中堡村的上方，船主告诉我说，那天晚上部队就是在这一带受阻的，洪水将走在最前的舟桥部队的

一辆东风车冲到路边熄了火，紧随其后的空军高炮部队的车底盘很高，水漫到驾驶室也照样能开，若不是被前边的车堵住了去路，再有两三分钟就可以冲上大堤，战士们就可以跳到决口处奋力堵挡洪流，等待后续部队上来援助了。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冲上去，刚出中堡村就被从天而降的洪水围困了。

船主还告诉我说，部队在这一带被洪水冲散以后，指战员们表现得很英勇，积极开展自救互救，还救起了许多没有来得及跑出去的群众。特别是有个叫高建成的指导员，为了战友的安全，让出了已经穿在身上的救生衣，结果战友获救了，自己却壮烈牺牲了。

我望着那些半淹没于水中只露出几个枝杈的大树，想到了8月1日晚上民堤决口后的情景，二二五营的官兵们就是抱着这些树杈在洪水中度过漫长的一夜啊。我仿佛还能听到指战员们那气吞山河的呼喊声：

“弟兄们，快上树，往树上游！”

“大家一定要活着回去，回去后我请你们喝酒！”

“都别紧张，直升飞机来了，江主席知道我们在这里！”

“没关系，为了麟洲湾人民死就死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哥们儿，请各自珍重，我先下水了……”

在这些呼喊声中，高建成那沉着镇定的喊声显得尤为响亮：

“别慌，我来救你，快抱住树，抱紧点儿……”

在一片被洪水漫过树身的丛林旁，船主指着一棵叶子已经泛黄的树冠说，高建成的遗体就是在这里被发现并被

打捞上岸的。说高建成被打捞上来的时候身上穿有救生背心，不过他没有把救生衣穿好，只套上了一只胳膊，估计那是上了树的战友抛给他的，他不等把救生背心穿好便被洪水冲走了。当时的洪水实在是太大太急了。

望着碧波荡漾的水面，我心里暗暗自语：高建成啊，你是没有力气，你是为了营救战友脱离险境，把身上所有的力气用完用尽了啊。

在决口处的堤坝上，我遇到了合镇乡的党委书记老张。他是来堤坝上视察灾情的。张书记看我穿着空军军服，忙迎上前来，抱起双拳直给我作揖，口中一个劲儿地给我赔不是，说您是高建成同志的首长吧，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你们了，部队为赶来排险抢险牺牲了那么多的好战士，我们麟洲湾人实在感到痛心。

现在感到痛心还有什么用呢？我想，当时如果堤坝发生管涌的时候就把部队拉上来，如果乡里的领导们把问题考虑得复杂一些严重一些，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了，高建成等十多位官兵或许就不会遇险了。

张书记含着热泪对我说，待洪水退下去之后，乡里准备在部队官兵牺牲的地方建一座纪念碑，把高建成等 17 名空军官兵和两名舟桥部队战士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让麟洲湾人永远记住这些英雄，纪念这些英雄。

即使不建纪念碑，麟洲湾人也不会忘记那些为人民而献身的英雄们。在灾民安置区的帐篷里，我访问了许多老人、孩子和青壮年，提起高建成和那十多位在抢险中牺牲的官兵，没有一个不知道、没有一个不流泪的。灾民们都说，那些部队的同志一个个都那么年轻，正值青春好年华，就那么没了，若不是为了我们麟洲湾人民，他们哪会

牺牲呢？特别是那个英雄指导员高建成，上有 70 多岁的老娘，下有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我们麟洲湾人，把家里的一切都抛到脑后去了，真是个好入哪……

好人高建成如果在九泉之下能听到人们给予他如此的评价，他应该感到欣慰，应该能够瞑目了。我想。

9 月 3 日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便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沙沙啦啦的响声。

我知道战士们已经起床，开始整理内务、打扫室内外环境卫生。于是便睁开眼睛，看了看对面的床铺，发现黄顺华早已不见了踪影。于是我匆匆穿上衣服，走向门外。

夜里曾下过一阵小雨，室外的气温虽然还是热烘烘的，但与前几日比起来，已经不再那么闷了，空气也比前些天清新了许多。

刚一出门，我便看到操场对面的树干上挂起了一条横幅，上边用别针别着“坚决贯彻江主席的指示，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最后胜利”几个美术字。

看到横幅标语，我便知道可能又有工作组要到连队来了。自从高建成等 17 名官兵牺牲之后，连队来人不断，各级工作组、电台电视台和大报小报的记者们纷纷涌向连队，最多的一天竟先后来了 7 批，共有 50 多人次，有来了解一连在抗洪抢险当中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共青团作用的，有来了解一连在抗洪抢险中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和政治教育效果的，几乎所有的上级机关的业务部门都派人来过，记者们更是多如牛毛，有的连招呼都不打就跑来了。每来一批人，连队的同志就把麟洲湾抢险的经过介绍一遍，来的人多，官兵们渐渐也就厌烦了，随便对付几句了事。指导员高建成和其他十多位战友牺牲了，大家的心

情都很沉重，加上来的人太多搅得大家睡不好觉，谁还有心思跟记者们闲聊？

走到连队的大门口，我发现路旁也用竹竿挂起了两条横幅，一幅写着“热烈欢迎亲爱的妈妈”，另一幅写着“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我这才意识到，今天来连队的并不是上级机关的工作组，而是哪位烈士的亲属。

这时，黄顺华已经组织班排长们检查完各班的内务，迎面向我跟前走来。他向我敬了个礼，冲我淡淡地一笑，说：

“开饭还早，您多睡会么。”

“睡好了，想睡也睡不着了。”我说，指了指门口的横幅标语，“今天谁要到连队来？”

“是指导员的妈妈到连队来看看。”黄顺华回答。

“噢，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我以埋怨的口气说，“这么大的事你应该早些对我讲的。”

黄顺华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抬手摸了摸脖子梗，笑着说：

“团里昨天就通知下来了，本来是想告诉您的，可事情一多，我忘记了呢。”

十多天以前，我曾在高建成的老家湖南湘阴胭脂乡湘坪村见过杨友秀老人一面，当时我是跟随空军林万海副政委、空军政治部黄新副主任以及广州军区空军朱伯儒副政委去湘坪村慰问高建成的家人，由于那天老人见到我们这些军人哭得很伤心，加上时间又很紧，我未能跟老人深谈，也不便深谈，只对她说了一些宽慰的话，请她抽空到部队看看，之后便匆匆作别，没想到老人家这么快就从湘

阴赶过来了。我为能再次见到英雄的母亲而感到激动。

吃早饭的时候，黄顺华说胃不舒服，只喝了几口稀饭，便坐到旁闷头抽起烟来。

我劝他吃馒头，他摇了摇头，长叹一声说：

“见到高妈妈，我真不知道对她老人家说什么才好。”

我明白黄顺华此刻的心情。一个多月来，他最怕见到的就是那些烈士的亲属，不是怕烈属们向他提什么要求，也不是怕烈属们那撕肝裂肺的哭声，他最怕的是烈属们任何要求也不提而只问他要儿子、要丈夫。比如烈属们如果问他，我的儿子呢？他只能回答，你儿子没有回来，在抗洪中牺牲了；如果烈属们再追问一句，我儿子没回来你这当连长的为什么回来了？那他是无论如何也回答不出来的，没法回答。

其实我很清楚，黄顺华的担心是多余的。在过去的一个月中，烈士的亲属已经来过好几批了，但从没有一位烈属向他儿子、要丈夫、要亲人，倒是许多烈属反过来劝慰他：

新战士梁力的父亲在得知自己心爱的独生儿子牺牲的消息后，一路哭着来到连队，几次昏倒在地，但他却没对黄顺华讲一句埋怨的话，反而对连队干部说：“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梁力的培养教育，使他从一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孩子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儿子能够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将救生衣让给战友，这个举动在他当兵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他死的光荣，我为他感到骄傲！”临回去时，他多次向部队领导表示，自己和妻子的年纪都大了，已经不可能再生孩子了，回去后他将领养一个孩子，等把孩子养大了还把他送到连队来，继续尽梁力未尽完的义

务，继续走梁力未走完的路……

指导员高建成的三哥高建明，在听到弟弟牺牲的消息后，从洞庭湖区的抗洪第一线只身赶来部队，因走得匆忙，连鞋子都没来得及换，只穿了双掉了半个鞋底的拖鞋。部队领导给他找了双解放鞋换上，参加完追悼会，他把解放鞋擦拭干净，摆放在招待所的床铺下边，仍穿着来队时的那双旧拖鞋匆匆返回了抗洪前线……

还有汽车连战士徐献伟的父亲，得知儿子在抗洪中牺牲，拿着一个编织袋从河南太康赶来部队，在听罢连队干部介绍了徐献伟与洪水搏斗的英勇壮举后，一个字的要求也没提，只是流着老泪取出编织袋，对部队领导说：“俺的孩子没给部队丢脸，没给家乡人丢脸，也没给我和他妈丢脸，死的值。俺这就把俺孩接回家，不给首长们添麻烦了……”

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群体。我觉得，烈属们心胸一个个都是如此的广阔，黄顺华心里应该很踏实，而不该担心烈属们为难他。于是，我劝他说：

“你不用担心高妈妈会责怪你，高建成不在了，你把老人当做亲娘一样对待就行了。”

黄顺华默默地点了点头，丢掉烟蒂，将剩下的半碗稀饭喝下肚去。

刚一吃完早饭，黄顺华便早早地把部队集合起来，带到了连队的大门外，在门前站成两排，恭候英雄母亲的到来。

上午9时，载着高妈妈的吉普车顺着阵地下方的石子路缓缓开过来。车在连队的大门外停住，高妈妈在高炮五团张晓柏副政委和高建成的三哥高建明的搀扶下走出车

门，颤颤巍巍地向一连的指战员们走来。

见到高妈妈，黄顺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大步迎上前去，一把拉住杨友秀老人的手，情真意切地喊了一声：“妈！”便像个孩子似的嚎啕痛哭起来。

连长一哭，全连官兵也都跟着哭，到处是一片抽泣声。

那些尾随而来的记者们并没被这令人心碎的场面打动，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举着照相机，对着杨友秀老人和黄顺华不停地拍摄。场面一时有些混乱。

二二五营营长徐春山见此情景，觉得这么下去老人会受不了连忙跑上前去，请记者们让开路，同时向战士们使劲摆手，让大家擦掉眼泪。教导员万双林则用力捅了捅黄顺华的后背，让他不要哭，快把老人扶进屋里休息。

黄顺华立刻明白了万教导员的意思，忙抬手抹了把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搀起杨友秀老人的胳膊，说：

“妈，快到屋里坐吧。”

老人轻轻地点了点头，但她并没有立即挪步，而是抬起泪眼将黄顺华和他身后的战士们仔细地打量了一遍，这才开始往前走。

我发现杨友秀老人并不似我想象的那样一进连队就痛哭失声。她显得非常坚强，脸上的表情十分的凝重，泪水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流下来。我知道，此时此刻她的内心比任何人都要悲痛，她只是强忍着悲痛罢了。

在连队的会议室门口，一名战士手捧着一束鲜花快步迎上前去，将鲜花敬献到英雄的母亲手上，然后郑重地给老人敬了个军礼，高声说：

“妈妈，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全连所有官兵也都围拢过来，齐声对老人说：

“我们都是您的儿子，您永远是我们的好妈妈！”

杨友秀老人被感动了，泪水顺着脸颊滚滚流下。稍停片刻，她抹了把眼泪，推推三儿子高建明，又指停在一旁的吉普车小声说：

“快去把东西拿过来。”

高建明应了一声，大步走向吉普车，打开车门，从车上拎出满满一竹篮鸡蛋，飞快地回到母亲的身边。

杨友秀老人一手扶着竹篮，对黄顺华说：

“乡下没么子好带的，就带了几个鸡蛋，快给伢子们分了吃去。”

黄顺华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不过，他并没有跟老人讲客气，而是叫过大家，遵照老人的吩咐，把鸡蛋吃了下去。

可是，官兵们手捧着英雄母亲送给的鸡蛋，擦了又擦，看了又看，谁也舍不得吃，都悄悄地装进了衣袋里。那可是英雄母亲的一颗滚烫的心啊！

黄顺华想把老人扶进会议室里坐下歇口气，老人摇了摇头，坚持要到儿子高建成的房间去看看。黄顺华觉得不便阻止，只好顺从。

高建成生前居住的房间就在连长黄顺华房间的隔壁，很小很简陋，屋子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双开门的旧衣柜之外，还有一个塑料脸盆架，床上放着一床叠得方方正正的黄军被和一件挂有空军上尉军衔的夏常服，被子上放着一顶军帽，桌子上放着一个不大的相框，上面镶嵌着一张高建成的半身相片。屋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高建成在世时的样子。

杨友秀老人走进这间盛满了一连官兵对指导员高建成深深怀念的屋子。当她看见儿子高建成的相片，就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伤，踉踉跄跄地扑向桌子，失声痛哭起来。

那些摄影记者和电视台的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挤进屋里，也不管别人怎样的痛苦，只顾一劲儿地拍照、摄像，将老人团团围在桌子前。

此刻，老人心里想的，口中念的只是儿子高建成，仿佛并没感觉出记者们的存在，她捧起儿子高建成的相片，一边哭一边用她那浓重的乡音轻声地呼唤：

“五妹子，妈看你来了……我的好妹子，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呀！”

记者们全都懵了，谁也听不懂老人究竟说了些什么，想问又不好问，只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眼瞪小眼儿。

黄顺华知道高妈妈身体不好，生怕老人过于悲痛而昏倒，于是就支开记者，搀住老人的胳膊说：

“妈妈，我们到会议室去坐吧，那屋里有电扇，凉快些。”

杨友秀老人摇摇头，掏出手绢揩了把泪，断断续续地说：

“让我一个在这屋里坐一下子，跟我的五妹子单独说说话……我不会有么子事的，你们不用为我操心……”

黄顺华答应一声，将老人扶到椅子上坐下，接着向记者和在场的人挥挥手，让大家都到门外去，自己也带上房门走到门外。

屋子里杨友秀老人一个人独自坐在儿子生前居住的房间时，我透过玻璃窗看到她将高建成的相框捧在手上，轻

轻地用手绢擦了又擦，然后放回到桌子上，默默地看着儿子那英俊的面容，流着眼泪一遍遍呼唤匆匆离别人世的儿子：

“五妹子啊，妈在叫你啊，五妹子，你怎么不答应哪……”

然而，照片上的五妹子只会对亲爱的妈妈微笑，却再也不能跟亲爱的妈妈讲话了。他已经无法知道此时此刻最伤心、最悲痛的就是妈妈，因为他最给妈妈争气，是妈妈最感骄傲最心疼的儿子啊……

“五妹子”是杨友秀老人对爱子高建成的昵称。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妹子”应该是南方人对女孩的称谓，而“伢子”才是南方人对男孩的称谓，可高建成的老家湖南湘阴却恰恰相反，长辈们往往喜欢把晚辈中的男孩昵称为“妹子”，而把晚辈中的女孩昵称为“伢子”，以表示晚辈在长辈的心目中很珍贵很娇气。高建成的兄弟姐妹一共有7人，他是男孩子中的老五，是家里最小的男孩。所以，杨友秀老人口口声声呼唤他“五妹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家里兄弟姐妹多，人口重，最苦的是母亲，最累的是母亲，操心最多的还是母亲。但五妹子却很少让母亲操心，他从小就听话，没挨过母亲一声骂，没挨过父亲一次打，是那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人见人疼人见人爱的孩子。

“五妹子”虽然长得英俊，天资却很一般，接受能力也不是很强，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笨手笨脚，但他无论干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肯用功，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很快就成为村子里的小能人。在同年龄的孩子中，他最早学会打草鞋，最早学会编筐，最早学会使唤牲口，也是最早学会了犁田耙地、种菜插秧。左邻右舍门锁坏了，大家第一

个想到的就是五妹子，谁家的电线短了路，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五妹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五妹子成了乡亲们日常生活中很难缺少的人物。

“五妹子”不仅各种农活拿得起放得下，由于肯用功爱动脑，学习成绩也很不错。于是父母便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让学习成绩一般的三妹子高建明中途辍学回家务农，挑起家庭的重担，全力支持五妹子把书读下去。五妹子知道自己能够继续读书十分不易，学习更加刻苦用功，从小学到初中，成绩始终保持在全班的前10名，并考取了县城的高中。

“五妹子”不是那种无情无义只顾自己不管别的人，每个星期日，他都要大老远的从县城跑回家来，帮助三哥干些农活，替家里挣工分，然后再连夜赶回县城的学校去。尽管很辛苦很疲乏，但他的学业一点也没耽误，每次考试都能拿到个好名次，班主任在班会上讲评时总会把高建成表扬一番。

“五妹子”是个孝子，很顾家，也亲近家乡人。1984年，他考上飞行学员，只身离开亲人和家乡进了军校后，一刻也没有忘记父母兄弟和湘坪村的众乡亲，对故乡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省吃俭用，把节余下来的津贴费全部寄回家里，给父亲治病，供侄儿侄女们上学。每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他除了守在父母身边，陪父母拉拉家常话之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帮着村里的那些孤寡老人犁地插秧。尽管他知道自己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父亲看病要钱，三哥盖房子要钱，许多事情都等着花钱，但他仍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看到村里有孩子上学没有书包，每天用胳膊夹着书本上学，他就掏腰包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孩子买来书包

和学习用品，亲自送上门去。

“五妹子”进飞行学院学习飞行，花的力气最大、练得最刻苦，但由于他反应能力不行，加上听力有问题，只上天飞了几十个小时便被无情地淘汰了。上级把他送进了空军高炮学院进行深造，毕业后分到了空军高炮某团，提了干，当了军官，工资也从原来的几十元增加到好几百元。有些乡亲家里有急事手头紧，认为五妹子当了军官，是在部队拿固定工资的，就跑上门来向他借钱。只要乡亲们张了口，他没有不答应的，多了也拿不出，就那么一百两百往外借。至于借出去的钱别人还不还，他再不会过问的。每次回家探亲，他除了留下买车票的钱，衣袋里总是掏得干干净净，连路上吃饭的钱也没有。

“五妹子”是个很讲求实际的人，找对象结婚也很讲实际。他的恋爱季节十分短暂，而且一点也不浪漫。由于他知道自己家里人口多，负担重，别人给他介绍家庭条件好一些的、长相漂亮一些的姑娘时，他一概避而不见。因为他觉得，那些长相漂亮、家境富有的姑娘即使看中了他本人也看不上他的家庭，将来少不了要闹矛盾，影响工作和学习。直到他认识鲁蓓，才把婚事定下来。鲁蓓不嫌他家贫，就图他这么个人，愿意跟着他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在兄弟姐妹当中，五妹子最敬重的是三哥高建明，两人的关系也最密切。因为其他几个哥哥姐姐成家之后都分出去另过了，父亲长期生病，一家六口人全靠体弱年迈的母亲拼命劳作来维持生活。三哥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养育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果断地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未满18岁便从母亲的肩上接过了家庭的重担，直到36岁才结婚成家。三哥当家过日子的时候，五妹子还不到10岁，

可以说他是三哥一手拉扯大的。五妹子最讲良心，知恩报恩处处想着三哥，部队发的衣服鞋子，他能省就省，节余下来寄给三哥；如果遇上家里收成不好，三哥生活困难时，他会想方设法、东借西凑，千方百计地给三哥寄些钱回去，帮助三哥渡过难关。

“五妹子”当了军官以后，部队离家很近，坐车只需五六个小时就能到家，但他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武汉结婚成家后，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家里人人都知道，不是五妹子有了老婆忘了娘，也不是五妹子要养家糊口没钱回去，而是他太想把工作干好，太想干出成绩来了。村里的乡亲们都说，五妹子是父母的孝子更是国家的忠臣，能够分清什么事大什么事小，懂得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乡亲们说五妹子之所以有出息，就是在这方面不糊涂。

噢，五妹子，五妹子……

“五妹子”的好处是永远说不尽道不完的啊……

望着独自坐在屋子里的杨友秀老人，我在想，她此刻是不是也在惦记五妹子的那许许多多说也说不尽道不完的好处呢？

老人在连队的活动，记者们该拍的已经拍了，该录像的也都录了像了，于是就有记者向陪同高妈妈来连队的高炮五团副政委张晓柏提出：请老太太到防洪大堤上去一趟，去那里看看坚守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指战员。

张副政委没有立即答复，而是扭脸看了看我，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不明白记者们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一连8月2日下午从麟洲湾撤回驻地休整一个星期后，全连官兵纷纷

写出请战书，请求再次上堤，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段去护堤守坝。上级答应了一连的请求，但不是全连出动，而是从连队抽调了 20 多名水性好的官兵，由副连长带队，奔赴位于长江上游的古赤壁的八把刀堤段。赤壁离连队驻地将近 200 公里，吉普车至少要跑三个半小时才能赶到，天气这么热，老人身体很虚弱，目前又正处在痛失爱子的悲伤之中，为了一条新闻大老远的把老人折腾到赤壁去，这不是要她的老命么！

思量片刻，我冲张晓柏副政委摆了摆手，小声说：

“你是团领导，去不去由你决定。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能对你说不行，堤上去不得，好几百里的路程，老人家哪受得了？”“是啊，不是自己的妈，他们当然不心疼了，可我们心疼。”站在我身后的黄顺华也连忙插话说，“张副政委，你还是劝劝他们还是别开这种玩笑吧。”

“噢，你们误会了。”张晓柏解释说，“不是去赤壁，记者们是想让老人家到附近的堤上看看我们团的守堤部队。”

我还是不明白记者们的用意。离一连驻地几十公里外的汉江大堤上确有高炮五团一个营的守堤部队，但那并不是一连的官兵，把老人家折腾到那里去转一圈有什么意义呢？

见我仍还在云里雾里，张晓柏向我跟前靠了靠，压低嗓门说：

“记者们说，拍摄下来的镜头不是一连的不要紧，报道时就说老人看望的是高建成生前所在连的官兵。”

经这么一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所看到的新闻竟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我想如果能把电影制片厂搞布

景的大师请来，在一连的院子里布起一个有堤坝有洪水的场景那该多好，这样记者们来了就无需将老人家折腾到别处去，只稍往老人家手里递上把铁锹，再往她身上抹上一些泥巴，然后就可以尽情地拍新闻了。

这时，记者们仍在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一边。

张晓柏副政委卡着腰思量片刻，将手里的烟头往地上一丢，大声对记者们说：

“不去了，不到堤上去了！”

我暗暗松了口气，心想这回好了，老人家用不着再去受那番罪了。

杨友秀老人在她的五妹子的屋子里独坐了10多分钟，然后把她的五妹子的相片放回桌子上，揩揩眼泪默默起身走向门外。黄顺华忙迎上前扶住老人，轻声问：

“妈妈，我们到会议室坐好吗？”

老人摇摇头，抬手指了指战士们的宿舍。

黄顺华问道：

“您老是要到战士们住的房间去看看吗？”

“对，去那边看看。”老人轻声说，“我想看看跟五妹子一起走了的另外几个孩子。”

于是，老人在黄顺华的搀扶下走进了炮班班长黄孝圣生前住过的宿舍，在黄孝圣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她抚摸着放在床上黄孝圣戴过的军帽，又禁不住流下悲痛的泪水。

黄孝圣班的战士们走上去，围拢在高妈妈的面前，纷纷向老人表态：

“请妈妈放心，我们决不会辜负指导员的培养教育，一定在部队好好干。”

“妈妈，您别难过，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指导员带领我们创建了先进连队，我们会珍惜这个荣誉，永远保持先进称号……”

黄顺华也围上去，在老人的面前蹲下，握住老人的手，流着泪说：

“妈妈，您老有什么要求，就请对我们讲出来吧。”

老人望了望黄顺华，又望了望身边的战士们，拍着黄顺华的手背说：

“我没得么子要求，就只希望你们能经常给我写信，有时间去乡下看看我。”

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伟大的母亲啊。黄顺华哭了，战士们也都跟着哭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老人说：“好妈妈，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写信。”“对，我们全连都会给您写信的。”“请妈妈放心，我们一定会去看您的！”“等洪水一退我们就派代表去看望您老人家……”

老人满意地点了点头，扶着床沿站起，依依不舍地走向门外。

高妈妈要走了，全连官兵重新列队，在大门外站成了两排。张晓柏副政委和万双林教导员忙指挥司机将车辆倒到老人的跟前，并亲手打开车门，请老人上车。

杨友秀老人并不急于上车，而是让三儿子高建明扶着，又在连队的院子里走了一遍。她边走边哭边轻声地呼唤：

“五妹子，我的好妹子啊，妈接你来了，快跟妈回家吧……”

这声声的呼唤让人心碎，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老人的呼唤声穿透了高炮阵地上那密密的松林，在九峰山

的上空久久回荡。

不知是什么时候，曾有位好友对我说，一个人在他即将告别人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是有先兆的，自己有预感，并给我举了许多例子，说某某人去年辞世前就是如此，把该办的事办妥了，把欠下的人情偿还了，跟有过矛盾的人和解了，然后眼一闭腿一伸，从容安然地离开了人世。讲得有鼻子有眼。

对于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说法，我当然不会相信。然而，当我接触了许多熟悉和了解高建成的同志，听他们讲起高建成在去麟洲湾抗洪抢险前后那几天所做的一些事情之后，我便不由得相信了那位好友跟我说过的关于人在辞世前有预感的古怪现象。

在去麟洲湾前后的那段时间里，高建成的一些言谈举止确实让人感到有些古怪。

从今年的6月26日起，长江武汉关的水位便一越超过了25米的警戒线，到了6月30日，水位竟高达27.26米，直逼紧急水位。7月5日，长江第一次洪峰抵达武汉，峰值水位为28.17米，创历史同期最高，并整整持续了整整11天。7月21日至23日，长江第二次洪峰在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的伴随下滚滚而来，三天之内，汉口、汉阳和武昌的降雨量分别达到510.5毫米、647.6毫米、399.7毫米，三镇的降水量为1.3米，几天之内下了全年降雨量的二分之一。在长江水位高达28米的紧急关头，突然下了这么大的暴雨，实为历史所罕见。

与此同时，洞庭湖、鄱阳湖水位也相继突破历史最高点。尤其是鄱阳湖，流量极小，水流不畅，洪水进得去流不出，在下游形成了一座乳状的峰峦，阻挡了奔涌而下的

洪流，迫使长江上游两岸的江堤全线告急！

长江水位居高不下，气候又十分异常，时而烈日炎炎，热浪滚滚，时而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溃堤的危险时刻威胁着长江两岸的民众。倘若发生溃堤，整个江汉平原20年的改革开放成果就将毁于一旦，无数财富就将付之东流，人民就将遭受灭顶之灾。

在长江的险情万分危急的时刻，江泽民主席向沿江两岸军民发出了“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武汉等沿江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号令，数百万军民奔向了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在长江沿线摆开了战场，自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还从没动用过这么多的部队，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

尽管连队暂时没接到奔赴抗洪第一线的命令，但每年一到汛期，部队总会被拉到江边去守堤护坝。高建成仿佛已经预感到连队不久就会被拉到堤上去，因此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抗洪准备工作，抽空给大家讲了讲在洪水中救人和自救的基本常识。期间，连长黄顺华正带着20多人在贺胜桥附近进行野外驻训，连队就他一名主官，按说，责任心极强的他是必定会24小时在位的，但他却一反常规，7月26号上午，他一大早便安排好各排的训练，跟连队其他干部说了一声便匆匆跑回家去了。

高建成那所谓的家，严格讲是他岳父母的家。他一进门，便一刻不停地干活，拖地、洗衣、擦窗户，为岳母修好了嗒嗒滴水的水管，还用铁丝替岳母拧了个架蚊香用的底座。做完这些事情，妻子鲁蓓正好下班，带着女儿缘缘回到屋里。

鲁蓓见屋子里窗明几净，连他们的结婚照也被高建成

擦拭得一尘不染，就觉得有些惊奇，于是便问丈夫说：

“喂，今天是怎么回事？一不是节假日，二不是礼拜天，你怎么回来干起私活来了？”

高建成冲鲁蓓深情地一笑，说了一句鲁蓓后来怎么想怎么觉得有些蹊跷的话。当时高建成笑着对鲁蓓说：

“连队可能马上就要上堤抗洪，我怕以后再没机会回家来给你们干活了。”

那天，高建成干完家务活，连口水都没喝，只抱起女儿缘缘亲了又亲，然后就穿起军装匆匆返回连队去了。

7月27日，武汉的气温将近40度。高建成组织连队在家人员进行共同科目训练，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晒了一天，回屋时就感到浑身不适，卫生员韩峰量了量他的体温，发现他发起了高烧，便替他服了药，让他躺下休息。但他只迷糊了两个多小时就再也睡不着了，似乎预感到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于是便悄悄地起了床，到各班的房间里转了一圈，然后推开了副指导员的屋子，拿起电话往湘阴老家拨了个电话。

在老家湘坪村，高建成的堂叔家装了部程控电话，堂叔家离他三哥高建明家只有十几米远，他每次打通电话都是堂叔去把三哥喊过来接听，这一次也不例外。当听到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三哥的声音之后，高建成首先问了母亲的头疼病好些没有，他托人带回去的止痛膏贴到母亲的头上没有；接着又问了问家乡枝江的洪水是否回落、地里的庄稼淹掉了多少。在三哥一一作了回答之后，他叹了口气说：

“三哥啊，我早就想把老妈接到武汉来住上一段时间的，可我没有自己的房子，妈来了没地方住，很不方便，

你一定要给妈解释一下。”

“妈知道你过得很艰难，不用跟妈解释。”高建明在电话的另一端说，“家里的事你也莫要操心，只管在部队好好干，我会照顾好妈的。”

“三哥，你知道么，今年的洪水来势凶猛，搞得沿江两岸人心惶惶，我们可能马上就会被拉出去上堤抗洪的，家里的事想顾也顾不上了。”五妹子再次提醒三哥说，“我可是把妈交给你了，她老人家这辈子一直都很苦，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她，千万要让她在晚年过几年舒心日子啊……”

后来，高建明告诉我说，五妹子在7月24日、25日、26日、27日那几天，连续往家里打了4次电话，每次都重复一句话，说他自己不能为母亲尽孝了，叮嘱哥哥姐姐们一定要照顾好母亲。

高建明至今还感到困惑，他问我说，五妹子当时是不是预感到了什么？

就在高建成与三哥最后一次通完电话后不久，便接到上级的命令：全连紧急出动，奔赴嘉鱼县的麟洲湾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一连官兵在高建成的率领下，于午夜时分从营区出发，天色微明时赶到麟洲湾。官兵们还没来得及吃饭和安家，一下车便直奔江堤的危险地段，搬石料、扛土袋，加固堤坝。

高建成一边打针吃药，一边带头苦干。由于他高烧未退，近百斤重的土袋他扛在肩上显得很吃力，往堤上冲的时候两条腿不由自主地直打颤。大家都劝他坐到一旁歇口气，但他说什么也不肯，一直坚持到最后。

连长黄顺华将野外驻训的那部分人员带回连队后，也匆匆赶到了堤上。他见指导员累得连晚饭都吃不下，就把干部们叫过来狠狠地熊了一顿，怒气冲冲地说：

“你们太不像话了，指导员病成这样也不把他拉下来，这不是拿他当牛使么！”

高建成见黄顺华火气那么大，就摆手笑了笑，说：

“算了算了，连长你别尽怨他们，是我自己不愿下来。其实跟大家在一起干活蛮愉快蛮热闹的，也谈不上有多累。”

在黄顺华闷头抽烟之际，高建成拍拍床板，让黄顺华挨着自己坐下，然后又冷不丁地冒了一句，说：

“行啊，以后有活都让你们去干吧，我反正是干不成了。”

黄顺华在与我单独交谈时，曾特别把高建成当时讲过的这句话拿出来，用心琢磨了好一阵子。他说指导员当时讲以后干不成活了，是指自己身体有病干不动活了呢，还是预感到了什么？

接下来好几天营里都没给一连派什么任务，中间嘉鱼县组织剧团来堤上进行“八一”慰问演出，营里便把看演出的任务派给了一连。

演出是在部队驻地的篮球场上进行的，连队成纵队坐在球场中间，坐得很整齐，部队集合列队时，按条例连长的位置应该在队列前的左首，指导员的位置应该在队列前的右首，而那一天高建成却偏偏坐错了位置，不知为什么竟坐到连长的位置上去了。这要是平时接受上级检阅时，连长指导员坐错了位置，是肯定要挨批评了。但当时是观看演出，错就错了，黄顺华没在意，全连谁也没在意。

凑巧的是湖北咸宁电视台闻讯赶来部队采访，准备作一期反映战斗在抗洪前线的部队官兵精神风貌的专题节目，在“八一”建军节晚间播放。他们来到一连时慰问演出已经开始，为了不影响部队同志观看演出，记者们只好在节目演出的间隙插空进行采访，待上一个节目演完下一个节目还没有开始时，匆匆忙忙地将镜头和话筒同时对准了坐在队伍第一排的第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就是只知道踏踏实实工作却不爱出风头的高建成。

于是，摄像机和随机话筒便记录下了高建成的形象和声音，也为1998年的中国新闻资料库留下了最珍贵、最有价值的新闻资料。这便是高建成牺牲之后各个电视台反复播放的那段录像，是高建成生前留给世人的最精彩的瞬间。

那是高建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当时，他面对摄像机和记者伸过来的话筒，显得毫不慌张，以异常的平静口气对记者们说：

“作为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就是要视驻地为故乡，视人民为父母，保卫麟洲湾人民的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定和洪水拼搏到底，誓与大堤共存亡！”

在对镜头讲这番话的时候，高建成的声音并不很大，却有着一种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听起来令人鼓舞，使人振奋。

高建成是这么说的，也正是这么做的，就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日的晚上，他便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用年轻的生命在麟洲湾谱写了一曲英雄的壮歌……

提起这些事，黄顺华就感到很不好解释，一再对我

说，指导员是把该做的事做完了该讲的话讲罢了才走了啊。他是不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早有预感呢？

我无从作答。

后来，我把发生在高建成身上的这些出乎寻常的事情一件件地讲给高炮五团杨兴山政委听，并问他是否相信人在临辞世之前有先兆有预感。

不等我这句话讲完，杨政委笑了，手臂一挥，大声说：

“扯淡！哪有什么预感？高建成本来就是那么个人，从来都是处处为他人着想，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从来都是宁可自己累死，也要让别人过得舒服一些的人！”

是的，高建成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事，又何止临牺牲之前所做的那么几件呢？

杨友秀老人离开一连后，向张晓柏副政委提出，买些礼品送到儿媳鲁蓓家坐坐，去看看自己那从未见过面的亲家公和亲家母，看看自己的小孙女缘缘。

张晓柏副政委考虑到鲁蓓不在家，随王团长到北京参加高建成的命名大会去了，于是就劝杨友秀老人说：

“高妈妈，鲁蓓不在家，还是别去了吧。”

“一定要去。”老人摇摇头，很坚决地说，“不去不好。”

张晓柏副政委见老人那么坚决，只好答应。他让司机把车开到路边的一家水果店门前停下，下车买了两大袋水果和一些点心，然后陪同老人直奔鲁蓓的父母家。

那是位于武昌近郊的一个居民生活小区，院子很大，紧挨着马路，门前就有一个农贸市场，卖什么的都有，交通也很方便。鲁蓓的父母就在靠近农贸市场的一幢宿舍楼

上。

吉普车进了院子，缓缓开到居民宿舍楼前，停靠在楼下的水泥路边。

杨友秀老人来居民小区走亲戚，张晓柏副政委事先只用电话通知过鲁蓓的父母，没有再对其他任何人讲过。但不知为什么，高妈妈要来看望亲家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当她老人家从吉普车上走下来的时候，一下子围拢上来好几百人。人们争先恐后，都想亲眼目睹英雄的母亲的风采。

此刻，鲁蓓的父母亲也匆匆从楼上走下来，迎接远道而来的老姐姐。

那是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夫妻，公公年岁大些，显得很内向，婆婆年岁稍轻些，显得很精明，一看就知道是个很能干很会持家过日子的人。

一阵寒暄之后，鲁蓓的母亲鲁妈妈上前拉住杨友秀老人的手，亲热地说：

“哎呀，老姐姐，你呀真想死我了，想死我了啊。你呀这么远跑来看我们，实在太那个了。”

高妈妈没有说话，只是无声地苦笑一下。

“你呀这次来咧，就不要走了，就在我屋里住，么样啊？”鲁妈妈滔滔不绝地说，又往楼上指了指，“噢，老姐姐，快上楼，到家里坐。”

杨友秀老人答应一声，抬眼往楼上看了看，不禁蹙起了眉头。

鲁妈妈这才意识到自家住的楼层太高，要老姐姐自己走上去很困难，于是赶紧说：

“我屋里在四楼，蛮高，不像你们乡里，住平房，进

出方便。来，我扶你上去。”

陪同杨友秀老人一道来的二二五营教导员万双林知道高妈妈的身体不好，经常头疼头晕，如果让她自己上楼，很可能要出问题。于是他大步上前，对鲁妈妈说：

“阿姨，你别管了，我背高妈妈上去。”

“这……这不大好吧？”鲁妈妈说，“那不是太麻烦你了么。”

万双林没再说什么，蹲下身子将高妈妈背起，沿着楼梯大步登上了位于四楼的鲁家，推开房门，将高妈妈送入了客厅。

鲁蓓的父母也跟着进了屋。三位老人面对面坐下来。不等高妈妈说话，鲁妈妈便抓住高妈妈的手先哭开了：

“老姐姐呀，建成这伢最讨我喜欢了啊，既勤快又老实，回到屋里就晓得干活，什么事都替我做呀，水管漏水是他给修，收音机坏了也是他修，有他在，我屋里什么事不求人，也不消花钱，他这一走，我这屋里可就没了依靠了哇，以后我们该么样办哟……”

万双林怕鲁妈妈这一哭，又会引得高妈妈伤心，赶紧劝说道：

“阿姨，您别太难过了，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您一时忙不过来，就打电话到部队去，建成不在了，还有我们么。”

正当这时，鲁蓓的哥哥嫂嫂把高建成的女儿缘缘从幼儿园接了回来。

杨友秀老人一见孙女，泪水又禁不住流落下来。她伸出手，想把小孙女揽到怀里来抱上一抱，但孩子说什么也不认她这个乡下来的奶奶，一个劲儿地往姥姥的怀里躲。

鲁妈妈见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轻轻拍了缘缘一把掌，沉下脸来说：

“快去跟奶奶亲一下子，不去？那我不喜欢你了。”

缘缘知道，姥姥说不喜欢是讲着好玩的，不会真的不喜欢。不管怎么哄怎么拉，她仍然不肯亲近自己的奶奶。

杨友秀老人见小孙女不认自己，又伤心地哭起来。她一边抹泪一边喃喃自语：

“伢子啊，我是奶奶，我是奶奶呀……”

可无论奶奶怎样伤心，那不懂事的小孙女缘缘却仍像没事一样。她应该懂事的，都将近五岁了么。可是，她的父亲高建成活着的时候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连队建设上了，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女儿，爸爸没有时间教她懂得更多啊。

望着这令人伤感的场面，我不禁又想到了我儿子曾对我讲过的许多往事。高建成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耐着性子教我的儿子怎样当好兵、怎样去做人，甚至怎么整内务、怎么洗衣服，对我的儿子不厌其烦，满怀深情，却没有时间过问自己的女儿，教女儿如何懂得更多，这对他的女儿缘缘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

又过了几分钟，缘缘终于从姥姥的怀里退了出来。万双林不失时机地蹲下身，将缘缘揽到跟前，指了指高妈妈，耐心地对缘缘说：

“缘缘，这是你的奶奶，是你爸爸的妈妈，快过去亲她一下。”

“老奶奶她哭了。”缘缘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看了看奶奶，又转向万双林，很不解地问道，“叔叔，她为什么哭呀？”

“因为……因为她失去了儿子，懂吗？”

缘缘不懂，使劲摇了摇头。

万双林很失望，只好直话直说：

“你爸爸死了，所以她很伤心，所以她才哭。”

“我爸爸死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哭呀？营长叔叔、连长叔叔，还有爸爸连里的那些小叔叔们都哭得很伤心，为什么？”

“因为你爸爸太好了，是世上最好最好的大好人。”

“叔叔，好人是不是都是没得用的人？”

万双林摇摇头。

“叔叔你骗人。”缘缘看了看鲁妈妈，接着说，“我爸爸就是个没用的人，姥姥经常对我爸爸说：就把这点钱给我，还要我给你养家，个斑马，真是没得用……”

万双林有些愕然。

鲁妈妈的脸猛然涨红了。她举起巴掌，在半空中挥了挥，大声对缘缘说：

“瞎讲，我几时对你爸爸这样说了，看我不打死你……”

万双林向鲁妈妈摆摆手，又耐着性子向缘缘解释说：

“你爸爸是英雄，他救了很多，你想，我们这些被救的人能不哭吗？”

“可我就不哭。”缘缘很得意地说，“爱哭不是好孩子。”

“是的，缘缘是个好孩子。”万双林用力点了点头，忙转身从茶几上拿来过一杯茶水递到缘缘的手上，指指高妈妈说，“去，把茶端给奶奶，请奶奶喝茶。”

缘缘迟疑片刻，端着茶杯走到奶奶的面前，朗声说：

“奶奶，请喝茶！”

高妈妈接过茶杯，试图把孙女拉到身边亲一亲。但缘分很快就又躲开了。

万双林挡住缘分，将她推回到奶奶的面前，继续哄她说：

“缘分真好，来，亲亲奶奶。”

这次，缘分没再犹豫，默默走近奶奶，撅起小嘴在奶奶的脸上很响地亲吻一下。

看来，孩子确实是要有人教的。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缘分变得十分听话，显得很懂事，也认亲了，跟自己的奶奶和三伯越来越亲热。

看着孙女那活泼天真的样子，杨友秀老人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笑容。

送走杨友秀老人，我返回一连时，正赶上吃晚饭，连队加餐，炊事班多做了几个菜。

黄顺华见炒菜比较丰盛，就从衣袋里掏出几十块钱交给文书叶开平，让他到附近的小店里买了几瓶啤酒回来，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

“您来连队好几天了，整天忙着采访，很辛苦，我也一直很忙，没能好好照顾您，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有菜，我请您喝杯酒。”

“不行，这不好。”我使劲摆了摆手，非常坚决地对黄顺华说，“在连队喝酒，一是时间不对，二是地点不对，你还是快免了吧。”

“不就喝杯啤酒么，没关系的。”黄顺华以命令的口气对站在一旁的文书说，“叶开平你干嘛还愣着？快打开，倒！”

“别倒，我不喝！”我有些不大高兴，沉下脸来说，

“这酒我不能喝！”

黄顺华见我那么坚决，就绕了个弯子，冲我嘻嘻一笑说：

“您哪，现在我们连的临时来队家属，而不是上级领导机关下来的首长，您就别那么认真了好不好？连队有个传统，凡是家属来队，连队干部必须出面陪家属吃两顿饭，来的时候一次，走的时候一次，我现在可是按连队的规矩办事啊。”

无奈，我只好听从他的安排，与他面对面坐下。

本来是我和黄顺华两个人喝酒，叶开平却拿来三个茶缸倒了三杯酒。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以为另外一杯酒是叶开平给自己或是给新指导员方宁倒的。过了一会我才察觉，在基层连队，军官和士兵多少还是有些界限的，作为一名战士，叶开平连坐都不敢往桌子跟前坐，而新指导员方宁也没参与进来，去饭堂招呼部队开饭了，那杯酒根本就无人问津。我同时还发现，黄顺华每次举杯给我敬完酒，总要跟另外那个茶缸碰碰杯，然后才喝上一口。

两杯酒下肚之后，黄顺华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红潮。他见我老是拿眼在那只多出来的茶缸上瞟来瞟去，便叹了口气说：

“那杯酒是老指导员高建成的。今天可是我和高建成同志一起陪您吃饭哪。”

我的心不由得一颤，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很痛。

这时，黄顺华又一次端起茶缸，在旁边的那只茶缸上用力撞了一下，很动情地说：

“指导员，这位是新战士朱墨同志的爸爸，也是上级

领导机关的首长，来，我们一起给首长敬杯酒！”

说完，他一仰脸，把一大茶缸啤酒喝进肚去。

我也端起茶缸，将茶缸里的酒和着泪水一并喝下。

几乎所有的酒，其功能都是一样的，不管是白酒还是啤酒，喝多了都会把人醉倒。我和黄顺华不等把所有的啤酒喝完，就都有些醉意，他的话跟着也就多了起来。

黄顺华告诉我，高建成其实很爱酒，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工作太累的时候，老想弄点酒喝喝。黄顺华说，指导员为人老实，喝酒也非常老实，酒桌上从不耍赖，一杯是一杯，而且很少吃菜。他是很能搞几杯的，白酒啤酒都能搞。无论搞多少，从来不醉。这些年来，他工作调了好几个单位，从营里调到团直，又从团直调到营里，认识他的人很多，谁都知道他能搞几杯，但谁也没见他醉过，大家都说他是“酒精免疫”，是个“酒缸”。惟一能够表明他喝醉酒的现象是，他每次喝多几杯喜欢跑到连队俱乐部去唱卡拉 OK，唱“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唱“妹妹你坐船头哦噢哥哥我岸上走”，尽管他一张口就跑调，让人没法听，但他仍很认真投入地把歌唱完。

望着旁边的那只酒杯，黄顺华泪眼汪汪，说高建成好酒量，遗憾的是他想喝酒时却往往没有酒喝。他买不起酒，又决不肯蹭别人的酒喝，无缘无故的酒他是死活都不愿喝的，硬灌都灌不下去。

抿了口酒，黄顺华接着说，自己的家属来队时，总要做几个好菜，有了好菜自己也喜欢搞两杯。每次喝酒他就让文书或卫生员去喊指导员，但怎么叫指导员也不愿意过来。有时实在躲不掉，也只是象征性地端端酒杯，千方百

计地找借口溜之大吉。事情过后，你都把请他喝酒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仍牢记不忘，想方设法找机会做几个菜，把你叫过去，陪你喝上几杯，你要是不去，他就会有块心病，走坐不安。

“在与人交往中，高建成是非常认真的。”黄顺华抹着眼泪说，“无论是老乡还是战友和朋友，你给他孩子送个礼物？他时时挂记在心，然后找机会再买件礼物送给你的爱人或者别的什么亲戚，他送给你的东西只比你送他的贵重，决不会比你的礼物低贱。他日子虽然过得很不宽裕，但再不宽裕也不愿去占其他人的便宜。”

闲聊中，黄顺华还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今年5月中旬，连队突然接到命令，全连紧急出动，拉到野外参加实兵演习，空军武汉基地机关和团机关也派人随一连行动。那天天气很热，大家出发时带的水很快就喝完了。

部队当时正在山上构筑阵地，黄顺华想让炊事班烧点开水，但附近却找不到水源，官兵们一个个渴得喉咙直冒烟。作为连长，他可以让连队的同志忍一忍，却不好让上级机关的同志也忍着。于是他就让文书叶开平和卫生员韩峰下山去买几箱矿泉水来分给大家解渴。可巧的是，那天文书和卫生员身上都没带钱，黄顺华自己也没带钱，只好向指导员高建成借。平常时间，高建成兜里就没有什么钱，翻了半天才翻出了皱皱巴巴58元零钱。但当时就是那58块钱解决了大问题，好歹没让大家渴着。

演习结束回到驻地，黄顺华就立即把钱还给了高建成，由于找不到零钱，借他58元还了他60元整，多给了两块钱。高建成觉得自己占了别人的便宜，连忙翻箱倒柜地去找零钱，硬是要把那两块钱找回来不可。后来弄得黄

顺华直发火，他这才作罢。

大约过了三天，午后休息的时候，高建成不声不响地走进黄顺华的房间，从兜里摸出一包“红塔山”香烟，往桌子上一甩，笑着说：

“连长，给包烟你抽。”

“哟，还是包好烟哪。”黄顺华望望高建成，问道，“你可是从来都抽‘长城’的，怎么突然冒出一包‘红塔山’呢？哪来的？”

“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黄顺华忽然想起了那两块钱，笑笑说，“你呀，指导员，连撒谎都撒不好，谁不知道你从来不收别人的礼物？”

高建成嘿嘿直笑。

“你呀，老高，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黄顺华摇头说，“不就两块钱么，至于那么认真吗？你这叫我以后怎么跟你相处？”

“行了行了，别婆婆妈妈的好不好？”高建成一个劲儿地打哈哈说，“烟买都买回来了，你再说有什么用？”

“那好，那你把烟拿回去自己抽。”

“不行，这烟没劲，我抽不习惯。”

不等黄顺华把烟扔过来，高建成便猛然带上房门溜走了……

讲完这件事，黄顺华还在不停地摇头，说高建成这个人有时很古怪，屁大的事也搞得像真的一样，让人很不好想，不大好理解。

我觉得，高建成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让人不好想的，也没什么不大好理解的。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

认认真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这不正是高建成人格魅力所在吗？

当我将要离开一连的时候，武汉的天气已经开始渐渐转凉，在紧急水位持续了 70 多天的长江的洪水也在一天天地回落，渐渐退出了警戒水位，连队在古赤壁八把刀地段的江堤上坚守了一个多月的那部分人员也都随大部队撤退了下来。

在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从一连走到高炮五团团部和二二五营营部，再从团部和营部回到一连，在与高建成生前的领导、亲人和战友的接触中，我一步步地走近了高建成，他那极其普通却非常伟大崇高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而且变得越来越清晰。

临走之前，我给还在外地集训的儿子打了个电话。我在电话里告诉儿子，说我终于认识你的指导员了，现在我也和你一样，对你们指导员充满了崇敬之情。我说儿子，或许我们成不了高建成那样的英雄，但从今往后我们完全可以像高建成那样做事为人，当一个让江主席满意让人民放心的好兵！

我离开一连那天，黄顺华将我送上车，教导员万双林也特意赶来送行。车子开出一连的营区，当我回头再次向连队方向张望时，忽然听到一阵阵口令声从连队门外的阵地上传过来：

“拉握把！”

“打开关！”

“压弹！”

“短点射，放……”

那是新上任的指导员方宁的声音，他在指挥全连进行

打空靶训练。我感到异常欣慰，因为已经有人从高建成的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正在高建成没有跑完的征途上奋力狂奔……

高建成啊，请安息吧，一连官兵决不会辜负你的希望，将坚定勇敢地走在先进连队的行列中。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着九峰山那高大挺拔的青松翠柏说。

（朱光岩 撰文）

廉 政 篇

——记广州空军某部旅党委的一些人和事

眼下，中国没有战争，没有炮火硝烟，没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没有血与火，作为武装集团的中国军队这篇“绿文章”似乎失去了魅力与风采，与军营之外那五彩斑斓、浮光耀金的经济大潮所演奏的“华章”相比，似乎显得传统故我，平淡无奇。

但今年初夏的一个机会，我却读到了一篇令人荡气回肠的“绿文章”，竟被那平淡掩盖之下的鲜明色彩，高昂的基调、真挚激越的情感冲击得震颤不已。

这篇“文章”沿着祖国西南 1400 多公里海岸边防线，由数千名官兵借助雷达电磁波，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挽高山大海、巨涛狂澜，铺天盖地塑造着和平宁静与安详。我更见到了以大笔豪气著此雄文的一群作者——被军委空军评为先进党委的广州军区空军某部雷达旅党委一班人。

这班人，以他们那悠悠护国之心、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顽强奋斗、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群体形象，感召着下属官兵。

在树干笔挺的棕榈树、槟榔树和冠盖婆娑的芒果树掩

映的一片低矮老旧的营房里，我接触了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胜福和这个班子的其他成员，个个都说“不要写我”，都不谈自己，只说别人，好像都说“此地无银”，这倒使我“得银三百两”。

1. 见百金而不变色，孔方兄在此无孔可钻，
刘胜福不吃这一套，他的战友们也不吃这一套。

经济大潮的负面带来社会的“物化”，一向被国人不屑与鄙薄的孔方兄竟如鱼得水，大领风骚，甚至若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以至肆无忌惮地想发国防的不义之财。得逞者也并非绝无仅有，但在这个刚刚组建，有很多施工项目待做的雷达旅却碰了钉子。

1994年初夏的一天，政委刘胜福接到一个工头从北海市打来的电话：“政委啊，听说你们要建××，这个工程给我做吧。”

“这事你应该和后勤部景部长联系。”刘胜福说。

“景部长那里我当然要说啦，但我要先请您政委关照啦！”

“那你就参加投标吧。”

“哎呀，投什么标呀，按老规矩，3%。”

“什么意思？”刘胜福还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事情，不知3%是何含意。

“回扣啊！”

刘胜福明白了，但他沉了沉：“给谁呀？”

“给你和你们的几位领导啊。”

刘胜福有点“火”，但还没说出来，对方又发话：

“3%不行，6%总可以吧。”

刘胜福从对方的言谈中发现这是个很粗俗油滑的主儿，何不也给他粗油一下：“你小子别来这一套，少了没意思，多了，你他妈的不是把我们几个推上断头台嘛！”

对方又政委啊政委啊地“啊”了许多，刘胜福最后说了一句：“你投标吧！”“啪”地放了电话。

刘胜福曾在党委明确提出，所有工程项目都要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公开投标，不在家里议，不在私下议，不在非有关人员中间议。凡有承包者私下提出送钱“意思意思”想要关照的，无论技术水平再高，一律不用。

刘胜福不吃“这一套”并非今日始。

还在他当雷达团政委时，上任之初有个常在营区做临工的小工头来看他，刘胜福当然明白，无非是为今后的活路来点“感情铺垫”，但他在离开时却硬要塞给刘胜福1000元的“利是”，刘胜福拒不胜拒，他丢下就走。后来这1000元钱被刘胜福交给了政治处主任，转给了财务科。

对待感情刘胜福是看得很重的，处理与此有粘连的事也是很有分寸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感情的重型人物。

那时他的家属还没有随军，一次他的妻子带着四五岁的儿子从安徽老家来探亲，一位从部队来机关办事的连长知道了前去看望，看到他的儿子刘阳活泼可爱，可自己连一点糖果都没带，心里过意不去，临走掏出200元钱塞给刘阳，说是叔叔给你一点“利是”买苹果。

当时刘胜福不在家，后来知道了，很为此事费了心思。同是“利是”，尽管只有那小工头的五分之一，但其中的感情成分却是不能比拟的。何况连长一个月的工资才有多几多？钱是不能收受的，但也不能交给财务科，那会给

这位连长带来误解，伤了他的心。于是刘胜福通过邮局把这 200 元钱寄回给了这位连长，而在附言栏目里填写了如下一句话：“东西没买到，钱寄回。”事隔数载，刘胜福从未向人谈过此事，除了笔者。

真挚的感情，即使表达方式妥当，刘胜福都会在纠正“方式”的同时给以珍惜和保护。而对那些不健康意识、偏见强加给他的拉拉扯扯，塞塞送送，“小小意思”，他认为那是给他眼里栽刺，嘴里塞沙，头上泼屎，是对他人格的污辱。

一个干部想从基层调到旅机关，找到刘胜福说明来意，然后拿出个红包：“政委，一点小小的意思。”

刘胜福说：“你到我过去工作过的雷达团了解了解，这样的事我是怎么处理的？你的情况和愿望我们会认真考虑，但这种做法你知道是什么性质，别弄得到时下不了台……”

按说这个干部应该知趣地夹着红包开路了，但他不，他把红包塞进了案头的书堆里，硬给“小小的意思”。似乎在他看来，现在的官没有不要这“意思”的，没有这“意思”就难办成一件事。

刘胜福真的火了，比起那个要给 6% 回扣的工头的电话，这火有点攻心。因为这是他的部下，他们一天到晚苦口婆心地对自己的干部进行这样那样的教育，个别人为什么就是听不进去，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以为社会风气如此，部队也如此，最糟糕的是竟如此执迷不悟，好像我们嘴上说的都是假的，以致我们有的新战士一入伍就拉拉扯扯找门子送礼，为什么？

刘胜福把红包从书堆里抽出来，一把摔到门口，不禁

大吼：“你给我出去，这是对我的侮辱！”

在刘胜福的心里这何止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这是对我军性质的侮辱，对“神圣宗旨”的亵渎！在干部调动、提升、转业、转自愿兵等这些事情上，他们始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从不徇私情。

古人云：“见百金而变色者，不可以统三军。”何况我们是共产党军队的带兵人，连家乡父老都崇尚“财上分明大丈夫”，知道“吃了人家的饼子，套住了自己的颈子”，他刘胜福决不吃这一套。

刘胜福不吃这一套，他的战友们也同样不吃这一套。

后勤部长景中乐说：“我们不能吃，吃了就啰嗦了。”这位河南鲁山汉子一口乡音未改，干事抢着干，说话也抢着说，但却低低地埋着头。就像现在，他看了你一眼之后就埋下头叙述他的，既不对你观颜察色，也不靠自己的表情动作渲染，只靠所叙述的事情本身让你感受。直到把事情说完才抬起头来望着你，好像说：是不是这样？应该这样。

“……我们在建一座战勤连宿舍楼的时候，经过精心核算每平方米造价 $\times\times\times$ 元，这是我们党委集体研究后定下的标底。有个工头中标把活接下来之后，却磨磨蹭蹭地不想干，说是同样的施工质量，别人每平方 $\times\times\times$ 元，相差100多元，想把造价提上去。为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请我们旅里几位领导吃饭，少说也不下二三十次，但我们一次也没吃。我们不能吃，吃了就啰嗦了。退一步说，如果我们有二心，参照别人的造价加上去，一平方加100多元，就是十几二十万元。然后给工头递个眼色送个话，塞回几万元不在话下。我们是新组建的单位，要建的工程不只是一栋小楼，照这样昧着良心办，敢说不到两

年我们几个都会变成富翁。那样我们的部队就垮了。一次一个外地包工头想在我们这里抢活干，托人带话拐弯抹角送给我 2000 元钱，我原封不动又让人转回去，不是自己的血汗钱，一分一毫不能取。”

管钱管物管工程的后勤部长如此，行政主管一把手旅长张夫球更干脆，他对那位几次三番请他们吃饭的工头说：“你要干就上马，该赚的钱你就赚，只要你把房子盖好，我们的战士住进去高兴，这事就完了，你不要额外花钱请我们吃饭。更不准我们的干部到工地要你们请客，如果有，你告他，我扣他的工资。”

与他们打交道的工头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在部队，我基本上见不到像你们这样的领导了。”

此话不无偏颇，他虽“少见”，但我们无需“多怪”，因为我们的确有些“领导”已不像“领导”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工头们都暗设圈套，投下香饵，诱你上钩而宰杀。但“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钩。”看看那上钩的鱼儿，哪个不是由于贪图芳饵，才视而不见那捕鱼的器具？何况为政统军者，征途多坎坷，绕之躲之不及，若让私利迷了心窍，失去权衡是非的能力，何以为政，何以统军！刘胜福和他的战友们大概深知此中简单而朴素的道理，才“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见百金而不变色。

2. “惟俭助廉”。在这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并没失去光彩

1994 年 7 月的一天，南国骄阳似火。刘胜福和他的

战友张夫球、后勤部长景中乐，还有一位部门的负责人，加上司机共5个人，为了第二天参加一项工程的验收而驱车北海，长途奔波到达目的地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他们在路边店草草吃了点饭菜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找地方住了。

而今的北海市，决非昔日蓬头垢面的海边小邑所能比，其亮丽光艳、妖冶妩媚，足以使八方游客“彩灯霓裳助兴，狂歌登高楼；月光碧浪沐浴，醉卧银沙滩”。但这几位风尘仆仆，热汗烘烘，穿着蓝裤子的军人，却在华灯璀璨，笙歌缭绕，琴瑟隐隐的大街里巷焦躁不安而又不无尴尬地转悠。

他们要找一個栖身之地。

他们就近走进一家宾馆，前台一问，还有空着的房间；再问房价，倒抽一口冷气，不能说逃之夭夭，只能说扭头就走，一个人住一晚几百元。他们又走进一家旅店又走出来，几次三番转悠来转悠去最便宜的一个床位也得55元。最后他们总算找到一家部队的招待所，找到20元床位两间三人房才算住了下来。房间没有空调没有蚊帐，这是南国的7月，他们两三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打开电扇，点着蚊香，睡下就到下半夜一点多钟了。

他们是否太传统，太抠了？这帮师干部都是这个旅掌权管钱的最高长官，在这种情况下，花个千八百又有谁能说他们过分了？肩上扛着少校、中校、上校、大校的肩章，如此寒酸地在豪华的宾馆大堂华街市转悠，也不怕丢面子失威风？

他们是“抠”，这个班子的人已“抠”成了习惯。1995年4月中旬，旅长张夫球带着副参谋长、作训科参

谋、营房科助理和司机等 5 人到遂溪片的连队检查工作（临行前总忘不了带上水壶灌满水，现代生活中那什么“可口可乐”、“健力宝”、什么“爽”、什么“水”，似乎就不是给他们准备的），回来 6 天，跋山涉水，跑遍了这一带所有的连队。沿途只花了 226 元钱。那还是在赶不到连队的情况下，“慷慨解囊”吃了一顿 31 元的早餐，吃了一顿 195 元的中餐。但他们对基层连队却很大方，他们来到遂溪的一个连队，为解决水电问题花 1500 元拆换了 78 米的水管，花 1700 元新架了一段电路；他们来到海康雷达站，发现站里自己做了 6 套饭桌，当即奖励 400 元买了 3 个吊扇挂在饭堂里，另外买了 5 桶油漆，把门窗刷得油光锃亮；他们来到营部，看到营里为改善战备值班人员的生活条件，购置了一些卧具，为他们报销了 1900 元，另外花了 210 元为 3 个值班参谋每人购买了一条毛巾被……，粗粗一算，用去 600 多元。他们是“抠”，但“抠”的是自己和机关，而不是基层连队。

如果说抠，比这更抠的事还有。副政委万海平一次带着工具车下部队检查工作，赶不到连队住宿，如果住宾馆旅社再便宜也得花钱，干脆把车往路边一靠，啃点干粮喝口水，打开被服睡一觉，醒了继续赶路。

这个旅尽管刚刚组建，底子薄，但还没有穷苦到连吃饭、住一宿的钱都花不起的地步。他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如此刻薄自己？在有人提倡“享乐主义”，提倡“幸福”的今天，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但在这个旅的领导干部中不但可以理解，可以接受，而且已经成为思维定势和自然习惯。而且这种思维和习惯不是没有“根子”的。

还在刘胜福当雷达团政委的时候，一次和政治处主任

现任政治部副主任丁德贵到北海一个连队检查工作，经过几百公里的长途公共汽车颠簸下车后，还要转市区的公共汽车才能到连队所在地。而这时已是下午一点半钟，离市区公共汽车站还有 1.5 公里，于是每人吃了一份 2.5 元的快餐，便动身去赶公共汽车，可手里还提着为连队带的大包小包东西和行李，有“的士”没敢搭，便拦了辆三轮车，一问价钱，1.5 元，心想吃顿中餐才 2.5 元，短短一段路程就要 1.5 元，走吧。可走了一段路实在太沉太累，又拦了一辆三轮车，再问价，要 2 元钱，比原来多了 5 毛，这段路不白走了？两人彻底打消了坐车的念头，硬是顶着南国 6 月的太阳，气喘喘、汗兮兮地蹭完了这段路程。

1.5 元，2 元，不就差那 5 毛钱吗？而今的 5 毛钱能买几棵韭菜几根葱？其实谁都明白省下这 5 毛钱实在算不得什么，掉在地上有人看见都不愿弯腰捡，但他们就是不忍心去花。他们于心不忍，就是不忍。

我乍听这些事情似乎感到好笑，但笑不出声，鼻子发酸，眼睛发潮，默默无言。

我发现“节约一个铜板，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些话在这里并没有失去光彩。当有人十分大方豪迈地像抛弃贫困、寒酸、吝啬一样，把它们抛到九霄云外的时候，在这里，却仍被作为一种高尚的品德固守着。

为什么？刘胜福说得朴素、简单、明了：“有人提倡以富养廉，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以为然，以聚敛个人财富为目的，欲壑难填，为富不仁的人有的是，关键是品德、情操。如果没有克勤克俭的良好习惯，就很难养成

清正廉洁的操守。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不是靠嘴皮子吹出来的，而是靠实际行动塑造出来的。”“我们大小手中都有点权力，但这是党交给我们用来带领官兵，实现我军宗旨和任务的，不是让我们讲排场，摆阔气，搞特殊化的。”

这个旅的领导干部从来不参与一些巧立名目的“吃吃喝喝”，而且也要求机关、部队干部严格遵守。“你的工资才有多少，哪有那种力量三天两头去吃吃喝喝；整天在酒桌上打转转的人哪还能集中精力抓工作！”政委这么说，旅长也是这么说。他们要求机关干部下连队或工作组下连队“蹲点”，必须和战士“五同”，绝不能喝迎送酒，更不能占连队的便宜，让连队多流“这股血”。

3. 倾心向下，“服务”决不能倒挂，既是自觉形成的意识，也是必须强化的行为准则

“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这些我党我军在血与火、生与死、兴与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提炼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也罢，行为准则也罢，革命口号也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悄悄地发生了嬗变，变得不但没有内容，而且连形式也没了，甚至颠而倒之，来个大翻个儿。而这些地方的某些仍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竟也心不跳，神不惊，脸不充血发红，安然处之，坦然受之。

但在这个雷达旅，这些没有颠倒，而且得到了强化。政委刘胜福说：机关为基层服务，为连队服务；领导干部为一般干部、战士服务，是我们党委一班人不成文的规

定，可说是一种自觉形成的意识和行为准则。

这个旅组建至今，旅部仍住在五六十年代一个雷达团修建的营房里，但基层营连都得到了改善。政委刘胜福和旅长张夫球虽然已是副师职干部，至今仍住在营职干部的房屋里，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总工程师等也同样如此，两位副旅长和技术部长还住在 60 年代修建的一下雨就上漏下浸的平房里。

但 1994 年 7 月他们却首先动工为机关科长们盖了一座 6 层 30 套宿舍楼，2 室 2 厅，伙房、卫生间、凉台、纱窗，一应俱全，布局合理，使用方便，质量上乘，而且在一楼给每家每户辟出一个杂物间，存放自行车、煤气罐等笨重和暂且不用的杂物。他们竟为下属的起居生活想得如此具体精细，无怪下属对他们那么亲切。

刘胜福说这是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将再建一座解决部分边远营职干部的宿舍楼和单身干部楼，再建一个招待所，以解决基层干部开会、出差和家属来队探亲等住宿问题；第三批才考虑旅团干部的宿舍，而目前尚无具体方案。也就是说还没具体考虑。

联想到生活中一些单位某些个“头儿”们，把自己的窝精雕细刻到安安稳稳、舒舒服服之后，总还想着再贴点什么，装点什么，配点什么，直到心思用尽，才情、财情发挥到极致之间，或迫不得已，或为堵人口实，才勉为其难地为下属做点“功德”之事，也无怪人们对他们那么冷，离他们那么远了。古人云：“将不仁，则三军不亲。”想想，没错。

用车，在某些地方是上级机关用好车、新车，而把不好的、旧的“淘汰”给下面。而在雷达旅凡上级配发的新

车，首先考虑边远的基层部队，把旧车调整到机关使用。（连发放衣服的数字这种细微的事情，他们也考虑到了，首先满足基层连队的干部战士挑选。）

用权，在解决基层连队战备、工作、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方面，他们坚持“首先解决、及时解决、亲自解决”等向下倾斜的原则，不存在分内分外，争权揽权，谁说了算的问题。有些亟待解决的事情，无论哪个碰上了，即是用钱成千上万，来不及研究，先“解决”了，事后再通气也无不可。

说到用钱，他们为了改善边远连队的物质、文化生活，竟从仅有的40万元自筹资金中，拿出13万元用于基层文化建设，15万元补助连队饮食和发展生产。

.....

我从这个雷达旅回到我生活的这个都市已经一个多月了，但仿佛仍置身于那片棕榈、槟榔、芒果树林和那个群体所支撑和护卫的那个空间，周围空灵恬静，空气新鲜清爽。尽管频频闯入我眼睛冲击我耳鼓的是浓妆艳抹、嘈杂纷繁的世界，但我却心静如秋水，气匀如游丝。我深信，一个清正廉洁的群体必须顶起一方清明透彻的蓝天。

草草的一篇纪实，很难一笔到位，何况那么多熟悉的人和事屡屡在我行进中的笔端冲撞，未免粗疏失漏。好在这个“系列”既然以“廉政”开篇，后续有日，再补不迟。

（张雅歌 撰文）

勇立潮头唱新歌

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全军传染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兼免疫生化科主任、主任技师陈光明是军内外医学界近年来的一匹“黑马”。1987年，他参加完成的肝细胞膜脂蛋白单克隆抗体课题研究，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参加研制的国家一类新药促肝细胞生长素，获国家发明二等奖；1997年，参加研制的国家一类新药“欣洛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他负责攻关的HBV DNA疫苗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科技攻关项目。他研制开发的药物，在给军内外患者解除痛苦的同时，也为国家和军队创造千万元的经济效益。陈光明也因此获得诸多荣誉，1999年3月被批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

荣誉承载着奋斗的艰辛，荣誉也记录着奋斗的历程。

不创新药誓不休

——从事肝病研究的陈光明要开发治疗胃病

的特效药。消息传开，有人说，陈光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他暗下决心，不创新药誓不休。

1992年的一天，陈光明和往常一样，晚饭后习惯性地翻阅一些杂志，一本《国外医学动态》上“小牛胸腺提取物能直接促进上皮细胞再生修复”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深思：这类提取物对胃病组织再生修复会不会有作用？短短的几行字，像太阳一样拨开了他心头的迷雾。熟悉陈光明的人都知道，由于前几年陈光明到航空兵部队巡诊、调研，看到一些地勤、后勤的官兵由于长年工作在一线，就餐没有规律，相当一部分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胃病，他一直想攻克这个难题。国内外治疗胃病的药虽然名目繁多，但却没有一种特效药能使溃疡创面愈合进而彻底根治，官兵中的胃病患者在治疗中复发率高，从而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陈光明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一种治疗胃病的特效药，为基层官兵和广大胃病患者解决痛苦。

从事肝病研究的陈光明要开发治疗胃病的特效药，并且是全科人马齐上阵。消息传出，有人说，陈光明是吃饱了撑的，要种别人的田，也不怕荒了自己的地；也有人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刚“治了肝”，又要“治胃”，这药是那么好研制的吗？国内那么多药业“大腕”目前都没有研制出来，他陈光明和那个小小肝病研究所，要设备没设备，要人才没人才，能行吗？面对一些人的怀疑和议论，说当时的陈光明没有一点想法，那不是真话。陈光明清楚，这些人的议论并非没有道理。自己要做的事情，虽然综合各种因素分析成功的可能性极大，但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路是人走出来的，条件是人创造出

来的，事业是人干出来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老主任那充满信任的话结结实实地给陈光明吃了颗“定心丸”。压力就是动力。陈光明没有理会别人的议论，决定让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课题选定后，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默默地投入了治疗胃病特效药的研制中。

“借鸡生蛋”再铸辉煌

——面对种种困难，陈光明认为所谓困难都是相对的。有些困难在局部范围内是困难，置于社会广阔背景中根本不算困难，最重要的是学会“借鸡生蛋”。

任何发明创造绝不是偶然的，新药开发也不例外，其中的艰辛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苦和累对于陈光明来说，他并不在乎。可怕的是，有时他还要面临有毒化学物质和放射性元素对身体的损伤。而在新药研制中，经常要使用对人的白血球杀伤力很强的同位素。1994年冬季的一个晚上，细心的妻子发现他的头发好像没有以往那样稠密，轻轻一梳，头发就像浮在上面一样大把大把地掉。和他在同一医院工作的妻子明白，这是同位素的反应。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流着泪，劝丈夫要保重身体，身体垮掉了，研制胃病特效药的计划也就垮掉了。家人和同事的关爱，使他更加感到新药研制任务艰巨而光荣。陈光明暗自发誓，不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也要把新药开发成功。经过无数次的实验，陈光明终于从乳猪的胸腺中提取出治疗口腔溃疡的半成品药。从理论上讲，这种“半成品”只要能促

进口口腔溃疡创面再生修复，对胃溃疡的治疗就有很大的希望，新药便成功了一半。无巧不成书。出药的第二天，自己便患了口腔溃疡。他自嘲地说，看来真是要“自食其果”。牛刀小试，陈光明心里有了底。有一次，陈光明去看望一位患了肝癌的老领导，那位老领导是肝病研究专家。由于术后化疗，口腔糜烂得说话都困难，因为没有特别好的药，口腔科主任也束手无策。那位老领导断断续续地试探道：“听说你的新药成了，我能不能试试看？”看到陈光明一脸的迟疑，老领导说：“我搞的也是这行，我相信你。”使陈光明出乎意料的是，那位老领导只用了四次药，口腔溃疡使得到了彻底根治。

从那位老领导身上，陈光明增强了信心，加快了新药的研制进程。陈光明从美国波音公司经营理念中得到启发，决定采取“借鸡生蛋”的方式，寻找合作伙伴。他通过对国内一些大医院的综合考察，把合作伙伴选准了北京友谊医院的王宝恩教授。王宝恩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大内科专家，国内消化系统疾病治疗方面的权威。与王教授的合作解决了设备、人才的不足，为产品早日成功地走向市场争取宝贵的时间。由于在研制过程中，采取了“借鸡生蛋”的合作方式，在国外需要用10年时间、花费10亿人民币才能开发成功的一类新药，陈光明只用6年时间，花费400万人民币，就获得了成功。

1996年7月国家科委、中华医学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世人宣告一种新的胃病特效药——欣洛维，在中国诞生。

1999年5月，国家卫生部下达批文，欣洛维正式投入生产。

十年磨一剑。陈光明终于盼来成功的一刻。

1999 年，陈光明获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2000 年，陈光明获“九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受到江泽民主席及中央军委首长的接见。

2001 年，陈光明获“世界首届华人科学技术发明奖”。

而今迈步从头越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陈光明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陈光明主动把目光从“热点”转向“难点”，合作伙伴从国内转向国外。

面对“欣洛维”成功之后随之而来的诸多荣誉，陈光明没有沉醉其中。他知道“欣洛维”的成功，只是他在医药研究“热点问题”上的尝试。衡量一个药物专家发明实力的，主要是看他是否能攻克许多人望而止步的“难点问题”。陈光明又把精力投入到 HBV DNA 疫苗攻关研究中。DNA 疫苗属于用基因治疗方式治疗肝炎，一直是世界乙型肝炎防治策略中心的重要课题，目前世界上尚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对研制开发“欣洛维”，无疑科技含量更高、难度更大、困难也更多？机遇总是与困难并存。陈光明通过在互联网上查阅资料，综合各种因素，反复论证，认定 HBV DNA 疫苗研制成功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陈光明很快把研究课题上报院领导。院领导鼓励陈光明要大胆进行新的攻关。得到支持后，陈光明知道光凭自己科研院所的条件很难完成这一课题。在争分夺秒做好基

基础性工作的同时，他把目光瞄准了国外，一直留心从国外寻找合作伙伴。

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刘教授来中国讲课，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教授得知陈光明一直苦苦寻找合作伙伴的消息后，主动找上门来，说他愿意利用哈佛大学先进的医疗设备，帮助陈光明完成 HBV DNA 疫苗所需的基因重组质粒的构建工作。双方一拍即合，陈光明把方案和工艺流程提供给刘教授后，在陈光明那里要用一年时间才有可能完成的任务，刘教授利用美国哈佛大学的先进医疗设备，只用三个月时间便完成了任务。既缩短了新药的研制时间，又保证了新药的研制质量。

实验中，陈光明发现大动物的肌间结缔组织比小动物丰富，DNA 分子的转染率也比小动物低。为了解决由于肌肉细胞屏障和 DNA 的构象所引起的转染率低的问题，更有效地提高大动物肌肉细胞对质粒 DNA 的摄取量，需要采用电转移技术。这个问题出现后，陈光明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上海交大博士生导师徐宇虹，请她帮助研制提高转染率的电转移机器。当时，徐导师正在研究这个课题，并且欲申报国家“863”攻关计划。由于只是单纯申报电转移机器，未能申报成功。陈光明的 HBV DNA 疫苗研究也一直想申报国家“863”攻关计划，由于没有解决转染率低的问题，也未能如意。双方取长补短，很快解决了 DNA 疫苗在肌肉细胞转染低的国际性技术难题。2001年，陈光明和徐宇虹合作的 HBV DNA 疫苗研究被国家科技部列为国家“863”科技攻关项目。同年11月，HBV DNA 疫苗在北京的专家咨询会上，得到了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领导和同行权威专家的认可。目前，HBV

DNA 疫苗已成功申报国家发明两项专利，其中一项获“世界华人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日内瓦国际专利技术成果博览会金奖。广州市政府闻讯资助陈光明 150 万元课题研究资金；广州药业集团投资 1000 万元进行股份制合作。

（王作根 张迪 撰文）

情 证 今 生

——一个军人妻子的采访笔录

穷人、好人、爱人

我与老林是同学。1968年他当兵以后，我们在信中谈了5年恋爱，1972年与他结婚。至今已28年。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同甘共苦，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是他特别能吃苦；二是他特别助人为乐；三是他特别敬业；四是他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

老林当兵前，老家只有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用土砖垒了堵矮墙，外面是灶台，里面是一张破桌子，全家人的几件破衣服都堆在那张桌子上。5口人挤在一张床上，很穷。父亲外出打工，几年不回来，母亲领着3个孩子在家。他当兵以后，没多久就写信给我，要求我经常去看望他妈妈和弟妹。我第一次到他家，就帮他家收稻子、晒谷子，晚上他妈妈留我住下来，哪有地方住呀？他妹妹就领着我到村里的晒谷场，拿了一床草席铺在地上，就这么过了一夜。

老林上初中时，家庭经济困难，得助学金 7 块钱，他经常用来帮助同学。他母亲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又穷，不让他上学，他边学习边帮母亲干活，才争取到读书的权利。每天，他手里拿本书，早上，肩上挑着一担粪桶，放在熟人家里，放学从城里挑一担粪回家；学校离家七八里路，回家给妈妈做完饭，再跑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再挑一担粪回家。中午不回家时，在学校搭伙，吃一个红薯，半块萝卜干，2 分钱的菜汤都买不起。他从不穿鞋，没有鞋穿。衣服是他妈妈做的，连短裤也是他妈妈用 1 元 5 角钱一条的汗巾缝制的。他有个义父，以前是村里小学的校长，义父有一个同他一样大的儿子，冬天，老林就穿他儿子的旧衣服。他妈非常勤劳，每天天还没亮就出门下地干活，到晚上才回家。一间 12 平方米的房子，一张床，太挤。夏天，老林经常拿着一床破草席，在外面睡，走到哪里困了，铺下就睡。

嫁不嫁老林？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是农村的，而且家里又这么穷。但是他这个人待人很好，我还是决定嫁给他。结婚的时候，新房是用以前关牛的房子布置的，外面堆稻草，里面就放了一张床，一个柜子。床还是他妈妈用过的那张床，柜子也是旧的。但被子是新买的。老林是农历八月十三到家的，八月十八我们就结婚了。在他们家仅住了一星期，老林就回部队了，我也就回了插队的乡下教书。

老林上中学时住宿，一条麻袋过冬，垫床凉席就不错了。一年只有 4 个月有粮食吃，一个月 14 斤谷子，每月平均不到 10 斤米，就捡二三十斤菜叶、红薯叶子回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还坚持上学，当时的情况他能上学就

非常不容易了，全班开始有 60 多名学生，读到最后只剩下了 13 人，还有一个是留级的。他边读书边劳动。一个月才 1 两煤油，晚上多点一会儿灯做作业，母亲就嚷：“不行不行，这点煤油都给你一晚上就点完了。”

穷是穷，但老林从小就乐于助人。他在村里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看见谁都帮，看见挑担的就说：来，我帮你挑一会吧。当地的人都说：林家的孩子真好。他乐于助人是受了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母亲一生都以助人为乐为荣，说别人好我们才好，家里有点好吃的，就要分给左邻右舍。乞丐来要饭，有什么就给什么。母亲常说，不要看不起穷人。他有自行车后，只要架上没放东西，看见谁就叫谁坐在后架上。

每次回家他至少都背 200 斤重的东西，都是村里的人托买的。有次背了 80 斤铁钉，有家邻居说当地买不到。他背着这些东西在路上要转 7 次车。当连长时，一个山东兵的父亲得了癌症，他将出国做援外工程攒下的 400 元钱，全部给了他。后来这个兵来信说：“我在世上认识两个最好最好的人，一个是岳父，一个是你。”

1972 年，结婚后回部队，从武汉广水下车到应山去，然后还要到郑州上街，身上只有 5 元钱，在武汉车站看到一个 30 多岁的妇女啼哭，上前询问，知道她丢钱了，还要坐车到重庆去，就马上把身上仅有的 5 元钱全给了她。到应山还有 50 多里，只好走路，好在碰到一辆手扶拖拉机搭了一程。家里那时经济困难，买了车票就留下几块钱，一般每次都买 4 盒烟送给战友们抽，在路上如碰到困难过不去了，就一盒一盒地卖了渡过难关。有人说：“林茂光是一个慈善机构，部下谁有困难他都伸把手帮助，就

是已经退伍、上学的兵，他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老林的想法是很朴实的，他认为献爱心就要从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做起，小到帮人说句公道话，大到慷慨解囊。自己用钱向来计划好，一个月一包烟 2 角钱，自己虽不抽，招待同事。2 角钱的卫生纸（刚当兵时还笑话别人用卫生纸），4 角钱邮票，再买些书来读。零花钱给自己规定为 1 元。刚结婚那年筹措了 38 元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送给我，感谢我对他在部队工作的支持。他到现在还非常爱惜粮食，每次出差最高兴的是能节约粮票。自己吃少点，节约下来赶紧寄回家。我生孩子时，寄回 25 斤全国粮票。有次在外吃饭，菜点多了，那时还不兴打包，他劝大家说：“我们分配一下，把剩下的都吃掉，不要浪费。”他首先包下一盘难啃的鸡块，大家受到感动，都分摊着吃干净了。

老林是一个有名的孝子，非常体谅母亲的艰辛。每次探家都是先回到他妈妈家，陪妈妈干一天活，然后到县城我娘家接我回去。第二天一早，我们母子回到城里，傍晚他才又到城里去接我们到他家去。老林每次回家，几乎都是这样休完他的 20 天假期。有一回，我一早背着孩子回了娘家，老林在家里干活，这一天他推了 30 来车土，行程 100 多里地，脚外踝肿得很大，很晚了他还没有来接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脚肿成了一个发面馒头似的，还很不高兴，心里想，你不来接我我就不到你家里去。后来，天很晚了他才来，我看到他肿得老大的脚很心疼。老林常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好，他又能对谁好呢？对自己的亲弟弟妹妹都不好，他能对朋友好吗？一个连家乡都不爱的人，他怎能爱国？一个连国都不爱的人，

他又能爱谁呢？他的这个理念也是我和孩子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不变的人生信条。

只不过想找一个稳定的家

1974年，我第一次到部队探亲，那会儿老林在湖北钟祥施工。他一位回家休假的战友陪我一起走，要不然，我一个人可找不到他那个地方。从我的老家诏安出发，先坐汽车到樟州，再转火车到鹰潭、长沙、武昌、襄樊、荆门，一路上要倒七次车。那会，我大女儿晓清才8个多月，孩子一上路就开始拉肚子，走到武昌不得不停下来给孩子看病。他那个战友很好，不但一路上照顾我们母女，还为晓清找医生，替晓清洗脏衣服。因为孩子生病，我们在路上耽误了3天，本来4天就可以到钟祥，我们在路上走了7天，我们在武昌停留的时候，还闹了个笑话：我用老家背孩子的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在长江大桥上，好多人围着我们看，警察过来对我说：“你把孩子解下来，这样影响市容。”我那时非常老实，赶快把孩子解下来抱在怀里，刚给小孩买的一双小红皮鞋碰碰撞撞地就给弄丢了一只。我心疼了老半天。

老林从工地到县城还有一段不短的路，他一连去荆门火车站接了4天，不知我们出了什么事，见到我们时很生气，刚要发火，一看我们折腾得没了人样，就心软了。他后来跟我说：那天，他站在火车站出口东张西望，出站的人群中没有见到我们母女，后来，看到我一手提着个袋子，背上还背着个孩子，像难民一样，脸也显得特别憔悴，他都没敢认，直到我走到他面前，他才一愣：这就是

我媳妇吗？本来这几天他一直没接上站，感到很生气，想着接到以后要好好训训我，但看到自己的媳妇这个样子，他感到很难过，觉得让我们跟着他受苦了，很对不起我……尽管一路上历尽艰辛，他几句话也就让我把委屈都忘了。

到部队第二天，老林从连队搬来一台缝纫机，他那时刚提干，他把全连战士的破衣服抱到我们临时住的房子里，要我替他们补。晓清才8个月，又生病，到一个生地方很闹，我把她放在床上，一件一件补那些破衣服，晓清在床上乱爬，每天里总有那么几次从床上摔到地下，我都顾不上。破衣服补完了，他又把战士们的被子全都有拆了让我洗。3月的湖北钟祥，还是天寒地冻的。尽管我瘦弱矮小，力气不大，可我还是尽心尽力地干。把8个月的小孩捆绑在背上，腾出一双手，手搓累了，就用一双脚踩。被子洗完后实在拧不动了，才叫别人帮帮忙。我不太会做针线活，他就在晚上帮我一床床地缝好。在部队休了21天假，可干活的时间多，休息的时候少。那些战士很可爱，他们都特别喜欢晓清，与工地相隔的山下，是一个飞机场，有一个战士夜里翻过山头，向山那边的飞行员要了一军用水壶的牛奶给晓清喝，可惜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全都坏了。就这样，休了21天假，我忙了21天。

因为第一次探亲在路上给折腾怕了，所以1976年我再去探亲的时候，就把两个孩子扔给了我母亲，只身一人挑了40斤荔枝北上河南，心想北方人没有吃过我们南方的特产，让战士们尝尝鲜。可我下了汽车又倒火车，千辛万苦到了部队，荔枝也从鲜红色变成了褐色，烂掉了许

多。满以为爱兵如子的老林一定会夸我几句，没想到他一眼没看见孩子，劈头就说：“你不带孩子带这玩意干什么！”并不是他不爱他的兵，而是他实在太想孩子们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雄心勃勃，白天上课，还带着两个孩子，要给他们做饭，还要喂猪，晚上挤一点时间看书。老林那时在马里援外，我给老林写信说要参加高考，老林回信说：“考上什么学校告诉我一声，我去看你。”其实，他怕我嫌他家里穷，考上大学以后会远走高飞。老大5岁时因为没有人带，就跟着我在学校上了一年级。又瘦又小，坐在教室第一排都看不见人。

老林是高中毕业，在连队当时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他非常好学，人也聪明，不论干什么活，他一学就会。后来，什么焊工、钳工、铆工、放样等等，他都在行。

后来，老林支援柬埔寨，赶上越南侵略柬埔寨，我担心死了，又大着个肚子，天天看报纸听广播，关注柬埔寨的形势。老林从柬埔寨经泰国回国，12月25日晚到家，我肚子就痛起来，第二天早上5点生下老三来。三人成群，老林说就叫晓群吧。怀上老三完全是“意外事故”，老林知道怀上第三胎后；还写信来要我去医院打胎，接着他去了国外，我也没去医院，老三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生下来了。老林因为超生，对他在部队的发展受到不小的影响。所以，我们生老三是付出了代价的。不过，也有喜事，我怀老三期间，参加全县民办教师转正考试，全县400多民办知青教师，只有5个转正名额，我带着两个小孩子，挺着个大肚子考上了，也感到很自豪。老林第二次援外平安回到家里，我又生了个儿子，工作也由民办转为

正式教师，母子4人的户口也转为商品粮，对我们家来说“四喜临门”，全家人都很高兴。

我一个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在老家困难很多。有一回，我老大晓清发高烧41度，烧得都抽筋了，我弟弟跑到学校告诉我，说孩子病了，我赶紧跑回家，抱上孩子赶到医院，孩子已经脸都发紫了。差一点就要了她的小命。可我从来就不把困难告诉他，怕他在部队不安心工作。在老家，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差得就更别提了。

1982年，分居了十年之后，我们母子终于可以随军了。部队发调令到了县里教育局，教育局当时舍不得放我走，因为我从知青下乡起，就一直在教学，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育局把我的调令压了一年，一年之后部队领导问老林，说你爱人的调动手续怎么还没有办好，老林写信到诏安县教育局，教育局才不得不给我办了调动。1983年正月初六，我们举家搬到了随州空防六处留守处。这个时候的湖北最冷，我们从温暖如春的福建来到湖北，非常不适应，我们身上又没有棉衣，母子4人冻得直发抖。可是老林还没把我们安顿好，第二天就接到工地电报，要他返回，老林就把我们丢下回工地去了。留守处除了女人就是孩子，我们母子几个举目无亲。好在有一个福建老乡很好，她问我们需要什么，我说你能给我弄个炉子来就好了，另外，再弄口锅，几个碗，她都给我送了来，真是雪中送炭。我把老林的大棉裤找出来，把上半截剪下来给我自己做了一件棉袄，下面半截拆开给孩子们做成棉袄。

在随州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我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连个帮手都没有，两个孩子上小学，最难的要数老三晓群，他不肯上幼儿园，在幼儿园里，他听不

懂老师的话，老师也听不懂他的话。他第一天去，就在幼儿园里大哭大闹，哭声传到了留守处，一个广东籍家属听懂了他的哭喊，跑到幼儿园把他带到厕所，原来他要尿尿。从此，晓群就惧怕去幼儿园，把他送进去，他抱着门口的一棵树不肯撒手，我又急着上班，气得折根树枝打他的手，把小手打得都出血了，好不容易硬把他给拖进去了。

每天早上，我都像打仗一样，天不亮就起来，给孩子们弄早饭。学校 7 点钟就开始早读，我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带一个馒头到学校，下课后在炉子上烤一烤吃。中午又急匆匆赶回去，做 3 个孩子的饭，催着他们吃完，再赶回学校看管在学校里午睡的学生。下午，学生 5 点半下课，老师 6 点才能下班，我在办公室根本就坐不住，心里担心着 3 个在家的孩子肚子饿了没饭吃。星期天，还要回校开会。一天到晚，我就像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后来，校长网开一面，允许我可以比其他老师早些下班，我至今感谢校长和同事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当时，组织上要我写份入党申请书，我说我不能入党，因为我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我的组织问题一直拖到 1993 年才解决。我虽然忙，但对工作还是很负责的，我带毕业班，每次评优都有我，在随州还被评为先进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

为来为去都为了一家四个学生

老林 36 岁那年考上了武汉工业大学。当时，我们母子刚刚随军到部队一年，他为了能够安心学习，就把我们母子 4 人又送回了老家。记得那次到家的第二天，我跪在

他面前，我哭了，我说我求求你，别这样，让我一个女人带3个孩子怎么办？他马上要回部队上大学了，把我们丢在农村，有很多实际问题呀，煤呀米呀，家里没个男人多辛苦啊！可他还是得走，我呢，照样什么都要自己去干，什么都要自己去想通。

他才去学校几天，父亲的心脏病发作，他弟弟背着我，给老林发了封电报：“父病危速回。”老林是孝子，接电报哭了好几天，他上学很不容易，人家是18岁，他是18公岁，如果回家，书就读不下去了。老林给我写信，说怎么办，回家吧影响课程跟不上进度，成绩跟不上怕学校除名；不回家又觉得对不起父亲。我接到他的信马上给他回电报：父亲已住院，病情好转，请安心学习。

那些年里，我们的生活也非常的贫困。老林在武汉大学读书，他的工资基本上只够他一个人的上学费用，3个孩子加上我一共4口人，只靠我那几十块钱的工资生活。我们的确过得很苦，6分钱一个的肉包子我都舍不得买给他们吃，偶尔买一次，也只有老二晓洁和老三晓群两个人吃，我和老大晓清是没有份的。一家人很少能吃到肉。老大晓清上初中，住校，每个月只有5分钱生活费，每次回家，我就给她炒一大瓶萝卜干带到学校去。晓清这孩子也挺会节省的，一顿饭的菜钱也就1角到1角5分钱吧，有时候3个馒头吃一天。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晓清星期六放假回家，要走40多分钟山路，遇上下大雪，她从学校走回家，整个人都冻僵了，回到家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和她妹妹和弟弟三个人一个擦她的脸，一个揉她的手，一个拿黄豆给她搓脚，想起来真是心疼……更大的困难是孩子们的学习受到很大的影响。老家的条件很差，教

室白天上课，晚上关牛。冬天很冷，一盏小油灯下，3个孩子拿一把稻草团成一团坐在上面，凑在一起看书写作业……老三晓群刚好上小学，他带条小板凳当课桌，然后席地而坐，苦得很。

好在只在老家上了一个学期，老林的总队长到随州留守处，发现我们母子4人不见了，一问，才知道我们又回了老家，总队长说他，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呀？又把家属小孩搞回去了，那么多实际困难，你叫他们怎么办呀？他便叫老林把我们老家接回来。在路上，老林就把我们带到他那个武汉工业大学宿舍里住，这时正是第二学期放假的时候，老大9岁，老二7岁，他为了让小孩受熏陶，感受他那个大学校园里的学风，就把两个小孩叫到他读书的学校去，跟那些女同学住宿舍，然后带她们去图书馆看书，去感受大学校园里那种学习氛围，看看人家是怎么读书的。回来后，小孩更加刻苦学习了，她们说，以后我们也要像爸爸那样上大学，在大学里读书多好呀！她们都很刻苦，很自觉，学习上我没操啥心。我哪有时间操心呀？我要操50多个学生的心，还要买菜煮饭，家务活都是我的。晚上还要给他们织毛衣、毛裤，那么冷的天，我都要一针一针地打，一家人的毛衣是我织，衣服都是我做。几个小孩转学起码有五六所学校，每一所学校他们都要自己很快去适应。小孩呀从南转到北，又从北转到南，之后又从南转到北……在随州的时候，老大晓清的成绩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当班长还兼着几个学科课代表。回到老家，根本不开英语这门课，从老家重新回到随州，晓清英语考试不及格，物理也不行。就是转学影响太大了，但我还是不停地对晓清说，如果你还赶不上，就不让你读了。老大在中

学读书时，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家庭》的作文，被那个学校广播了，刚好我们空军招待所就在她们学校旁边，都听到了。她说我们一家人都是学生，只有我妈是老师……写得很好呀！可惜那个作文找不到了，搬家搬得太多了……

老林总忘不了小时候受过的苦。他当兵前没穿过鞋，参加万米长跑看到别人穿鞋，还觉得好笑，说：“鞋那么重，哪里能跑得过我呢。”冬天，脚上裂了很多口子，拿杀死的公鸡油来糊，糊了油的脚爱沾泥，结果脚外面就有了一层很厚的壳。两只脚板长满老茧，在工地上连踩上铁钉子都不觉得痛，而且还赤脚练就了一双“飞毛腿”。很长时间老林都是武汉军区空军业余中、长跑冠军。他上大学的时候，参加学校运动会，场外的观众都指着他说：“快看，那个老头跑得最快！”

放寒假回来，大年三十晚上，老林不看春节联欢晚会，整个晚上都在背英语单词，他年轻时没学过英语，只学过俄语，为了跟上班，并取得好成绩，他只有加倍努力。后来听说他英语考得很好，直到现在，他们姐弟几个用英语讨论时，老林还时不时蹦出几个发音准确的英文单词。老林经常对孩子们说，学习刻不刻苦，就看他屁股上的烂疮多不多，他自己读大学时，屁股上的烂疮就从没好过，还结了厚厚的一层茧子。这些年，老林还写了大批学习笔记本和读书心得，每次搬家，他的书和笔记要装满几十个大纸箱，家搬到哪，书就搬到哪。

老林 1988 年初大学毕业，到衡阳空防六处报到，我调到衡阳子弟学校，又搬家，孩子又转学，折腾是折腾，但想到这下子一家可以在衡阳过安安稳稳的日子，心里头也不觉得累了。谁知道，正把家里必需用的被服等这点东

西打成包往衡阳走的时候，有人说：“老林呀，你怎么搬家呀，你已经留在随州三大队当大队长了呀。”我真是气结。但没办法，他只好把我们母子4人送去衡阳，第二天就回随州去了，从此，一年开两次会的机会，到家里看一下，住一个晚上就走，从没有回家休过假。那时候的人啊，别说主动去找组织找关系挑这里捡那里，就连正常去问一下自己的工作分配情况都想不到的。

由于工作频繁调动，每到一地都重新开始，至今我的工资比同龄人低两级。但我一直认为，人要有一个信念，认准了就干到底，多少年来风风雨雨，我一直都坚持在教育战线上默默地耕耘、默默地奉献。后来我因子宫肌瘤开刀动手术，身体不好，首长也多次提出将我调到老林单位，做一点轻松的工作，两人在一起也好照顾一下。但是老林认为把自己的老婆放在自己单位影响不好，我也不同意。我认为还是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对我有好处，人闲了反而更容易生病，有事业，有追求，做人才会有信心。再说，老林到处跑，长沙、湛江、兴宁、惠州、佛山、福州，也顾不上我。

老林学习、工作特别专注，思考问题的时候，喊他十声八声都听不到。

三个孩子上大学，吃苦的精神受他父亲的影响。1994年从衡阳调来广州，我已46岁，晓清在厦门大学上大三了。老二晓洁也在衡阳八中读高中，她住校，宿舍在楼上。有同学从门口往楼下泼水，被一个路过的老师看见，老师上楼查问水是谁泼的，晓洁当时没有看见有同学往楼下泼水，就说没人泼。老师说“我明明看见你们宿舍有人泼水，你还要争辩，罚你一个星不能住校，把你家长叫

来。”老林刚好到衡阳开会，他到学校向老师赔礼道歉，并说老师做得对，就是要严格要求。老林对孩子教育一向很严，要求他们做人正直、诚实、吃苦耐劳。孩子上中学时，假期都在他的工地上体验生活，同战士一起抬钢板。

1994年来广州前，老三晓群在衡阳八中读初中，初三在华南师大附中读。广州小学四年级就学英语，衡阳上初一才学英语。晓群的英语与同学们相差很多，第一次英语考试不及格。中考时他考了735分，刚好够华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分数线。高考也报了厦门大学，考了626分，可那年厦大录取分数线提高到680分，只好上了广东工业大学工民建专业，他年年都拿奖学金，年年是三好学生。

老林以自己的品行无言地影响着三个孩子。如今的条件已经是非常的好了，可三个孩子从不会乱花钱。有一个冬天，儿子晓群跟老林去上海崇明岛。到上海车站已是晚上11点多了，去崇明岛的船已停开，只能在宝杨码头过夜。他们来到一个宾馆，一问，一个晚上要1000多元，老林问：“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服务员说：“有700多元的。”儿子一听住一晚要七八百元，就说：“爸爸，那么贵，我们不住。住一晚够我一学期的学费了。我们是明天早上5点钟的船，现在只有几个小时，就在外面走一走行了。”老林说：“那我们再找个便宜一点的去吧。”父子俩就拎着行李走在大街上，又舍不得打的，冬夜的寒风呼呼地吹着，老林感到刺骨的寒冷，可他很骄傲，瘦弱的儿子没有像时下有的公子哥儿一样，张口就是：“这算啥，咱们有的是钱，花！怕什么，不就是七八百吗？人家一两千块钱的都住了，咱们七八百元算啥？”

陪你走出一个天

老林是个非常能吃苦的人，在部队走得也不是很顺。当三大队大队长的时候还被免了职，差点转业。那是他人生的低谷。当时老林快 40 岁的人了，当了 22 年兵，全家存款不到 900 元，全部家当就是 1 台 14 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三个破木凳。吃饭时，一家五口要三个坐着，两个站着吃，凳子不够啊。不过他想的不是这些，他跟我说，我不能转业，像我这样的一心一意，只想把一生都献给部队的人走了，吃亏的是部队呀！只要不让我转业，什么我都干。他这是真话，我知道，他这人就是这样子。我相信，自己的男人是不甘心当“混混”的，再苦再难，我也要陪着他走出一个天。所以，有人说，乐昌工程是老林的“遵义会议”，其实，别人不清楚我是最清楚的，他接手乐昌工程真是很悲壮的。

他在乐昌的时候，寒暑假我们全家都到乐昌工地去陪他。除了每天吃饭能见到他，平时他都在山洞里，晚上收工回来，还要在台灯下画图，演算，常常搞到深夜两三点。我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但知道他非常投入，非常拼命。有一天，他晚上回来，一边大步流星往前走，一边考虑施工问题，结果被一条横在路上的铁丝勒住了，摔了个脸青鼻肿。我当成笑话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都听出来我并不是真的在讲笑话，我是心疼。在工地上休假，他几乎从未带孩子们玩过，如果说有，那就是把他们姐弟组织起来，戴上黄色工作帽，帮他去量钢管，做记录，老小还给叫去抬钢管，说是锻炼锻炼。我和孩子们都去过老

林施工的地方，一条漆黑的山洞隧道里，有十几个非常大的山洞，老林说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山洞建起高达 25 米的大油罐。山洞里不通风，有股极难闻的味道，我真不知道他和那些战士们是如何几年如一日地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呆下去的。

尽管如此，乐昌工程还是以高质量提前完工，取得了空前成功。老林在这项工程中，运用了一种新式的油罐建造法，把工期大大缩短了。同时，他根据山洞的工作环境，创造了大小几十种发明，为工程顺利完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终于明白老林经常晚上回来还要加班的意义所在。老林的战友曾对我说，我们这么卖力是向他学的，紧张的时候，他几天几夜不睡，仍然精神抖擞地奋斗在最前线，所以他的队伍都有一种争先恐后，奋不顾身的精神。

尽管工地上条件差，环境恶劣，我们母子也一直坚持下来。有一次我还特地请了三天事假去乐昌看他，一下车就去山洞看他们施工、吹罐，当时那种情景，是我生平第一次所见，高强度的噪音、高密度的粉尘，我站了十来分钟，就受不了了，回来脸上被电焊烤掉了一层皮，他们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可以想象有多么辛苦！尤其是老林又要计算又要施工还要指挥，我看着真佩服。从山洞出来后，我拉着他的手，流着眼泪说：“我从来不知道你有那么苦，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地伺候你。”可是，我们夫妻几十年，分多聚少，想伺候他也很少有机会。只能长期在家里尽量分担他为人夫为人父的那份责任。就说大女儿晓清吧，老林第一次出国援外的时候，我带刚刚 3 岁大的晓清去车站送他，孩子小，不懂事，脚伸到自行车轮子里，被卷坏了，结果不能送他到车站了，只能在路上直接把孩子

送到医院，而老林也没办法送我们去医院，甚至没有看一眼我抱着孩子踉踉跄跄往医院跑的样子，因为他要抓紧时间赶长途汽车。到了国外老林来信说他好想这事，说一路上我好想小孩……看完信，我哭了……十多年后，晓清离高考只有几天了，突然遇到车祸，脑震荡，昏迷了半个多小时，送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危险，当时我一个人守在医院，恨不得出车祸的是我自己！老林当天晚上知道，心里很急，他正在乐昌工地紧张施工，工地上离不开他，我们也没有怪他，后来女儿住院 14 天，刚好拿到保送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在部队留守处里是惟一的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周围都轰动了，我激动得掉眼泪，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老林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在内心里觉得欠女儿的太多了，所以，老大上大学以后，他坚持每个周六都跑几十里山路到邮局去给晓清打一个长途电话。当时，晓清并不知道这些，后来老林的战友邹建新对晓清说：“晓清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为了给你打电话，每周六都叫上我一起开辆破吉普车跑一两个小时山路，到邮局排队打电话，那是风雨无阻啊。有一次，你没有准时等电话，你爸爸多失望啊，整个晚上都没听他说一句话……”晓清感动得泪水在眼里直转：“邹叔叔，你别说了，都怪我太不懂事。”晓清其实是个孝顺的孩子。晓清刚上大学的时候，她放假回家，别的东西没带，交给我一斤多毛线，说：“妈妈，爸从来没穿过毛衣，工地很冷，我省了 60 块钱，买了一斤毛线，是上海纯羊毛的，我不会织，你给爸爸织一件毛衣吧。”我赶着把毛衣织成了，辗转带给了老林，老林一试，很不高兴地埋怨我：“我多大的个子你都不知道吗？

这么小的毛衣我怎么能穿？真是浪费！”我当时忍不住眼泪刷刷地流，告诉他：“老林，你知道这毛衣是怎么来的吗？这是晓清从她的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她为了买毛线，一个星期少吃几顿饭，经常饿晕、休克……这是她的一片孝心啊！”林茂光一听，又悔又疼，1米8几的汉子，什么苦都吃过来了，可一听到我这么说，眼泪也止不住的流……

其实老林心里也是很挂着这个家的，他如果能回家过年，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就不让我们插手，他说：这顿年夜饭我给你们做，等于我给你们做了一年的饭……

从乐昌来广州，开始在白云油库阴暗潮湿简陋的工棚里，老林虽然是单位领导，可他没搞特殊，住的与战士们一样，吃的是工棚里的大锅饭，后来又跟随他去仙村油库施工等。我不知道老林究竟为事业的成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我知道每到冬天来临的时候，老林就咳嗽声不断，那都是由于长期在粉尘环境中工作导致的粉尘肺造成的。到广州以后，老林工作更忙了，随着工程项目的增加，老林每天睡眠不到四个小时，各种计划表、工作日程表列满整个大黑板。老二晓洁说她爸爸更像一只满天飞来飞去候鸟。隔三差五地出差，日复一日的超强度工作，我们都担心老林的身体能否吃得消，尽管家里人、周围许多人都劝老林不要这么拼命，但是，45岁才得志的老林惜时如命，恨不得在短短几年中实现他一辈子执著追求的目标，成就一番事业，回报社会，回报国家……几十年来，他所有施工的工地都留下了我们母子四人的影子，与老林的结合，就是与工地为家，与辛苦为伴。俗话说：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如今，我们家每个成员都比较有出息，吃苦多享乐少啊。

女人最怕的是孤单和寂寞，可偏偏我与孤单和寂寞结伴终身，老林在军营为国防工程干了 33 年，我也始终在他背后默默地支持、帮助他 33 个春秋。今天，他已是一个事业有成，有着一等功勋章的功臣了，我却还是我，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一个还能自食其力，但老弱多病的将迈进晚年的人。可谁都理解，几年来，我的一家虽然组织上照顾，把我们都调来了广州，可是一家相聚的时间仍然是少之又少，一年 365 天，他没有上下班的概念，没有节假日的轻松，哪怕是除夕之夜或大年初一，他都是以工地单位为家，只要求我们母子几个陪他和他的同事一起吃饭，那就是一家相聚了，他就满足了。这些年，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爱本身就是一种付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就会把爱变成自觉的行动。如果丈夫离家的时候，没有他爱的妻子帮他打理行装，很俗的感觉和细节，那一定是他人生中的缺憾，所幸，我的丈夫没有这种让人心痛的缺憾。有人说，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所爱的人；把浪漫留在你心里。我觉得这句话真是我一生的总结。

（谌虹颖 撰文）

爱拼才会赢

最初对于林茂光的认识，全都是些一鸿半爪的片断，脑子里便积累了一大堆的蒙太奇因素——

片断1：他外号“油罐大王”，白手起家先后完成了国家和军队的46项重点工程，质量全部达到优良；他第一个敢于承诺对自己干过的建筑安装工程实行终身保修，开创了军内外工程建设质量保修的先例；他第一次参加军内技术含量最高、投资最多、配套项目最齐全的跨世纪工程——上海崇明岛某机场供油系统工程，成功地应用液压顶管法，解决了管线穿越公路的技术难题；他承建的某地下指挥所核电磁脉冲防护工程、某机场飞机掩蔽库防护门等工程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填补了国防工程空白；他研究革新了大型油罐直接充气顶升法，顶管穿越公路等新工艺20余项，创下了国防工程的9个第一；可他当大队长曾被免职，差点转业。

片断2：搞摄影的沈玲说，林茂光脾气坏得很，遇到工程质量问题恨不得打人，可他温柔的时候温柔得你想都想不到，他能在千里之外，用手机督促一个生病的志愿兵

别忘了吃药；

片断3：林茂光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又上了中央电视台晚7:00的新闻联播，我问他怎么样？他一脸忧郁地问我：我妈妈看了电视，打电话说了一句话：孩子，你怎么这么老了？呢，我真的很老了吗？这下我可惨了……

片断4：他一不小心就会念叨：我师傅怎么样怎么样……原因是他1岁时得一场大病，承蒙寺庙僧人师傅救治调养，后契为庚孙，6岁上学时，师傅给取名林茂光。

片断5：他最爱说的口头禅是“惨了，这下我惨了……”他最爱唱的歌是闽语歌《爱拼才会赢》；最爱看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讨厌的干部是“坐在车上转转，隔着玻璃窗看看，下来拍拍肩膀好好干！”；最喜欢的公式 $100 - 1 = 0$ 。

片断6：他说，乐昌工程是我人生中的“遵义会议”。

片断7：他为了搞国防工程，几乎没顾过自己的小家，可他的3个孩子个个是高学历，两个本科，一个硕士……

正是这些“片断”，让我对林茂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创 业

1990年的冬天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而林茂光也一头撞进了自己人生的冬天。他被免职后，耳朵里塞满了各种像刀子一样锋利的闲话：“林茂光压根就不是当大队长的料，只会吹牛皮，说大话。”“这下

林茂光要打起背包向后转了，后勤干部科今年转业排在第一号的就是林茂光！”听到这一切，林茂光哑然无语。

他的孩子们也听到了这样的小道消息。他们比父亲想得还要多。

四年前，也就是1985年，林茂光考上了大学，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妻子许少妹带着3个上学的孩子又把家搬回了诏安，许少妹回到农村小学教书，条件差得无法言说。教室白天上课，晚上关牛，冬天冷的时候，孩子们拿一把稻草卷成一个小窝坐在上面，趴在小凳子上听课、写字。为了孩子们的学习，许少妹哭着求林茂光，让她回到部队上来。林茂光心软了，给总队长打了电话，总队长答应了，这样，许少妹办了停薪留职，又回到湖北当阳。没了工作的许少妹就在当阳铁路站卖货，三个孩子都转到了当阳读书，他们非常珍惜这里的学习条件……

大女儿晓清召集弟弟和妹妹开了个会，说：爸今年转业，明年还要联系一段时间工作，那我再熬一年，争取读到高中毕业。你们俩就跟爸爸妈妈走，我考厦门大学，你们以后也考大学，这样咱们全家又可以在一起了。还有，咱们老家没有电，现在可要抓紧时间读书……

林茂光听了孩子们的话，心中百感交集，五味俱全。他想自己已进入不惑之年，可全家存款不到900元钱，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三个破木凳。吃饭时，三个坐着，两个站着。这时候转业，连请人吃一顿饭都请不起……林茂光黯然喟叹，我这一辈子最失败的就是欠老婆孩子的太多了！

一天，领导找他谈话。林茂光想，可能是谈转业的事吧。这么多天“闭门思过”，他心里坦然了，既然自己不

能胜任部队工作，那就回家乡吧。

可是，在走向领导办公室的那一小段路时，他觉得这段路突然变得好漫长啊！在大雪弥漫中，林茂光想起40年前的那个冬天，在他的家乡，从来不下雪，那是一个没有雪却同样异常寒冷的冬天，一个善良的母亲怀抱着重病无救的周岁婴孩欲哭无泪，附近寺庙的一位僧人师傅得知，口念“阿弥陀佛”将冻得气息微微的婴儿抱回并救得一命……

还是在无雪的冬季。这是1968年。寒风呼啸中，林茂光穿着武装部下发的没有缀领花帽徽的新军装，胸前一朵硕大的红花映照着林茂光年轻的脸庞和意气风发的心情，他甚至没有一丝丝和心爱的恋人即将分别的伤感，没有看见许少妹那深情的眸子里泪光闪烁……

大雪弥漫。他想，怎么他人生的关键时刻总是在冬天呢？眼前这漫天大雪就是一种缘分罢！

真是光阴似箭啊！林茂光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一想到真的要脱下这身自己发誓要穿一辈子的军装他心里就有一股浓烈的挫痛，真就这么走了吗？光荣与梦想就真的任这大雪覆盖了吗？

林茂光站在门口，努力振作地喊了一声“报告！”，就跨进了领导办公室。

有片刻的静默。漫天的雪花纷纷扑到窗户上，仿佛知道这场谈话对于和她们有缘的林茂光是多么重大。她们急于要知道答案呀。

领导开口了：有一个工程，很难干。没有时间，没有钱，没有人……

领导的话很简单，可那话里头的意思是沉甸甸的：你

林茂光要干，现在是个机会，不过白捡便宜的事儿轮不到你，是个没人愿接的烫手的山芋。你可得好好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没有金刚石别揽那瓷器活。不会有人勉强你，你干了，责任可就全归你一肩扛了……

林茂光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我什么也不要，我干！

雪花们一听乐得跳起来，衣袂飘飘在天地间舞蹈。她们最懂林茂光的心思，有一句大街小巷流行的广告语是这样说的：给我一个机会，还你一个奇迹！

2月24日，新春的鞭炮声还在此起彼伏，林茂光带着几个人开着一辆破丰田车，踏上了他人生的又一次转折之路。

依然有雪花翔舞，从衡阳到郴州再到乐昌，这是林茂光第一次开长途车，进山的崎岖小道很滑，突然车子像一匹犟驴似地不听使唤了，左冲右撞往前冲去，林茂光使出吃奶的劲踩刹车，嘴里喊：“不！我还没开始干呢！不能就这么完了……”

车子终于停下来了。下来一看：就差那么几十厘米，车子就掉进了万丈深渊！

暮色四合。林茂光一行到了乐昌油库。刚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归来，惊魂甫定的伙伴们望着林茂光，期待地问：今晚我们到哪里住啊？要不住乐昌宾馆，最起码也得住个招待所吧？

林茂光没说话，也没看他们在寒风呼啸中瑟瑟发抖的眼神，他知道，住招待所的要求不算过分，但，他的口袋里只装着500元钱，还是借的。

半晌，林茂光开口了：我只有一句话，如果相信我，就跟我走吧。我住哪，你们住哪！

再没有人提条件了。直接上山。

四面青山。空谷幽幽，天风浩荡。

海拔 1000 多米高的粤北山口呼啸寒风裹着绵绵阴雨，山凹子里有一间曾经关过牛现在已荒废了的破房子。说“破”，那是没有一丝一毫夸张虚构的成分的——没有门，没有窗，里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地……准确地说，那不能叫房子，仅仅是四堵挂着一米多长的冰柱子的粗粗糙糙的墙而已！

就这么样“安家”了。升一堆火，有火就有温暖；有火就有光明；有火就有希望。架上锅，煮上满满一锅白水面条，唏溜唏溜下肚，真是人间第一美味！饱了，就铺些稻草，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睡觉，可粤北山野的寒风仿佛要赶走这些入侵的不速之客，就那么齐整整地开过来，刀子一样刮削着林茂光们，有人嘀咕道：操！这冷，冷得跟阴间似的！林茂光把大伙拥成一团，说，睡不着我给你们讲笑话吧。林茂光的幽默是比较专业的。可是他的笑话讲了一个又一个，却没有一个人笑，人要与严酷的生存环境搏斗时，谁还有多余的闲心和精力用来笑呢？！

林茂光转了话题：“你们知道吗，我 10 岁就能挑 100 多斤的担子，在工地时，我可以挑 280 多斤重的担子了，200 多公斤的钢管，两个人抬着就走……在洞库里干活，神经是紧张的，那时只知道赶快干活；只知道赶快将自己手里的活干完；只知道将活往前赶，有时本来今天只上 1 圈板，硬撑着干两圈板……好多人都说我是“拼命三郎”。现在加个班，领导一看大家辛苦，会说回去加个餐，发些营养品，发个红包什么的，那时候哪有这些概念？只要开会点名讲一下，表扬林茂光真能干，真苦干，那我就感

动好半天，恨不得拼死也值了，哪还顾得上身体吃不吃得消啊！”

林茂光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战友们，接着说：既然你们跟我来了，我也得把自己的老底跟你们交一交，我呢，是个免职的大队长。关于免职的事，我也可以多说几句。我大学毕业回来，已经快 40 岁的人了，被安排当了正营职大队长，你们也知道的，那是我们工程部队日子最难过的，部队整编，工程下马，这下可就惨了，我们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要忍耐，要生存发展，只有靠自己，到处找米下锅。我先是到福建漳州投标，投了一个多月，钱花了不少，什么都没弄到，又跑到湖南茶陵、衡阳锰制品厂，又跑信阳，最后就在孝感弄到一个 200 万元的工程，就是 107 国道，眼看是赔本的活，在水稻田里、水塘修公路。当时三大队又没有机械设备，推土机推不动，车要修，人要吃饭，困难重重啊，喝易拉罐、下馆子，我是想都不敢想啊！这些是客观原因，我也有我自己的主观原因。我以前一直在连队，当了几年连长，干得不错，后来又当了工程师，再就去读书，社会上很多情况不适应，比如请客吃饭、招待这些问题，在饭馆里，一点就是五六个菜，我就觉得不可思议，让我批了一顿，退回去三个菜，那时，大队伙食很差，我又把领导的小灶给撤了……这些事应该都没错，主要我不注意方法，就有人不满意，议论说大队长这人，傻乎乎，笨球球……嗨，我就是个苦惯了的人，将来有没有前途也说不准，我老婆孩子跟着我是没少吃苦的，但我不勉强你们。所以，你们想好了，如果不愿干，今晚就说，我放你们走，不过，到了明天，就不能再提走的事儿，一心一意干活……

没人说话。可他们的心已经暖和了，跟着这个大队长，苦是苦点，但实在。前途谁都关心，可前途是人干出来的，不管了，就认准这条道走到黑了！

这就是乐昌创业——

总部为缓解西北、华北和中南几个战区的战略储备用油，决定对部分老式油库进行扩容和改建，地处粤北的某油库就在扩容之列。该库总扩容 7 万立方米，由若干个非标准型的 5000 立方米钢结构油罐组成，还有其他 6 项附属工程。附属工程中，最艰巨的就是补漏，面积有 3.6 万平方米。洞内潮湿阴暗，多处渗水；还有管道、设备安装，通风、供水、供电，通道被服和洞外配套工程。

这种数千万元以上的大工程，按当时的施工水平和施工力量，通常要 4 年才能完成。由于战备需要，上级要求他们必须在两年内交付使用。林茂光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安装大队刚刚组建，没有家底，工程经费不到位，这无疑会制约施工材料的订货，材料不到位，势必会拖工程的后腿；二是人员新，技术力量薄弱。全大队技术人员中，只有一名铆工，3 名电焊工，46 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见过 8 层楼那么高的大油罐，更别说亲身参加这种大型油罐的安装了；三是施工设备和装备简陋。全大队除了 7 台破电焊机和 1 台卷板机外，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当。所有设备、材料，都要进工地以后才能筹措……

林茂光接下了全军最大的油库扩容工程任务，带领刚组建的安装大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三块石头一个锅，80 元钱的稻草一个窝，就这么干起来了。

林茂光绞尽脑汁首先要克服那制约他们起步的“三大

难题”：技术力量薄弱，林茂光把自己创造的罐顶直接充气顶升法和罐顶局部成形、旋转胎具拼装等新技术、新工艺，手把手地教大家；设备不足，他就请来老师傅，把一台台破旧机械修复、维护好；没有材料，他又组织器材组的同志走南闯北，四处筹措，一项项落实。短短一个月，上万吨器材、设备源源不断地按期运到了工地……

“遵义会议”

又是一个清晨。刚迷糊了两个小时的林茂光心里惦记着一个事儿——六处给他派了个干部来，昨晚到的时候，他正在山洞里施工呢，收了工已是半夜三更了，人早已进入梦乡，到现在还没见着面呢，他想，可别叫人家新来的同志觉着他这个安装队队长架子还挺大的，来个人不容易，他现在缺的就是人啊！来了，就是一个顶仨的宝贝……这么想着，就赶紧找人见面，结果里里外外找了三遍，都是一张张早已熟悉的面孔，他嘀咕着：这就怪了，怎么就找不着呢？

后来全军著名的“金焊条”、志愿兵冯增富搭腔了：大队长，找什么呀，这大清早的？林茂光说：找人呀！

他的老搭档黄春堂黑着脸告诉他：嗨，别找了，走了！等不到天亮就赶紧打道回府了。

林茂光有点紧张了：走了？怎么就走了呢？

一问，才知是嫌太苦太穷了，不是人呆的地方。

苦？是苦。真是没见过的大干，没流过的大汗。几年后，林茂光平静地对记者回忆：当时的环境条件之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洞高、大、深，每一个藏罐间高度 27 米、

直径 20 多米，又没有上导洞。洞里烟尘弥漫，粉尘大得伸手不见五指，焊花闪烁，废气油漆味排不出去，令人窒息的怪味一直在洞里徘徊，毒性非常大，所以说在洞里干一年要少活好几年，这话是有科学根据的。戴口罩也没用，人戴着双层口罩进去一趟，一个星期后吐的痰还是黑的，由于肺部长期吸收粉尘，颗粒大的粉尘还可以咳出来，而肉眼看不见的粉尘就被肺吸收了，还有洞里的噪音更是大得让人耳膜都生疼，钢板敲一下，震耳欲聋，人面对面扯着嗓子吼也只看见对方的嘴在动而听不到说什么。除了要承受在洞库里超负荷的长时间作业，高温、粉尘、噪音的严峻考验，还有高空作业的危险，20 多米高，人要爬到上面去，那时候舷梯没有扶手，黑麻麻的，稍有一点闪失就会摔下来，那就没命了，这么高，就是一根电焊条、一个螺丝从上面掉下来也要砸死人呀……穷就更不用说了。4 条狗、7 台破焊机、一个破卷板机加上 46 条汉子，这就是安装队的全部。

有人骂，逃兵！指导员，他是逃兵！林茂光怔了怔，惋惜地说：面都没见着……算了，走了也对的……

还有一句话林茂光憋在心里没说：总有一天，安装队会是人家抢着要来的地方！

7 月 13 日，正在九航校开会的林茂光接到黄春堂的电话：大队长，出事了！你快回来吧！

林茂光心里咯噔一下，忙问：怎么啦？……什么检查……喂……

黄春堂是在山下的一个小邮局打的挂号长途，信号非常差，吼破了嗓子也没把事情说清楚，黄春堂站在邮局门

口直后悔，这下队长不知出了什么事，肯定急死了……

可不，林茂光扔下电话就往回赶，同开会的战友说：老林，会议组织去武当山游玩呢，晚一天走吧。他说，我都恨不得能飞呢！林茂光直奔火车站，来不及买票，就从窗口爬上火车，一路站到武汉。又从武汉马不停蹄地赶到乐昌。

黄春堂在黄昏时见到一脸菜色两眼血红的大队长，心疼地说：都怪我，都怪我！

林茂光说：别那么多废话，出什么事了？

黄春堂说：总后基建营房部、油料部工作组来了，他们看我们就这么些人，什么材料也没有，钢材也没有运进来，设备也没有，很不满意……

林茂光一听，这事儿严重了，问：人呢？

黄春堂说：去施工现场了。

林茂光急道：那你怎么没陪着？

黄春堂委屈地：他们不让。说是再转一圈就走了……

正说着，工作组回来了，林茂光赶紧下保证：工程你们放心，我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工作组只甩了一句话：让组织决定吧。

工作组走了。林茂光的眼神很空洞地丢失在下山的路上，他内心的苍茫在暮色中一点点浓了，浓得化也化不开。他突然喊道：我能完成任务，我心中有数……

那个晚上，安装队的人听着他们的大队长用姜文在电影《红高粱》里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样的风格，一遍遍地唱他的家乡流传很广的一首闽语歌《爱拼才会赢》，大队长的嗓子一点也不好听，由于长年洞库施工，嗓子眼里沉淀了太多的粉尘废渣，到高音部，大队长的嗓

子根本顶不上去，肺部也像拉风箱似的……安装队有人流泪了，大队长，你别唱了，我们懂了，不干出个人样儿来，我们绝不下山！

那个晚上，整个粤北群山也感动了，接纳了，组成一支千军万马的合唱队，应和着，一遍遍地，把嗓子吼出了血……

工作组当然没有听到，听到了也没法相信。这是国防工程，他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负责。回广州后，工作组领导对军区空军机关有关部门交了底：我告诉你们，你们赶紧把乐昌的施工队伍给撤了。你们要是不撤掉、不换人的话，我就不给你们拨款。我们这 1000 万元钱交给你们现在施工的那帮人，我看连个洞都补不起来！这么大个工程，叫个免职的大队长林茂光去搞，搞不成的！

机关有人和林茂光的私交不错，把这严峻的形势告诉了林茂光，说：茂光，我给你推荐一个施工队，你尽早撤出来吧！

林茂光心里很难受，他想连自己人都这么说话，外人还能相信我吗？我要是就这么撤下来，那不是就算认栽了吗？

接着，总部在新疆开全军油库扩容会议。在会上，首长还是担心林茂光的工程队完不成任务会拖全军的后腿，犹豫着是否要撤换……林茂光真急了，他“呼”地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军中无戏言。我敢立军令状：如果我们不能按总部要求完成任务，我林茂光就跳楼！从乐昌最高的楼上跳下去！”

经典的战争年代风格重现在 20 世纪末的和平时期。不是演绎，是原版。

会场一片愕然。谁都相信，林茂光绝对绝对是“玩真的”！

“军令状”都立了，谁还能不信？首长们紧握着林茂光的手说：“林大队长，国防工程不需要会跳楼的干部，但需要敢啃硬骨头的建设尖兵！”

“令牌”总算是扛回来了。9月14日，林茂光从新疆赶回乐昌，一进山就对黄春堂说，赶快集合，要打大仗了！

安装队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着大队长。林茂光从会议精神讲到严峻形势，从有利条件讲到不利因素，林茂光说：60年代铁人王进喜说过，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今天，我们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罐！

最后，林茂光以毋庸置疑的霸气说：“我不是吓唬你们，如果完不成任务，我就跳楼。不光是我一个人跳，大家都要跳。你们先跳，我最后一个跳！”

安装队的几十条汉子毫不含糊地跟着大队长吼：“活着干，死了算，誓死拿下大油罐！”

誓言吼出来容易，要兑现可就不是淌汗流血那么简单的了。

为什么？有必要介绍一点专业知识——一个2000立方米的油罐，按常规的方法，光罐帽就要安装一星期。先要搞圈板，然后搭架、筑平台、筑拱形架。那罐帽像切下来的西瓜皮，几十块西瓜皮。一个油罐顶板就要安装一个多星期。一个5000立方米的罐起码得搞一个多月吧！林茂光从当学徒开始就学的这种罐外局部成形，罐内旋转胎具拼装的老办法，一用好几十年也没变过，只要有数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了，按照这样的施工速度，林茂光们只有一

条路好走了：跳楼！

林茂光当然不是意气用事才立军令状的，更不是为了一时的抢风头。拿几十条人命去抢风头，你敢试一把？林茂光从1968年入伍开始扎在工程兵部队与油罐打交道，他是个有心人，手上干着活，心里却一直在琢磨他的“老伙计”。

他看着面带愁容的黄春堂等人，说：按我的方法试试看。

林茂光把自己试验过的旋转胎具拼装法示范给冯增富、廖春安、王建宇等人看，按他的方法既不要搭架子，又不要筑平台，就在地板上把它铺起来。

有人不相信：我们以前都那样干的，这还得现学，哪来得及呀？

其他人先是惊奇地看着，一会儿也上阵了，在大队长手把手地带教下，越干越欢。1小时、2小时……一伙人干得热汗腾腾，但一脸的水沟子里全溢着兴奋，终于，一个5000立方米的罐帽全部搞完！掐表一看，人们惊呼：“大队长，真神了！才2小时40分钟！我们不用跳楼了！”

大伙儿脸上全是水，跟山洪暴发似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了。

林茂光也激动，他的激动全藏在内心了，他拍拍还是新兵的王建宇说：你很幸运啊，大队长搞了20多年就结了这点晶，我给你几分钟就讲完了，而且你一学就会。

“还有，”林茂光厉声强调，“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用顶升法安装油罐，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很细，一步不慎，就会出事！所有的测压数据都由我来计算，必须按风压控制，否则，就会出大事故！”

（不幸的是，林茂光强调的这一番话被有些人当成了危言耸听，几十条人命差点被砸成肉饼！此乃后话。）

这时接到通知，当月 12 日军区空军，包括空军质量检查组要来检查油库的质量。

林茂光这个方法一推广，他们的施工速度和自信心都像成长型的绩优股似的一路飚升，大家伙情绪上来了，干劲足得很。都说在检查组来之前搞出第一个油罐，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而，乐极生悲。

第一个罐眼看还有最后一圈就要完成了。这时候有人思想开始麻痹了，准备工作马虎，一个罐本来 20 分钟就可以把一圈板干完了，可这最后一圈板整整吹了一天一夜就是吹不上去。人就在罐里头，20 来个小时，甚至连撒尿都在罐里面撒，人真是要累倒了，但林茂光瞪着血红的眼睛说：“重新再来！把密封全面重新整理一遍，用牛皮纸、糨糊把所有的钢板缝全部糊好，糊得严严实实的！”

磨刀不误砍柴工。果然，这一次，不到 10 分钟就吹上去了。

大家伙总算松了一口气，林茂光安排大部分人进了罐内堵漏，让冯增富等 11 个人跟他在外面给油罐充气。

谁也没想到命运在他们的头顶堆起了浓厚的乌云。

近十年之后，林茂光想起那次惊心动魄的事故，仍是不能平静，他无意识地用了他的口头禅：“惨了——”

惨了！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没想到竟有一个限位装置的节点没焊上，结果当油罐充气时，无法控制，油罐一下子就倾斜、吹翻了，随着一声恰似重型炸弹一样的爆炸声

响，20 多米高，100 多吨的油罐在几秒钟内旋转着砸了下来，那天，幸好大部分人都让我叫进罐内堵漏，外面只有 11 个人。因为在外面的最危险。

油罐升到位的时候，我没想到有一个节点没焊牢，结果搞扳手的那个兵也紧张，怎么拉也拉不紧，我跑到对面去帮他，油罐掀起来了，但这边鼓风机还在吹，压力还在加。我就赶快跑到那边拉葫芦，把它收紧。刚跑到那个地方，就听到像重型炸弹爆炸那样一声巨响，那声音带着旋转的气流，把我们每个人的头发一根根都竖起来。有个战士一看不行了，就迅速往洞口跑，鞋子就被钢板夹住了。我们几个人差半秒钟就会砸成肉饼，真玄！

我们 7 个人在里头都没跑出来，从唯心上讲，还确实有点老天保佑，一声爆炸，油罐轰地砸下来，底下 14 毫米的钢板都拉裂了，钢板还卷到里面去了，这油罐跟玩魔方一样把这钢板吸到里面去了。里面还有手拉葫芦等铁家伙都砸下去了，而我们这边只剩下 80 厘米的空间，油罐发疯了似的左右晃摆冲撞，邪了，就是没往我们这边倒，我戴的头盔被吹掉了，巨大的灰尘把人的脸都糊住了，我就这么看着，心里想：完了！完了！跑是没地方跑了，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它砸下来，要是砸在我身上就拜拜了。

油罐就是没往这边来，而那边呢，人又特别少，总共才 11 个人，有两个人在外面，只剩 9 个人，靠洞口边 4 个人是一根枕木顶着，才得救。100 多吨的油罐浮在半空中，手都可以推得动，气吹上去，砸下来，哐！有的钢板贴紧里面转成了麻花，你说那个力量有多大？！

那天，我准备了两根木头，每一根都 40 厘米，到时两根夹起来，然后用三角木一顶，油罐就不会偏移。以前

不用这木头，那天我特地叫放了根枕木，准备吊起来可以移位，结果油罐砸下来时，木头给顶住了，后来那根木头被油罐撞碎裂后就只剩下20厘米了，夹得死死的动也不能动，所以，这根木头救了4条命。

因为油罐完全跑到那边去了，本来油罐是圆的，变形的100多吨的油罐移位2米多，变成了椭圆形了。我一看，这下完了，没了。第一个想到的是人没有了，油罐没有了。我这个人在大事面前从没慌张过。当时，冯增富距离我一步，我们再往前半步，就粉身碎骨。

我从夹着的那个地方挤出来，把他们那边撬开，他们从缝里钻出来后，鼓风机还在呼呼地吹，洞口4个人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什么都不知道。那个电工也傻在那里，我说：赶快关闸！关电源！他这才反应过来。我又说：把风门拿掉！大家才把风门拿掉。我看看有没有人。我说人呢？我一眼看见夹在钢板里的一只鞋，心里就被狠狠地揪了一下，这下惨了！还好，一个战士赶快说，大队长，那是我的鞋。太危险了！真是太危险了！我在心里说。我闭了一下眼睛，追问：里面还有没有人？回答说没有了，我这才放了心。我说，好，罐外面没死人，快把罐里面的人叫出来！罐里面二三十个人一个个都爬出来了，还好，也没有断胳膊断腿的。

第一个哭的是刘克高。出来以后，谁也认不得谁，脸上都是灰泥巴，山洞里死一般地寂静，几乎能听见彼此的心跳。他第一个哭了。眼泪在脸上冲出一道道的泥沟。我说：刘克高，清点人数。他没反应过来，站在那里像根木桩子。我只好又说了一遍：现在开始点名，点到谁答一声到。

在部队，点名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我在以前和以后都若干次点名，可那一次的点名那种刻骨铭心又心惊胆战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哪是在点名啊，我是用我全部的信仰在呼唤一个个生命啊！我边点名边在心里承诺，如果他们一个个都好好地活着，我会一辈子行善积德，用各种方式感念感激。那一刻，我满脑子都是僧人师傅，我感受到一个人面对死亡时那种心无杂念的纯粹的宗教力量。山洞里静得吓人，可我点名的声音大得更吓人，我生怕他们谁听不见，不回答我。那就惨了！我点到一个就说一声“谢谢！”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声“谢谢”是真正的血泪交融啊！可能是被我的虔诚所感动，满山洞的回音也以更大的声音帮我点名，还好，他们全都听见了！他们全都答应了！这时候我嚎啕大哭，不是流泪，是嚎啕！我边嚎边喊：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

那天没有死人，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队 伍

虽然人都毫发无损，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林茂光却仍是忧心忡忡。出险情是8号下午，离军区空军和空军两级联合检查组的到来只有4天时间了！

林茂光知道，检查组来就是要看看你现在完成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把握完成任务。天哪，这个油罐已经砸成这样了，100多吨，在外面还可以用吊车吊，在洞里面可怎么弄？！本来罐是一个圆形，现在成了一个鸡蛋形，怎么样才能把它整圆，移到原来的位置上去？

林茂光一下子真是傻眼了。

他一看都傻站着没回过神来的一张张疲惫不堪的脸，不忍心了，留下了廖春安、冯增富、李贵生等 4 个人，说：其他人统统回家待命吧。

林茂光注视着这个变形的庞然大物，说：我上去看看。

廖春安一把拉住：大队长，我去！

林茂光拍了拍他的手：有你去的时候，好兄弟。现在别跟我争。

林茂光爬上了这个玄玄乎乎的大变形的大油罐顶，27 米高，别说上去施工作业，就是往下望一眼都头晕眼花。

林茂光下来了，说：我看到了，洞顶上面预埋的 16 个吊环都还在。可是施工难度实在太大了！

廖春安明白队长的意思。这个洞是 70 年代打的，质量比较差，那时候做油罐不用顶升法，是用吊葫芦，也就是用手拉葫芦往上拉的，设计本来是采用吊装法的，后来有了充气顶升法，才不用了。

冯增富也明白了：大队长，你是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靠这些预埋的吊环来吊油罐，想办法把它移动。

林茂光点点头：只有这条路了。

林茂光下了决心。他自己开车，带上材料员就往乐昌县五金交电公司赶。

找到经理，林茂光急切地问：“你们有多少个 10 吨的吊葫芦？”

“就一个。”

“我要 16 个。”

“什么时候要？”

“现在。马上就要！”

“那我没办法。”

林茂光一把抓住准备要离开的经理，瞪着眼睛说：“不能没办法，你没办法我就惨了！这样，在整个韶关地区，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派人去找，所有的费用我全部给你出了！”

或许是林茂光情急之中用的力量太大了，经理感到一双手被他抓得生疼，或许是林茂光眼里那种说不清的什么东西震慑了经理，反正经理再无法开口说“不”了。

林茂光扔下一句话：“晚上 12 点钟必须给我送到工地，不管有多远、多难，你给我弄过来，这里有一个我就拉一个！”就匆匆忙忙回了工地。

集合队伍。

出了这么大的险情，本该停工让大家休息休息缓缓神的，你看那一张张七上八下，疲惫不堪的脸，谁忍心哪！林茂光心里想着。

林茂光声音嘶哑，目光如炬：“对不起了！现在就是下刀子，咱们也要上！从现在开始不能睡觉，不能下工地！”

没有人有半句怨言。他们知道，队长的肩上扛了多重的担子。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最担心、最心痛的就是大队长。如果搞不成，真跟着大队长去跳楼？啥也别说，干吧！

大家开始缠钢丝绳。晚上 12 点，吊葫芦真给弄来了。那个经理真不含糊，一夜之间，居然就从英德、韶关、涟源、曲江等县搞来了吊葫芦，16 个，一个不少！

林茂光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经理读懂了这样一个硬

汉子发自内心的感激，太沉了，他承受不起，就说：我是个生意人。这些吊葫芦不是慰问品，该多少钱你给多少钱，算清了，你也就不欠我了。

林茂光连连说：对对，给你钱，一分不会少的。

也不知夜里几点，冯增富喊：“大队长，油罐帽上 16 个吊环全部焊好了，钢丝绳也全部穿好了！”

林茂光说：“再检查一遍！”

林茂光知道，接下来就是一场恶仗了。

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

接下来就是挂吊葫芦。爬到罐顶有近 30 米高，又没办法上去挂保险绳，只能找个梯子靠在墙边，万一木梯子断掉，人就拜拜了。怎么办呢？第一个上去的，就是我和廖春安。廖春安这个人，这一辈子我忘不了啊。因为他是在我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陪着我冒着生命危险爬上罐顶的。而且，处在最危险位置的还是廖春安，他去挂钢丝绳，钢丝绳挂完以后，再去挂吊葫芦。我可能还说得不够清楚，我们爬上罐顶不是空着手爬的，而是要扛着一个吊葫芦往上爬呀。一个吊葫芦的重量是 150 斤整。这玩意还没办法抬，只好一个人扛着，后面跟一个人提着吊葫芦的铁链，就这样一个人扛着 150 斤重的东西爬上 20 多米高的罐顶去挂钩。那情景，谁看到了谁都要胆战心惊！

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的这些弟兄们也什么都没想，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把油罐搞好。廖春安爬上去了，冯增富爬上去了，李贵生爬上去了……焊的焊，挂的挂，弄的弄，这样干了整整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啊！一直到 12 日早上，才把油罐慢慢地吊起来，把里面的钢板割开

拿出来，拿到洞外去一块块地整形。整完后又把它焊好。一块钢板3吨多，再把油罐一点一点地挪啊挪啊，慢慢地把它挪过去……你说我们大家累到什么程度？不能坐，要叫，要喊，要推着，只要一坐下去，就瘫倒了，谁倒下，就赶紧一脚把他踢起来，大家互相踢。为什么这么狠？因为拉葫芦要一点点拉，要是其中有一个吊环拉蹦了整个罐就都滚动了，非常危险，又要差点砸下来，那可就太惨了！所以只能小心地、齐心协力地在洞里把油罐搞完，光搞完还不行，还要把它吹上去，才算安装完毕。那已经是12号下午了。

那次我累得惨啊，1米76的个头，干完这几天，体重只剩下100零几斤！这几天在洞里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外面风平浪静，没人知道，我特意封锁消息，不让外面一个人知道，也不让油库的人知道，我想透露了消息就惨了。

检查组来这里一看，嗨，这么大一个罐就搞起来了，高兴得很。正好上次要撤换我们的那位首长也来了，进洞一看，激动得不得了：“奇迹呀，奇迹！你们这种拼搏精神，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要好好向你们学习！”他们还有些人喊着什么万岁！我也记不得了，当时我也激动得喊口号：“不辜负首长的希望，继续打好这一仗！”我的队伍也跟着我喊：“继续打好这一仗！”什么苦呀累呀危险呀全忘了，只有一身的干劲，上级对我们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啊！

说来也怪，检查组本来是计划12号要来的，不知为什么又推后了一天，管它为什么都好，我是在心里念阿弥陀佛了，总算在检查组来之前把第一个罐全部搞完工了。

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我给每人发了 20 块钱红包，我说，感谢大家，但这次血的代价一定要记牢啊！

傍晚的时候，整个粤北群山炸响起了噼哩啪啦的鞭炮声，那是林茂光为了庆祝这次大难不死特意放的 2 万响的鞭炮。

这时林茂光的耳朵里传来了什么：“吵了这山洞里阴魂，他们不依不饶了。”“小鬼儿们找伴来了……”林茂光这时候回过神来了，自己无法消除儿时僧人师傅的宗教影响，可这一闹竟闹出迷信来了，这还了得。

他集合了队伍，说：“没错，这个洞以前是炸死过很多人，我睡的那间房子就是以前停棺材的地方呢，那又怎么样？就真闹鬼了？我说我们这儿是有小鬼儿！这小鬼儿给我抓着了！”

队伍一片寂静，山风吹过，惊悚的。胆小的吓得两眼发直。

林茂光冷笑着说：“害怕了？我告诉你们，这小鬼儿不是别的，就是麻痹大意！这个事故，并不是什么以前打洞死过人才出的，这次不出，以后也会出，因为大家很麻痹，没有这种教训。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所以说，这个事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老天来帮助我们的。”

林茂光注视着他的队伍，渐渐地放缓和了语气，几乎有点婆婆妈妈了：“我怎么强调说干这种活多危险，这个风压是如何重要，这个定位拉杆必须焊好，操作规程一定要一丝不苟，可你们不大会听得进去。我每天都说，同志们，我们是把脑袋摘下来，拴在裤腰带上干活的呀，你们没有这种感受，我多少次从上面掉下来，死里逃生。我

们每天在洞里干，一进去就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到出了洞再把脑袋挂回去，都是这样的，大家没这种体会。这下好了，知道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的厉害了。我告诉你们，干我们这一行的，不仅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还要特别守纪律！”

这些人，他们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也许素质不高，技术不行，甚至一身的游击气息，可是，他们都是他从阎王爷那里硬抢回来的呀，他有信心让这支队伍脱胎换骨。他知道，经过了这次事故，经过了“鬼门关”，他的这支队伍将走向成熟。他要让这支队伍形成一种特殊的风格，就像脚上绑大镬——走到哪响到哪！

从这一天开始，这支队伍每天在洞里站队集合，喊口号。总结讲评。

林茂光注视着排得整整齐齐的队伍，大声问：

“能不能打好这一仗？”

“能！”

“同志们有没有决心？”

“有！”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完毕！”

每一天开始施工前必须走这个程序，然后各就各位。现在的安装大队已经扩展了若干倍，在各个工地有了不同的负责人，但，这个程序从不省略。

典 型

虽然在完成整个工程前，林茂光无意张扬，但消

息还是挡也挡不住地飞到了山外。其时，广空后勤部正在举办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班，广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孙庆礼立马给学习班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组织整个后勤所有营以上，包括直属分队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几百号人分两批去林茂光的施工现场参观学习。

人们来了，又走了。来时是轻轻松松的，抱了一种来看看热闹的态度，一路嘻嘻哈哈，旅游似的，山路难行，青山如黛，有人夸张的高吟：“哇！幽谷绝境，无限风光啊！这里的空气污染指数绝对没得比！好地方啊！”……走时，就没了歌吟的心情，脚步沉甸甸的，内心也被什么塞得满满的。除了洞内的烟尘噪声，更沉的，是林茂光和他的施工队内在的力量，那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传递出来的震撼……很多人都不敢进去，一到洞口，闻到那浓烈的异味就本能地捂了鼻子想后退；咬咬牙进去了，再从那个巴掌宽的舷梯爬上罐顶，洞里亮着灯，在舷梯顶往下看就像站在8层楼高的墙壁上往下看一样，心就会提到嗓子眼，腿就发麻，下来后，脚就抽筋，一个星期腿都是痛的。医院有位女协理员上了罐顶，感到头一阵晕眩，脚就不听话地打了个趔趄，她仿佛觉得有人轻轻地扶了她一下，定神一看，是个大孩子模样的小个子，脸上黑黝黝的，只见一双大眼睛在闪烁，她问：

“小鬼，你是民工吗？”

“不是。我是今年才入伍的新战士。”

“你今年多大了？”

“16岁。”

当时，这个16岁的新兵张俊正光着背在里面拼装板……

女协理员出来后肃然说：“你要进去能呆上5分钟，就算你厉害！”

很多进去了的人出来都想说这句话。

女协理员流着泪说：林大队长啊，看着你们这种工作环境，是人都受不了啊！他们都是些孩子呀，还在发育长身体，你可要关心他们，不能这么干呀！

林茂光沉默了片刻，说：听你这么说我很有感动，我们是干得很苦，你没有问我，我们这样干能拿多少钱，很多人这样问过，所以我很感谢你。我只能说，我们是军人哪，要是上前线，攻碉堡，你说该拿多少钱？给多少钱恐怕都买不来一条命吧？可我们的命是谁的？祖国的。人民的。这不是大话空话，是真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起码的理念。

后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闻讯赶来了，从洞里出来，吴少华编导说：“林大队长，你们真了不起！我拍了多少年电视，不知见过多少艰苦场面，多深的煤窑我都下去过，我曾被挖煤工人们感动过，但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激动。你们真了不起啊！”

11月12日，林茂光和他的战友们把第一个罐吹起来了。12月、1月、2月，仅三个多月就吹起了6个罐，而且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快，创造了10天可以一座5000立方米非标准型洞库油罐新的纪录。创造了我军油罐安装史上的奇迹，乐昌工程被评为全军优质工程。

“油罐大王”的名字从此开始叫起。

1991年“七一”前夕，后勤部组织了几个典型在后勤范围演讲，其中讲的效果最好的就是林茂光，这时，军区空军组织处正在负责组织军区空军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报

告团，听了之后就说，我们要林茂光，让他参加军区空军的报告团。可当提出要修改演讲稿时，林茂光却耸头耸脑地说：我就这样子，还是不改好。

没人拗过他，不改就不改吧，反正效果还不错。可这还没完，林茂光接着又犯了个“事儿”，差点就不让他作报告了——

报告团安排在宾馆住，房间空调开得很冷，林茂光一进去就感冒，咽喉炎发作，他实在受不了，就要了一个没有卫生间又没有空调的大房间，自己掏了 15 元钱要了一个床位。这次组织处生气了，问后勤：“你们那个林茂光怎么回事？稿子不让改，又自己调房子，当了典型就不听招呼了？”

当时的后勤政治部孙庆礼主任了解林茂光，他相信事出有因，于是急忙找到林茂光，只见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精神委顿，就问：茂光，你怎么回事？

林茂光也一肚子委屈，他费劲地扯着嘶哑的嗓子，说：主任，我惨了。你不知道，我受不了空调房子，又感冒又发烧，再艰苦的环境我都没这样病过，这次当典型，把我搞成这样子，话都讲不出来了。这 15 块钱我自己掏，也不用你们报销。

孙主任见状又是心疼，又是哭笑不得。

7 月 12 日，六处党委作出关于向林茂光学习的决定。

亲 情

说到亲情，林茂光是最有感触的。尤其是说起大女儿晓清给他织毛衣的事，至今仍唏嘘不已——

那是晓清刚上大学的时候，她放假回家，别的东西没带，交给妈妈一斤多毛线，说：“妈妈，爸从来没穿过毛衣，工地很冷，我省了60块钱，买了一斤毛线，是上海纯羊毛的，我不会织，你给爸爸织一件毛衣吧。”毛衣织成了，辗转带给了林茂光，林茂光一试，很不高兴地埋怨妻子：“我多大的个子你都不知道吗？这么小的毛衣我怎么能穿？真是浪费！”妻子忍不住眼泪刷刷地流，告诉他：“老林，你知道这毛衣是怎么来的吗？这是晓清从她的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她为了买毛线，一个星期少吃几顿饭，经常饿晕、休克……这是她的一片孝心啊！”林茂光一听，又悔又疼，近1米8的汉子，什么苦都吃过来了，可此时，却任眼泪像孩子似的往下淌……

林茂光以自己的品行无言地影响着三个孩子。如今，他们的条件已经是非常的好了，可三个孩子从不会乱花钱。有一个冬天，儿子晓群跟林茂光去上海崇明岛。到上海车站已是晚上11点多了，去崇明岛的船已停开，只能在宝杨码头过夜。他们来到一个宾馆，一问，一个晚上要一千多元，林茂光问：“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服务员说：“有七百多的。”儿子一听住一晚要七八百，就说：“爸爸，那么贵，我们不住。住一晚够我一学期的学费了。我们是明天早上5点钟的船，现在只有几个小时，就在外面走一走行了。”林茂光说：“那我们再找个便宜一点的去吧。”父子俩就拎着行李走在大街上，又舍不得打的，冬夜的寒风呼呼地吹着，林茂光感到刺骨的寒冷，可他很骄傲，他的瘦弱的儿子用自己的品行照亮了这个大上海的冬夜……

林茂光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大女儿晓清高考前几天，突然发生车祸，脑震荡，昏迷了半个多小时才抢救过来。

可当时林茂光在乐昌工地紧张施工，根本离不开，后来女儿住院 14 天，还是以她一贯的优异成绩拿到了保送通知书，林茂光激动得不知怎么才好，他在内心里觉得欠女儿的太多了，所以，女儿上大学以后，他坚持每个周六都跑几十里山路到邮局去给晓清打一个长途电话。当时，晓清并不知道这些，后来林茂光的战友邹建新对晓清说：“晓清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为了给你打电话，每周六都叫上我一起开辆破吉普车跑一两个小时山路，到邮局排队打电话，那是风雨无阻啊。有一次，你没有准时等电话，你爸爸多失望啊，整个晚上都没听他说一句话……”晓清感动得泪水在眼里直转：“邹叔叔，你别说了，都怪我太不懂事。”

而已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二女儿林晓洁谈起自己的爸爸时，更是情深意切——

小时候在连队，爸爸当连长时，晚上就经常加班，甚至刮风下雨都不例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哗啦啦的雨、漆黑的夜、泥泞的路、浓密的高粱地，爸爸和战友们一脸的雨水和汗水。

爸爸 36 岁时考上武汉工业大学，爸爸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放假回家过春节，大年三十晚上，爸爸不看春节联欢晚会，整个晚上都在背英语单词，他年轻时没学过英语，只学过俄语，为了跟上班，并取得好成绩，他只有加倍努力。后来听说他英语考得很好，直到现在，我们姐弟几个用英语讨论时，爸爸还时不时蹦出几个发音准确的英文单词。爸爸经常说，学习刻不刻苦，就看他屁股上的烂疮多不多，他说他自己读大学时，屁股上的烂疮就从没

好过，甚至结了厚厚的一层茧子。爸爸从大学毕业后，还写了大批学习笔记和读书心得，每次搬家，爸爸的书和笔记要装满几十个大纸箱，家搬到哪，书就搬到哪。

爸爸当四大队大队长时，我已上了初三，当时他正参与乐昌工程的组织施工和建设，寒暑假我们全家都到乐昌工地去陪他。除了每天吃饭能见到他，平时他都在山洞里，晚上收工回来，还要在台灯下画图，演算，常常搞到深夜二三点。当时我虽然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但知道他非常投入，非常拼命。有一天，妈妈给我讲爸爸的笑话，他晚上回来，一边大步流星往前走，一边考虑施工问题，结果被一条横在路上的铁丝勒住了，摔了个鼻青脸肿。在工地上休假，爸爸几乎从未带我们玩过，如果说有，那就是把我和弟弟组织起来，戴上黄色工作帽，帮他去量钢管，做记录，弟弟还给叫去抬钢管，说是锻炼锻炼。我去过爸爸施工的地方，一条漆黑的山洞隧道里，有十几个非常大的山洞，爸爸的任务是在这些山洞建起高达25米的大油罐。山洞里不通风，有股极难闻的味道，我真不知道爸爸和他的那些战士们是如何几年如一日地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呆下去的。

尽管如此，乐昌工程还是以高质量提前完工，取得了空前成功。听说爸爸在这项工程中，运用了一种新式的油罐建造法，把工期大大缩短了。同时，他根据山洞的工作环境，创造了大小几十种发明，为工程顺利完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终于明白爸爸经常晚上回来还要加班的意义所在。爸爸的战友曾对我说，我们这么卖力是向你爸爸学的，紧张的时候，他几天几夜不睡，仍然精神抖擞地奋斗在最前线，所以他的队伍都有一种争先恐后，奋不顾身的

精神。

我不知道爸爸究竟为事业的成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我知道每到冬天来临的时候，爸爸就咳嗽声不断，那都是由于长期在粉尘环境中工作导致的粉尘肺造成的。到广州以后，爸爸工作更忙了，随着工程项目的增加，爸爸更像一只满天飞来飞去的候鸟。每天睡眠不到四个小时，各种计划表、工作日程表列满整个大黑板。隔三差五地出差，日复一日的超强度工作，我真担心爸爸的身体能否吃得消，尽管家里人、周围许多人都劝爸爸不要这么拼命，但是，45岁才得志的爸爸惜时如命，恨不得在短短几年中实现他一辈子执著追求的目标，成就一番事业，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安 家

1992年5月，南下的第一小站，是完成增城仙村油库扩容工程，此间林茂光强烈感受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信息。1992年9月，光荣地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空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表彰大会，被树为空军优秀技术人员标兵，荣立一等功，并做了事迹报告。这一年被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军事天地”第二期栏目活动，与张莉合作当了一次节目主持人。

1992年10月，在白云油库领导的支持下，进驻白云油库，盖了600平方米工棚。刚开始，生活条件之差是没法说。就在废弃的站台上用茅竹搭了几个工棚，老鼠还要抢地盘，有一晚下了鼠药，第二天一看死了648只又肥又大的老鼠，一大板车。茅竹也很快就被虫子蛀得摇摇欲

坠，家属临时来队，悄悄话是一句不能说，只能悄悄地睡了……几十百把号人，连个厕所都没有，就在长满荒草的水塘边搭了个简易的茅坑，入夜，刚一蹲下，便有饥饿的蚊虫蜂拥而至，方便一次身上总要被叮出数十个又红又痒的包来。林茂光安慰大家：你们放心，等有条件了，我给你们每人建一个厕所……

后来林茂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一个记者问猫耳洞的战士：‘你觉得最大的享受是什么？’战士回答：‘能痛痛快快地地上厕所。’别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却想流泪，我想，等我有钱了，一定要给每个人解决一个‘蹲位’。现在实现了……”

有一次，为了一次不得不请的客，一下子吃掉 800 多元，吃得林茂光心里那个疼啊！他整整一个星期没睡着觉，他神不守舍地一遍遍计算着，这 800 多块吃掉我多少平米的工棚啊！林茂光心想，安装队长年走南闯北，跟游牧民族似的。工程大小不一人员设备分布不均，时间长短也不等，大一些的工程建设项目，人员、机械设备和材料等转场要装近百个车皮，就是较小的工程项目，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要的一样不能缺不能少……可现在，连自己的衣食都解决不好，怎么可能干出大的国防工程？

他琢磨着，看着工棚旁边的一条铁路，眼睛刷地一亮：要是能逐步在白云山下建立了生产生活基地，可以自己加工材料，把各个工程所需要的设备加工成半成品，然后，呼呼拉运到工地，准确、快捷、方便，还减少了部队转场的繁琐，可不是一石数鸟吗？！

一个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精兵强将上前线，建立稳固大后方”的设想从这时开始。

林茂光说干就干。建起了 2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材料加工厂，安装上相配套的各类加工机械，使工程建设走上了材料采购到加工输送和安装一条龙的正规化建设轨道。另外，他还盖起了一个建筑面积一千多平方米，有着现代化气氛、四层楼的办公生活服务中心。办公设施全是高档次的：一台台计算机可按程序设计工程图纸；资料库快速敏捷提取各类资料；电话、传真不断把指令送到一线施工现场。生活服务区则完全是星级宾馆的水平，所不同的是，他的工人也住着公寓似的宿舍，宿舍的内务卫生，你任何时候去看，都会以为误入了某个正规连队的士兵宿舍，被子叠得像豆腐块、所有物品放置整齐有序，就连衣柜里，也是纹丝不乱……前面说过，后来安装队条件好了，林茂光首先办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买了 1000 套迷彩服、500 双解放鞋、200 多套军装、被服。谁的衣服不够了随时补发。林茂光办的第二件事就是为每个建一个“蹲位”，现在去安装队看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厕所……

我千方百计建起了一个家。有个家多好！我曾经说过，我要让安装队变成人家抢着要来的地方，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干完半成品，材料、设备都是自己去组织，不能搞那种做条鱼先要自己买条鱼养起来的傻事，就像可以买斤猪肉不用养猪一样。你看现在做饭都是钟点工，这就是社会化的大进展，不像过去那样，在家请个客人吃饭，忙个三天不亦乐乎，最后盘碗都不够，到处借，吃完以后剩一大堆，整天炒剩饭剩菜。日本的大成公司 1983 年到中国搞工程投标，他们 12 个人来投标，按当

时基本报价，中国不能用单独的一方来投标，必须跟外国联合，日本来了两家，还有英国、德国、荷兰等 6 个国家，中国昆明跟英国联合起来投标，报价是 1.36 亿元，还有的报价是 1.5 亿元，因为标底就是 1.5 亿元。而日本这家大成公司只是投 8000 万元，跟标底相差近一半，最后他们中标了，他们只来了 12 个人，本来工期是一年，他们只用了 6 个月就完成了，而且 12 个人就能赚走 1300 万元！这个事让我很受震动，我可是好好研究了这个大成公司，为什么人家 12 个人就能赚走 1300 万元？首先，他们靠的是先进的管理模式。这 12 个人都是精英，在中国买设备，聘用中国的工人，聘请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你高工资、高待遇，他们买最好的设备，比如大型车辆，一台可以载重 300 吨，就是用最好的施工设备，用最快的施工速度，最严格的施工质量，半年拿下来，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如果按传统的管理方式，1.5 亿元的工程，给你两年恐怕也拿不下来。有意思的是，这还没完，这笔钱给日本人赚走了，第二期工程，我们中国就学日本人一样，他 12 个人，那我们组织 32 个人搞这期工程，结果干了 3 个月，就破产了，干不下去了。为什么？还是老一套，吃大锅饭。有人说，不行，你们这几个人高工资，你要考虑平衡，要不然你们会翻船，你们的孩子在我们这上学，你的老婆在我们这工作，光想着你们自己发财，这咋行？搞这个刁难，设那个障碍，3 个月下来，人仰马翻。算了，还是咱们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吧！这个事例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了现在这个管理模式：“精兵强将上前线，建立稳固大后方。”非常管用。现在我们可以干十几个工地。东到上海，西到柳州，南到汕头，北到郑州、开封。人还

是那么多人，但都是精兵强将，东奔西上。上海崇明机场就去了一个职员干部，一个志愿兵，一个高级工程师，就这么3个人成立了一个上海项目经理部，完成了近5000万元的工程，3个人既是现场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是机械操作手，又是铆工、焊工，又是驾驶员，什么都能干。3个人唱了一台大戏！那么大的工地，他们组织32个人花了几个月，主体工程干完了，然后把他们调回兴宁，呼呼拉拉的两个月把剩下的活干完。

有了这个家，林茂光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干国防工程可就更“牛”气了。林茂光接受了安装粤东某地下指挥所防电磁脉冲屏蔽工程。这项工程技术含量高，难度大，一级屏蔽要达到90分贝，二级屏蔽抗电磁波要在75分贝，所有的加工件都不能自己进行，而且检验的权威全军只有一家——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电磁脉冲防护研究室。因为现代战争都是高新技术电子战，像一般指挥所里的电脑和信息用电磁波一下子就可以全部损坏，一个核爆炸产生的电磁波就可以把整个指挥所毁坏。只有用屏蔽的手段，才可以防止这种电磁信号。有人曾搞过一个演示：在未作过屏蔽处理的测试大厅里做试验，放一个电磁脉冲，几十米外楼上计算机里的数据、图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见这个电磁脉冲对指挥系统的干扰的确厉害……第一次别人干失败了，后来点将点到林茂光头上，林茂光也从来没有干过。

我心里也没底。我就想，既然人家能设计出来，我就能干出来。我就喜欢干别人没有干过或干失败了的事，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的实力与能力。只要你相信科学，老老

实实办事，多动脑筋，多搞实验，用严谨的态度去干，就一定能行。当时，我们搞这个屏蔽门的时候，没有资料可借鉴，屏蔽门的图纸设计，屏蔽门有多复杂，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能不能找个地方参观一下，看一看？后来就打听到深圳联想集团有一个试验室。我就把麦工、王工带上，来到了深圳联想集团。我跟他们说：“我们单位有一个业务项目，想请你们帮一帮忙。”开始他们很公事公办的脸色，因为的确是高级机密嘛。后来我说我们是搞国防工程，他们挺高兴地，就派人带我们进去。我看了以后就明白了个大概。原来这个防护门不是简单地用钢板焊一焊就行了，就能挡住电磁波的，它牵涉到一级屏蔽、二级屏蔽，窗是波导窗，我一点一点向他们了解在哪里订货？哪里能测验？等等技术性问题，然后回来就自己搞。

接着，又有一项更有挑战性的任务来了。某部单机掩蔽库防护门工程是由空军工程设计研究局设计，建筑安装大队施工的。林茂光亲自出任项目经理，带着几个身手不凡的部属制订了科学的管理方法，研究出合金钢与普通碳素钢的焊接工艺要求，采用了火焰校正法，解决了大面积钢板焊接产生的应力变形，从而使平整度达到了误差5毫米以内的要求，施工中一道道难题被攻克。

为了使防护门能符合设计要求，林茂光和他的部下虚心向空军工程设计研究局老局长刘后川等领导和工程师们求教，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在上级机营部门领导的关心下，重达100余吨的大门终于安装完毕。

1998年10月的一天，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防护门进行抗爆试验。只见紧靠防护门的左侧放着50个倒

立的啤酒瓶，啤酒瓶的底部是被点燃的 50 根蜡烛。刚点燃的蜡烛本来就难立住，何况放在倒置的啤酒瓶底部？这似乎苛刻了点儿，但科学有时候就是这么苛刻的。除此之外，掩蔽库里还要放置正在工作状态中的计算机以供试验。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爆炸所产生的震荡将方圆几公里内的相当一部分门窗玻璃震裂，等硝烟一散，试验指挥长揿动电钮，大门悠然徐徐开启，完好无损：库内倒立的啤酒瓶上的蜡烛，仍然一片光明！计算机仍在正常工作，所有数据未毁，试验取得成功。专家们鉴定认为：该项工程达到和超过了设计的标准，其中防护技术优于外军，填补了我军空白。

.....

林茂光成功了。作为一个国防工程建设者，他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辉煌。不过，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还是那个有着很多“毛病”的林茂光：难得同老婆孩子聚一聚，安装队这个“大家长”却当得有滋有味，遇到工程质量问题，脾气还是“臭”得吓人，说话声音嘎嘎的，长年吸粉尘的肺仿佛总在诉说着委屈，高兴了还是爱顽童般夸张地直叫唤：“惨了，这下我惨了！”还是爱唱闽语歌《爱拼才会赢》……我注视着林茂光往前走的身影，他的背有些许佝偻，可一双大脚却一步步踩得结实和自信……

（谌虹颖 撰文）